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
中期报告

2026年9月

Commission on Asian Philanthropy
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

关于我们的封面

我们封面的设计灵感源自研究计划各国家和地区丰富的文化遗产、象征性图案和多样的自然景观。

目录

前言：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 4

执行摘要 7

基础概念：政府的作用与亚洲语境下公益慈善定义 14

中期报告：核心启示 16

启示一：全面审视系统规模 17

启示二：重新构想公益慈善潜力 27

启示三：携手共建未来十年 37

最终报告展望 48

致谢 49

术语表 53

附件1 59

附件2 117

参考文献：附件1 191

参考文献：附件2 199

前言：

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

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于2024年9月启动，是一项为期三年、以研究为基础的行动倡议，旨在梳理、比较和交流互鉴亚洲各国家和地区公益慈善的特色经验，助力提升亚洲本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规模、质量与影响力，推动未来二十年间的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合作机构汇聚了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地区部分具代表性的公益慈善机构，融合了来自不同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的丰富实践智慧。

在倡议进程过半之际，研究计划中期报告向相关主管单位及行业领袖呈现以下内容：

- 首次对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范围与规模进行全面估算；
- 以长远视角展望这些生态系统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的潜能；
- 诚邀各方同舟共济，充分释放这一潜能，助力亚洲成为全球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的引领者。

研究计划充分尊重各国家和地区依据自身国情探索适合本国的公益慈善发展道路。亚洲各国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各异，公益事业的制度安排、组织形态与运作逻辑也因此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本报告旨在促进各方互学互鉴，丰富亚洲公益慈善事业的经验素材和实践形态，为各国家和地区在本国制度框架内优化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提供参考，而非倡导单一模式或外部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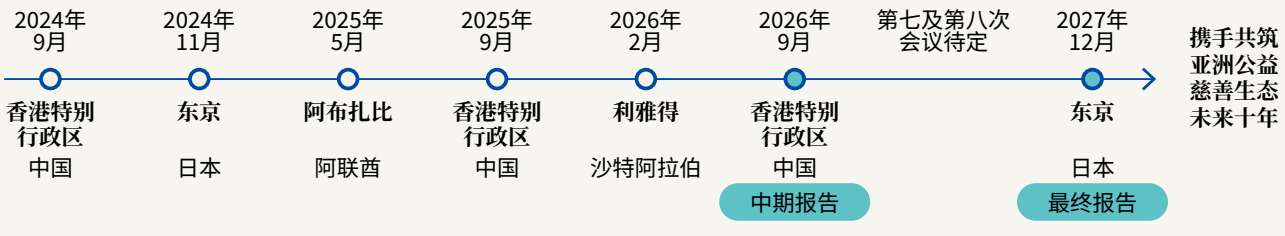
在未来一年中，研究计划将积极寻求与相关主管单位及行业领袖深入交流与对话的机会，广泛汇集各方洞见，为最终报告中行动路线图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撑，共同描绘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未来十年的发展蓝图。

4

合作机构

中国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
印度	塔塔咨询服务 皮拉马尔基金会
印度尼西亚（印尼）	Yayasan Dompet Dhuafa Republika
日本	日本财团
沙特阿拉伯王国（沙特阿拉伯）	哈立德国王基金会
马来西亚	哈桑娜基金会
新加坡	淡马锡基金会 陈江和基金会
泰国	开泰基金会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	Erth Zayed Philanthropies

会议安排



合作机构





























联合召集机构





研究秘书处



平台合作伙伴



6

执行摘要



未来二十年将是亚洲发展的关键时期：2050年实现普惠包容和可持续增长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亚洲承载着全球超过60%的人口。如今，该地区的贸易额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近一半，财富占全球37%[1]。过去二十年间，已有超十亿人成功摆脱极端贫困[2]。

与此同时，仍有数以亿计的人口处于脆弱状态，在生计、教育和医疗等基本需求方面面临困难。随着亚洲社会面临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及相关灾害、技术快速演进以及世界多极化的挑战，满足上述需求正变得日益复杂。

未来二十年将是亚洲发展的关键时期。亚洲主要经济体对2050年实现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怀抱共同愿景。这意味着衡量发展成效的标准需超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范畴，涵盖社会与环境福祉，以确保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3]。印度的“发达印度2047愿景”（Viksit Bharat 2047）指出，印度的包容性发展有赖于赋能青年、贫困家庭、妇女和农民[4]。印度尼西亚的“黄金印尼2045愿景”（Golden Indonesia 2045）致力于在2045年前消除公民极端贫困，并将贫困率控制在0.5% — 0.8%之间[5]。

亚洲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能够助力推动社会共同行动，因此是一项服务于国家发展、需要悉心培育的战略性资产

这些国家愿景均强调了全社会共同努力的必要性。必须赋能基层社区/ 社群，促使政府、市场与社会这三大引擎（即大规模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以更协调、更高效的方式通力合作，共同服务于国家战略及发展优先事项，以在所需的庞大规模和复杂程度上实现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这一共同目标，本报告提出以下核心论点：亚洲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能够助力推动社会共同行动，因此是一项服务于国家发展、需要悉心培育的战略性资产。

1 本报告依据联合国统计司（UNSD）的M49区域分类界定亚洲范围。计算基于以下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 online ed.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24);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ld Trade Statistics,” 2026年7月访问；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DataMapper*, “GDP Based on PPP, Share of World,” 2026年7月访问；James Davies et al.,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3* (Zurich: UBS, 2023).

2 计算依据：Christoph Lakner et al., *Reproducibility Package for Poverty, Prosperity and Planet Report 2024* (World Bank, 2025), updated with th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Platform (March 2026).

3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4 “Address by the Hon’ble President of India Smt. Droupadi Murmu to Parliament,” President’s Secretariat, Government of India, January 31, 2024.

5 *Undang-Undang Republik Indonesia Nomor 59 Tahun 2024 tentang Rencana Pembangunan Jangka Panjang Nasional Tahun 2025–2045* (Law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No. 59 of 2024 concerning the National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 for 2025–2045), September 13, 2024.

基于迄今取得的研究成果，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在本中期报告中向相关主管单位与行业领袖提出三大核心启示。

1.

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规模远超传统认知，并能为发展提供超越资金的宝贵能力

研究计划估算，2024年研究计划各国家和地区本土资金性公益慈善捐赠规模总和达1092亿美元（约7842亿人民币），未来十年累计将超过1万亿美元（约7万亿人民币）[6]。在1092亿美元中，548亿美元（约3935亿人民币）来自大众个人捐赠，273亿美元（约1960亿人民币）来自企业捐赠，230亿美元（约1652亿人民币）来自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40亿美元（约287亿人民币）来自超高净值人士捐赠。这一构成表明，亚洲的公益慈善事业并非由单一模式主导。五种公益慈善模式，包括社区/ 社群主导型、信仰驱动型、企业主导型、政府主导型以及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共同拓展、动员不同的捐赠来源，落实各类公益慈善资金，持续推动本土公益慈善发展。

这五种模式的资金运作理念各不相同，但每一种模式都具备超越资金本身的宝贵发展能力：可信赖的“最后一公里”网络、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动员能力、企业禀赋、机构公信力与合法性，以及耐心资本。

2.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能够助力国家战略的高效实施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通过运用自身资源和能力，支持各国家或地区赋能社会引擎，并强化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引擎之间的协同机制来实现这一目标。简而言之，协同机制指的是那些能够建立信任，并促使三大引擎中多元参与方围绕共同的国家战略及发展优先事项有效协作的制度、机制、惯例与渠道。

以中国的脱贫攻坚战为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国家战略主导下，2013年至2020年间中国实现了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7]。国家建立了“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体系，累计向贫困村派驻25.5万个驻村工作队、超过300万名干部。中国建立的协同机制中，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该机制推动东部较发达地区与中西部573个贫困县结对帮扶[8]。在这一政府主导的制度框架下，公益慈善力量深度嵌入，政府主导型与企业主导型公益慈善模式对这一机制提供了有力支持，投入资源与专业能力，将扶贫触角延伸至最后一公里。

6 公益慈善规模测算涵盖研究计划所有有充足且已验证数据的国家和地区；阿联酋企业捐赠的部分数据单独列示，详见图4。研究计划覆盖的国家和地区合计占亚洲人口的70%和GDP的80%。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4月。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2021。

另一案例是印度的乡村生计改善。比哈尔邦是印度收入最低、人口最多的邦之一，2014年至2023年的十年间，约3800万人摆脱了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9]。政府主导型与社区/ 社群主导型公益慈善模式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者通力合作，通过将1200万农村妇女组织成超100万个自助小组（SHGs），极大地赋能了社会引擎[10]。这套基础设施改变了普惠金融的格局，使社区能够获得47亿美元（约335亿人民币）的信贷，以加速推动生计改善活动。它还进一步优化了政府向最贫困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自助小组实现了“最后一公里”的精准触达，降低了单位交付成本，提升了公共支出的回报率。

这些案例表明，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影响远不止于金钱捐赠。当不同的公益慈善模式贡献其互补的资源和能力，赋能社会引擎并强化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引擎之间的协同机制以实现国家战略时，它们就能产生更大的集体性和系统性影响。

3.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需进行针对性投资方能成为促进发展的有力支撑；亚洲范围内的互学互鉴则可以加速这一进程

各国家和地区可通过以下三方面的投资，充分发挥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潜力，以助力更快、更好、更高效地达成国家战略与发展优先事项：

1. **提升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资源与能力方面的数据可见度。**例如，研究计划支持印度尼西亚宗教事务部开展了一项全国公众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估算，2025年天课（zakat mal）及自愿捐赠和施舍（infak and sedekah）两种以扶贫为主要目的的伊斯兰公益慈善捐赠规模约为150亿美元（约1086亿人民币）。在这笔捐赠的背后，是值得信赖的“最后一公里”非正式网络，其通过调动自身社会资本以提升社区韧性和经济赋权。这是一股有助于实现印度尼西亚国家扶贫使命，但尚有待深入了解的重要力量。

9 Government of India, NITI Aayog, “24.82 Crore Indians Escap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Last 9 Years,”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January 15, 2024.
10 World Bank Group,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Women’s Collectiv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Indian State of Bihar,” *Results Brief*, World Bank, October 20, 2020.

2. **通过增长经验汇编互学互鉴，培育公益慈善模式。**研究计划总结了各国家和地区发展本土公益慈善模式的12套增长经验汇编，其中6套已实现规模化运作，仅按资金价值计，年规模已超过10亿美元（约70亿人民币）。这些模式仍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但需要明确的领导层承诺与持续投入来加以培育。研究计划估算，通过互学互鉴和增长策略创新，有望在未来十年额外释放1890亿美元（约1.4万亿人民币）的资金捐赠。

3. **将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视为战略资产，纳入国家战略的规划与统筹之中。**规划部门和财政部门可与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建立更紧密联系，以调动其资源和能力贡献于国家战略。例如，马来西亚财政部提出“提升人民福祉”（Raise the Floor）的愿景，致力于改善最脆弱群体的生活质量，确保其实现包容性增长与最低生活工资保障。为实现这一目标，该国正积极推动政府关联公司及其相关公益慈善机构结成联盟，在社区发展、生计改善与教育等领域实施更多具协同效应的项目。

互学互鉴以加速本土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各国家和地区将依据自身国情探索适合本国的公益慈善发展道路。在建立交流互鉴平台机制、打造并分享更多通过公益慈善优势助力实现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国家战略的成功实践和示范标杆、探讨构建通用的数据标准和框架等方面进行区域合作，可加速这一进程。

本中期报告旨在梳理亚洲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经验，提炼互学互鉴机遇，并为各国家和地区相关主管单位建言献策，以共同推动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发展。

我们诚挚希望各方在未来一年与研究计划开展深入交流，探讨本报告的初步发现，共商制定行动路线图，以指引未来十年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发展。该路线图将发布于2027年底的最终报告。

1 重要性：到2050年实现普惠包容和可持续增长是亚洲面临的下一个发展挑战，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至2050的国家愿景

示例：

中国
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印度
发达印度2047愿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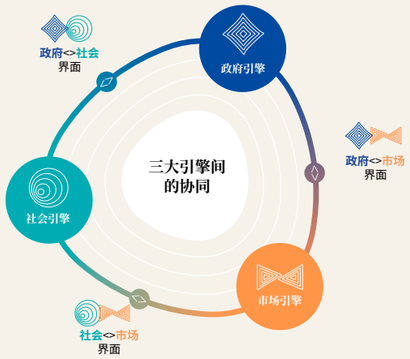
印尼
黄金印尼2045愿景

国家战略和发展优先事项强调普惠包容和可持续增长

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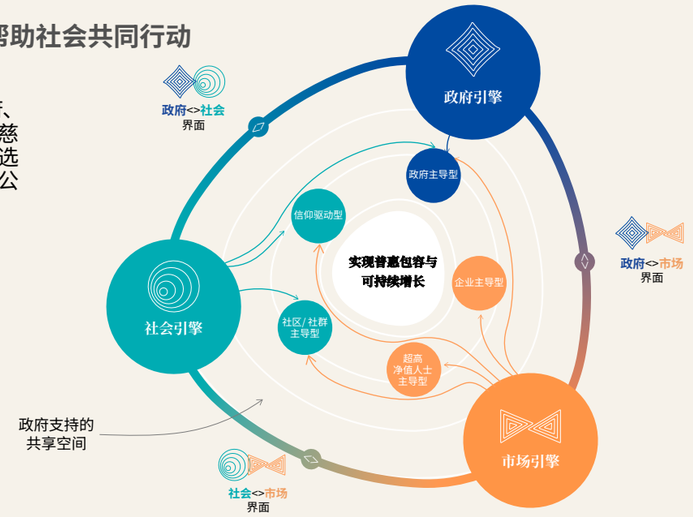
- 脱贫与生计改善
- 乡村/ 区域振兴
- 应对人口老龄化
-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时代推动技能培训与终身学习
- 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

使命与愿景呼吁全社会共同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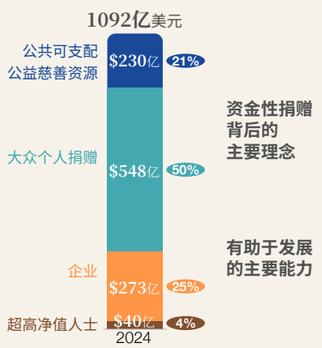
2 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可以帮助社会共同行动

在亚洲，公益慈善并不是一个独立于政府、市场和社会引擎之外的独立部门；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是一个共享空间，三大引擎选择在此超越财政或商业义务，为更大的公共利益而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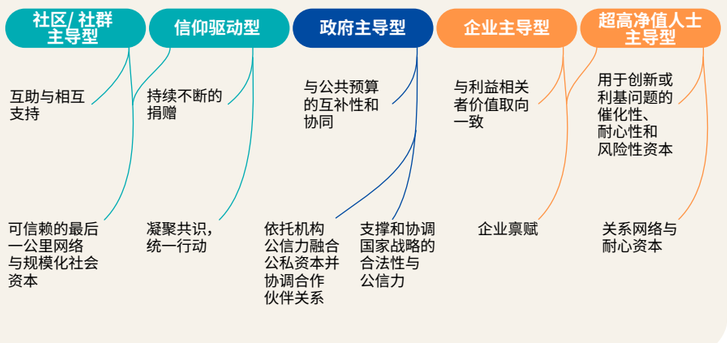


3 研究建议：将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视为战略资产进行培育

研究计划各国家和地区资金性捐赠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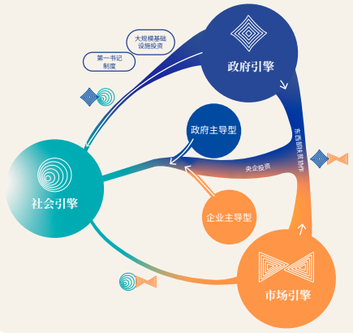
超越资金：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五种公益慈善模式反映不同理念并为发展提供宝贵能力



4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能够支持国家有效赋能社会引擎，并强化三大引擎之间的协同机制，从而助力国家战略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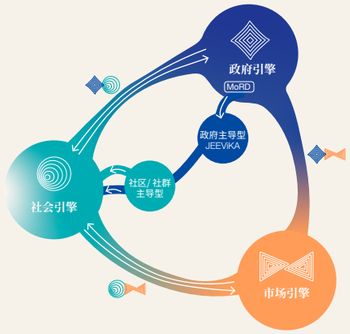
中国和印度的案例表明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有助力国家战略实施的潜力，值得纳入发展规划进行统筹

中国的脱贫攻坚战：2013年至2020年间，中国实现了9,899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



中国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在党的领导下紧密配合国家战略，政府主导型与企业主导型公益慈善在放大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在最后一公里的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要协同作用

印度比哈尔邦乡村生计改善：2014年至2023年期间约3,800万人成功摆脱了多维贫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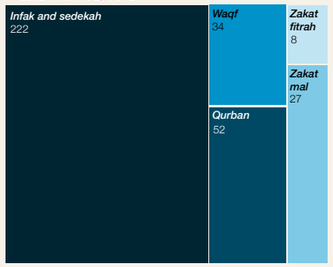


政府主导型与社区/社群主导型公益慈善组织共同致力于赋能社会引擎，将超过1200万农村妇女动员纳入100多万个自助小组，大规模重塑了社会与政府和市场在减贫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协作机制

5 通过三方面的投资可充分发挥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潜力，更有效助力国家战略与发展优先事项

1. 提升数据可见度，如印尼宗教事务部伊斯兰慈善全国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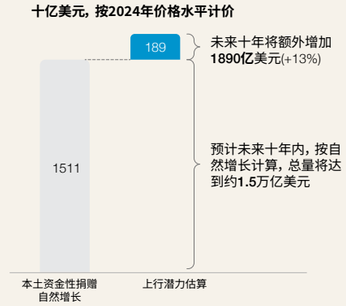
按类别分的2025年伊斯兰大众捐赠，
印度尼西亚卢比，万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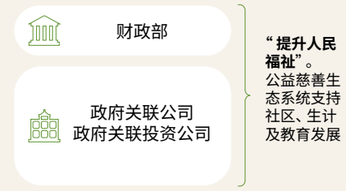
总计 = **343万亿 (208亿美元)**

2. 通过增长经验汇编互学互鉴培育公益慈善模式以在2027至2036年间额外释放1,890亿美元的资金性捐赠

十亿美元，按2024年价格水平计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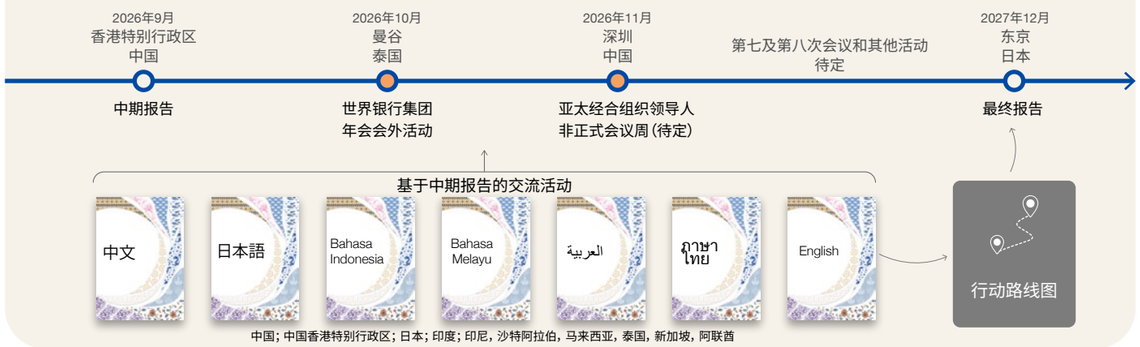
3. 将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纳入国家战略统筹中。如马来西亚财政部调动其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以确保最弱势群体的包容性增长



“提升人民福祉”。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支持社区、生计及教育发展

6 行动号召：在未来一年与研究计划携手共绘行动路线图，推动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助力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

在与各方在未来一年进一步磋商之后，这一行动路线图将被纳入研究计划的最终报告



基础概念：政府的作用与亚洲语境下公益慈善的定义

政府在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在亚洲语境下，公益慈善的定义及其作用与政府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定位密切相关。政府在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并在以下三个层面上同时发挥作用：

- **赋能环境层面：**政府制定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规则与监管框架，所有参与者均在其内运作。

- **捐赠来源层面：**政府引擎与社会及市场共同投入，向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注入新的资源。研究计划将政府引擎的投入称为“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public discretionary giving）。
  -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的界定标准包括：其用途必须符合规定（用于财政职责之外的公共利益）且必须有健全的资金分配治理结构[11]。它包括主要目的为撬动非属政府公益慈善资源的配捐资金、彩票公益金、休眠存款以及特定税收。它不包括政府用于履行财政职责提供服务的支出，如常规教育、医疗卫生、福利或发展支出[12]。

- **行为主体层面：**政府通过其资助或设立的机构，以政府主导型公益慈善模式的形式作为行为主体参与其中，为国家发展优先事项筹集和分配资源，并协调各方合作。公益慈善性质的界定由主体所管理的资源类别，而非主体自身性质决定。政府作为主体可能在管理用于发展目的的法定财政预算（不被视为公益慈善资源，而是公共预算）的同时，又作为政府主导型的公益慈善机构运作，筹集和分配公益慈善资源。在此情况下，政府主导型模式并不局限于仅支配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在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它们筹集和分配来自不止一个引擎的公益慈善资源，这使其在融合公共与私人资源，以及协调跨部门合作以实现国家战略和发展优先事项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从事此类工作的机构可能包括多种形式的政府关联机构。这些机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称谓，如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自治公共组织、管理局、理事会，及政府建立的协会，信托或公益慈善团体。

11 治理结构因各国家和地区而异，例如：独立于各职能部门、拥有资源分配自由裁量权的机构；由中央和/ 或协调部门（如财政部、内阁办公室和总统府）管辖的机构；以及代表多个部门的机构。

12 税收优惠及其他政府为鼓励公益慈善捐赠而导致的财政减收不计入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这些政策对已被计入公益慈善总量的社会捐赠给予补贴，因此若再计入将导致重复计算。此类激励措施是赋能环境层面的一部分，代表着政策选择，即在多大程度上激励或强制捐赠。研究计划采用的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完整定义及各国家和地区案例，详见附件2。

14

研究计划对公益慈善的定义

研究计划将公益慈善定义为：超越财政或商业义务，为他人福祉而自主分配私人或公共资源。

该定义承认所有三大引擎均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这一定义扩展了亚洲以外地区常见的“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私人自愿捐赠”的定义，以体现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的两方面差异。第一，如前文所述，政府在赋能环境、捐赠来源和行为主体三个层面均发挥作用，其中在捐赠来源层面直接贡献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该类资源有别于政府常规的财政支出。

第二，研究计划在调研中发现，亚洲一些地区的公益慈善实践并不以“完全自愿”为先决条件。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法律或信仰所要求的捐赠，在其自身语境中仍被广泛理解为公益慈善行为的一种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捐赠者可以自行决定如何运用或分配资源以造福他人。要求捐赠必须出于自愿，将会把许多社区/ 社群公认属于公益慈善性质的捐赠排除在外。

因此，在按捐赠来源量化公益慈善资源时，我们纳入所有形式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私人资源，以及符合研究计划界定标准的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在公益慈善模式方面，我们纳入所有为他人利益而筹集和分配公益慈善资源与能力的行为主体，无论是通过运营自己的项目还是向第三方捐赠。

中期报告：核心启示

1. 全面审视系统规模

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规模远超传统认知，并能为发展提供超越资金的宝贵能力。

2. 重新构想公益慈善潜力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能够助力更高效推进国家战略实施。

3. 携手共建未来十年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需进行针对性投资方能成为促进发展的有力支撑；亚洲范围内的互学互鉴可以加速这一进程。

16



启示一：

全面审视系统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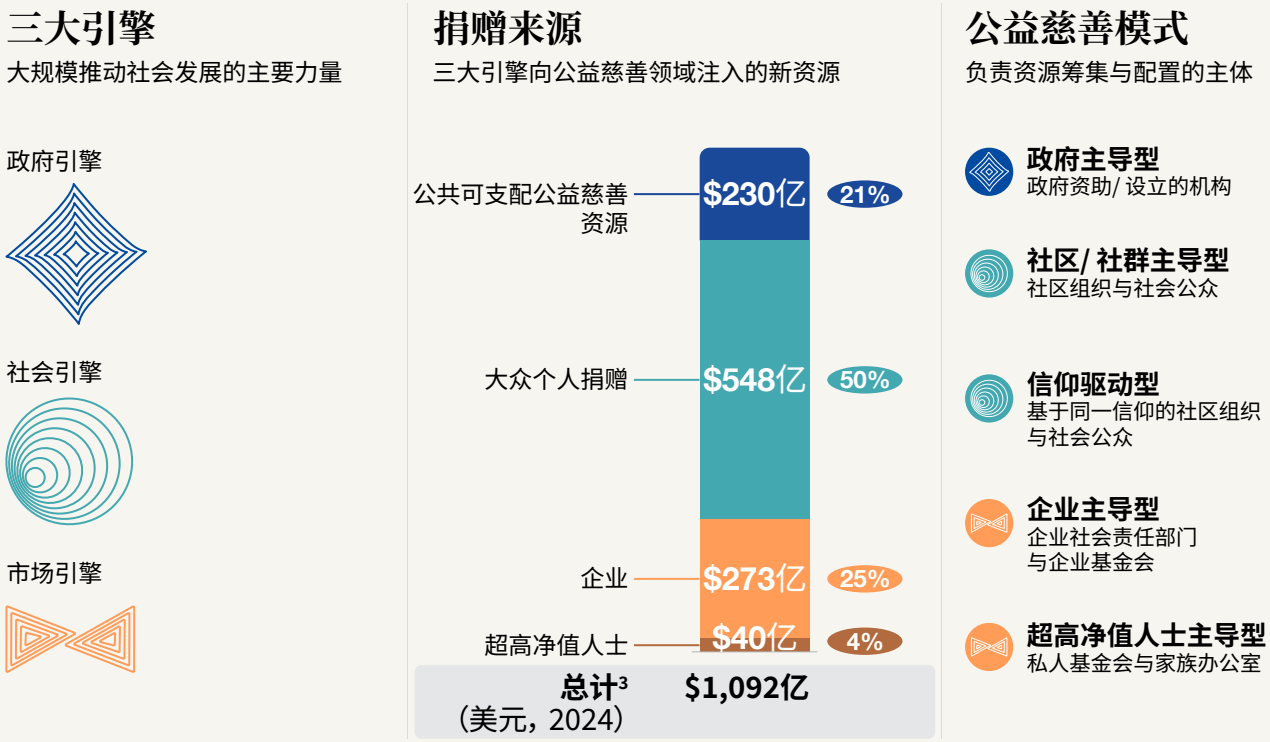
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规模远超传统认知，并能为发展提供超越资金的宝贵能力

研究计划测算，2024年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本土资金性捐赠总额达1,092亿美元（约7,842亿人民币），未来十年累计将超过1万亿美元（约7万亿人民币）[13]。

这一可观的资源总量，植根于一个构成丰富、主体多元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如图1所示，三大引擎（政府、社会与市场）共同驱动着四大资金来源，并通过五种公益慈善模式进行资源的筹集、转化与分配，共同塑造了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的独特格局。

在亚洲，公益慈善并不被视为一个独立于政府、市场和社会引擎之外的独立部门。相反，它所包含的五种公益慈善模式，正是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引擎”的缩影，其思维框架、资源禀赋与能力体系皆深植于这三大引擎之中。由此可见，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在各国家和地区都占据着重要地位。正如图2中心所示：三大引

图1
2024年亚洲本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规模测算[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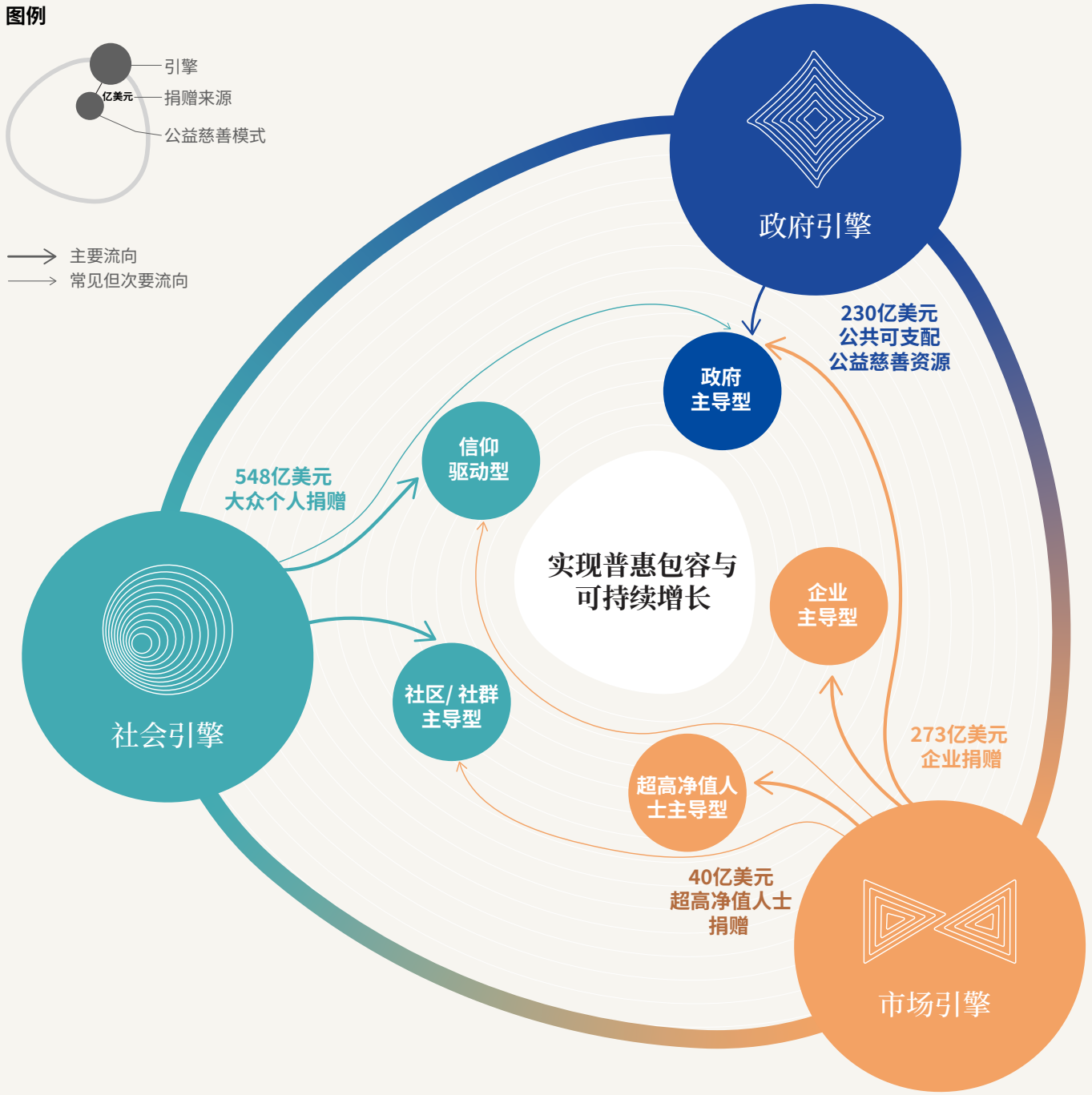
1. 规模测算涵盖研究计划所有国家和地区，占亚洲人口的70%和GDP的80%。有关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件 2：量化方法，各国家和地区估算和建议。
2. 整体而言，相对于本土捐赠而言，跨境公益慈善捐赠规模较小。2024年研究计划各国家和地区可查的跨境公益慈善捐赠总额估算为约14亿美元。
3. 由于四舍五入，总计可能不等于图示各项之和。

13 慈善规模测算涵盖研究计划所有有充足且已验证数据的国家和地区；阿联酋企业捐赠的部分数据单独列示，详见图4。研究计划覆盖的国家和地区合计占亚洲人口的70%和GDP的80%。超过1万亿美元（约7万亿人民币）的估算尚未计入自然增长。如果将自然增长假设纳入估算，未来十年的累计总额将达到1.5万亿美元（约11万亿人民币），如图14所示。

18

擎在此汇聚，超越财政或商业义务，怀着共同的抱负，致力于实现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三大引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对地位与互动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在中国，政府以制度供给与资源调度承担顶层主导功能，企业与社区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协同作用，形成以政府为主轴，多主体组合格局；在一些国家，社区/ 社群主导型公益慈善具有更强的自主性；而在印尼、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家，信仰驱动型公益慈善以共同价值观凝聚民众。本报告后续章节将进一步阐述这一生态系统为何以及如何能助力国家战略和发展优先事项：各公益慈善模式能够加强其各自所代表的引擎间的协作，建立信任，并使各方都能将其核心能力投入到实现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这一共同目标之中。

图2
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是三大引擎共同追求普惠包容和可持续增长愿景的缩影



专栏1：

五种公益慈善模式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对亚洲各国家和地区为促进公益慈善资源与能力收集与分配而制定的政策和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归纳出五种公益慈善模式（见图1）。这些政策和方法已被记录为增长经验汇编，并在本报告的启示3中加以讨论（总结见图13），完整概述请参见附件1：亚洲公益慈善模式增长经验汇编。

如图2所示，五种公益慈善模式促进了源自三大引擎的资源流动。一种公益慈善模式可汇聚来自多个引擎的资源，形成多元融合的格局。例如，政府主导型公益慈善模式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可以同时汇聚三个引擎的资源，而社区/ 社群主导型和信仰驱动型模式则可能汇聚社会和市场两大引擎的资源。

在资金来源的背后，是一个由众多参与主体构成的深厚网络，这些主体秉持着不同的理念，引导着各自的资金投向，同时具备能够为国家发展创造巨大价值的互补性能力

植根本土的参与主体与超越资金的发展能力

本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的资金捐赠应被视为一种显性指标。在资金来源的背后，是一个由多元主体构成的深厚网络，这些主体秉持着不同的理念，引导着各自的资金投向，同时具备能够为国家发展创造巨大价值的互补性能力（图3）。

审视**社区/ 社群主导型**和**信仰驱动型**模式的理念及所蕴含的能力，如活跃在基层的农村妇女自助小组或本地宗教团体，其帮助基层社区组织起来，汇聚社会资本与资金以解决自身难题，并提升社区的整体韧性，尤其是在自然灾害发生时。在面临财政困难、难以实现社会保障全面覆盖的国家，这些最后一公里网络往往通过同伴间的赠予和团体支持，编织起第一道安全网。在能力方面，它们对本地需求和挑战拥有无可比拟的洞察力，这对于政府项目的精确定位至关重要，例如确定精准扶贫目标，或与当地社区领袖合作，推动基层行为改变。这些能力价值巨大，因为它们能够协助政府支出更有效、更精准地触达基层社区，并实现预期成效。

20

信仰驱动型模式还具有通过共同信仰凝聚人心的优势。这些信念指引着公益慈善资本的投向，通常能够促成更具凝聚力、目标更一致的社会行动。它们还具备动员公益慈善资本与私人资本共同投入发展优先事项的能力。伊斯兰金融和伊斯兰公益金融便是其典型代表。

企业主导型模式在捐赠中会兼顾利益相关者价值，并能够在资金之外，将核心禀赋，包括产品与服务、技术、智力和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企业网络及品牌资产引入国家优先事项及国家战略之中，增强政府能力并促进包容性商业模式的发展。当企业同时投入资金与能力支持国家建设时，政府便能获取按市场价格难以轻易获得的核心能力，这在欠发达地区尤为关键。

政府主导型模式所带动的捐赠是对公共预算的补充。凭借其权威性和公信力，此类模式能够牢牢锚定国家优先事项，打破部门壁垒，推动跨部门协作与公私合作（PPP）。此外，它们还带来了依托于国家的无可比拟的触达能力，例如交付系统、行政网络和实体设施，这对于扩大影响至关重要。

最后，**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模式同样能够带来企业资源与能力，并利用其关系网络发挥社会影响力。当与资金捐赠相结合时，它们可以提供灵活且具耐心的风险资本以鼓励创新与长期投入，这对于那些主流政策和市场服务可能无法覆盖的缺口及特殊问题尤为有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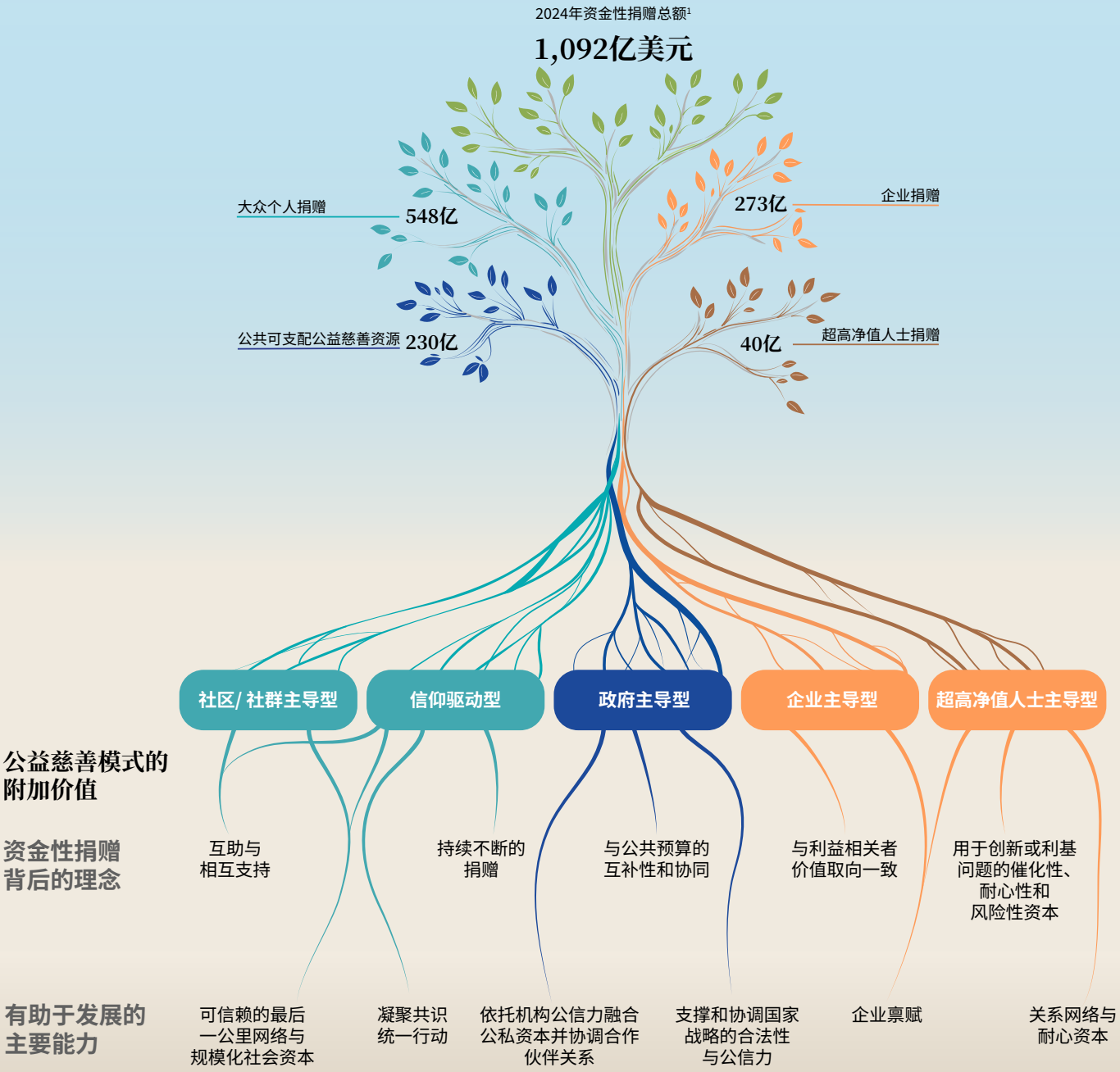
亚洲在多大程度上最大化利用了其本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以服务最重要的发展优先事项?

当我们考虑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全部潜力时，政策问题就变得更加重要。这不仅仅是“我们有多少公益慈善捐赠，以及如何获得更多？”以下问题才更为深远与关键：“我们应如何充分释放整个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潜能，以服务于我们最重要的发展优先事项？”

各国家和地区都需结合自身情况回答这一问题。审视资金性捐赠来源可作为了解各国家和地区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能够为国家发展带来的资源与能力的起点，这些来源反映出背后的行为主体与公益慈善模式。研究计划对四大公益慈善资金来源的规模数据进行了初步测算（图4）。关于如何解读这些数字以及量化方法的详细解释，请参见专栏2和3及附件2：量化方法，各国家和地区估算和建议。

22

图3
超越资金：发展优先事项背后丰富的行动主体与深厚的能力



1. 有关方法论和数据来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件 2。

图4
研究计划各国家和地区2024年本土资金捐赠规模测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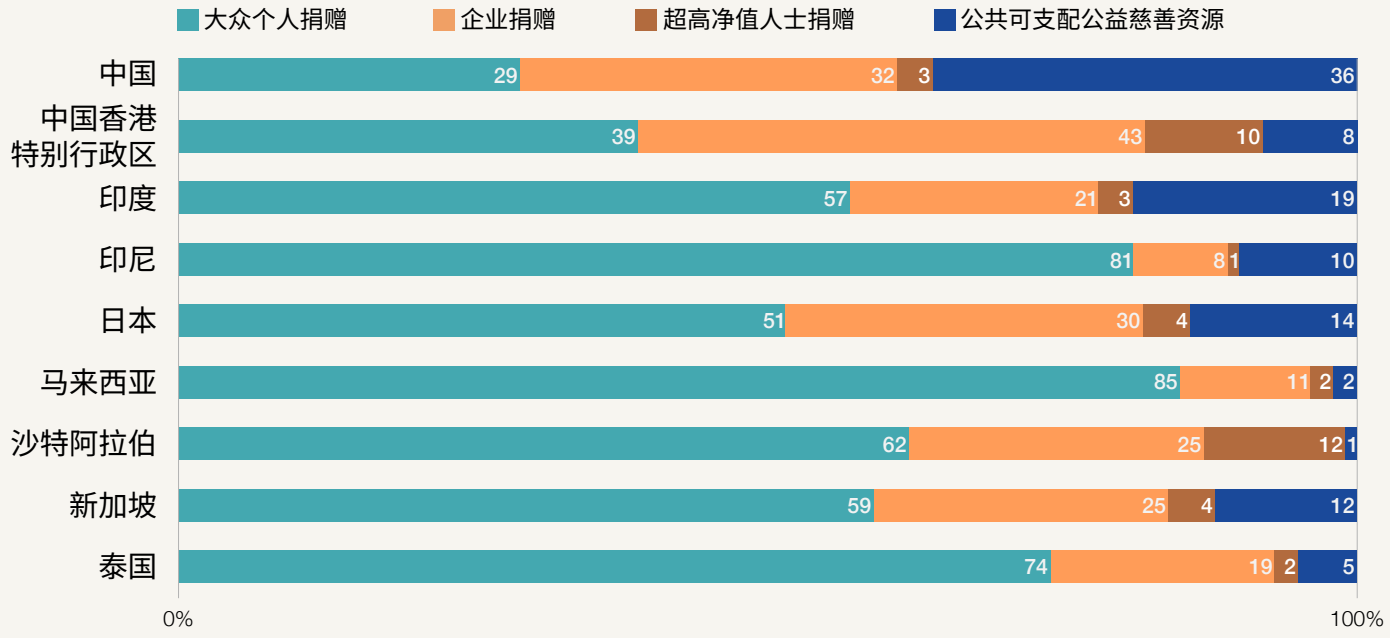
按捐赠来源及国家和地区划分的本土公益慈善捐赠总额

2024, 亿美元[1]

合作机构所在国家和地区	社会引擎	市场引擎		政府引擎	捐赠总额（亿美元）
	大众个人	企业	超高净值人士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2]	
总额 %	**50%**	**25%**	**4%**	**21%**	**100%**
$	**548[3]**	**273**	**40**	**230**	**1,092[3]**
中国[4]	41 – 209[5]	137*	11	155	**343 – 512**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9	9	2	2	**22**
印度	116*	44	6	39	**205**
印尼	126[6]	12*	0.8	16	**155**
日本	31* – 50[7]	24*	3	11	**70 – 89**
马来西亚	9 – 21[8]	2*	0.3	0.3	**11–23**
沙特阿拉伯	74	30*	14	1	**120**
新加坡	22*	9*	1	4	**36**
泰国	22*	6*	0.5	1	**29**
阿联酋[9]	待定	9	待定	待定	待定

按捐赠来源及国家和地区划分的本土公益慈善资金构成

2024, 占总计的百分比[1]



注：*当现金捐赠无法被可靠地拆分统计时，该数值可能包含部分实物捐赠和企业能力的货币化估值。由于缺乏全面的数据以及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缺乏标准化的估值方法，实物捐赠未被纳入量化估算。1. 由于四舍五入，总计与各项之合可能不相等。图4中的数据聚焦于本土捐赠，因此不包括跨境捐赠，而后者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公益慈善版图中可能占据重要地位，例如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新加坡和阿联酋；2. 包含基于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定义的资金组成部分（详见附件2）；3. 总额取自区间中值；4. 仅包含中国内地的数据。截至本中期报告发布时，民政部2024年的正式大众个人捐赠和企业捐赠数据尚未公布，待官方数据发布后将予以更新；5. 下限范围包括基于《中国慈善捐赠》的正式捐赠和可追溯的通过数字平台的非正式捐赠，上限范围包括基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调查数据估算的大众非正式捐赠；6. 该数值包含2%未分类捐赠，其中可能包含实物捐赠。大部分实物捐赠未被纳入测算；7. 区间范围基于两个数据来源：日本统计局进行的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以及日本筹款协会发布的《日本慈善捐赠》（《Giving Japan》）（详见附件 2）；8. 下限范围包括马来西亚各州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和Yayasan Waqaf Malaysia机构收集的个人天课和瓦克夫（waqf）数据，上限范围包括基于慈善援助基金会调查数据和官方收入数据估算的非正式捐赠及非基于伊斯兰信仰的正式捐赠；9. 本研究计划合作机构Erth Zayed Philanthropies已召集阿联酋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本地和联邦利益相关方，共同测算本土捐赠总额。国家企业社会责任基金Majra提供的2024年数据已反映在本表中，详情见附件2。阿联酋企业捐赠数据未包含在捐赠总额中。

24

专栏2：

如何解读公益慈善规模测算数据

图4中数据为亚洲本土捐赠规模与广度的首次测算。研究计划所覆盖的国家和地区合计占亚洲人口的70%和GDP的80%[14]。为了量化公益慈善资源，我们统计了每年由各个引擎新注入生态系统的资源，这避免了重复计算那些在到达最终目的地之前经过多个主体的资源。

最好将这些估算数据理解为反映各国家和地区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金捐赠规模与构成的指示性指标。它们表明了各国家和地区哪些捐赠来源更为活跃，从而也表明了五种公益慈善模式中的哪一种更为活跃。在第一版中，由于方法论上的原因（详见附件2），各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并非完全可比。

附件2还提供了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针对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的额外量化测算，这些收入并非新增资金（例如，来自公益慈善基金和/ 或宗教捐赠基金的资产收益），以及志愿服务时长的测算，后者是衡量亚洲民众广泛参与度的一项指标。

14 本报告依据联合国统计司（UNSD）的M49区域分类界定亚洲范围。计算基于以下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DP Based on PPP, Share of World.”

专栏3：

建立可通约的数据标准与框架

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对可用本地数据源进行深入的、自下而上的梳理，并严格评估数据的质量、全面性与时效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首选当地政府官方数据；对于其他数据源，只有在其数据来源清晰且方法透明的情况下才予以采用。数据来源与推演方法因国家和地区而异，均基于当地可获得的最佳数据及政府的相关指引。

未来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对于希望提升数据透明度的国家和地区，研究计划提出以下实践建议，详情请见附件2：



大众个人捐赠。正式个人捐赠数据通常较容易从公益慈善组织的受捐记录或税务部门获取。对于非正式捐赠，建议将相关问题作为支出项目纳入人口普查，以捕捉个人的非正式捐赠行为，从而有效减少独立问卷调查可能带来的社会期望偏差及抽样误差。我们当前的估算采用了在与当地专家磋商后，基于可用数据源限制下的最适宜方法。



企业捐赠。根据当地政策框架，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和/ 或税务部门的数据往往能提供最为准确的信息。次优方案则是采用能够明确区分企业捐赠的受捐机构数据。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至少具备上述其中一种数据源。仅有两个地区使用了本地抽样数据进行估算。

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人口普查数据与税务数据能够可靠地将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与大众个人捐赠或企业捐赠区分开来，从而避免重复计算。专门为超高净值人士捐赠设计的平台是一个极具潜力的替代方案，可以提供可靠的数据，但这取决于覆盖范围的大小。自下而上地汇总并验证超高净值人士的捐赠数据是另一种替代方案，但当捐赠者刻意保持低调时，该方法可能会导致估算偏低。目前有三个国家拥有本地数据支持，其余国家和地区则采用了捐赠——资产基准比例并结合本地资产数据进行推算。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该数据是在当地合作机构和专家的指导下自下而上整理而成的。今后，通过参照研究计划的定义，并进行跨部门评估，可得出更全面的估算数据。

26

启示二：

重新构想公益慈善潜力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能够助力更高效推进国家战略实施

放眼亚洲，各国家和地区正为实现未来二十年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的共同抱负而积极推进其国家愿景。尽管这些愿景根植于不同的政治体制与文化背景，却拥有共同的核心共识：需要赋能基层社区/ 社群，促使三大引擎以更协调、更高效的方式协同发力，共同服务于实现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的国家战略。

图5
国家愿景强调全社会携手并进

中国致力于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为此，中国提出将“三次分配”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组成部分：初次分配由市场主导，再分配由政府主导，第三次分配则依靠社会力量在公益慈善领域的投入。这将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与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1]。

印度的“发达印度2047愿景”强调包容性发展，其核心聚焦于青年、贫困家庭、妇女和农民，认为这些群体的赋能与进步是印度发展的关键所在[2]。

印尼的“黄金印尼2045愿景”将社区层面中小微企业与合作社视为经济转型的关键。其着重指出，优化社会文化资本是增强个人、家庭、社区和环境韧性的关键任务[3]。

沙特阿拉伯的“2030愿景”明确设定了将非营利部门对GDP的贡献提升至5%的目标，这彰显了对社会引擎为发展所做贡献的高度重视[4]。

1.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如何理解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二十大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和学习出版社，2022。
2. 《印度总统Droupadi Murmu阁下议会发言》。
3. 《2024年第59号法律》。
4. 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2026年5月最后访问。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能够支持政府有效赋能社会引擎，并强化三大引擎之间的协同机制

各方协同离不开信任与统筹协调，通常而言，必须建立协同机制以构建、放大并维系这种信任。简而言之，协同机制指的是那些能够建立信任，并促使三大引擎中多元参与方围绕共同使命有效协作的制度、机制、惯例与渠道。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能够支持政府有效赋能社会引擎，并强化三大引擎之间的协同机制。本报告指出，协同机制可以通过三个界面改善各引擎参与者之间的协作：政府与社会界面，政府与市场界面以及社会与市场界面。

下文将详细阐述研究计划中两个最大成员——中国和印度——推进协同机制建设以服务国家战略的两个长期案例，以及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中国的脱贫攻坚战

当政府与社会有效协同时，公共项目就能借助值得信赖的最后一公里网络，实现更优化的设计、更精准的定位和更高效的落地。当政府与市场紧密配合时，私人投资与专业能力便能被更高效地引入欠发达地区。当市场与社会携手共创，企业就能通过那些被当地社区检验、调适并认可的模式，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中国的脱贫攻坚战，正是上述大规模协作的典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国家战略主导下，2013年至2020年间，中国实现了9,899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15]。国家建立了“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体系，通过向贫困村派驻超过25.5万个驻村工作队、总计逾300万名干部，将管理人才、政策知识和外部资源链接注入基层，从而强化了贫困社区的发展能力[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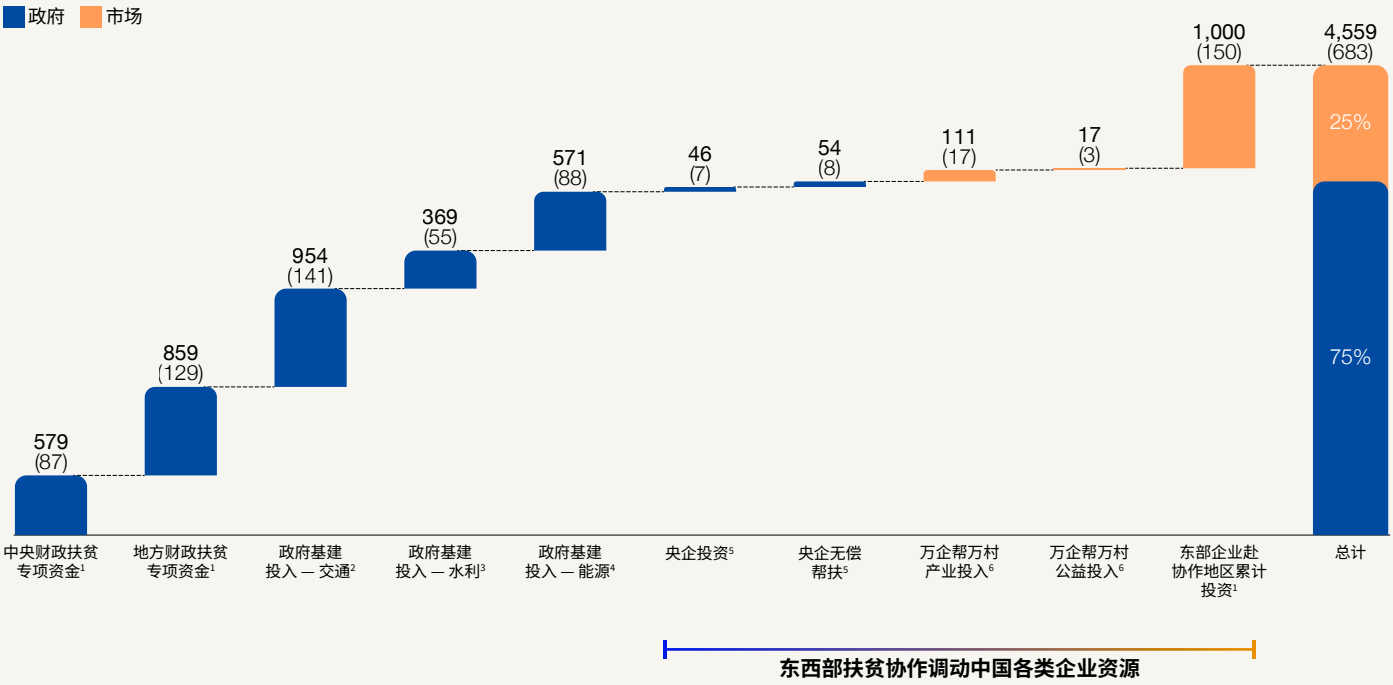
同时，政府还在与市场的界面处构建了坚实的协同机制。东西部扶贫协作（1996年中共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2021年更名为东西部协作）便是其中典范。它在东部较发达地区的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16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2021年2月25日，新华社。

资本和能力与中西部573个贫困县之间，架起了一座信任的桥梁（见图6）[17]。在这一协作中，政府统筹协调，通过互访、联席会议、对接交流等方式，立足中西部所需，东部所能，将东部投资和公益慈善资源有的放矢地引入中西部[18]。央企发挥了示范作用，直接投入和引进各类资金超1,000亿人民币（约153亿美元），其中包括约460亿人民币（约70亿美元）投资和540亿人民币（约83亿美元）的无偿帮扶资金。他们累计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140多亿人民币（约21亿美元）[19]。其他东部地区企业赴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超1万亿人民币（约1,497亿美元）[20]。

图6
东西部扶贫协作作为中国脱贫攻坚国家战略的协同机制

2015-2020年脱贫攻坚支出概略估算*
[人民币，十亿（美元，十亿）]



注：*以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为起点，中国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5年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因此我们尽可能使用2015-2020年期间的数据。三项数据仅有其它期间的数据，为保证准确性，我们直接将其纳入，包括央企投资与无偿帮扶（2013-2020年），以及政府在交通（2016-2020年）、水利（2016-2020年）和能源（2012-2019年）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图中数据是对中国扶贫领域投资的粗略估算，涵盖已收集到的主要支出类别，并非详尽无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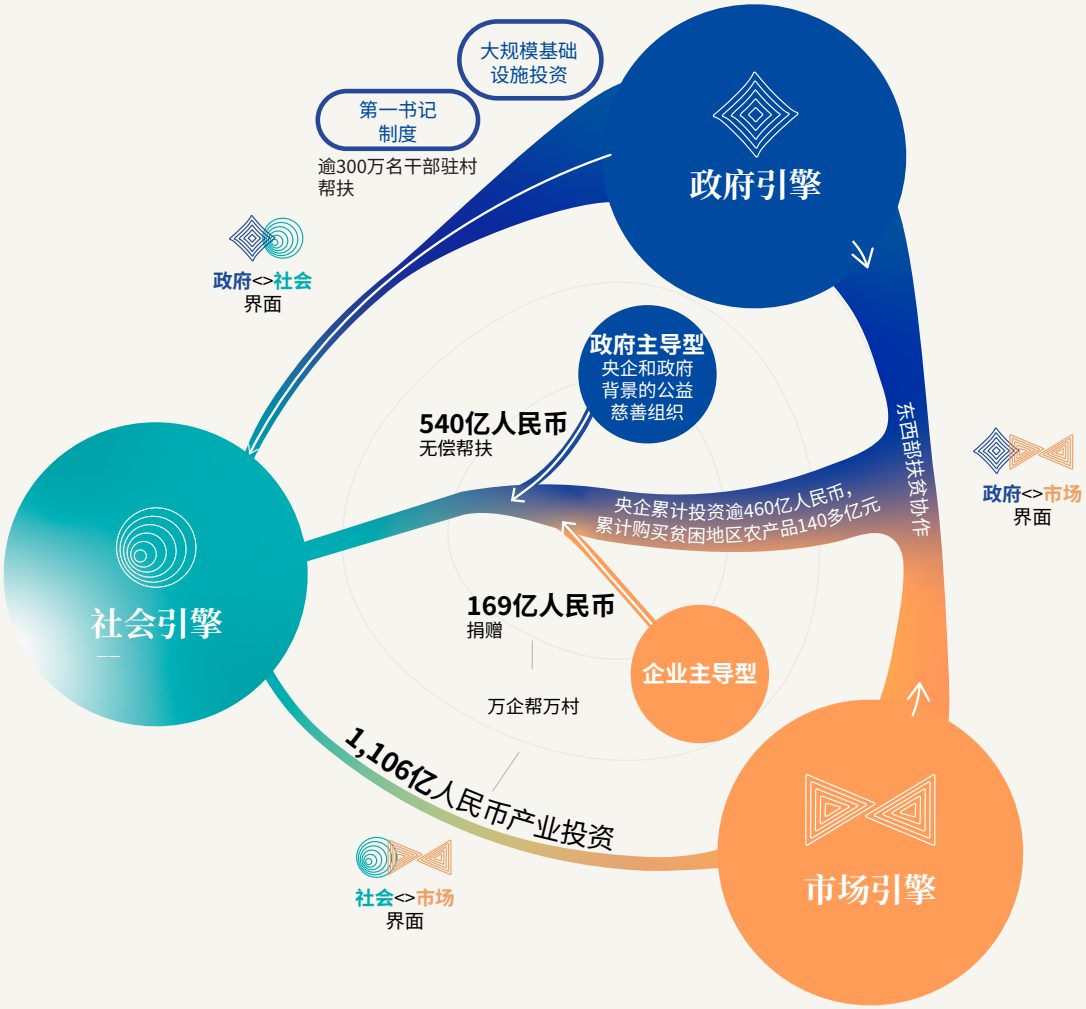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新华社，2021年4月6日；2. 王紫、连品洁，“交通运输部：‘十三五’期贫困地区公路建设工程累计完成投资9538亿元”，人民网，2020年10月22日；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新办举行水利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闻发布会”，2021年9月9日；4. 国家能源局，“国新办举行能源行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有关情况发布会”，国家能源局，2020年10月19日；5.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在脱贫攻坚中彰显国资央企使命担当”，求是，2021年第4期；6.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全国工商联发布〈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1）〉》，2021年12月23日。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18 甘肃省人民政府，《全省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新闻发布会实录（文+图）》，每日甘肃网，2026年7月27日。
19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在脱贫攻坚中彰显国资央企使命担当》，求是，2021年第4期。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30

在此阶段，中国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在党的领导下紧密配合国家战略，政府主导型与企业主导型公益慈善在放大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在最后一公里的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要协同作用。例如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与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共同发起了“万企帮万村”行动，动员民营企业家助力精准扶贫。截至2020年底，共有12.7万家民营企业参与其中，产业投资达1,105.9亿人民币（约166亿美元），投入公益慈善项目的资金达168.6亿人民币（约25亿美元），共同惠及超过1,800万贫困人口[21]。生动体现了中国“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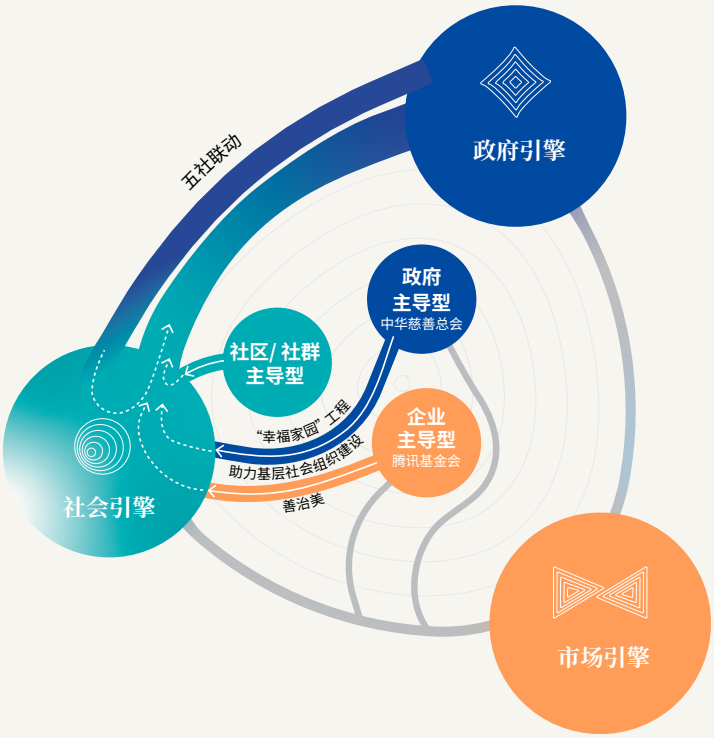
图7
脱贫攻坚(2013–2020):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助力国家战略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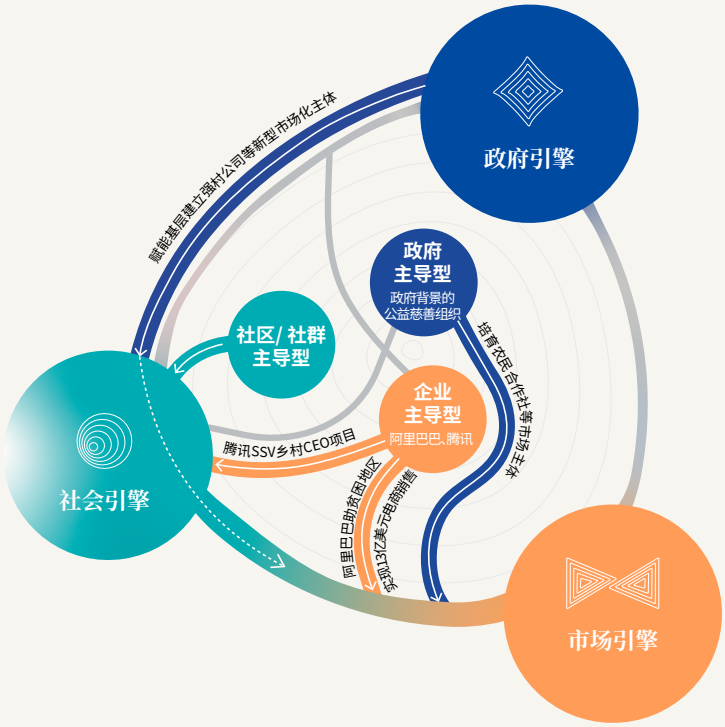
* 所列示例仅为部分典型案例，旨在说明公益慈善所发挥的作用

21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全国工商联发布《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1）》，2021年12月21日。

图8
乡村振兴（自2021）：强化社会与政府协作机制



强化社会与市场协作机制



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2021年至今）

伴随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自2021年起，国家工作重心正式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实现包容性增长[22]。这项战略更为复杂，要求实现多维度的提升，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政府明确意识到，基层社区需要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更好地组织起来，具备理解自身需求，在制度框架内有序参与治理的能力。唯有如此，社会引擎才能应对这一更高的复杂性，并改善其与政府和市场的互动。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更加活跃。企业主导型模式将其核心禀赋倾注于强化协作机制，从而助力国家战略实现规模化影响（图8）。

在政府与社会界面，加强社会引擎并促进社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有效沟通至关重要，使社区能够在制度框架内参与公共事务，并向政府精准反馈本地的诉求与挑战。顺应政府“五社联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公益慈善资源的联动）的方针，“善治美”平台成为企业主导型公益慈善发挥辅助作用的生动范例。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32

在农业农村部主导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利用其技术能力开发了这一数字平台，目前已覆盖8.2万个行政村，服务1,600万村民[23]。该平台使得村民能够提出问题、参与集体决策，并实时追踪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响应处理情况。以四川省为例，该平台将村级事务处理时间缩短了65%，重复性行政任务减少了40%，公众满意度提升至92.3%[24]。

在社会与市场界面，强村公司等新型市场化主体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于提高农村社区参与市场活动的商业可行性，以及保障农村发展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作为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在全国17个省的50个村庄培育了更具实力的合作社[25]。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则聚焦于培养乡村CEO以发展乡村经济。阿里巴巴向全国12个省、29个欠发达县派出乡村特派员，协助当地乡村与政府挖掘、生产本地农产品，并依托阿里电商平台实现产品的规模化销售。其累计开展了超110个项目，带动驻地县域销售额突破90亿人民币（约13亿美元）（见图8）[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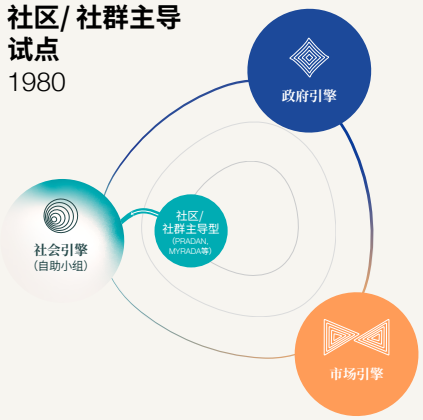
23 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为村发展实验室”，2026年7月访问。
24 张彧希，《“川善治”平台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四川日报，2026年3月10日。
25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百美村庄项目2025年度总结报告》，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5年12月。
26 杨阳，《阿里巴巴入选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余杭时报，2025年12月25日。

印度的乡村生计改善

印度长期推进农村发展的历程，生动展现了其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尤其是社区/ 社群主导型公益慈善和政府主导型公益慈善，如何在强化社会引擎以及社会、政府与市场间协作机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推动农村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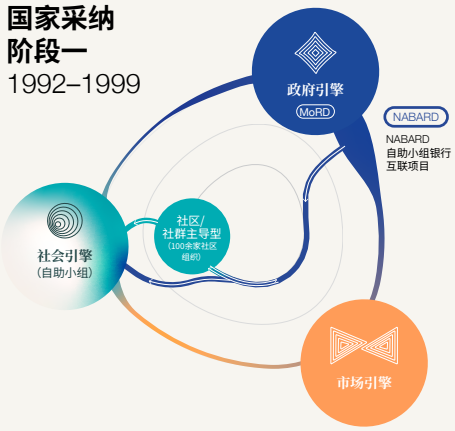
图9

社区/ 社群主导试点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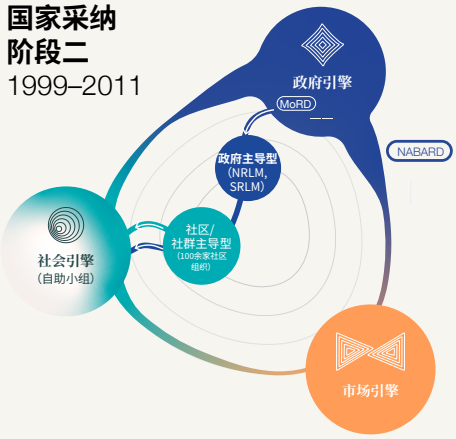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以迈索尔安置与发展机构（Mysore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Agency, MYRADA）及专业援助促进发展行动（Professional Assistance for Development Action, PRADAN）为代表的社区/ 社群主导型公益慈善将农村贫困妇女组织成自助小组（SHGs）。这些小组最初作为非正式储蓄信贷组织运行。这些小组证明了农村妇女能够在较少外部支持的情况下维持储蓄纪律、偿还贷款，并实现有效的自我管理[27]。

国家采纳阶段一
1992–1999



1992年，在数百家社区组织的紧密配合下，印度政府通过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National Bank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NABARD，隶属于财政部的公营银行）采纳了这一模式，使农村妇女得以跻身具备银行信用资质的主流群体[28]。

国家采纳阶段二
1999–2011



1999年，该项目管理权移交至农村发展部（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MoRD），更加注重减贫并将模式向全国推广[29]。到21世纪初，已有数百万农村妇女加入了自助小组。2011 年，农村发展部设立了国家农村生计发展计划（NRLM）和相应的邦农村生计发展计划（SRLM），作为具有独立授权的自治实体，以继续加强和扩大该计划。到2025年，印度共有1.005亿名农村妇女被组织到909万个自助小组中，覆盖了至少一半的农村家庭[30,31]。

27 Ajay Tankha, *Banking on Self-Help Groups: Twenty Years 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12), 11-13.
28 Tankha, *Banking on Self-Help Groups*, 11-13.
29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National Rural Livelihoods Mission: Another Step towards Poverty Alleviation,"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June 1, 2011.
30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Target Achieved under Deendayal Antyodaya Yojana – National Rural Livelihoods Mission,"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March 18, 2025.
31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SECC 2011 at a Glance," *Socio Economic and Caste Census (SECC) 2011*, 2026年7月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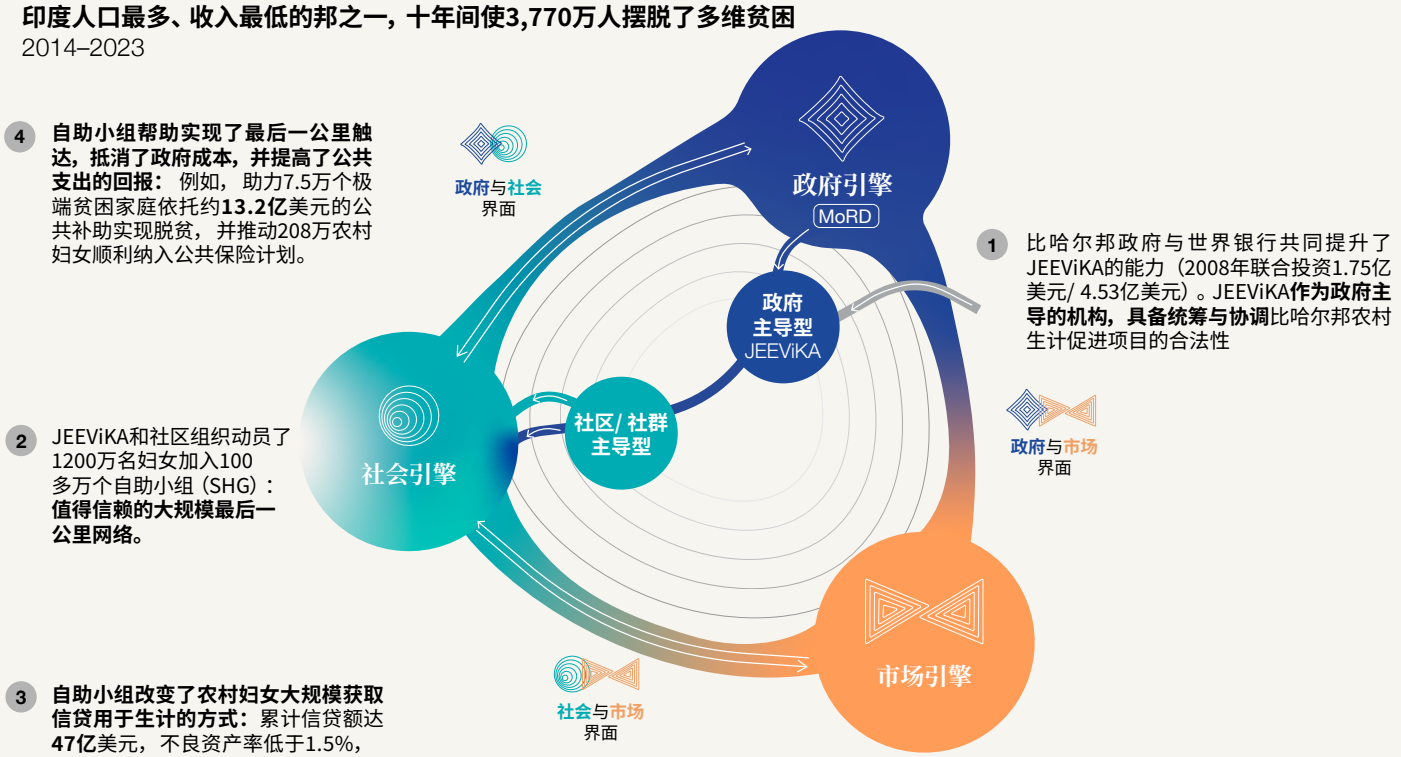
34

在探讨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如何重塑协同机制时，比哈尔邦，印度经济收入最低、人口最多的邦之一，提供了一个尤为值得关注的案例（图10）[32]。2014年至2023年期间，该邦约有3,800万人成功摆脱了多维贫困[33]。政府主导型与社区/ 社群主导型慈善组织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赋能社会引擎，在2008至2020年间将超过1,200万农村妇女及家庭动员纳入100多万个自助小组。政府背景的比哈尔邦农村生计促进协会（JEEViKA）凭借其公信力和合法性，锚定了这一使命，并发挥了核心的协调作用。比哈尔邦农村生计促进协会通过比哈尔邦政府的1.75亿美元（约12.1亿人民币）和世界银行的4.53亿美元（约31.4亿人民币）联合投资建立起核心能力，后者还带来了技术援助与专家智慧[34]。

自助小组实现了普惠金融的大规模落地，重塑了社会与市场的协作机制。该模式累计撬动了3,900亿卢比（约47亿美元，335亿人民币）的信贷用于生计改善，同时将不良资产率控制在1.5%以下，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它们还通过提升公共服务的交付效率和抵消政府成本重塑了社会与政府的协作机制，助力7.5万个极端贫困家庭依托1,100亿卢比（约13.2亿美元，94亿人民币）的公共补助实现脱贫，并推动208万农村妇女顺利纳入公共保险计划[35]。

图10
印度——比哈尔邦农村生计促进项目（邦发展战略）

印度人口最多、收入最低的邦之一，十年间使3,770万人摆脱了多维贫困
2014–2023



32 在印度各地，有很多例子表明，通过自助小组加强农村家庭社区建设，可以产生大规模的影响。我们在附件1中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
33 Government of India,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India Reduced Significantly; 24.82 Crore People Escape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between 2013-14 and 2022-23,”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January 15, 2024.
34 World Bank Group,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Women’s Collectives”.
35 Bihar Rural Livelihoods Promotion Society (JEEViKA), *Annual Action Plan and Budget FY 2024–25* (Patna: BRLPS, 2024).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和强大的社会引擎为何对印度公共财政预算具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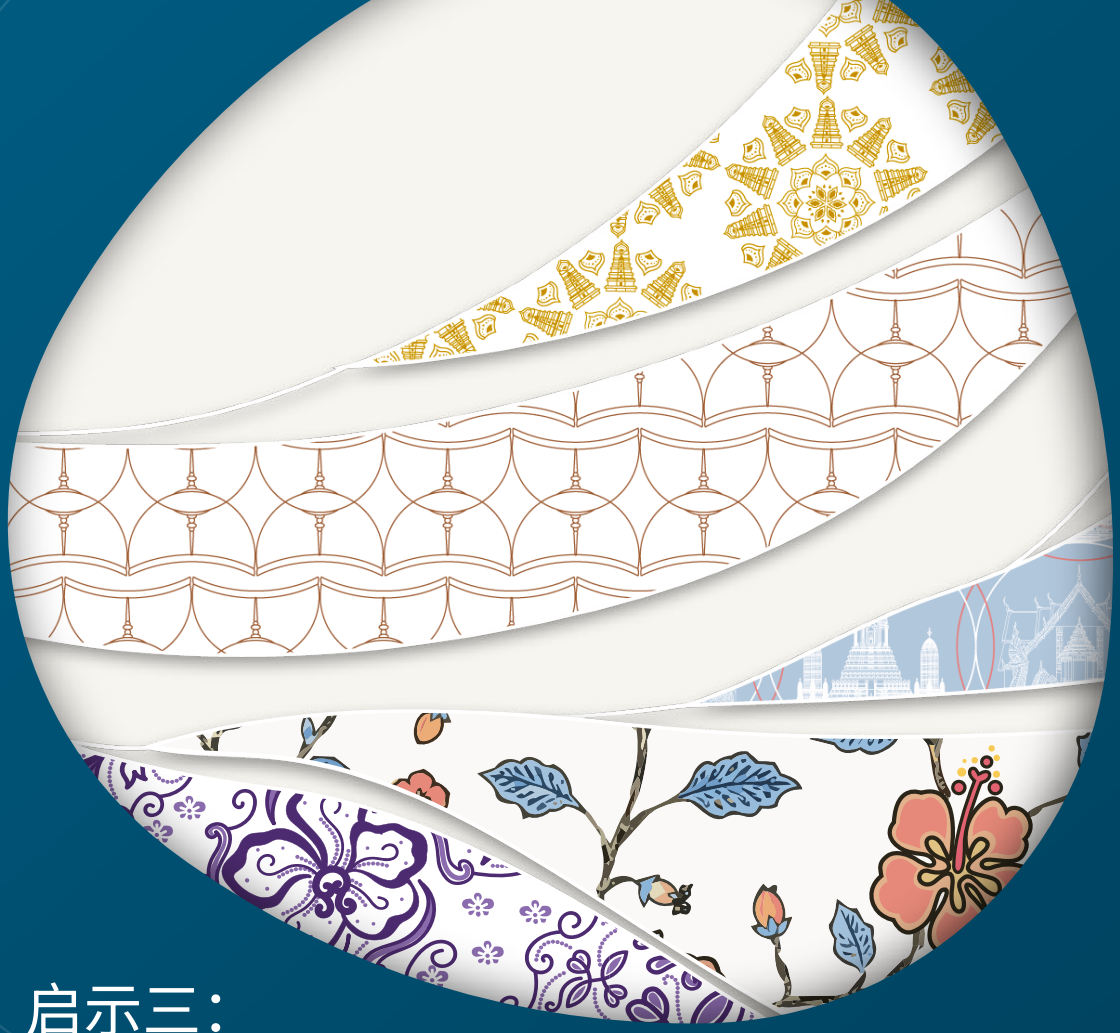
对于承担发展职能的政府部门而言，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和强大的社会引擎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帮助公共预算更有效地实现既定目标，并惠及其所服务的人群。这种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组织化的社区/ 社群网络能够提升公共服务项目的精准定向与落地执行效能，减少资源流失，提高财政支出的回报率；其二，社区/ 社群网络能够将触角延伸至公共服务体系难以低成本覆盖的地区和家庭，降低政府在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单位成本，并增强项目在当地的公信力和接受度；其三，社区/ 社群主导型的资金资源与社会资本能够为政府项目分散风险——承担试验探索的不确定性，并提升项目成功机率。

中国和印度的这些案例虽然并非穷尽，但有助于阐明不同公益慈善模式能够如何强化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协同机制，从而推动三大引擎更有效地协同运作，共同服务于促进普惠包容和可持续增长的国家战略（图11）。放眼亚洲，国家战略的涵盖范围远不止减贫和农村或区域振兴，还包括但不限于：应对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时代的技能培训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以及气候和能源转型等重大议题。

图11
公益慈善模式在国家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示例
（非穷尽）

	公益慈善模式：特定参与者	超越资金捐赠的核心能力	在强化社会引擎和引擎间协同机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案例	**政府主导型：** 中华慈善总会，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协调国家战略和优先事项的合法性背书	资源动员者 规模化协调者
	企业主导型： 腾讯，阿里巴巴	核心禀赋：数字化能力、社交媒体平台以及电子商务平台	平台连接者与建设者
印度案例	**政府主导型：** 国家农村生计发展计划（NRLM） 邦农村生计发展计划（SRLMs）	协调国家任务和优先事项的合法性背书	国家使命重要力量与协调者 资源动员者 规模化协调者 本地化执行者
	社区/ 社群主导型： PRADAN，MYRADA及逾百家其它社区组织	大规模最后一公里网络和社会资本	创新者/ 模式建设者 受信赖的实施者

36



启示三：

携手共建未来十年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需进行针对性投资方能成为促进发展的有力支撑；亚洲范围内的互学互鉴则可以加速这一进程。

当前需要从三个维度推进本土投资。以下为阶段性建议，我们计划在未来一年内与相关主管单位和行业领袖共同持续深化完善，并于2027年的最终报告中形成系统性的行动路线图。

投资一：提升数据可见度

更清晰的数据可见度有助于各国家和地区了解其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可为发展提供的资源与能力，从而推动更具深度的政策讨论和决策。

通用的分类方法、数据标准和方法论可以帮助各国家和地区避免重复探索。关于这些方向的更详细讨论，请参见附件2。

提高可见度有助于优化国内资源以服务于国家优先事项。例如，资金性捐赠中一个常被低估或较不引人注意的来源是大众个人捐赠，尤其是由社区/ 社群主导型和信仰驱动型公益慈善模式所推动的非正式日常捐赠。在印尼，宗教事务部希望提高此类捐赠的可见度，以更深入地理解伊斯兰公益慈善中非正式捐赠所蕴藏的潜力。研究计划支持该部委开展了20年来的首次全国性公众调查（见图12）[36]。

调查结果揭示了伊斯兰公益慈善日常捐赠的庞大规模：年度总额高达343万亿印度尼西亚卢比（约208亿美元，1,497亿人民币），涵盖货币和实物捐赠[37]。其中非正式捐赠约占总额的80%（约167亿美元，1,197亿人民币）。该调查揭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如何优化国内资源以服务于如减贫等国家战略。根据伊斯兰教义，天课（zakat mal，对达到特定财富门槛者征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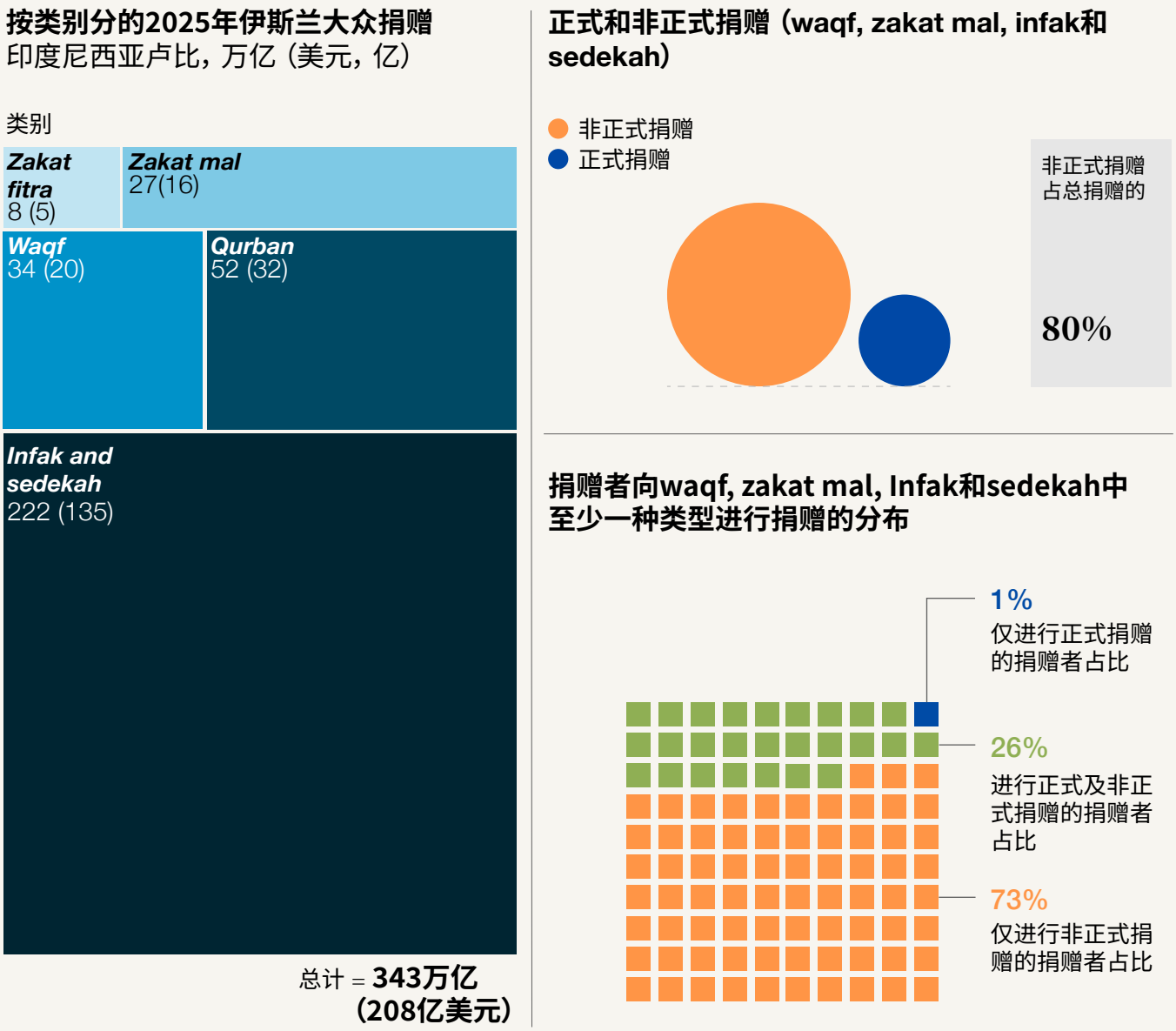
36 Commission on Asian Philanthropy,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and Social Trust Fund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National Public Survey for Islamic Philanthropy*, unpublished survey dataset, data collected January – February 2026 (covering 2025 data).

37 总额与量化测算中的大众个人捐赠数字（图4）有所不同，因为实物捐赠（估计价值134.5万亿印度尼西亚卢比，约82亿美元，587亿人民币）被排除在外，剩余金额进一步按2024年价格水平调整。

38

年度义务捐赠）旨在用于财富再分配和消除贫困；而自愿捐赠和施舍（infak and sedekah）则是灵活的捐赠形式，往往与天课统筹管理、共同用于类似目的。这两种捐赠方式合计每年为国家减贫事业贡献约151亿美元（约1,086亿人民币），几乎相当于政府2026年315亿美元（约2,156亿人民币）社会保障政府预算的50%（这是政府减贫的核心预算类别之一，涵盖基本生活保障项目和社区赋权计划）[38]。

图12
印尼全国伊斯兰公益慈善公众调查结果，2026



注：总加权样本量为1.810亿，基于8360的原始样本量。非正式/ 正式渠道分析使用样本子集（n=6055），该子集包含足以进行高置信度分析的信息。

38 Julian Isaac, “Govt Raises 2026 Social Protection Budget, Focusing on Basic Needs, Poverty Reduction,” *Indonesia Business Post*, August 19, 2025.

Waryono Abdul Ghafur教授（宗教事务部Zakat和Waqf赋能总监）表示，上述调查结果印证了印尼社会深厚的互助传统与社会团结文化，这正是推动伊斯兰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本。他指出：

伊斯兰公益慈善在印尼蕴藏着巨大潜力。未来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一潜力转化为可持续、可优化的实践，使其在扶贫济困、社区经济赋能、教育发展及人道援助项目中惠及更广泛的群体。此次调查数据意义重大，有助于推动政府、天课机构、瓦克夫（waqf）机构及各利益相关方形成更紧密的协同合力，共同优化伊斯兰公益金融的使用效能[39]。

各国家和地区或许也会发现，提高非货币性核心能力捐赠数据的可见度同样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当企业利用其核心禀赋支持发展优先事项时，目前尚无一套标准或方法来衡量捐款和员工志愿服务以外贡献的价值。泰国楠府沙盒（Nan Sandbox）计划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开泰银行（Kasikornbank）与政府合作，充分调动其商业网络、商业运营能力及高级管理人才，构建了一个涵盖包容性医疗保健、青年赋能以及端到端“医药——农林业价值链”的综合性本地化模式，持续推动民生改善并实现了对森林生态的有效保育。

最后，对于信仰驱动型公益慈善模式较为盛行的国家和地区，土地和房产资产往往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同样能够服务于发展优先事项。例如，一些伊斯兰公益慈善事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可寻求提高与土地及相关物业相关的瓦克夫（waqf，永久捐赠）数据可见度。

39 Directorate of Zakat and Waqf Empowerment,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slamic Community Guidanc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National Survey Estimates Indonesia’s Annual Islamic Philanthropy at IDR 343 Trillion,” June 22, 2026.
英文原文为：“Indonesia possesses enormous potential in Islamic philanthropy. Our challenge is to ensure that this potential is managed more effectively so that it can generate greater impact in poverty reduction, community economic empowerment, education,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liable survey data is essential for strengthening collaboration among the government, zakat institutions, waqf institution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o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Islamic social finance.”

投资二：

通过增长经验汇编互学互鉴培育公益慈善模式

发展本土公益慈善模式需要领导层承诺与长期投入。本研究计划总结了各国家和地区五种公益慈善模式的十二套增长经验汇编。其中仅按货币价值计算，便有六套的运作规模已超过每年10亿美元（约70亿人民币）（见图13）。这些增长经验汇编通常需要五到十年才能形成规模，而要实现最初预期的影响，则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所有十二套增长经验汇编的完整描述见附件1。

图13

12套增长经验汇编中有6套能够每年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本土公益慈善捐赠

公益慈善模式	增长经验汇编	**新兴/ 规模化**（规模化指在至少一个国家或地区年规模达10亿美元或以上）
社区/ 社群主导型	数字化捐赠平台 中国，沙特阿拉伯	规模化
	自助小组 印度	规模化
信仰驱动型	积极的天课协调与制度化 印尼	规模化
政府主导型	政府关联机构 中国，泰国，阿联酋	规模化
	休眠存款 日本	新兴
	非营利组织化 沙特阿拉伯	新兴
企业主导型	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 印度	规模化
	企业核心禀赋 中国、印度	新兴
	政府关联企业协作平台 马来西亚	新兴
	企业故乡税 日本	新兴
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	社区影响伙伴关系 沙特阿拉伯	规模化
	家族办公室金融中心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	新兴

机遇在于各国家和地区均可立足自身实际，识别出具较大提升空间的公益慈善模式，并探索适合本地的创新路径。其他地区的经验汇编或可提供有益借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多数方法依托的是政策杠杆或其他非税收激励手段，这与亚洲地区以外普遍存在的固有认知大相径庭。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认识到可供其运用的路径与可能性如此广泛，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计划认为，通过互学互鉴和进一步的本土增长策略创新，未来十年有望在约1.5万亿美元（约11万亿人民币）的自然增长基础上，额外创造1,890亿美元（约1.4万亿人民币）的资金性资源（见图14）。为了评估这一上行潜力，合作机构以此经验汇编为参照，共设想了23个潜在增长场景，并利用现有最佳数据对其进行了估算。

启航：聚焦发展本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闭门政策圆桌会议

闭门政策圆桌会议是与相关主管单位和行业领袖共同探讨发展机遇的有效途径。在2026年2月研究计划利雅得会议期间，合作机构与沙特阿拉伯的政策制定者举行了一次闭门政策圆桌讨论。合作机构向来自商务部、经济与规划部、沙特发展基金及宗教基金总局等机构的政策制定者介绍了增长经验汇编。与会政策制定者对深化本土公益慈善领域的发展议题给予了积极回应，表达了继续推进相关对话的意愿，并强调了建立信任、提升透明度与多方协作等核心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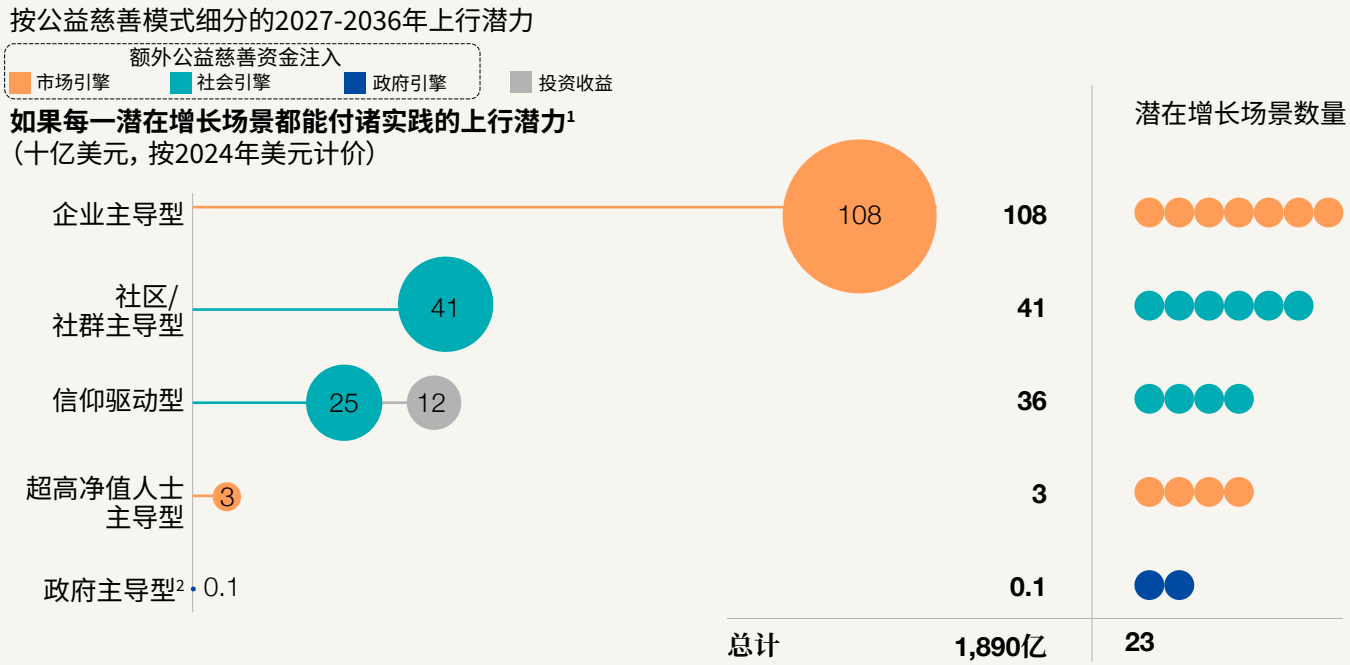
42

+1,890亿美元

如果每一潜在增长场景都能付诸实践，未来十年内有望额外释放的公益慈善资源

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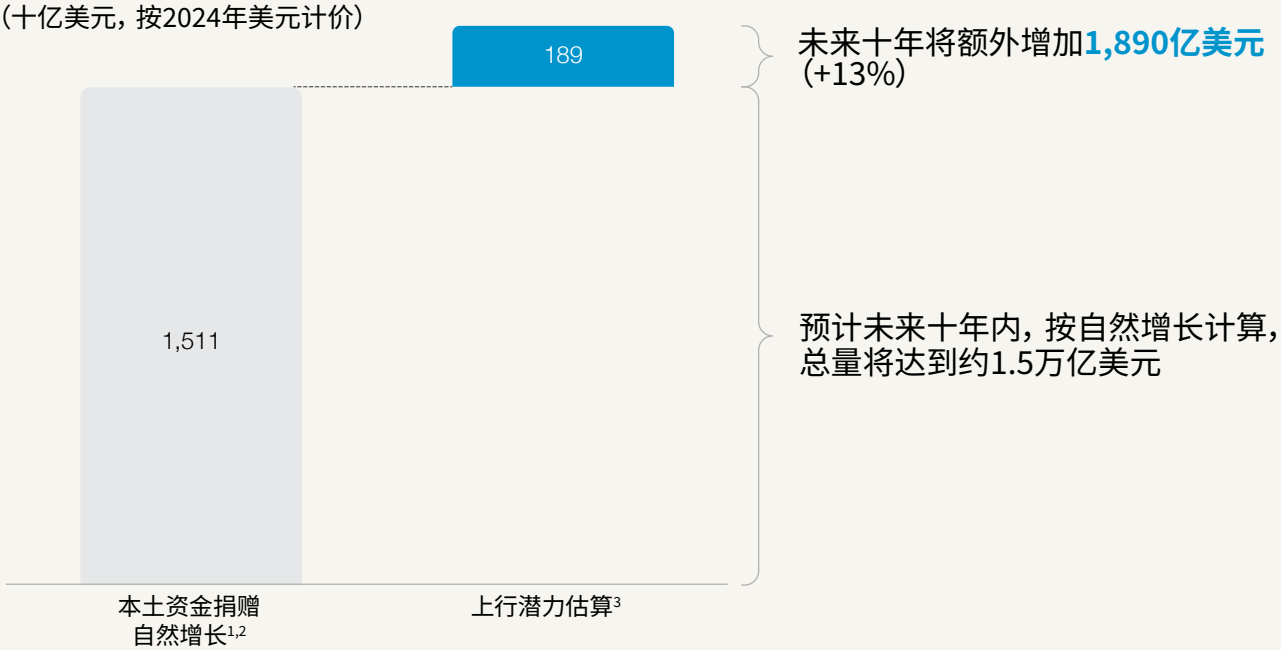
2027年至2036年间研究计划各伙伴国家和地区本土资金捐赠上行潜力估算



1. 由于四舍五入，总数可能不等于各分项之和；
2. 政府主导型的上行潜力可能相当大，但由于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与当地情况及政策密切相关，故其潜在增长场景相对有限。

2027-2036年研究计划各国家和地区资金资源总量估算

（十亿美元，按2024年美元计价）



1. 不包括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投资收益。
2. 自然增长估算以经济增长作为基础，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家和地区实际 GDP 增长的预测。
3. 上行潜力包括研究计划确定的所有潜在增长场景。

专栏4：

上行潜力的估算方法

至本报告完成为止，亚洲各国家和地区本土公益慈善捐赠的整体规模尚无全面的测算，其增长潜力亦缺乏可靠的评估。若简单套用其他国家GDP占比等宏观基准，则会忽视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多元构成，以及该地区在政策、税收环境与国情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因此，研究计划在其2024年量化测算与上行潜力评估中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以符合本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现实的亚洲本土增长经验汇编为实证基础，为各国家和地区量身定制了潜在发展情景。

投资三：

将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视为战略资产，纳入国家战略的规划与统筹之中

负责规划和统筹国家或地区发展战略的规划部门与财政部门，可深入思考如何更充分地调动本国家或地区完整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以最大化本土资源与能力的综合效能，推动实现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

国家战略能够提供共同的语言与框架，有助于实现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与三大引擎之间更深层次的协作。以马来西亚为例，财政部于2024年启动了政府关联企业激活与改革计划（GEAR-uP），旨在调动政府关联公司（GLC）、政府关联投资公司（GLIC）及其公益慈善力量，为两大支柱做出贡献：（1）“推动经济发展”，加速半导体、能源转型等高增长、高价值领域的产业转型；（2）“提升人民福祉”，改善最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确保包容性增长和最低生活工资保障。至2025年中，GEAR-uP已为高增长、高价值行业筹集了110亿令吉（约26亿美元，185亿人民币），并确保了15.3万名员工每月至少3,100令吉（约724.5美元，5,206人民币）的生活工资[40,41]。

40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Pre-Budget Statement 2025,” press release, July 30, 2024.
41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MOF’s GEAR-uP Mobilises RM11 Billion, Secures Living Wage Commitment for 153,000 Employees,” press release, June 30, 2025.

44

在“提升人民福祉”这一支柱下，马来西亚财政部与“政联企业为国为民服务”（GDRN：一个由政府关联公司（GLCs）和政府关联投资公司（GLICs）及其公益慈善事业组成的协作网络，由哈桑娜基金会和马来西亚电讯基金会共同担任秘书处）紧密合作，协调各项公益慈善计划，并与相关政府部门携手，促进社区发展、民生改善和教育领域的跨领域学习。财政部承诺在2024-26年间每年至少提供1亿令吉（约2,350万美元，1.7亿人民币）的配套补助，并积极鼓励协调各方力量，充分发挥整个网络在专业知识、落地实体和执行能力上的综合优势[42]。

中国在将公益慈善事业纳入国家战略规划方面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制度实践。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写入中央全会文件；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2026年“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要求“探索慈善有效实现形式”。这一系列顶层设计将公益慈善从社会保障的有限补充上升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公益慈善事业提供了清晰、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以区域合作推动本土发展

上述三个本土投资领域将使各国家和地区能够培育其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并强化其对国家战略和发展优先事项的贡献。下文图15提供了一个初步的衡量框架。

各国家和地区将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例如，作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持撰写了关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报告[43]。

研究计划期待在未来几年开展更深入的国内与区域交流。各国家和地区之间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的经验和实践，区域合作能够加速各国家和地区本土公益慈善发展进程。

42 Anwar Ibrahim, “Belanjawan 2024 Speech by YAB Dato’ Seri Anwar Bin Ibrahim,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of Finance, Introducing the Supply Bill (2024) in Dewan Rakyat” (speech, Kuala Lumpur, October 13, 2023),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Government of Malaysia, Ministry of Finance, *Budget 2025 Touchpoints* (Putrajaya: Ministry of Finance, 2024); Government of Malaysia, Ministry of Finance, *Budget 2026 Touchpoints* (Putrajaya: Ministry of Finance, 2025).

43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慈善研究报告》，2026。

为了提高数据可见度，尽管数据定义仍应以本地实际情况为依据，但区域层面显然存在着制定共同原则和实践的契机，从而使公益慈善数据更加清晰、细致、可通约，并最终为政策制定提供更佳可操作性和洞察力。首先，公益慈善数据治理架构设计的共同原则可以涵盖数据所有权、问责机制和协调等共性议题，既包括按捐赠来源划分的数据，也包括国家层面的汇总数据。其次，共同实践可以支持开发可比的高质量数据，涵盖不同的分类体系、数据收集方法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实现长期、一致的衡量。这项工作将产生一项重要的区域性公共资源，不仅有助于研究计划各国家和地区间的相互借鉴，也能使研究计划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受益于这一既有的知识基础[44]。

在培育本土公益慈善模式方面，搭建交流平台，分享各方在实现这些可能性情景中的经验，能够使增长经验汇编更具生命力，并激发整个区域的创新活力。根据政策制定者对特定增长经验汇编的关注程度，还可以开展有针对性的同行交流，深入探讨可操作的具体细节，以加速行动蓝图的实施。

在国家战略规划与统筹协调方面，虽然各国家和地区情况不尽相同，但在学习借鉴本土慈善生态系统如何服务于国家发展优先事项方面，仍存在广阔的交流空间。尤其是当各国家和地区面临相似的发展议题时，这种互鉴的价值更为突出。例如，乡村或区域振兴是中国、印度与日本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预防性、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健康体系，是北京、香港、新加坡、东京等主要城市面临的共同优先事项。与此同时，如何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技术时代推动技能培训与终身学习，让年轻一代对未来充满希望，更是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无法回避的共同挑战。

44 更多细节请见附件2。

图15

构建衡量框架，以强化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促进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

发现并培育本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发展资源与能力

加速提升对国家战略和发展优先事项的影响力，迈向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

国家和地区级指标

更多资源贡献被统计和/ 或新增

- 涵盖四类来源的资金性资源：大众个人捐赠、企业捐赠、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超高净值人士捐赠

每一公益慈善模式中有更多主体贡献发展能力

- 涵盖五种模式：社区/ 社群主导型、信仰驱动型、企业主导型、政府主导型、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助力更多国家战略或发展优先事项取得更快、更好、更具性价比的规模化成果

- 注：致力于构建衡量方法，以评估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在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如何强化社会引擎，并增强政府、市场和社会引擎之间的协作机制

本土投资领域

1. **提升数据可见度**
2. **通过增长经验汇编互学互鉴培育公益慈善模式**
3. **将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视为战略资产，纳入国家战略的规划与统筹之中**

区域投资领域

共同的原则、实践、会议和其他定制的互学互鉴机制（将在最终报告进一步详细说明）

最终报告展望

行动号召：
在未来一年与研究计划携手共绘行动路线图，塑造未来十年。

这一切关乎更宏大的历史愿景。各国家和地区战略的成功，将推动我们共同迈向2050年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的宏伟目标。亚洲有能力成为引领全球的先行者，以不让任何人掉队、为下一代留下更美好世界为核心理念，探索出多元丰富的发展路径，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启示与借鉴。

亚洲各国基于自身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多样化公益慈善实践，本身就是人类文明互鉴的宝贵财富。通过携手合作、互学互鉴各自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如何服务于国家战略，可以不断提醒我们在技术、贸易、供应链、安全与能源转型等更广泛合作中的共同初心与深远目标。

本中期报告旨在梳理亚洲各国家和地区公益慈善经验与特色，为亚洲公益慈善事业交流提供平台，并为各国家和地区相关主管单位建言献策，以共同推动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发展。

我们诚挚期待各方在未来一年内与研究计划积极互动，就本报告的核心议题展开交流，共同探讨推动区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迈向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所需的行动路径与资源投入。相关讨论成果将融入研究计划2027年底最终报告中的行动路线图，共同描绘亚洲公益慈善事业的未来图景。



致谢

本研究计划的研究工作得以开展，离不开亚洲各国家和地区众多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与学者，以及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实践者和中介机构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各方提供并分享了有关亚洲公益慈善事业的数据与洞见。本报告两个附件共引用了280多个独立来源，共同为研究计划的研究与分析提供支撑。

研究计划尤其感谢为本报告直接提供洞见与观点的相关主管单位、学术研究人员、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实践者和中介机构。研究计划对所有参与研究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并根据需要进行了后续讨论。以下致谢名单包含截至本中期报告发布时同意公开署名的个人和机构[45]。对上述贡献者的致谢，并不表示其对本报告的准确性、内容、研究发现或建议承担责任，亦不意味着其认可本报告。任何错误或遗漏均由研究计划承担全部责任。

45 以下按个人姓氏以及未列明个人的机构或团队名称的英文（或拼音）首字母排序。

- **Mohamed Azam Abdul Aziz**,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Warees Investments
- **Professor Dr Waryono Abdul Ghafur**, Director of Zakat and Waqf Empowerment,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Direktur Pemberdayaan Zakat dan Wakaf, Kementerian Agama Republik Indonesia
- **Zulfirdaus Bin Abu Hassan**, General Manager, Asnaf Development Division, Lembaga Zakat Selangor
  Pengurus Besar, Divisyen Pembangunan Asnaf, Lembaga Zakat Selangor
- **Bhirawa Anoraga**, MA, PhD, Researcher, Social Trust Fund (STF)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 **Rizky Bianco**, Directora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Independenc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BAPPENA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Direktorat Kemandirian Sosial dan Ekonomi, Badan Perencanaan Pembangunan Nasional
- 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指数测量课题组**
- **Sh. Balamurugan D**, IAS, Joint Secretary, Ministry of Corporate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former CEO JEEViKA, Bihar Rural Livelihoods Promotion Society,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Government of India
- **Sh. Narendranath Damodaran**, National Anchor, National Coalition for Natural Farming; former Executive Director, Professional Assistance for Development Action (PRADAN)
- **Development Intelligence Unit Analytics**
- **Directorate of Social Assistance Funding Source Management (PSDS)**,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Direktorat Pemberdayaan Potensi dan Sumber Daya Sosial, Kementerian Sosial Republik Indonesia
- **Professor Amelia Fauzia**, MA, PhD, Professor,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Director, Social Trust Fund (STF)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Profesor, Fakultas Adab dan Humaniora,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Direktur, Social Trust Fund (STF)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 **Ferro Ferizka**, Senior Advisor to the Coordinating Minister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Coordinating Ministry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Staf Khusus Menteri Koordinator, Kementerian Koordinator Bidang Pembangunan Manusia dan Kebudayaan, Kemenko PMK Republik Indonesia
- **Mona Hammami**, Partner and Head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Oliver Wyman
- **Professor Nur Hidayati**, MA, PhD, Researcher, Social Trust Fund (STF)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 **Sri Hidayati**, MEd, Researcher, Social Trust Fund (STF)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 海南亚洲公益研究院院长**黄浩明教授**
-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日本民間公益活動連携機構
- **Kasikorn Research Center**
  บริษัท ศูนย์วิจัยกสิกรไทย จำกัด
- **Dinar Dana Kharisma**, PhD, Director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Independenc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BAPPENA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Direktur Kemandirian Sosial dan Ekonomi, Badan Perencanaan Pembangunan Nasional
- **Tatsuaki Kobayashi**, Professor and Senior Researcher, Center for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Tama University
  多摩大学サステナビリティ 経営研究所教授・主任研究員 小林 立明
- **Sh. Anish Kumar**, Transforming Rural India Foundation
-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蓝煜昕**

50

- 香港金融发展局高级经理（政策研究）**李恩如**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健教授**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马京晶教授**
- **Maliki**, PhD, Deputy Minister for Community Empowerment,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BAPPENA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Deputi Bidang Pemberdayaan Masyarakat, Kependudukan, dan Ketenagakerjaan, Badan Perencanaan Pembangunan Nasional
- **Sh. Aman Mittal**, IAS, Joint CEO, Maharashtra Institution for Transformation, Planning Department, Government of Maharashtra, India
- **Professor Burhanuddin Muhtadi**, MA, PhD, Executive Director, Indikator Politik Indonesia
- **Rungsun Munko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pert, Thai Health Promotion Foundation
  นายรังสรรร มันคง, 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ด้านวิเทศสัมพันธ์ สำนักพัฒนาภาคีสัมพันธ์และวิเทศสัมพันธ์, สำนักงานกองทุน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สร้างเสริมสุขภาพ
- **Srikrishna Sridhar Murthy**, Co-founder and CEO, Sattva Consulting
- **Professor Adil Najam**, Dean Emeritus and Professor, Frederick S. Pardee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 Boston University
- **Dr Amelia Nur Natasha Nazeri**, Research Fellow,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Islamic Social Finance, INCEIF University
- **Sh. Praveen Pardeshi**, Retd. IAS, CEO, Maharashtra Institution for Transformation, Planning Department; Chief Economic Advisor to the Chief Minister, Government of Maharashtra, India
- **Michele Petochi**, Advisor, Labor Market and Social Issues, Riyadh
- **Hendro Prasetyo**, PhD, Director, Indikator Politik Indonesia
- **Professor Dr Amir Shaharuddin**, Director,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Islamic Social Finance, INCEIF University
- **Sarah Shaw**,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Majra – National CSR Fund
- **Sh. Nagendra Nath Sinha, Retd.** IAS, Former Secretary,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Government of India
- **Social Impact, Technology & Transformation team**,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India LLP
- **Boonwara Sumano**, PhD, Senior Research Fellow, Thail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ดร. บุญวรา สุมะโน, นักวิชาการอาวุโส, สถาบันวิจัยเพื่อการพัฒนา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 易善数据创始人兼总裁**陶泽**
- **Sumit Tayal**, CEO, Give
- **Jinny Uppal**, Director and Head of Centre for Social Impact and Philanthropy, Ashoka University
-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创始院长**王振耀教授**
- Y**ayasan Waqaf Malaysia**
- 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张强教授**

研究计划同时衷心感谢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参与方及报告制作团队成员，感谢他们为本中期报告所做的贡献。

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参与方

合作机构

-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 Erth Zayed Philanthropies：**HE Dr Mugheer Khamis Al Khaili**、HE Amal Saleh Al Braiki、Dr Hamad Al Darmaki、Mariam Al Hosani、Karama Al Katheeri、Sufanah Hamza、Amy Smith、Zainab Al Mulla
- 开泰基金会（Kasikornthai Foundation）：**Kobkarn Wattanavrangkul**、Pipit Aneaknithi、Anan Lapsuksatit、Siwat Luangsomboon、Puthita Kachintorn
- 哈立德国王基金会（King Khalid Foundation）：**HH Princess Nouf Muhammad AlSaud**、Osamah Alhenaki、Rahaf Al Sanosi
- 皮拉马尔基金会（Piramal Foundation）：**Aditya Natraj**、Manmohan Singh
- 陈江和基金会（Tanoto Foundation）
- 塔塔咨询服务（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Shailja Mehta**、Balaji Ganapathy（前首席社会责任官）、Sunil Joseph
- 淡马锡基金会（Temasek Foundation）：**黄文雄（Ng Boon Heong)**、曾采依（Charina Chan)、吴亿骏（Goh Ek Jun)、王诲敏（Crystal Ong)、陈慧妍（Debbie Chan)、Audrey Sukotjo、林音绮（Lim Ying Kit)、陈萱霖（Chin Shuen Lin)
-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肖黎明**、张帆
-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梁卓伟**及其团队
- 日本财团（The Nippon Foundation）：**Ichiro Kabasawa**、Takehiro Umemura
- Yayasan Dompet Dhuafa Republika：**Ahmad Juwaini**、Bobby Porman Manullang、Haryo Mojopahit, Prasetyo Wibowo
- 哈桑娜基金会（Yayasan Hasanah）：**Siti Kamariah Binti Ahmad Subki**、Sharifah Norjumiza Binti Syed Agil、Aditi Malhotra、Danial Sharif Bin Mustaffa、Nur Shaadah Binti Zulkifli、Nur Dina Farhana Binti Zu

联合召集机构

- 公益慈善研究院（Institute of Philanthropy）：**辛保运**、郑颖怡、赵浩谦、朱丽盈、关芷宜、施美铃、温爱萍、王红、俞晓欣、岳峥洸
- 亚洲慈善大会（Asia Philanthropy Congress): **Masato Seko**（前高级总监, The Nippon Foundation)

研究秘书处

- 明丘（Voyage）：**洪伟龙**、陈芷琦、金宥利、孙文轩、Annu Mehta、孙维佳、赵莉清、萧晴之、苏媛、王碹意、郑以津、阮坤鸿、黄巧欣、刘熙雯、Kanishka Bhattacharya、华洛薇（Lola Woetzel）（高级顾问）

平台合作伙伴

- 亚洲公益创投网络（AVPN）：**Naina Subberwal Batra**

报告制作团队

- 编辑团队：Janet Bush、Colin Douglas、Anne Taylor
- 设计团队：Courtney Cox、Limika Nel
- 翻译团队：娄蓬勃及团队
- 印刷团队：黄镇康、徐爱伦

52

术语表

A. 研究计划定义的术语

- **协同机制（Collaborative infrastructure）：**能够建立信任，并促使政府、社会与市场三大引擎中的众多参与主体围绕共同使命有效协作的制度、机制、惯例与渠道。此类机制通常位于不同引擎之间的界面处，以推动高效且可规模化的协作。
  - **政府与市场界面（State<>market interface）：**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互动。例如，可通过公私合作平台和/ 或融资机制，激励私营部门投资流向欠发达地区。
  - **政府与社会界面（State<>community interface）：**政府主体与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例如，可通过数字平台使社区居民参与集体决策、反映问题，或就政府或社会组织服务供给提出反馈意见和建议。
  - **社会与市场界面（Community<>market interface）：**社会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互动。例如，可通过强村公司和农民合作社网络，将社区层面的生产者接入更广泛的市场价值链。
- **增长经验汇编（Growth playbook）：**各国家和地区为培育本土公益慈善模式而量身制定的方法与政策。研究计划在亚洲各国家和地区总结出12套增长经验汇编，可支持区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之间互学互鉴、相互启发。这些经验汇编涵盖五种公益慈善模式：（1）社区/ 社群主导型；（2）信仰驱动型；（3）企业主导型；（4）政府主导型；（5）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
  - **规模化增长经验汇编（At-scale playbook）：**六套已经实现规模化、每年推动至少10亿美元（约70亿人民币）资金性捐赠的增长经验汇编。
  - **新兴增长经验汇编（Emerging playbook）：**六套尚未实现规模化，但具有发展潜力，并能为亚洲各国家和地区提供借鉴的增长经验汇编。
- **行动路线图（Action roadmap）：**为支持区域性行动、推动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在未来十年助力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而提出的投资与行动战略机遇纲要。该路线图将纳入研究计划的最终报告。
-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Philanthropic ecosystem）：**研究计划所称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是指由五种公益慈善模式共同构成的本土生态系统。各国家和地区可立足自身实际，对其中不同模式有所侧重。
- **公益慈善（Philanthropy）：**研究计划将公益慈善定义为：超越财政或商业义务，为他人福祉而自主分配私人或公共资源。
- **公益慈善模式（Philanthropy models）：**研究计划依据不同参与主体来界定公益慈善模式。这些主体为他人福祉筹集和分配公益慈善资源与能力，无论是自主运营项目，还是向第三方提供捐赠。研究识别出共同推动本土捐赠的五种公益慈善模式：社区/ 社群主导型、信仰驱动型、企业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五种模式是根据亚洲各国家和地区面向不同参与主体、为公益慈善目的而培育资源与能力的收集与分配而量身制定的政策与方法（记录于增长经验汇编中），通过实证研究归纳得出的。
-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Public discretionary giving）：**政府引擎向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注入的新资源。其用途必须符合规定（用于财政职责之外的公共利益）且必须有健全的资金分配治理结构。

- **资源流（Resource stream)：**流入本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或在系统内部产生的、可明确识别且彼此有别的资金性或非资金性资源渠道。
  - **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流入（New philanthropic monetary inflows)：**新投入公益慈善用途的资金性资源，包括大众个人、企业、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以及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
  - **志愿服务时间（Voluntary time contributions)：**个人在不期待直接个人回报的情况下自愿贡献的时间，服务对象为其家庭或家族以外的组织、社区或个人。
  -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资产收益（Income from assets in philanthropic ecosystems)：**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内已有捐赠基金或资产，包括公益慈善组织资产和信仰类资产，所产生的收益。
- **三大引擎（Societal engines)：**大规模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包括政府、社会与市场。在亚洲，三大引擎均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 **捐赠来源（Sources of giving)：**公益慈善资源的原始来源，有别于下游接收、管理或分配相关资源的组织。捐赠来源包括大众个人、企业、超高净值人士和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
- **政府关联机构（State-affiliated institutions)：**本报告所称的政府关联机构，是指由政府出资或设立、负责筹集和分配公益慈善资源的机构。
- **潜在增长场景（Stories of possibility)：**由各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机构参照附件1“亚洲公益慈善模式增长经验汇编”，设想的通过有意识地培育公益慈善模式而实现捐赠规模增长的场景。

B. 通用术语

按公益慈善模式分类

社区/ 社群主导型

- **社区韧性（Community resilience)：**社区以可持续的方式应对、承受、恢复和适应自然灾害或经济冲击等不利情况的能力。
-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社区或社群成员所共享的网络、信任、价值观与规范，它们能够促进协调与合作，实现共同利益。

企业主导型

- **核心禀赋（(Core) assets and capabilities)：**企业可用以为公共利益作出贡献的核心资源与专业能力，包括产品及服务、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本、实体及基础设施、商业网络以及品牌资产。
- **企业故乡税（Corporate hometown tax)：**日本的一项税收激励政策，允许企业通过向符合支持区域振兴这一国家发展优先事项的项目捐赠以获得税收优惠。
-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指企业应当对其所处社会承担责任的理念。通常涵盖公益慈善、环境、伦理与经济等维度，即企业在追求利润之外，将社会责任实践纳入经营和决策[46]。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管和问责采取不同方式，从自愿自律（如日本）到以法律强制要求支出和信息披露（如印度2013年公司法）不等。
- **包容性商业（Inclusive business)：**在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为经济脆弱和边缘群体提供生计机会和/ 或扩大其获得基本商品与服务的途径的商业模式[47]。

46 Tim Stobierski, “What I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4 Type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Online*, July 10, 2026.
47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Inclusive Business at the Base of the Pyramid,” 2026年7月访问。

信仰驱动型

- **瓦克夫（复数：awqaf/ awkaf；单数：waqf/ wakaf）：**瓦克夫资产是通常被永久划拨用于宗教、公益慈善或公共利益目的的伊斯兰捐赠资产。资产产生的收入和回报可用于公益慈善目的，或按照瓦克夫契约的规定分配给受益人。由于该词存在多种拼写方式，本报告各国家和地区相关章节采用当地通行拼写。
- **信仰类资产（Faith-based assets）：**宗教组织或信仰团体为宗教、公益慈善或公共利益目的划拨的资产，例如瓦克夫资产。
- **自愿捐赠和施舍（Infak and sedekah）：**任何形式的自愿公益慈善捐赠。
- **宰牲仪式（Qurban）：**古尔邦节期间举行的一项宗教献牲仪式，作为敬主功修的一种形式。
- **开斋天课（Zakat fitrah）：**斋月结束时，每个有足够能力的穆斯林都必须缴纳的一种义务性捐赠（按每人一定数量的大米或主粮计算）。
- **财产天课（Zakat mal）：**一种年度义务性捐赠。穆斯林的财富超过最低门槛后，须按财富的2.5%缴纳。

政府主导型

- **休眠存款（Dormant deposits）：**账户持有人或法定继承人在法定期限内未领取的休眠银行账户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储蓄工具中的资金。因此，这些资金可以作为政府重新分配用于公共福利用途的资金来源。
- **彩票公益金（Lottery funds）：**从彩票收益中筹集并用于特定公共利益目的的资金。
- **配捐资金/ 配捐款（Matching funds/ matching grants）：**按照一定比例匹配非政府主体的公益慈善捐赠，以撬动更多资源投入的公共资金。
- **非营利化（Non-profitisation）：**将组织或资产从政府所有转移至非营利部门的一种做法。
- **特定税收（Ring-fenced levies）：**将征费收入指定专用于特定公共利益目的、不得用于政府一般性支出的征费。

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

- **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为一个富裕家族（单一家族办公室）或多个富裕家族（联合家族办公室）管理投资、财富规划、治理及相关事务的私人机构。
- **金融中心（Financial hub）：**银行、资产管理等金融活动高度集中的城市。
- **耐心资本（Patient risk capital）：**相较于财务回报，更重视长期影响的资本。

按国家和地区分类

中国

- **共同富裕（Common prosperity）：**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中国提出，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48]。
- **东西部扶贫协作（East-West Cooper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中国为减少贫困、推动共同富裕实施的一项重大政策。通过组织东部发达省市与中西部贫困地区开展结对协作，鼓励较发达地区以民间投资、社会帮扶和人才支持等多种形式提供支援[49]。
- **乡村振兴（Rural revitalisation）：**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七大战略之一。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包括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0]。
- **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sation）：**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团体是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法人；基金会是按照章程开展活动，利用捐赠财产从事公益事业的非营利性法人；社会服务机构是由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按照章程提供公益性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法人[51]。
- **央企（Cent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central SOE）：**由中国政府所有并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的企业。

印度

- **克若尔（Crore）：**印度数字计量单位，等于1000万（10,000,000）。
- **国家农村生计发展计划（Deendayal Antyodaya Yojana — National Rural Livelihoods Mission (DAY-NRLM)）：**印度政府农村发展部实施的旗舰减贫计划，主要目标是通过将贫困家庭组织为自助小组，并赋予他们可持续的生计机会和金融服务来减少农村贫困。
  - **邦农村生计发展计划（State Rural Livelihoods Missions （SRLMs））：**由政府支持、负责执行国家农村生计发展计划的邦级机构。
  - **自助小组（Self-help groups, SHGs）：**由10至20名社会经济背景相近的女性组成的团体，基于储蓄与信贷纪律、责任共担和同伴决策开展运作。
- **JEEViKA：**比哈尔邦农村生计促进协会（比哈尔邦SRLM）。
- **拉克（Lakh）：**印度数字计量单位，等于10万（100,000）。
- **十万克若尔（Lakh crore）：**印度数字计量单位，等于1万亿（1,000,000,000,000），即10万个克若尔。
- **MYRADA（Mysore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Agency）：**迈索尔安置与发展机构。
- **NABARD（National Bank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
- **PRADAN（Professional Assistance for Development Action）：**专业援助促进发展行动。

48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乡村振兴战略”，2022年7月13日更新。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社会组织”，2024年12月10日更新。

56

马来西亚

- **GDRN（GDRN）：**最初成立时名为“政府关联公司（GLC）和政府关联投资公司（GLIC）灾害响应网络”。2022年更名为“政联企业为国为民服务”，缩写仍为GDRN。
- **GEAR-uP（Government-linked Enterprises Activation and Reform Programme）：**政府关联企业激活与改革计划。
- **政府关联公司（Government-linked company，GLC）：**由政府关联投资公司（GLIC）或法定机构投资并控制，以开展商业活动为主要目的的公司[52]。
- **政府关联投资公司（Government-linked investment company，GLIC）：**马来西亚联邦政府投资实体，对其投资的公司（即GLC）持有控制性权益[53]。

其他术语

- **资产管理规模（Assets under management）：**投资管理人、金融机构或基金代表客户或受益人管理的资产总市值。
- **自下而上估算（Bottom-up estimate）：**汇总各个实体报告的数据而得出的估算。
- **公益慈善组织（Charitable organisation）：**为公益慈善目的而设立的非营利组织；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公益慈善目的的界定可能有所不同。
- **推演（Extrapolation）：**运用已有数据中观察到的比率、规律或基准，对更广泛的人口、数据时段或国家和地区中未被直接观察到的数值进行估算的过程。
- **捐赠（Giving）：**公益慈善捐赠。
  - **跨境捐赠（Cross-border giving）：**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进行的捐赠。
  - **本土捐赠（Domestic giving）：**捐赠人在其所在国家或地区内部进行的捐赠。
  - **正式捐赠（Formal giving）：**通过正式组织或实体进行的捐赠。
  - **实物捐赠（In-kind giving）：**以商品、产品、物资或其他有形资源而非资金形式进行的捐赠。
  - **非正式捐赠（Informal giving）：**不通过正式组织或实体进行的捐赠，包括直接向有需要者提供的捐赠，或通过可能未经登记的社区实体或宗教场所进行的捐赠。
  - **资金性捐赠（Monetary giving）：**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形式进行的捐赠。
  - **非现金贡献（Non-cash contribution）：**以非现金形式作出的捐赠，包括股份、实物、资产、能力和志愿服务等。
  - **宗教捐赠（Religious giving）：**向宗教组织或为宗教目的进行的捐赠，不包括个人购买宗教用品或材料。
- **治理架构（Governance architecture）：**系统或机构赖以运作的角色、问责、决策和协调的结构。
- **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旨在同时产生可衡量的社会或环境积极影响和财务回报的投资。
- **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增长（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growth）：**为社会所有群体创造机会并改善生活水平，同时保护环境资源，支持社会、经济和环境长期福祉的经济增长。其定义与范围可因国家和地区而异。
- **国家和地区（Jurisdiction）：**法院或政府机构可依法行使立法、行政或司法权力的领土范围。
- **最后一公里网络（Last-mile network）：**将服务、资源、支持和公益慈善贡献直接送达个人与社区的本地组织、机构和社区参与主体。

52 Government Investment Companies Division (GIC),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AQ),” Putrajaya: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PDF, 2026年7月访问。
53 GIC,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AQ),” 2026年7月访问。

- **大众个人（Mass individuals）：**构成社会公众的个人。
- **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sation，NPO）：**为公益慈善、社会或公共利益目的设立，而非以营利为目的并进行私人分配的组织。非营利组织是一个统称，并非单一法律形式；各国家和地区可能对具备此类特征的实体另有定义和/ 或规定具体法律形式。
- **分类法（Taxonomy）：**按照一套明确的类别和规则，对数据、概念或活动进行分类与归类的结构化框架。
- **三角验证（Triangulation）：**通过比较多个数据来源或计算方法所得结果，对估算进行验证、交叉核对并增强研究发现可靠性的过程。
- **超高净值人士（Ultra-high-net-worth individual，UHNWI）：**净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约2.2亿人民币）的个人。
- **志愿服务（Volunteering）：**个人在不期待直接个人回报的情况下自愿开展的工作或活动，服务对象为其家庭或家族以外的组织、社区或个人。
  - **正式志愿服务（Formal volunteering）：**通过正式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
  - **非正式志愿服务（Informal volunteering）：**在非正式或社区场景中开展的志愿服务。

附件1:
亚洲公益慈善模式增长经验汇编

目录

本附件概述 61

1 社区 / 社群主导型：数字化捐赠平台 63

2 社区 / 社群主导型：自助小组 69

3 信仰驱动型：积极的天课协调与制度化 73

4 政府主导型：政府关联机构 78

5 企业主导型：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 84

6 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社区影响伙伴关系 88

7 政府主导型：休眠存款 92

8 政府主导型：非营利组织化 98

9 企业主导型：企业核心禀赋 101

10 企业主导型：政府关联企业协作平台 106

11 企业主导型：企业故乡税 110

12 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家族办公室金融中心 114

本附件概述

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已梳理出亚洲各国家和地区已用于培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12套增长经验汇编，涵盖全部五种公益慈善模式：（1）社区/社群主导型；（2）信仰驱动型；（3）企业主导型；（4）政府主导型；以及（5）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

本附件概述了这些增长经验汇编：其中六种已达到规模化水平，每年推动的资金性捐赠至少达10亿美元（约70亿人民币）；另外六种尚处于发展初期，未达到规模化水平，但具有发展潜力，可为亚洲各地提供借鉴（图A1）。这些增长经验汇编并非详尽无遗，我们仅选取数据可靠且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有清晰借鉴意义的方案。

鉴于各国家和地区实际情况存在差异，这些增长经验汇编旨在为各方互学互鉴提供参考，而非可直接复制的模式。每套汇编均阐述了其重要性、提供概览，并分享所介绍国家和地区的关键经验；对已规模化的模式，还说明其促成条件。

如需了解具体细节，我们诚挚期待各主管单位与研究计划联系，探讨推动与相关同行开展互学互鉴对话。

尽管报告将增长经验汇编划分为规模化（已达10亿美元，约70亿人民币，或以上）和新兴两种类型，但必须认识到全部12套增长经验汇编仍处于动态发展与持续演进之中。同时，所有汇编均致力于提升公益慈善捐赠的实际影响力，而非仅仅关注扩大资金捐赠规模。

本附件中将首先介绍六个已规模化的运作模式，然后介绍六个新兴模式[i]。

i 本附件括号内金额为当地货币的美元及人民币等值金额。美元及人民币汇率基于相应数据周期计算。当数据周期跨两个日历年时，以涵盖月份较多年份的年平均汇率为准；当跨两年以上时，采用所有相关年份的平均汇率。汇率取自https://www.exchange-rates.org/。

图A1：

12套增长经验汇编中有6套的数据显示其每年推动的本土公益慈善捐赠超过10亿美元（约70亿人民币）

公益慈善模式	增长经验汇编	新兴 / 规模化（规模化指在至少一个国家或地区年规模达 10 亿美元或以上）
社区 / 社群主导型	数字化捐赠平台 中国，沙特阿拉伯	规模化
	自助小组 印度	规模化
信仰驱动型	积极的天课协调与制度化 印尼	规模化
政府主导型	政府关联机构 中国，泰国，阿联酋	规模化
	休眠存款 日本	新兴
	非营利组织化 沙特阿拉伯	新兴
企业主导型	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 印度	规模化
	企业核心禀赋 中国、印度	新兴
	政府关联企业协作平台 马来西亚	新兴
	企业故乡税 日本	新兴
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	社区影响伙伴关系 沙特阿拉伯	规模化
	家族办公室金融中心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	新兴

六套增长经验汇编数据显示其每年推动的本土公益慈善捐赠超过10亿美元（约70亿人民币）

1. 社区/社群主导型：数字化捐赠平台

该增长经验汇编的重要性

数字化平台正在重塑公益慈善事业，使捐赠变得更加快速、便捷且易于规模化。面向大众个人捐赠的数字平台提升了公众的参与度，并通过数据驱动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增强了公众对公益慈善领域的信任。近年来，数字化平台还展现出通过优化供需匹配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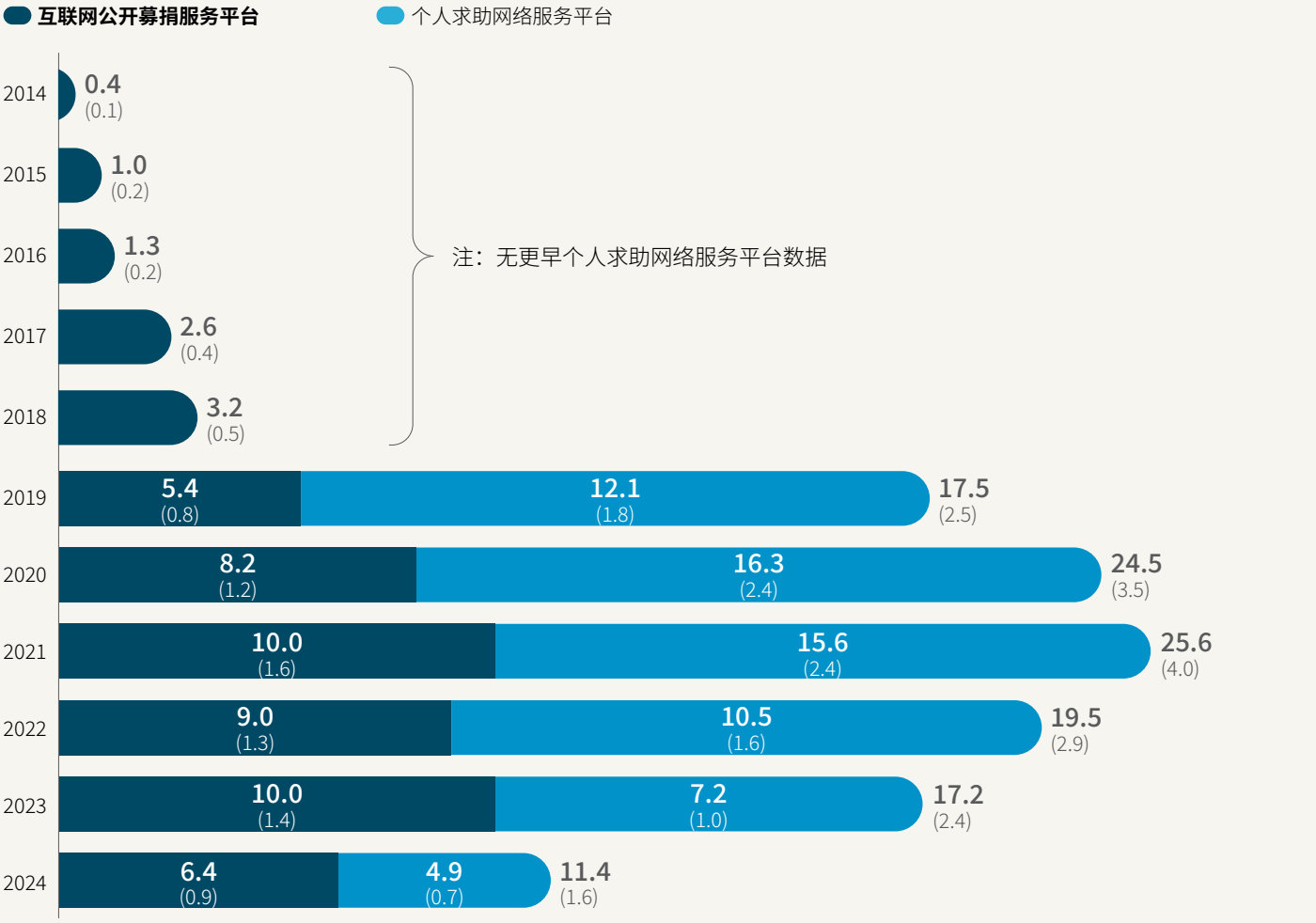
本汇编重点介绍中国和沙特阿拉伯（以下简称“沙特”）在数字化捐赠平台建设方面的实践经验，两个国家通过此类平台实现的年度捐赠额均已达到或超过10亿美元（约70亿人民币）（图A2），其探索历程与制度创新可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有益借鉴。数字化捐赠平台在亚洲地区已相当普遍。例如，印度Milaap自2010年以来已累计筹集超过240亿印度卢比（约2.575亿美元，18亿人民币），而成立于2000年的Give平台迄今已收到超过160万笔捐款，2025-26财年筹款总额达6亿印度卢比（约690万美元， 4950万人民币）[1]。在新加坡，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于2015年推出了giving.sg，这是一个由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支持的全国性一站式捐赠平台，2025年其筹款总额已达1.049亿新加坡元（约8030万美元，5.77亿人民币），创下该平台自推出以来的最高年度筹款纪录[2]。在泰国，Taejai和Cheewid平台分别于2014年和2021年推出，两者累计筹款额已超过5.992亿泰铢（约1780万美元，1.27亿人民币）[3]。

中国和沙特数字化捐赠平台概览

中国数字化捐赠兴起于21世纪初，并在企业创新的推动下实现规模化发展。大型科技公司依托其拥有数亿用户的超级应用程序，将公益慈善捐赠整合进更广泛的数字生态系统，如腾讯旗下的微信（2025年底拥有14亿用户）和蚂蚁集团旗下的支付宝（截至2025年4月拥有8.9亿用户）。民政部门则依法履行审核、备案和监督的角色，依据2016年颁布、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及相关配套监管规定，确保平台的公益导向并防止资金滥用[4]。目前全国共有29家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为公益慈善机构提供服务；此外，还有单独的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用于个人寻求医疗方面的经济援助（通常被视为非正式捐赠）。2024年，上述各类网络平台合计募集资金114亿元人民币（约16亿美元）[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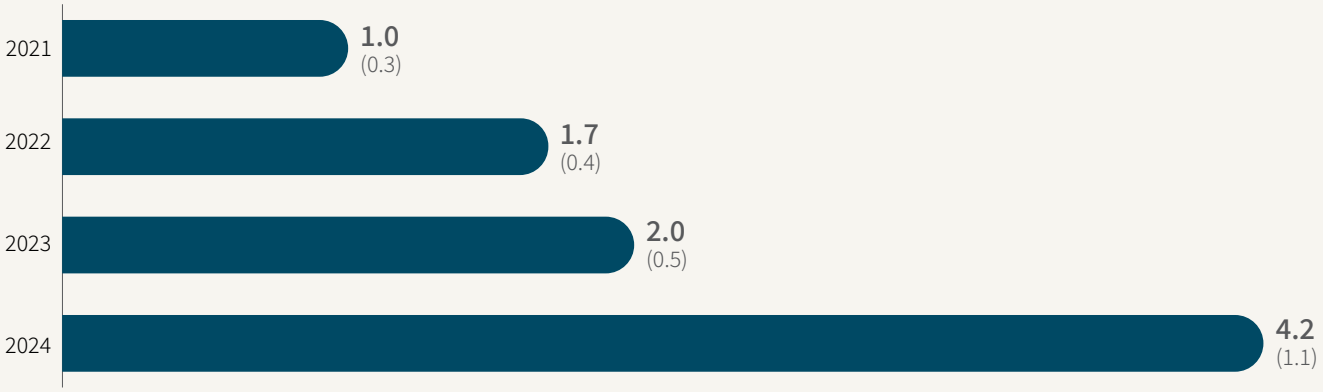
图A2：
数字化捐赠平台带来的大众个人捐赠增长

中国数字化捐赠平台年度捐赠额
人民币，十亿（美元，十亿）



资料来源：2014-2022年资料来自杨团、朱建刚主编，《2024年中国慈善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3月）。2023-2024年数据来自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及易善数据《中国慈善捐赠2024》（北京，2025年4月2日）及《中国慈善捐赠2025》（北京，2026年1月29日）。

沙特通过 Ehsan 平台的年捐赠额
里亚尔，十亿（美元，十亿）



资料来源：Ehsan国家公益慈善平台，“Statistic Dashboard”，访问日期：2025年7月。

在萨勒曼国王（King Salman）和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的领导下，沙特的数字化捐赠发展更加注重政府赋能。自2016年启动国家政策框架“2030愿景”以来，其至少已建立6个用于筹集善款的数字捐赠平台，其中部分平台专注于特定领域和使命，如Shefaa（聚焦医疗卫生领域）和Jood Eskan（致力于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6]。按募集资金规模计算，最大的平台是2021年3月启动的国家公益慈善平台Ehsan。2024年，Ehsan平台的年度捐赠总额已达42亿里亚尔（约11亿美元，80亿人民币）[7]。政府意在孵化这些数字化平台，并由非营利组织在未来独立运营。Jood Eskan便是一个例证，这一住房捐赠平台由国家发展住房基金会（Sakan）发起，如今是市政和住房部（Ministry of Municipalities and Housing）下属的独立非营利机构[8]。

上述平台的捐赠主力为普通民众，广泛的参与规模以及两国约8.2至12.3美元（约58至88人民币）的平均捐赠额均印证了这一点。截至2024年底，中国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累计带动超过600亿人次的网民参与爱心捐赠[9]。2024年，作为最大网络平台之一的旗舰筹款活动，腾讯“久久公益节”（原99公益日，2024年更名）公众互动人次突破7亿，捐款人次近4600万[10]。2023年“99公益日”的平均捐赠额约为58元人民币。这与Ehsan平台的数据相近，该平台2024年单笔平均捐赠额为46里亚尔（约12.3美元，88人民币）[11]。

发展条件

两国在数字化大众个人捐赠方面取得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两大条件：

首先，两国智能手机和数字支付渗透率均较高。2015年腾讯启动“99公益日”时，全国智能手机渗透率约为73%，许多城市地区已超过90%，全国移动支付用户总数达3.58亿[12]。同年，腾讯旗下的即时通讯应用微信，也是中国最大的即时通讯应用，月活跃用户达6.97亿，超过2亿用户将微信账号与银行卡绑定以进行移动支付[13]。截至2025年12月，中国的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已达到10.2亿，覆盖了全国70%以上的总人口[14]。沙特数字化程度同样较高，2024年智能手机渗透率约为92%。据沙特中央银行统计，同年近80%的零售交易通过电子支付完成[15]。

其次，既有的信任基础为数字捐赠平台提供了依托。在中国，这种信任基础植根于整个社会信用和文明水平的进步，是经济、技术、治理与文化四大支柱共同支持、相互促进的产物，如经济发展和公益慈善文化倡议激发了大众的捐赠能力和意愿，数字技术创新和政府在公益慈善领域的治理增强了捐赠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规范性[16]。这一环境，叠加用户对于微信和支付宝等平台的熟悉，促进了公众大规模参与

数字化捐赠。沙特民众对政府高度信任。例如，2026年《爱德曼全国信任度报告》显示，89%的沙特受访者表示信任本国政府会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一比例在调查所覆盖的28个国家中居于首位[17]。

可汲取的经验

1. **依托既有设施和信任基础进行建设。**拥有数字基础设施、支付系统和庞大用户群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利用这些条件迅速扩大大众个人捐赠规模。当此类平台由社区/社群或市场主体运营时，政府可与之合作。若尚无此类平台，而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较高时，由政府先行搭建平台，并将合规治理嵌入初始设计的策略或更为可行。

2. **通过用户体验设计使普通公民参与捐赠变得快捷、便利和有趣。**沙特的Ehsan平台使公众仅需10秒即可通过智能手机应用快速完成捐赠，极大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例如，2024年4月的斋月活动在24小时内就实现了超过100万次个人捐款，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18]。除了速度和便捷，中国互联网平台还鼓励用户以点赞、捐赠走路步数等行为，帮助捐赠信息扩大传播面，由企业等捐赠方按换算比例配捐资金，从而将用户行为转化为实际捐赠，使公益慈善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有趣体验，这称为“行为公益”[19]。例如，支付宝公益平台于2016年推出了“蚂蚁森林”。它将用户的日常行为，如步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选择电子车票等，转化为虚拟的绿色能量。收集到足够的能量，用户应用中就会生成一棵虚拟树，蚂蚁集团及其合作伙伴会相应在干旱地区种下一棵真实的树。截至2025年，蚂蚁森林已见证了7亿用户践行低碳生活方式，并种下了6亿棵真树[20]。一份2023年的报告指出，已有19家公益平台采用了类似的行为公益方式[21]。

3. **数字平台能够大幅提升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水平，有助建立信任。**数字化使捐赠者能够追踪善款流向，从而提升了透明度水平[22]。此外，平台还通过制定使用规范，并提供配套的财务管理和合规培训，提高了公益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标准。沙特Ehsan平台资格验证系统运用人工智能（AI），依托政府数据库信息识别资源需求并确定优先级顺序，进一步增强了捐赠者对资源流向真正有需要的群体的信心。

4. **将数字化捐赠平台作为更广泛公益慈善参与的入口。**大众捐赠数字化的价值不仅在于资金本身，还在于培育志愿精神和社区参与的文化。例如，沙特的全国志愿服务门户与国家身份数据系统对接，并将Ehsan平台功能扩展至记录志愿服务时长。该门户于2020年上线，在2024年动员了170万名志愿者，累计贡献志愿服务5900万小时，帮助沙特提前实现了“2030愿景”的志愿服务目标（即每年动员一百万名志愿者）[23]。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SSV）的“数字关爱平台”同样超越了单纯的筹款功能。它动员来自企业、本地商户或居民自身的资源，建立了一个将本地需求与可用公益慈善资源进行匹配的数字化对接机制。通过关爱卡、关爱金及其他数字帮扶工具，该平台能够支持非现金贡献，包括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和医疗服务、为癌症患儿提供支持、为孤独症人士提供社区融入服务、本地商户提供的折扣和物资，以及面向弱势群体的其他实物捐赠。该平台优化了资源向基层社区的流动以及在社区内部的配置效率[24]。

5. **平台治理和监管机制对于保障实践和维护信任至关重要。**中国《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的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进行，并可以同时在其网站进行。”其目的是建立行业统一的资金管理标准，并增强公众对公益慈善事业的信任。沙特阿拉伯的Ehsan平台在设计上即与政府数据库对接，降低了资金被滥用的风险。此外，其治理架构包括一个由不同政府机构和部委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有五个跨部委小组。这些小组在诸多方面协同合作，如战略审批、预算管理、伊斯兰教法合规、安全审计以及受益资格认定等[25]。

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和沙特均在探索拓展数字化手段的应用场景，将其延伸至鼓励和引导社区/社群主导型公益慈善捐赠之外的领域。三个前沿方向正在浮现。

其一，推动志愿服务从日常参与拓展至专业技能贡献。沙特平台已与国家身份系统关联，为精准匹配专业人士及其能力与社会需求，进而提升志愿服务的潜在价值奠定了基础。

其二，运用数字平台助力社区建设。例如，在农业农村部主导下，腾讯基金会开发了“善治美”（原“为村”）村级服务平台，使村民在参与本村事务时能够与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随时互动[26]。以四川为例，该平台将村级事务办理时长缩短了65%，重复性行政事务减少了40%，群众满意度提升至92.3%[27]。

其三，数字化公益平台正日益影响其他公益慈善模式。如上文所述，数字关爱平台已扩展家用电器等实物及服务捐赠。企业的核心能力贡献也有望通过数字平台实现匹配。例如，物流企业货拉拉推出了运力关爱卡，将其物流服务标准化，符合条件的弱势群体可以申领该卡，并通过数字关爱平台自主预约物流服务[28]。数字化带来的透明度、基于机器学习的需求评估，以及实时数据汇总与分析能力，有望使数字化公益平台逐步成为不同公益慈善模式的共同基础设施。

2. 社区/社群主导型：自助小组

该增长经验汇编的重要性

本增长经验汇编介绍自助小组（SHGs）。自助小组是印度农村一种重要的社区组织架构，为通常难以在“最后一公里”触达的农村家庭提供了有组织、可识别的自我赋权结构。自助小组具有双重作用：既能改变社区与政府、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也能促进社区/社群主导型公益慈善。结构化的储蓄信贷制度，以及成员相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信任和相互关怀。这些小组的功能往往会自然超越最初的储蓄信贷使命，延伸至社区/社群主导型公益慈善；成员贡献时间和资金，支持社区照护和社区韧性，在危机与灾害应对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印度自助小组概览

作为一种社区组织架构，印度发展成熟的自助小组加强了农村妇女与政府、市场之间的联系。对政府而言，自助小组既是“最后一公里”服务提供者和一线协助者，也可以承担问责审计，甚至成为正式承包方。例如，在安得拉邦，受过培训的自助小组妇女对全国旗舰农村就业计划在所有村务委员会的实施情况进行审计，每年发现的问题金额约达23.3亿印度卢比（约2800万美元，2亿人民币）[29]。在奥迪沙邦，“妇女力量计划”（Mission Shakti）将妇女自助小组纳入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承接的政府采购和服务合同金额接近500亿印度卢比（约6亿美元，43亿人民币），服务包括向公立学校提供校服和午餐、向医院供餐、管理平价商店，以及养护全邦约1万公里农村公路[30]。

自助小组还能使农村生产者以个人难以实现的条件进入市场，为印度一些大的合作社和农民生产者公司提供基础。例如，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由妇女主导、从事豆类、小米及其他农作物加工的生产者合作组织，营业额超过7.593亿印度卢比（约910万美元，6516万人民币）[31]在比哈尔邦，超过3.3万个自助小组家庭向邦乳业合作社供应牛奶，乳业净收入增长33.41%。被称为“动物之友”（Pashu Sakhi）的受训妇女还提供上门兽医服务，帮助维持可靠的乳制品供应链[32]。

作为一种公益慈善模式，自助小组成员超越了项目使命，为社区照护贡献时间、资金和实物资源。这些贡献在危机和灾害应对中最为突出。自助小组构成了印度规模最大、最受信任的农村应急网络。例如，2018年喀拉拉邦洪灾期间，由400多万名妇女组成的自助小组网络运营社区厨房、支持救灾安置点，清理近20万栋受灾房屋，帮助近3.9万个家庭恢复生活，发放3.5万余份餐食和食品包，并向邦救灾基金捐赠1.118亿印度卢比（约160万美元，1081万人民币）[33]。2019年奥迪沙邦遭受强热带气旋“法尼”袭击时，约700万名自助小组妇女协助疏散120多万人。2020年新冠疫情

暴发后，小组妇女运营的社区厨房每天为4.5万多人提供餐食[34]。在全国范围内，由自助小组主导的新冠疫情应对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妇女公民动员行动之一。自助小组生产了约2000万只口罩、5000套个人防护装备和11.5万升消毒液[35]。自助小组成员本身来自经济脆弱家庭，却仍超越储蓄信贷使命参与社区照护；其志愿服务时间往往意味着放弃有报酬的劳动。目前，国家和邦层面均未追踪这些贡献；研究计划估计，其每年至少包括201亿印度卢比（约合2.4亿美元，16.6亿人民币）的资金贡献，以及119亿小时志愿服务时间[36]。

截至2025年底，印度农村地区已有1亿多名妇女加入900多万个自助小组，并进一步联合组成50多万个村级组织和33590个集群级联合会[37]。成员已覆盖接近一半的农村家庭，项目的覆盖面和职责范围仍在继续扩大[38]。

发展条件

印度自助小组的成功得益于三个条件。

其一，印度拥有实力较强的社区组织，在政府向全国推广之前，已经对自助小组模式进行了试点并降低了相关风险。早在20世纪80年代，迈索尔安置与发展机构（MYRADA）、专业援助促进发展行动（PRADAN）等社区组织便将农村妇女组织成小型储蓄信贷团体，作为摆脱高利贷剥削的替代选择，并证明贫困妇女能够储蓄、偿还贷款和有效实行自我管理。

其二，既有的农村银行基础设施为原先无法获得银行服务的妇女进入银行体系提供了激励和制度保障。自助小组—银行联结模式能够运行，得益于印度具备三项条件：（1）密集的农村银行网点；（2）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NABARD）这一开发性金融机构，负责锚定项目并降低商业性公共银行和私人银行的参与风险；（3）优先领域贷款规范，使银行愿意为农村妇女提供服务。

其三，印度政府和多个发展伙伴提供了长期、多方融资，尤其是世界银行适应性项目贷款。这些资金支持连续多个阶段的制度建设，使自助小组在扩大职责范围的同时，能够在全国范围实现规模化发展。

可汲取的经验

1. **在引入外部信贷之前，先在自助小组内部建立信任和财务纪律。**自助小组由社会经济背景相近的成员组成。内部储蓄信贷活动既培养储蓄和还款纪律，也在集体问责机制下积累共同资本。只有在小组至少运行六个月，并证明其遵守“五项原则”（Panchasutra），即定期会议、定期储蓄、内部借贷、按时还款和账簿及时更新之后，才会引入正规信贷。自助小组还必须通过邦政府规定的评级评估。

2. **跨行政和经济集群建立三级联合架构，为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支撑。**在印度，先将每个由10—20名妇女组成的自助小组联合为包含10—20个小组的村级组织，再由15—25个村级组织组成集群级联合会。这样的联合架构使小型团体获得了与银行谈判、承接政府和市场采购合同、开展审计并管理公共资金所需的总体规模。

3. **由公共领域最高层级机构锚定信贷联结，为主流银行降低风险并实现贷款标准化。**政府扩大了自助小组—银行联结计划（SHG–Bank Linkage Programme），并由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负责锚定。该行的核心职责，是为主流银行开展自助小组贷款降低风险并统一标准。它在印度储备银行的优先领域贷款框架内制定运作指南，向参与银行提供再融资，并为供需双方的项目推广和能力建设提供资金。这使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能够以可行方式向贫困农村妇女发放无抵押贷款，也使这些妇女得以获得此前无法触及的主流资本。

4. **拥有专业人员的自治实体保障了项目交付质量。**印度政府农村发展部设立国家农村生计发展计划（NRLM，现为DAY-NRLM）及邦级的邦农村生计发展计划（SRLM），作为负责自助小组使命的自治机构。这些机构登记为社团法人，配备独立的首席执行官和任期较长的合同制专业人员，使其免受一般短期行政任职和调动的影响，能够实施多年期战略。

未来发展方向

为实现“发达印度2047愿景”（Viksit Bharat 2047），印度政府提出三个方向，推动自助小组从以减贫和小额储蓄为主的机制，转变为更有力的农村创业推动者。

第一，政策日益注重帮助自助小组妇女摆脱脆弱、仅能维持生计的生产活动，转向更可持续、收入更高的经营活动。印度财政部在2024—2025年度临时预算中，将“农村妇女致富计划”（Lakhpati Didi）倡议的目标由2000万名妇女提高到3000万名。该计划旨在通过多元化农业、非农和服务业生计，使自助小组妇女家庭能够持续实现每年至少10万印度卢比（约合1200美元，8582人民币）的收入[39]。支持内容包括生计规划、技能与创业能力建设、融资、技术、市场准入和价值链对接。此外，印度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部的Udyam Assist平台帮助非正规微型企业办理登记，其中包括符合条件的自助小组成员经营企业。登记使这些企业能够获得优先领域贷款优惠、参与政府招标并取得机构信贷担保，从而走向正规化。

第二，自助小组体系日益数字化，使社区机构和贷款方都能更有效地利用小组记录。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的e-Shakti最初是一项数字化试点，将自助小组的财务和非财务记录电子化，改善簿记，并通过管理信息系统帮助银行作出更充分的信贷决策。除e-Shakti外，国家农村生计发展计划和邦农村生计发展计划也在建设更广泛的数字系统，用于生计规划、监测和普惠金融。这些系统可以提高项目管理和信贷决策所需信息的可获得性，并支持农村妇女更广泛地融入正规数字经济。

第三，自助小组在地方治理、农业价值链发展和农村经济整体增长中承担更多领导角色。这与印度政府最高公共政策智库——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的政策定位及国家农村生计发展计划的框架相一致；两者均强调从“妇女赋权”转向“妇女主导的发展”[40]。

说明：本增长经验汇编聚焦印度农村经验，但研究计划涉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契合本土情境、从本土实践中发展出来的社区团体模式。例如，新加坡的“民间自发团体”（ground-up groups），是个人为开展有益社区的自主项目或倡议而自愿组成的团体；它们通过互助与自助，为脆弱社区实施创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41]。淡马锡基金会的OSCAR基金是一项支持这些民间自发倡议的微型公益慈善基金，由早期曾由淡马锡信托管理的oscar@sg基金扩展而来。自2020年以来，OSCAR已支持420多个项目，动员3000多名志愿者，惠及100多万人[42]。为进一步培育社区/社群主导型创新，新加坡政府近期还设立了5000万新加坡元（约3910万美元，2.7亿人民币）的“新加坡伙伴关系基金”，支持民间自发倡议建立可持续的能力并产生持久影响[43]。

3. 信仰驱动型：积极的天课协调与制度化

该增长经验汇编的重要性

财产天课（*zakat mal*，通常简称*zakat*，即天课）是伊斯兰教法规定的一种义务性捐赠，旨在通过收入再分配减轻贫困[ii]。天课在穆斯林社群中具有深厚的文化与历史根基。本增长经验汇编讨论政府对天课的统筹协调与制度化，以同时发挥正式和非正式征收、分配方式的优势。

推动制度化的常见做法，是发展遵循专业标准、持有许可的正式机构。这为以更具战略性和规模化的方式汇聚资源、实施项目创造了机会，并可与通常提供即时救助、更加本地化的基层生态系统形成互补。各国家和地区理想的制度化路径与程度不尽相同，但可以确立一个共同目标：充分发挥正式机构和基层参与主体各自的互补优势，使其都能有效服务国家发展优先事项。

印度尼西亚天课统筹协调与制度化概览

印度尼西亚对天课捐赠的统筹协调与制度化，是培育伊斯兰公益慈善模式的一个国家范例，可供其他国家和地区思考。印度尼西亚将财产天课与其他多种伊斯兰捐赠一并监管和管理，包括自愿捐赠和施舍（infak and sedekah）、开斋天课（zakat fitrah，即斋月结束时的义务性捐赠）、宰牲仪式（qurban，即古尔邦节期间的献牲），以及其他宗教性社会资金。本增长经验汇编中的“天课”统称上述各类捐赠。

印度尼西亚于1999年和2011年建立的监管框架，形成了管理天课捐赠的双重制度体系。该体系以印度尼西亚国家天课管理机构（Badan Amil Zakat Nasional，BAZNAS）和天课管理机构（Lembaga Amil Zakat，LAZ）为支柱：前者是国家天课主管机构和政府征收机构；后者是由社区发起、正式登记并取得许可的非政府机构[44]。这些机构向宗教事务部（MRA）负责，必须达到一定的专业管理标准，例如提交审计报告[45]。国家和省级机构汇聚大规模天课资金，设计支持国家战略的项目，包括着眼于长期生计改善、以减贫为目标的社区赋权计划[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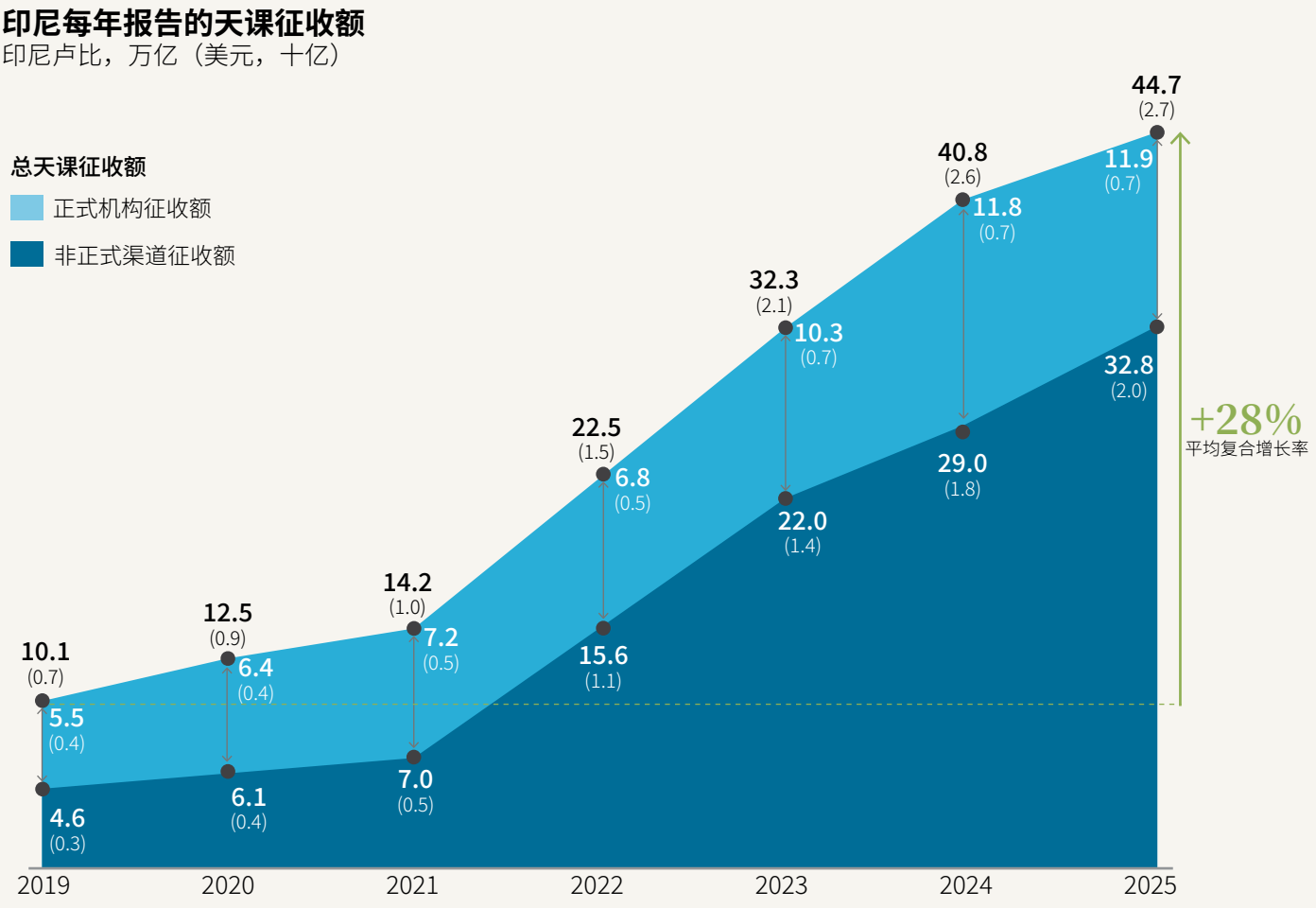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清真寺、小型礼拜场所（musholla）和居民社区中的天课委员会等基层参与主体，拥有较高的本地信任度且贴近社区。因此，一些捐赠者自然更倾向于选择这些渠道；这些参与主体也能够深入了解社区需求，及时提供符合本地实际的援助[47]。印度尼西亚国家天课管理机构通过外联工作和登记天课征收点（Unit Pengumpul Zakat，UPZ），在基层参与主体与正式体系之间搭建桥梁。截至2025年8月，清真寺的天课征收点超过4万个，村庄或城区基层行政单位（kelurahan）的天课征收点达到12500个[48]。这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但要实现全面覆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ii 根据伊斯兰教法，穆斯林的净财富在完整的伊斯兰历年度内超过最低门槛时，必须按其用于投资或商业目的的财富总额的2.5%缴纳财产天课。

据印度尼西亚国家天课管理机构的官方统计，上述努力使2025年报告的天课征收总额达到44.7万亿印度尼西亚卢比（约195亿人民币），较2019年实现28%的年均增长（图A3）。

2025年，正式机构征收额占报告捐赠总额的27%[49]。非正式渠道占报告征收额的较大部分，反映出基层活动的庞大规模。不过，报告数字仍未完全涵盖经由非正式网络流转或直接给受益对象的捐赠。

图A3：
统筹协调与制度化推动印尼报告天课征收额增长



资料来源：印度尼西亚国家天课管理机构(BAZNAS)、《国家天课管理报告》(National Zakat Management Report) (2020-2025)
说明：非正式渠道征收额依据表外数据计算。

2026年，印度尼西亚宗教事务部与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合作，了解包括天课在内的伊斯兰捐赠总体规模和模式，为资源配置政策指引及不同类型参与主体的发展战略提供依据。这项投入体现了政府对数据驱动政策制定的重视。2026年1月至2月，双方开展了一项覆盖8360名受访者的全国公众调查；机构调查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进行。公众调查结果表明，2025年天课的实际规模可能高达309.5万亿印度尼西亚卢比（约188亿美元，1350亿人民币），远高于图A3所示报告征收额44.7万亿印度尼西亚卢比（约27亿美元，195亿人民币）[iii]。公众调查结果指出，推进统筹协调与制度化的主要机会包括完善信息报告，以及优化发挥基层参与主体作用的方式。

发展条件

印度尼西亚的三项社会条件，推动天课的非正式和制度化形式实现规模化与增长。

其一，社区互惠和信仰驱动型社区公益慈善传统深深扎根于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群体；该群体约占全国人口的87%[50]。“Gotong royong”是意为“互助合作”的一种文化传统，建立在社区互惠、信任、社会义务和精神归属等价值观之上。这种传统在印度尼西亚广泛存在，并强化了信仰实践[51]。

其二，自20世纪70年代起，宗教参与日益广泛，大学中的伊斯兰运动是推动因素之一[52]。穆斯林学生团体依托校园清真寺这一重要场所，发展出有组织的“达瓦”（dakwah，意为“宣教与教育”），推动受过教育的穆斯林更深入地参与宗教生活[53]。随着这些人在职业生涯中逐步走上更具社会影响力的位置，他们也推动宗教实践，包括公益慈善，更广泛地融入日常生活。

其三，印度尼西亚社区/社群主导型组织规模庞大、实力较强，并且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正式天课法律出台前就已非常活跃。例如，分别成立于1912年和1926年的群众组织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MU）和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latul Ulama，NU），长期作为地方社区的社会福利机构，管理天课并提供社会服务[54]。此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广泛社会需求，促使Human Initiative、Rumah Zakat Indonesia等社区/社群主导型伊斯兰公益慈善组织应运而生[55]。

iii 309.5万亿印度尼西亚卢比这一数字与中期报告研究发现3所列总额不同，因为该数字不包括瓦克夫（伊斯兰捐赠基金）；在印度尼西亚，瓦克夫通常与天课分开管理。

可汲取的经验

1. **与植根文化传统的基层中介机构合作，需要更有耐心、更具针对性的方式。**要改变历史悠久、融入社区的实践，需要时间和持续投入。尽管2011年天课管理法要求管理天课的组织取得许可，但印度尼西亚并不处罚未获许可的基层参与主体，使其能够继续为体系创造价值，并获得调整的空间和时间[56]。与此同时，天课征收点的登记机制为基层参与主体与正式生态系统合作提供了制度安排；它们只能作为征收单位开展工作，但组织和报告要求更加简化[57]。相关方面还在不断完善基层合作方式，即将开展的机构调查也将对此进行探索。

2. **在正式生态系统设计中同时纳入政府机构和社区机构，可以发挥两者各自的优势。**作为政府设立的天课监管和管理机构，印度尼西亚国家天课管理机构通过整合数据，为掌握全国天课征集规模的整体情况做出了贡献[58]。它还通过国家天课指数等工具监测天课管理质量；该综合工具评估印度尼西亚国家天课管理机构及天课管理机构的治理、运营绩效和社会经济影响[59]。天课管理机构依托社区网络和较短的决策链，能够灵活行动，在天课管理创新中发挥关键作用，率先探索数字化平台、企业合作和天课关联投资模式等实践。例如，2014年，Yayasan Dompet Dhuafa Republika与数字支付平台iPaymu合作，引入移动二维码征收天课，在当时属于开创性举措。随后几年，其他机构陆续引入类似机制，包括印度尼西亚国家天课管理机构在2017年采用相关方式，慈善机构LAZISNU则于2019年跟进[60]。天课管理机构也在持续推进数字化征收创新。例如，Rumah Zakat于2025年开始提供基于加密货币的捐赠和天课服务[61]。Yayasan Dompet Dhuafa Republika还与印尼马来亚银行（Maybank Indonesia）合作，使缴纳者可以通过关联银行账户自动定期缴纳天课[62]。

3. **政府设立的机构适合在全国层面衔接并协调政府工作。**印度尼西亚国家天课管理机构推出多项以减贫为重点的国家旗舰计划。其中，ZMart计划通过资金援助和能力建设，支持城市地区由“天课受益人”（mustahik）经营的微型零售企业。2023年至2025年，ZMart支持了4588名受益对象，取得的主要成效包括：224名参与者转变为“天课缴纳者”（muzaki），653人的生活水平超过最低生活标准（had kifayah），734人脱离国家贫困线[63]。印度尼西亚国家天课管理

机构也与政府主导项目协作。在政府“民众学校”（Sekolah Rakyat）计划中，一些住在不适居住房屋中的参与家庭，因为房屋建在并非其所有的土地上，难以获得政府住房援助。该机构利用天课资金为这些家庭提供房屋修缮费用，弥补了这一缺口[64]。

未来发展方向

宗教事务部致力于持续提升整个生态系统的绩效和协调水平。对于正式机构，重点之一是加强天课管理员（amil）的能力与专业化。2025年，印度尼西亚约1.2万名天课管理员中仅约6%取得认证；宗教事务部近期因此推出多项计划，加强其技术和管理能力[65]。

对于在正式报告体系之外运作的参与主体，加强联系与互动是当前优先事项。现阶段的一个重点，是简化天课征收点设立所需的监管和行政要求，增加天课征收点的数量[66]。这有助于扩大天课征收的社区覆盖面。作为宗教事务部与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合作的一部分，即将开展的机构调查将聚焦基层参与主体，力求为政府如何更好地与其合作、发挥其贡献提供洞见。

从更广泛的层面看，改善不同公益慈善模式之间的协调，最大限度发挥其对国家发展优先事项的贡献，仍是一项持续任务。印度尼西亚宗教事务部天课与瓦克夫赋能总监Waryono Abdul Ghafur教授在公众调查新闻稿中表示：“伊斯兰公益慈善在印度尼西亚蕴藏着巨大潜力。未来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一潜力转化为可持续、可优化的实践，使其在扶贫济困、社区经济赋能、教育发展及人道援助项目中惠及更广泛的群体[67]。”这与印度尼西亚国家发展规划部（BAPPENAS）的方向一致。该部致力于加强公益慈善与政府工作的协调，共同支持国家长期发展愿景“黄金印尼2045愿景”（Golden Indonesia 2045）。

4. 政府主导型：政府关联机构

该增长经验汇编的重要性

减贫、气候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等事关全民的跨领域挑战，需要多个部门协同应对。政府关联机构可在动员和协调公共与私人资源，服务国家发展优先事项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政府背景赋予此类机构公信力和合法性，有助于其跨越部门壁垒开展工作并协调推动国家发展优先事项。

此类政府关联机构广泛存在于亚洲各国家和地区，因此本汇编可能是整个区域中最具互学互鉴价值的增长经验之一[iv]。

中国、泰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政府关联机构概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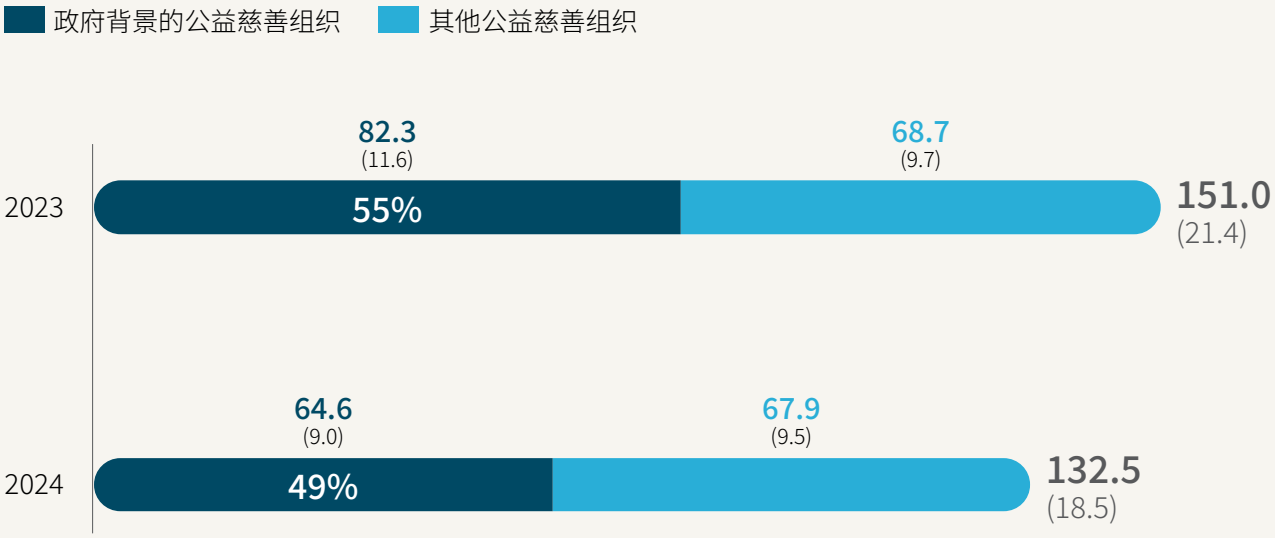
中国、泰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阿联酋”）政府关联机构的实践展示了这些机构如何服务国家发展。中国的范例展示了此类机构如何依托其政府背景所赋予的合法性，从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界调动大量资源。泰国的健康促进基金会（Thai Health Promotion Foundation，ThaiHealth）则展示了一个通过有效的公共卫生项目与倡议以应对全民健康问题的范例。阿联酋的实践展示了属地化模式如何基于对社区需求的深刻理解，汇聚并引导公益慈善资源。

在中国，具有公益慈善目的的政府关联机构被称为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Government-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GONGOs），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参与者。2024年，此类组织共接收社会捐赠646亿元人民币（约90亿美元），占全部公益慈善组织捐赠收入总额的49%（图A4）。早期，这些组织主要承接来自海外和港澳台捐赠，也在国内运用行政优势进行劝募。随后逐渐转向凭借其政府背书吸引企业和个人捐赠[68]。例如，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于2000年主动提出取消国家行政事业编制，不再进行行政化募捐。到2024年，其大部分捐赠已来自非政府渠道，以企业为主[69]。

iv 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设有类似政府关联机构。例如，印度的国家农村生计发展计划（NRLM）和邦农村生计发展计划（SRLM），在主报告和本附件的增长经验汇编2中均有提及。阿联酋除了本增长经验汇编中介绍的属地化机构外，还设有更多类型的政府关联机构。一些国家和地区还设有宗教性质的类似机构，例如本附件增长经验汇编3中讨论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天课管理机构（BAZNAS）和马来西亚的州伊斯兰宗教理事会（State Islamic Religious Councils）

图A4：
中国公益慈善组织近半数捐赠收入经由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募集

中国按捐款接收组织类型划分的捐赠总额
人民币，十亿（美元，十亿）



注：2023年前无此类细分数据。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和易善数据，《中国慈善捐赠2024》（北京，2025年4月2日）及《中国慈善捐赠2025》（北京，2026年1月29日）。

由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募集的资金往往通过模式创新为国家战略提供财政预算之外的支持。例如，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响应国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与县级政府合作在部分村庄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百美村庄项目）。该项目中，基金会负责募集资金进行民宿建设与当地人才培养，县级政府提供配套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改善。截至2025年12月，该项目已筹集捐赠资金3.6亿元人民币（约5300万美元），并获政府配套资金14.1亿元人民币（约2.1亿美元），此外还吸引私人资本和当地居民投资7.7亿元人民币（约1.2亿美元），项目资金总额达25.3亿元人民币（约3.8亿美元）。该项目共惠及17个省的50个村庄，约23万名村民[70]。

在泰国，为公益慈善目的而设立的政府关联机构被称为自治公共组织（autonomous public organisations，APOs），依据1999年《公共组织法案》设立[71]。其中一个成功范例是根据2001年《健康促进基金会法案》成立的泰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其资金来源于对烟草和酒类征收的2%消费税专项附加[72]。自成立以来，该基金会年均筹集资金达约42亿泰铢（约1.31亿美元，8.5亿人民币）[73]。

通过扮演两重角色，该基金会为国家降低了民众健康风险的努力作出了贡献。

首先，基金会协调并促进跨部门的多元利益相关方共同应对公共卫生挑战。在控烟工作中，其资助并协调了由研究人员、倡导者、学校和地方政府组成的网络，支持无烟公共宣传、警示标签和广告限制等措施。在酒精消费、道路安全、含糖饮料消费和心理健康等其他公共卫生议题上，基金会也扮演了类似角色。在法案通过后的20年间（2001-2021年），基金会助力将成人吸烟率从25%降至17%，成人饮酒率从33%降至28%[74]。

其次，凭借良好的政府关系和与私营部门对话时相对中立的立场，基金会作为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桥梁，支持政策改革。以泰国对含糖饮料征税为例，基金会促成了财政部、食品监管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学术研究人员以及食品和饮料行业之间的协商。各方就分阶段实施该税种达成一致，这促使该国每日人均糖摄入量从2016年的27茶匙下降至2022年的25.4茶匙[75]。

在阿联酋，设立于各酋长国层面的属地化政府关联机构将公益慈善资源聚合起来，引导向本地发展优先事项。社会贡献管理局（Authority of Social Contribution，Ma'an）是阿布扎比政府接收和配置社会捐款的官方平台[76]。迪拜于2024年在社区发展局（Community Development Authority，CDA）下设立了功能类似的迪拜社区贡献基金会（Dubai Community Contributions Establishment，JOOD）[77]。

这些平台汇聚来自企业、高净值人士和瓦克夫（伊斯兰捐赠，awqaf）等多种渠道的捐款，并投向特定的社会领域[78]。为鼓励企业参与，Ma'an与有资质的公共机构合作，为捐赠者提供税收减免、国内价值评估计划（National In-Country Value Program）认证以及政府采购流程中的加分等服务[79]。此类机构与传统公益慈善中介机构的区别在于，其能与负责了解社区需求的酋长国级政府部门之间紧密协作。Ma'an以社区发展部（DCD）制定的优先事项为指导。后者定期开展生活质量调查，以识别不同群体的发展需求[80]。这使Ma'an能够基于数据精准识别社区需求，引导捐赠流向最需要的领域。这种以需求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模式，结合平台对透明度的承诺，增强了企业和个人捐赠者的信心，使其相信资源能够切实用于经核实的社区需求。

发展条件

中国和泰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为此类机构的出现创造了制度空间。在中国，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体制改革的直接产物[81]。由政府部门发起设立，在可控的监管框架下运作[82]。此后随着改革不断深化，2000年后启动的去行政化改革逐步推动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机构在人事和财务等方面与政府脱钩[83]。2016年《慈善法》建立了全面的法律框架，推动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逐步形成在依法监管下自主运作的发展道路，为当前的运作模式奠定了基础。在泰国，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中央集权化行政体制在应对复杂社会问题方面的局限性，促使该国于1999年颁布《公共组织法》，启动了政府放权改革，并创设了“自治公共组织”这一法定组织类型[84]。

阿联酋以酋长国为基础的联邦结构是属地化机构发展的关键背景。Ma’an和JOOD均脱胎于这一结构。Ma’an作为阿布扎比“明天21”（Ghadan 21）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而成立，该计划为期三年，投入500亿迪拉姆（约136亿美元，940亿人民币），旨在提升阿布扎比的竞争力[85]。同样，JOOD作为“迪拜社会议程33”（Dubai Social Agenda 33）下的一项举措推出，该议程致力于建立社会保护与赋权体系，促进人道主义事业发展并推动志愿服务活动[86]。

可汲取的经验

1. **治理结构设计和领导层任命可以平衡政府背景与独立决策地位，从而提升公信力。**此类机构的价值取决于其能否同时维持在政府和民间组织中的公信力。泰国健康促进基金会由泰国总理担任董事会主席，确保了跨部门权威和高层政治背书；同时，来自法律、教育和社区发展领域的八名独立专家与九名部委代表共同组成董事会，防止任何单一部委的优先事项主导决策[87]。中国的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倾向于由退休高级政府官员担任负责人，这有助于赢得国家信任，也有助于机构深入理解政策走向[88]。在阿联酋，Ma’an在社区发展局下运作，后者提供战略方向并进行需求评估，平台则拥有项目选择和资金配置上的自主权[89]。

2. **明确的与政府部门职能的边界，以避免职能重叠或职责膨胀。**泰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便是一个典型例证。泰国公共卫生部负责监管医疗服务、国家卫生健康目标以

及政府卫生基础设施。健康促进基金会的使命则被明确界定为全民健康促进、资助研究网络，以及就烟草、酒精和健康饮食等议题促成跨部门协商。换而言之，公共卫生部负责治疗疾病，而泰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则致力于疾病预防[90]。这一边界使泰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得以跨部门运作，而不与卫生部的核心监管和服务职能重叠或冲突。

3. **政府关联机构可充分利用专业优势优化公共政策。**政府关联机构专注于扶贫、教育、卫生和环境等特定领域，通过持续研究、数据基础设施和一线实践积累了深厚的专业知识。其政策建议往往来自于跨越经济与政策周期的长期研究，因而具有较高公信力，能够提升公共决策的有效性。例如，泰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依托大学开展的酒精和烟草研究，为2008年《酒精饮料管制法》和2017年《烟草制品管制法》出台提供了实证基础[91]。在中国，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自2015年起便在农村地区实施婴幼儿早期照护干预项目。过去十年来，已有近10万名儿童受益于该项目，这开始促使地方政府对0至3岁婴幼儿的早期发展给予更多关注。贵州毕节、青海海东以及西藏已将儿童早期发展纳入当地的“十四五”或“十五五”规划。湖南省古丈县甚至已将婴幼儿早期照护指导所需经费纳入其财政预算[92]。将此类专业知识正式纳入政策制定流程，可使其影响力远超该等机构的直接公益慈善支出。

4. **政府关联机构能够推动专业化能力建设，有效赋能更广泛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例如，泰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在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中，致力于提升社区自身，包括社区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大学，改善公共健康水平的能力，从而打造了一个强大的生态系统。如今，该系统已足以独立促进公共卫生改善[93]。在阿联酋，Ma’an通过其Ma’an社会孵化器积极支持社会企业和本地非营利组织。通过为每个初创企业提供最高20万迪拉姆（约54,460美元，37万人民币）的种子资金、定制化技术研讨会和导师指导，Ma’an帮助它们成长为能够为社区发展优先事项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的可靠合作伙伴[94]。这些政府关联机构培育起一个由有能力的行动者构成的更广泛生态系统，实现了远超自身直接公益慈善支出的影响力。

未来发展方向

展望未来，随着国家发展优先事项的演变，政府关联机构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方向。

第一，持续强化自身专业能力。在中国，一些大型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已为其他组织树立了榜样。例如，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中基透明指数（衡量基金会自律、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水平）中均获得满分100分[95]。然而，整个行业的专业化发展仍需时日，尤其是对基层的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而言。慈善会系统作为拥有最广泛网络的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之一，正在提升其基层慈善会组织内部能力，其中一些基层组织尚未达到被认定为慈善组织的标准[96]。

第二，在大规模资源调动能力之外，展示持久的影响力。阿联酋提供了清晰的例证。Ma'an正在积极开发基于成果的融资机制，如社会影响力债券和协议，将捐赠的分配与可衡量的成效挂钩，而非仅与活动数量或规模挂钩。以这种方式展示可衡量、可问责的改变，有助于维护平台公信力[97]。在泰国，泰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在控制吸烟、酒精和含糖饮料消费方面成效显著，并展现出将工作扩展至更新、更复杂且持续演进的领域的能力，如作为健康决定因素的公众参与和资源可及性[98]。

5. 企业主导型：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

该增长经验汇编的重要性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企业主导型公益慈善的一种常见形式，建立在企业对其运营所在社区负有责任这一原则之上。本增长经验汇编考察印度依法要求符合条件的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做法。上一财年满足以下任一门槛的企业，均适用该项法定要求：净资产至少50亿印度卢比（约合6000万美元，3.7亿人民币）、营业额至少100亿印度卢比（约1.2亿美元，7.3亿人民币），或净利润至少5000万印度卢比（约60万美元，365.8万人民币）[99]。这一经验最适合正在考虑建立或扩大企业社会责任强制要求的国家和地区借鉴。例如，印度尼西亚依据2007年第40号法律，已要求从事自然资源相关业务的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沙特阿拉伯也在“2030愿景”下提出扩大私营部门的使命。

印度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概览

2014年，印度成为最早强制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国家之一[v]。根据印度2013年《公司法》第135条，符合条件的企业必须将此前三个财年平均净利润的至少2%用于经批准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v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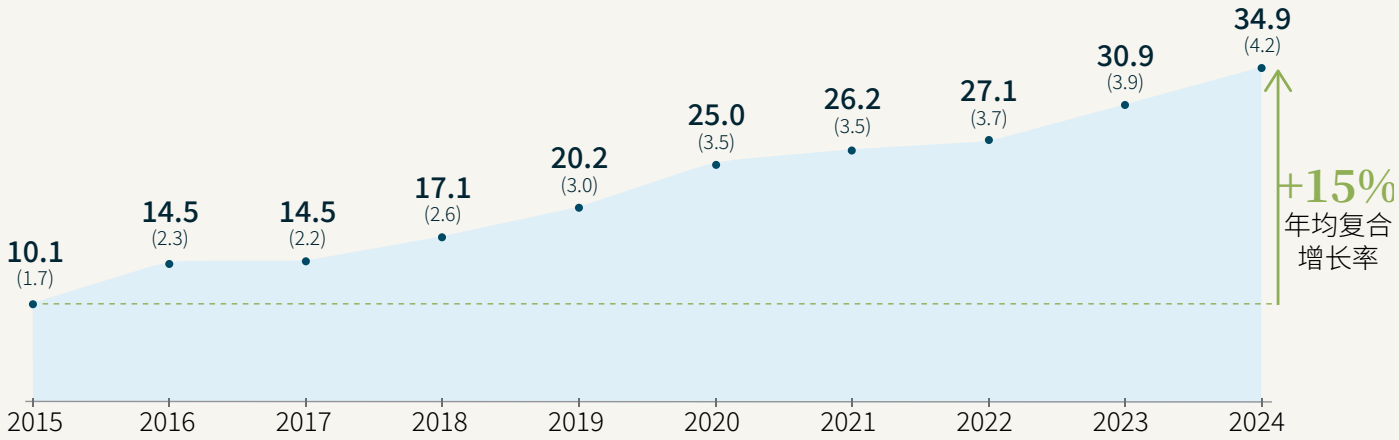
印度的实践表明，只要制度设计保持足够灵活、具备机构支持并与私营部门合作，企业社会责任强制要求就能在全国范围内动员私营部门认同和捐赠。实施十年内，符合条件的企业数量增加近两倍，超过2.7万家；企业社会责任支出为零的企业比例从55%降至16%，目前有56%的企业超过2%的基准。近400家未在法定要求范围内的企业也在自愿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捐赠。2024财年，企业社会责任支出约达3490.9亿印度卢比（约42亿美元，299亿人民币，图A5)[100]。

v 本增长经验汇编中，所列年份均指财年结束年份。例如，2014年代表2013—2014财年。

vi 《公司法》附表七允许企业社会责任支出用于：消除饥饿、贫困和营养不良；医疗卫生、环境卫生和安全饮用水；教育、职业技能和生计；性别平等、妇女赋权、孤儿和老年人支持及减少社会经济不平等；环境可持续性、生态保护和动物福利；国家遗产、艺术、文化、图书馆和传统手工艺；支持武装部队、中央武装警察部队和中央准军事部队的退伍人员、遗孀及其家属；体育；指定的政府救灾与福利基金；政府支持的研究、孵化器和公共研究机构；农村发展；贫民窟地区发展；灾害救援、恢复和重建；以及认购社会证券交易所的零息零本金工具。

图A5：
印度法定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支出增长

印度企业社会责任年支出
印度卢比，千亿（美元，十亿）；年份指财年结束时



资料来源：印度政府公司事务部（Ministry of Corporate Affairs），“企业社会责任数据”，访问日期：2026年6月。

主要发展条件

印度具有数百年的捐赠传统，现代制度化公益慈善则兴起于19世纪末。早在19世纪90年代，包括巴贾吉（Bajaj）、比尔拉（Birla）、戈德瑞吉（Godrej）和塔塔家族（Tata families）在内的知名商业家族，就在教育、医疗卫生、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等领域设立并支持重要公益慈善机构。印度也拥有规模足够大、具备盈利能力的企业基础。除上述背景外，印度制定具有实质意义的2%企业社会责任强制要求，还得益于三项关键条件。

第一，政府具备主导并指导实施的机构能力。印度公司事务部（MCA）负责该项制度，包括合规问责和数据管理。公司事务部下属智库印度公司事务研究院（IICA）通过研究、培训与能力建设以及召集利益相关方，为实施工作提供指导。这一双重结构既提供合规监督，也为大型企业和行业组织确定方向。

第二，印度此前已经存在按比例捐赠的先例。2010年，即法定要求出台前四年，公共企业部（DPE）发布中央公共部门企业（CPSEs）正式企业社会责任指南，针对不同企业引入与利润挂钩的分级计算公式[vii]。因此，2014年制度从中央公共部门企业扩展至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时，按比例捐赠并不是一个全新概念。

第三，印度拥有具备社区触达能力和信任基础的可靠实施伙伴生态系统。例如，一项2017年的研究考察了在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上市、市值最大的100家企业，发现50%的公共部门企业完全通过外部机构实施企业社会责任项目[101]。近期一项2025年行业调查显示，76%的企业受访者更倾向于通过社区组织和其他实施机构合作，相比之下，16%使用企业社会责任基金会，8%直接实施项目[102]。

这些发展条件影响了制度设计，推动全国范围的认同，并赋予印度企业社会责任强制要求以持久生命力。

可汲取的经验

1. **将企业社会责任设计为企业参与国家建设的责任，而不是向企业征收的一种税。**这一思路体现在两项关键决定中。第一，通过多轮迭代的共同设计和广泛利益相关方磋商，较早形成参与感和认同。第二，将范围广泛的相关活动与国家发展优先事项相结合，同时保留企业自主选择投资领域的权利。

2. **分阶段实施合规要求，为企业建立内部体系留出空间。**2014—2018年的“遵守或解释”阶段，允许未达到年度2%门槛的企业公开说明原因而不受处罚，使企业有时间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建立团队、合作伙伴关系和数据系统。

3. **在制度中纳入保护小型企业的机制。**首先，印度规定以三年平均利润为计算基础，避免某一阶段的利润骤增，在未来利润存在不确定性时触发捐赠义务，这对小型企业尤其重要。第二，小型企业的合规要求较低。例如，捐赠义务不足500万印度卢比（约6万美元，36.6万人民币）的企业，无需在公司董事会层面设立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第三，在行业提出异议后，程序性违规不再承担刑事责任，改为处以合理罚款。最后，制度为企业通过符合条件的政府基金、大学或集合型载体开展捐赠提供了便捷入口，帮助项目设计和实施能力有限的企业参与其中。

vii 具体标准为：税后利润不足10亿印度卢比（约7300万人民币）的企业，按利润的3%—5%支出；利润为10亿—50亿印度卢比（约7300万—3.7亿人民币）的企业，按2%—3%支出，最低为3000万印度卢比（约219万人民币）；利润超过50亿印度卢比（约3.7亿人民币）的企业，按0.5%—2%支出。

4. **制度设计需要同时兼顾合规要求和社区成效。**例如，审计门槛等合规机制可能促使企业选择大量分散、风险较低的项目。不过，印度允许将为进行中项目预留的未支用资金结转至此后三年内使用，而不必收回，这正在鼓励企业进行长期投资。例如，在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中，转入指定“未支用企业社会责任账户”的资金在两年内几乎翻倍：从2023财年1296家企业的164.3亿印度卢比（约2.1亿美元，14.1亿人民币），增至2025财年1549家企业的322.3亿印度卢比（约3.9亿美元，约27.7亿人民币）[104]。资金绝对额及其占年度支出比重同时提高，说明企业越来越多地利用这一规定，将企业社会责任安排为多年期项目，而非单一年度支出。

未来发展方向

印度继续对这一增长策略进行迭代以寻求持续改进，并作出了两项新的调整。第一，2026年《公司法（修正）法案》拟将企业社会责任适用的净利润门槛从5000万印度卢比（约60万美元，365.8万人民币）提高到1亿印度卢比（约120万美元，约731.5万人民币），其他标准保持不变，即净资产50亿印度卢比（约合6000万美元，3.7亿人民币）或营业额100亿印度卢比（约1.2亿美元，7.3亿人民币）。这可能减少该类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支出总量，但可以保护年度利润较低或波动较大的小型企业。第二，另一项立法允许企业通过印度社会证券交易所（SSE）的零息零本金工具（ZCZP），配置最多10%的企业社会责任支出[viii]。社会证券交易所对项目挂牌和成效报告的严格要求，可以帮助更多实施组织赢得企业社会责任资金提供方的信任并获得资金，同时使企业方便地找到经过核验的投资项目。

该法实施后的第一个十年，即2014至2024财年，仅上市公司累计投入就达到1.2万亿印度卢比（约175亿美元，1150亿人民币），证明企业社会责任资金可以实现规模化动员[104]。

展望下一个十年，印度的关注重点正从“支出了多少”转向“带来了什么改变”。2025年和2026年的官方信息均体现出这一转向。在公司事务部和印度公司事务研究院2025年10月举办的“企业社会责任日”活动上，公共企业部提出应设定清晰目标、可衡量指标和明确里程碑，并开展成效评估，以展示企业社会责任资金投入所产生的切实影响。2026年2月，公司事务部在议会确认，平均企业社会责任义务至少达到1亿印度卢比（约120万美元，731.5万人民币）的企业，必须对价值1000万印度卢比（约12万美元，73.2万人民币）及以上的已完成项目开展独立成效和影响评估，并在企业年度报告中同时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及影响评估结果。

viii 零息零本金（ZCZP）工具是在社会证券交易所挂牌、为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筹集公益慈善资金的证券。与传统债券不同，这类工具不支付利息（零息），也不向投资者返还本金（零本金），因此是一种受监管的公益慈善捐赠机制，而非金融投资。

6. 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社区影响伙伴关系

该增长经验汇编的重要性

本增长经验汇编介绍沙特阿拉伯如何在政府与富裕个人及家族之间策划建立伙伴关系，支持能够产生社区影响的项目。

沙特阿拉伯的经验表明，政府共同投资、可靠的项目储备和社会认可等非财务激励，可以有效推动超高净值人士开展大规模个人捐赠。超高净值人士是指净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约2.2亿人民币）的个人。对于希望探索税收激励之外路径、培育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公益慈善的国家和地区，这一经验最具借鉴意义。

沙特阿拉伯社区影响伙伴关系概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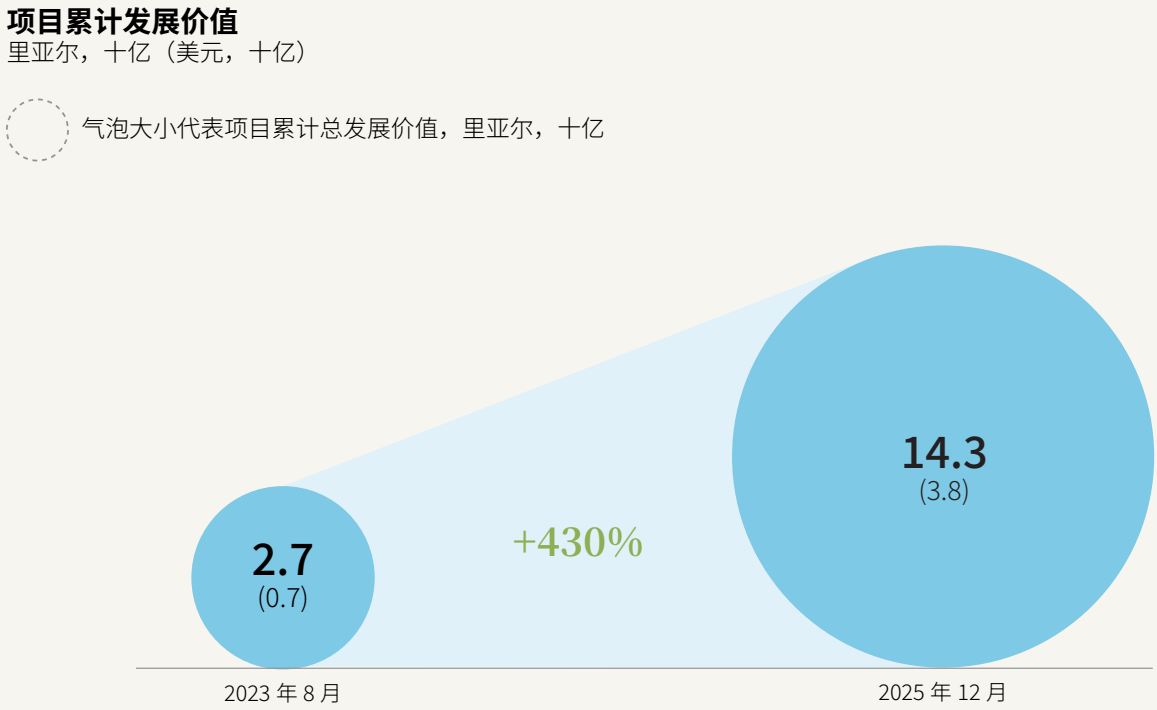
2023年，沙特阿拉伯政府启动全国性萨哈（Sakhaa，意为慷慨）计划，将富裕个人的公益慈善资金引导至高影响力发展项目，以支持社区。萨哈计划最初设定的目标，是在实施后的五年内推动200亿里亚尔（约53亿美元，337亿人民币）的发展项目资金，并将最低捐赠额设为3000万里亚尔（约800万美元，5470万人民币）。

筛选能够回应真实社区需求的发展项目，是这一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60多个政府机构参与其中，由人力资源与社会发展大臣主持。该部下属社区发展局（CDA）利用“热力图项目”（Heat Map Project），整合多项数据，呈现不同地区的需求和优先事项，例如某城镇需要透析中心、某郊区需要残障康复中心、某社区需要老年人社区中心，或某村庄需要一所中学[105]。

政府共同投资和社会认可进一步激励富裕个人作出贡献。例如，在捐赠覆盖初始建设成本后，由政府承诺长期运营医疗卫生设施，增强了捐赠者对项目价值和可持续性的信任。社会认可的形式包括王储致敬、以萨勒曼国王命名的勋章以及荣誉博士学位等[106]。

截至2023年8月，即计划启动后三个月内，萨哈计划所支持项目的发展价值已达27亿里亚尔（约7亿美元，51亿人民币）[107]。到2025年底，38名超高净值人士参与捐赠，项目累计发展价值达到143亿里亚尔（约38亿美元，274亿人民币，图A6），相当于2025年阶段性目标的154%[108]。截至2025年底，萨哈计划已支持63个项目，其中22个已经完成；项目惠及48.3万余人，并与60家公共和私人机构协调创造1万多个就业机会[109]。

图A6：
萨哈计划项目累计发展价值显著增长



资料来源：沙特通讯社(SPA)，萨哈计划促成捐赠者在沙特各地区实施总额超140亿里亚尔的发展项目(截至2025年底)”， 沙特通讯社，2026年1月26日；Argaam，萨哈计划助力在3个月内实施总值27亿沙特里亚尔的项目”，Argaam，2023年8月26日。

发展条件

这一增长经验汇编的关键发展条件，是存在数量可观、愿意参与公益慈善捐赠的富裕个人。2022年，沙特阿拉伯估计拥有1.1万名超高净值人士，财富总额约为13691亿里亚尔（约3646亿美元，2.45万亿人民币）[110]。这些个人财富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等大型项目补充公共预算；在“2030愿景”提出宏大目标的背景下，相关项目的需求不断增加[111]。

第二项发展条件是政府开展数据整合与汇总，从而能够以数据为依据识别社区需求。负责萨哈计划的人力资源与社会发展部（HRSD），承担前述热力图的编制工作，以识别缺乏社会保护服务的优先地区；这是“2030愿景”国家转型计划下的一项举措[112]。明确的机构问责也强化了这些工作：该部下属社区发展局的职责明确包括满足沙特阿拉伯各地的发展需求[113]。

可汲取的经验

1. **在启动阶段获得官方背书与支持，有助于建立信任和合法性。**萨哈计划由沙特阿拉伯政治领导层倡导并支持，支持者包括国王、王储、首相和内阁[114]。

2. **政府与超高净值人士以伙伴身份共同投入，可以加快项目实施并提高可持续性。**沙特阿拉伯政府为项目提供与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互补、且部分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资源。例如，政府提供支持项目实施的赋能资金，以减少资源和行政障碍；支持发展机会可行性研究；协助项目取得法定许可；免费提供有补贴的土地；并对项目成本给予税费和关税减免[115]。政府还从一开始便承诺承担已完成项目的长期运营责任，为可持续运作提供清晰路径。例如，地方卫生主管部门承诺运营通过该计划建成的所有医疗卫生设施。

3. **将捐赠者与符合其特定兴趣的项目相匹配，可以有效提高捐赠意愿。**对各地区发展需求和国家发展优先事项的全面热力图分析，能够呈现不同地点和议题上的真实需求。因此，匹配机制可以明确考虑捐赠者希望支持特定地区或议题的意愿[116]。例如，人力资源与社会发展部在萨哈计划下，与奥赛姆父子慈善基金会（Abdullah Bin Saleh Al Othaim and Sons Charities Establishment）签署了七份谅解备忘录。这些协议支持在沙特各地建设和扩建多项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布赖代（Buraidah）法赫德国王专科医院（King Fahd Specialist Hospital）的谢赫・阿卜杜拉・奥泰姆肝脏与器官移植中心（Sheikh Abdullah Al Othaim Center for Liver and Organ Transplantation）[117]。

未来发展方向

萨哈计划启动三年后仍处于第一阶段。该计划已经超额实现2025年的阶段性目标，并在持续扩大所动员的捐赠规模及支持项目的范围。

尽管萨哈计划目前实施的项目大多聚焦于医疗设施建设，但已识别出的发展机遇表明，未来可增加对更广泛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包括老年照护设施，以及为残障人士、唐氏综合征人士和孤独症人士提供服务的专业中心[118]。项目也在从政府综合设施内部建设，转向发展和扩建非营利设施，例如癌症早期筛查中心、孤独症中心，以及为非政府组织提供培训和运营支持的组织发展中心。这些拓展显示，萨哈计划的长期目标是为更广泛的发展优先事项作出贡献。

六套增长经验汇编数据显示其每年推动的本土公益慈善捐赠超过10亿美元（约70亿人民币）

7. 政府主导型：休眠存款

该增长经验汇编的重要性

休眠存款是指账户持有人或法定继承人在法定期限内未领取的休眠银行账户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储蓄工具中的资金。因此，这些资金可以作为政府重新分配用于公共福利用途的资金来源。

全球至少有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休眠存款制度，通常通过国库或政府控制的其他机制，将资金用于公益目的[ix]。本增长经验汇编聚焦日本的休眠存款制度。日本采取了另一种独特路径：通过独立的私人中介机构分配相关资源，用于公益目的。

日本休眠存款制度概览[x]

日本于2016年12月通过相关法律（2018年1月生效），规定将闲置满10年及以上的银行存款用于“促进私营部门开展公益活动”[119]。日本具备推行这一政策的有利条件：储蓄文化浓厚、金融资产规模庞大，而且财富过度集中在55岁及以上人群手中。政府2019年开展的一项家庭调查发现，该年龄群体持有全国70%以上的金融资产；各年龄群体的金融资产中，存款占比均为60%—70%[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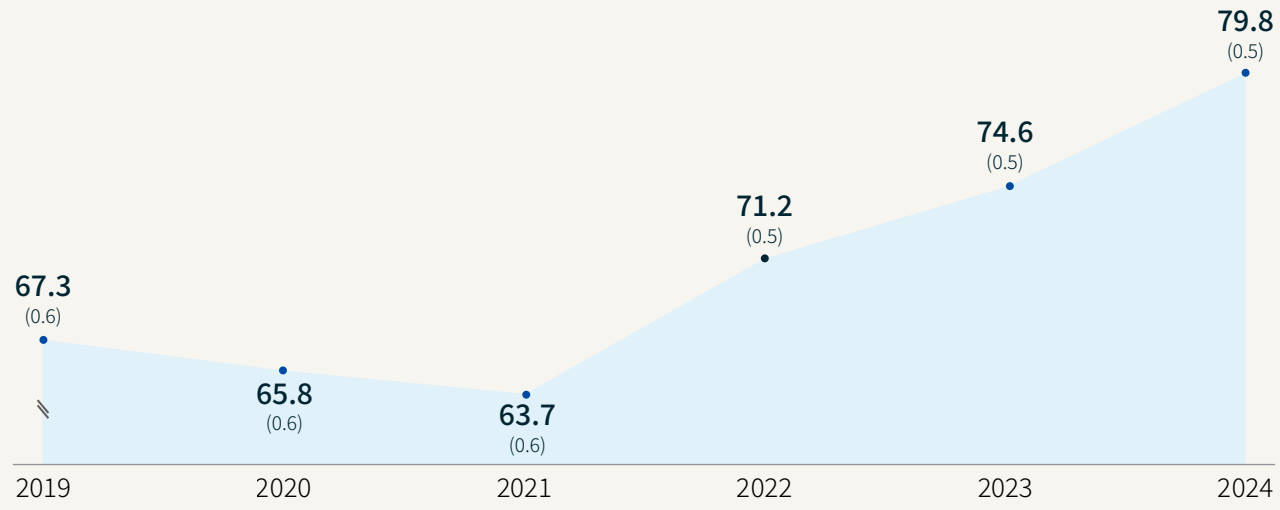
日本将休眠存款称为公共资金，认为其休眠后应当返还社会[121]。相关法律承认，在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等社会经济状况预计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一些社会问题难以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对，因此休眠存款应当用于优先议题[122]。这些议题包括支持儿童和青年、帮助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人群，以及应对地方社区社会活力下降所造成的社会难题，如本地就业下降[123]。在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推动下，日本

ix 这1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巴哈马、比利时、加拿大、爱尔兰、日本、新西兰、韩国、英国和美国。
x 除非另有说明，本增长经验汇编中所称完整年份均指财年开始年份。

公益活动网络（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JANPIA）于2018年成立；2019年1月，该机构被选定为指定运用机构，负责分配资金，以发挥只有私营部门才能实现的运作灵活性和机动性，以及私营部门独有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124]。

2019年，经由日本公益活动网络预留用于资助的休眠存款为673亿日元（约6亿美元，42.6亿人民币）；到2024年，这一数额增至798亿日元（约5亿美元，37.9亿人民币，图A7；按人民币/美元计算的金额下降，是因为同期日元兑人民币/美元贬值）。

图A7：
经由日本公益活动网络预留用于资助的休眠存款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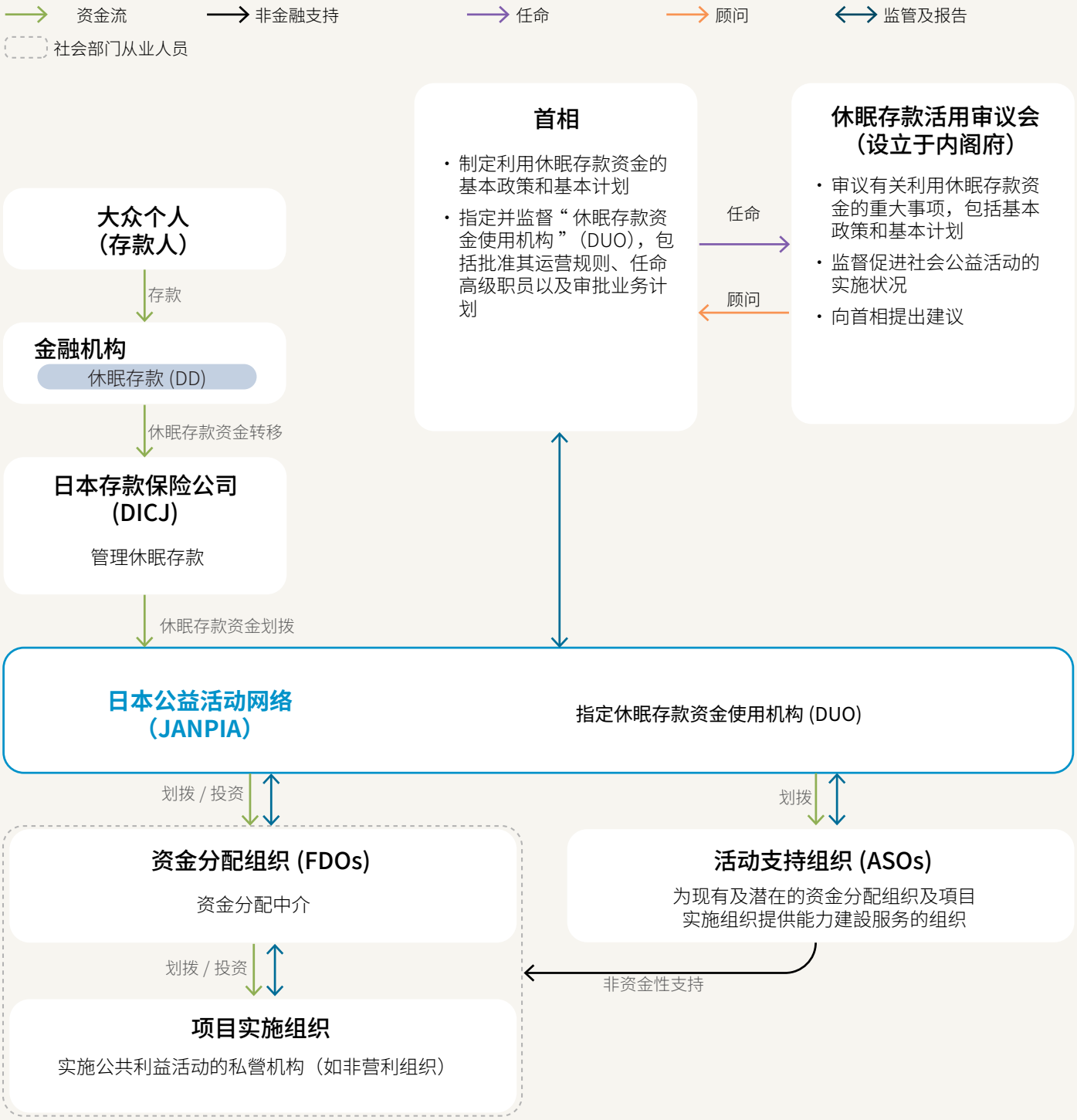
說明：以美元計算的金額下跌，反映出同期日元兌美元貶值。
資料來源：日本存款保險公司(DICJ)，“財務報表及相關文件”，日本存款保險公司(2019-24財年)，訪問日期：2026年7月。

可汲取的经验

1. **独立的私人中介机构具有独特优势，可以支持非政府参与主体解决社会问题。**日本的制度创设了指定运用机构（DUO）这一角色，使其同时作为资金提供方和体系建设者来促进民间公益活动[125]。制度设立之初即决定，政府对休眠存款使用的介入应保持在最低限度，以发挥私营部门的智慧与创造力[126]。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公益活动网络获选为指定运用机构，利用私人组织的灵活性、创造力和创新能力，推动复杂社会挑战的创新型、可规模化解决方案，补充政府工作[127]。截至2026年4月，日本公益活动网络已经支持资金分配组织（FDOs）和活动支持组织（ASOs）开展269个项目，并支持项目实施组织及其他公益活动组织开展1601个项目[128]。

2. **治理和运作架构必须清晰透明，才能建立并维持公众信任。**考虑到资金原本属于账户持有人（公众），而且制度选择了利用私人参与主体，日本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清晰的治理体系以赢得公众信任（图A8）。政府提供法律框架、监督和问责机制；日本公益活动网络、资金分配组织和项目实施组织则在识别社会问题、落地解决方案方面发挥主导作用[129]。在顶层，首相负责总体监督，批准日本公益活动网络的运作规则、人员任命和业务计划。内阁府下设休眠存款活用审议会，为首相提供咨询；该委员会审议休眠存款使用的重大事项，并就制度战略方向提出建议[130]。日本存款保险公司（The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Japan）负责管理日本存款保险制度，从金融机构收取休眠存款，管理认领准备金，并将资金转给日本公益活动网络[131]。日本公益活动网络负责配置资金并监督资金分配组织；资金分配组织主要负责选择、资助和支持在一线实施项目的项目实施组织。此外，该制度从一开始就纳入透明度和公共信息披露安排。例如，日本公益活动网络通过官方网站和休眠存款活用平台（Kyu-Plat），向公众广泛提供入选组织、受资助项目和资源配置等信息。集中式数字报告系统使公众能够清楚了解休眠存款资助项目的完整生命周期[132]。

图A8：
休眠存款治理和管理体系



注：基本政策包括利用冻结存款资金的意义和目标、有关此类利用的基本、相关标准和程序，以及成果评估的实施。根据基本政策，基本计画包括年度资金说明、利用目标、选择专案实施组织、资金分配组织活动支援组织的标准和程序，以及成果评估标准。

资料来源：日本法务省，《关于利用休眠存款促进民间公益活动的法律》（2016年法律第101号），日本法律翻译资料库系统，2026年7月8日访问；日本公益活动网络(JANPIA)，《休眠存款的利用》，PDF宣传册，2026年7月8日访问；日本内阁府，“关于休眠存款使用制度的问答”，浏览日期：2026年7月8日。

3. **在将资金配置于公益慈善用途之前，可能有必要采取更审慎的方式，为潜在认领预留资金。**制度实施初期，在认领比例尚不明确的情况下，日本采取了较为审慎的做法，将所收资金约一半作为潜在认领准备金；扣除运营费用后，其余资金预留分配给日本公益活动网络用于资助。例如，2019年休眠存款收取总额为1457亿日元（约13亿美元，92.4亿人民币）。其中48%，即706亿日元（约6亿美元，44.7亿人民币），用作认领支付准备金；46%，即673亿日元（约6亿美元，42.6亿人民币），经由日本公益活动网络预留作为公益慈善资助。

4. **影响力投资有望吸引私人市场资本，并通过市场化解决方案填补融资缺口。**2023年6月，日本开始允许使用休眠存款投资于促进公益活动的实体，这是因为影响力投资可以作为促进社会影响的催化资本[133]。这种区别于资助的融资机制被视为吸引私人资本、提高筹资效率并促进组织自立的一种方式[134]。日本公益活动网络可以与至少一家机构投资者（通常为银行）建立有限合伙共同投资架构，也可以直接投资经批准的资金分配组织[135]。已公布的投资包括：与西武信用银行（Seibu Shinkin Bank）、Ōhiro公司等私营部门利益相关方共同向位于京都府的taliki公司投资5亿日元（约330万美元，2373万人民币）[136]。该基金重点支持难以通过风险投资等常规方式吸引资金的项目，以及通过投资初创企业和社会企业，解决经济困难、歧视等与社会少数群体相关的问题[137]。

未来发展方向

日本公益活动网络致力于行业发展，建立优质项目储备，使项目有能力获得更多预留资助资金（见图A7）。目前，每年的实际资助支出只是预留金额的一部分，既受首相基本计划所设年度上限约束，也取决于日本公益活动网络受理的具体项目和资助申请（详见图A8）。例如，2024年预留资助金额为798亿日元（约5亿美元，37.9亿人民币），实际支出为50亿日元（约3320万美元，2.4亿人民币）[138]。项目初期保持较低支出水平是有意作出的选择，原因包括实施与评估体系仍需发展成熟，也需要形成更多能够实现良好社会价值的高质量项目[139]。

未来，日本公益活动网络计划把握三个相互关联的机会。

第一，加强全体系在社会影响评估、经验总结及运用证据改进未来项目设计等方面的学习、评估和知识共享。

第二，增强生态系统参与主体的能力和多样性，包括现有及拟参与的资金分配组织、活动支持组织和项目实施组织[140]。例如，日本公益活动网络2025年评估报告显示，项目实施组织最常提出的支持需求包括公共关系与筹款、会计与簿记，以及相互学习的机会[141]。人才培养也将面向资金分配组织的项目官员；他们负责项目设计和管理，为受资助方提供深入支持，并协调相关资源[142]。

第三，在既有势头基础上，扩大影响力投资这一融资机制。获批项目的投资金额从2023年的8亿日元（约570万美元，4033.6万人民币）增至2024年的10亿日元（约660万美元，4746万人民币），显示参与度正在上升[143]。进一步扩大规模的关键条件之一，是提高公众对使用休眠存款开展影响力投资的接受程度。

8. 政府主导型：非营利组织化

该增长经验汇编的重要性

非营利组织化是将组织或资产从政府所有转移至非营利部门的一种做法。本增长经验汇编介绍沙特阿拉伯将此前由政府管理的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领域大型资产转为非营利资产的实践。

沙特阿拉伯推动非营利组织化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因此可能适合有类似目标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借鉴。

第一，改善社会和福利服务供给及其成效。沙特领导层选择推动非营利组织化，而不是保留传统政府模式，体现出其对独立非营利运作能够“提高卫生和教育服务质量、效率与创新”的期待[144]。选择非营利组织化而非私有化，则体现了这样一种认识：这些领域是社会和福利供给的核心，不应主要按照利润最大化的结构运行。

第二，扩大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和资源承接能力。这些拥有专业治理的大型资产可以规模化运用公益慈善资源，既动员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也动员大众个人和企业以瓦克夫等捐赠基金形式提供的捐赠。

沙特阿拉伯非营利组织化概览

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将多项大型资产转为非营利资产，主要集中在利雅得。其中包括费萨尔国王专科医院与研究中心（KFSH&RC）和沙特国王大学（KSU），两者分别于2021年和2022年启动向非营利机构转型。

沙特阿拉伯利用属地化机构协调这些非营利组织化资产，并最大限度发挥其价值。对于总部设在或位于利雅得的上述所有非营利组织化资产，利雅得市皇家委员会（RCRC）承担总体治理责任[145]。该委员会负责资产转移、政府部门协调以及全市战略规划监督[146]。2024年，利雅得基金会（Riyadh Foundation）成立，负责在利雅得市建立并管理社会资产，以实现可持续运营；这是该基金会围绕四个关键支柱服务城市职责的一部分，四个支柱包括包容与赋权、健康与幸福、可持续发展，以及联结和归属感[147]。例如，利雅得市皇家委员会与沙特国王大学合作推进科学研究，为利雅得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支持；该战略旨在将利雅得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具可持续性的城市之一”[148]。

非营利部门收入变化体现了非营利组织化的贡献。2024年，非营利部门总收入为731亿里亚尔（约195亿美元，1346亿人民币）。非营利组织化涉及的三个重点子领域——“教育与研究”“卫生”和“文化与休闲”——是收入贡献最大的三个领域，合计占总收入的72%。[149]与2019年仅265亿里亚尔（约71亿美元，508亿人民币）的总收入相比，整体增长175%，主要由这三个子领域合计270%的收入增长推动。其中，卫生领域收入增长幅度最大，达到857%[150]。

可汲取的经验

1. **非营利组织化已显示出提高效率和改善其他社会价值的潜力。**费萨尔国王专科医院与研究中心是重要案例。2021年转为非营利机构时，该医院承担了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扩大研究、开设更多分支机构并服务更多人群的任务[151]。非营利组织化赋予其优化支出、实现价值最大化所需的自主性和灵活性[152]。服务供给的成本效益由此提高，国家预算的财政压力也有所下降。2023年，该医院通过缩短住院时间、将复杂检查从海外转移到国内开展等方式，节省62亿里亚尔（约17亿美元，117亿人民币）[153]。2024年，其家庭血液透析项目凭借创新和实效，获得价值导向型医疗奖的科技影响奖[154]。同年，该医院还实施新的财务和采购附则，为采购流程提供更大灵活性，以降低成本、提高采购物品质量，并帮助加强了与合作伙伴的关系[155]。

2. **属地化协调可以促成推动社会价值的伙伴关系。**加入利雅得市皇家委员会网络，可以建立机构联系、汇聚力量，应对超出单一组织运作范围的共同问题[156]。例如，2025年10月，费萨尔国王专科医院与研究中心和沙特国王大学建立伙伴关系，加强疾病预防与控制，并交流科学和研究专业知识，从而改善预防性健康[157]。

3. **非营利组织化资产可以利用更加多元的融资模式和公益慈善资源。**2023年，费萨尔国王专科医院与研究中心的资金仍主要来自财政部，但其融资模式预计将从一般运营预算，转向按接诊患者人数提供资金，从而强化问责[158]。相关方面也在利用瓦克夫捐赠，以发挥此类捐赠长期、可持续的优势。费萨尔国王专科医院慈善基金会（Wareef Charity）是该医院的公益慈善部门，运营Alinma Wareef捐赠基金；这是沙特阿拉伯首只面向公众发行的开放式捐赠基金[159]。沙特阿拉伯瓦克夫总局将其认定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捐赠基金之一；2025年，基金资产超过8700万里亚尔（约2320万美元，1.7亿人民币）[160]。

未来发展方向

沙特阿拉伯的非营利组织化仍在推进，并正扩展至更多资产。许多非营利组织化过程尚处于转型阶段。例如，截至2025年3月，费萨尔国王专科医院与研究中心由利雅得市皇家委员会所有，但医院管理层表示，最终将转为由一家基金会所有，以确保长期可持续性，并保护医院免受可能损害其使命的外部影响[161]。

由利雅得市皇家委员会和利雅得基金会支持的属地化发展与协调模式，在运作模式成熟后，可以为沙特阿拉伯其他城市提供借鉴。

9. 企业主导型：企业核心禀赋

该增长经验汇编的重要性

企业捐赠现金之外的核心禀赋的做法，在亚洲由来已久，并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日益受到关注。政府的期望和鼓励强化了这一趋势。尽管本增长经验汇编聚焦于中国和印度企业的实践，但我们也注意到，这一趋势同样存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参见增长经验汇编11）和阿联酋。

中国和印度企业核心禀赋捐赠概览

在中国和印度，企业核心禀赋捐赠不断发展，并与国家发展优先事项形成日益紧密的战略协同。

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将商业运营与国家重大战略相结合，在创造经济回报的同时也创造社会价值。为此，领先企业提出“三价融合”理念，实现社会价值（服务社会）、商业价值（服务客户）和资本价值（服务股东）的有机统一。同样，在印度，政府对包容性增长的持续关注促使企业超越法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探索如何通过供应链部署、技术架构和人力资本破解系统性瓶颈，促进包容性增长，最终助力实现“发达印度”（Viksit Bharat）愿景。

综合两国案例，可以归纳出企业能够运用的六类核心禀赋，以及可实现的四类社会价值（图A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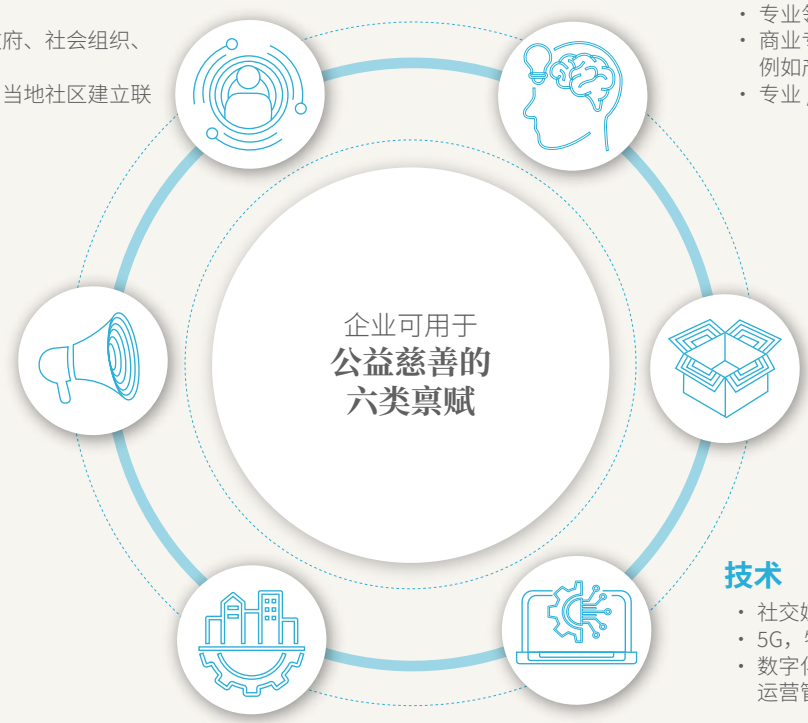
企业核心禀赋捐赠涵盖能力和资产的不同组合，可服务于不同的社会目标。以下案例从四类社会价值出发，展示了该增长经验汇编的应用潜力：

1. **更具包容性的商业实践。**企业将包容性理念直接融入其价值链，以赋能弱势群体。在中国，中粮集团在其电子商务平台“我买网”上架了来自27个省份63个国家贫困县的579种产品，将这些地区的产品纳入了公司的正式供应链[162]。在印度，塔塔集团通过“塔塔平权行动计划”，将该集团的就业、采购和技能发展能力转化为推动包容性发展的平台。该计划于2007年4月启动，旨在“鼓励在就业、就业能力、创业和教育等领域，对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社区（Scheduled

图A9：
六类核心禀赋有助于实现四类社会价值

商业网络
- 价值链合作伙伴
- 其他机构合作伙伴：政府、社会组织、其他行业领袖
- 公众及社区影响力：与当地社区建立联系，包括居民和客户

知识和人力资本
- 专业领域知识和技能
- 商业专业知识和技能，例如产品 / 商业模式开发
- 专业 / 高技能人才



品牌资产
- 消费者认知度、企业声誉、品牌曝光度

产品及服务
- 直接捐赠产品及服务
- 改造现有产品及服务

实体及基础设施
- 供应链布局
- 物流网络
- 土地及物业空间

技术
- 社交媒体平台
- 5G，物联网
- 数字化工具及应用：运营管理、网络会议等

运用企业核心禀赋可实现的四类社会价值

1 更具包容性的商业实践
- 包容性商业模式，例如采购
- 包容性人力实践，例如招聘、员工福祉等
- 降低商业运营的外部性

2 改善服务和产品在最后一公里的可及性
- 能够解决社会议题的产品和服务模式
- 可及性
- 可负担性

3 提升公众意识
- 提高对社会议题的认识和了解
- 呼吁行动，自助及互助，例如老年护理、预防保健

4 强化公益慈善生态系统

改进公益慈善生态系统
- 增加资源投入
- 提升机构质量
- 提升人才能力
- 优化供需协同
- 增强数据可见
- 提升公众信任

Caste and Scheduled Tribe communities，即宪法列明的历史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和原住民群体）采取优待措施”[163]。为推动计划落地，塔塔集团在各下属公司内部设立由首席执行官领导的平权行动委员会，并设立集团平权行动论坛以表彰平权行动成果，从而将包容性理念融入商业决策中。例如，在2026财年，塔塔钢铁向平权行动供应商采购的业务额达到25.4亿印度卢比（约2916万美元，2.1亿人民币），占其可控支出的19%[164]。

2. **改善服务和产品在最后一公里的可及性。**企业通过发挥其自身运营基础设施的作用，以改善服务和产品在最后一公里的可及性。在印度，ITC的e-Choupal项目利用公司农产品供应链和数字基础设施，构建了乡村互联网信息亭网络。通过向3.5万个村庄的400多万农民提供实时价格信息、天气预报和农艺建议，ITC显著改善了关键农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可及性，同时将小农户与更高效的采购渠道连接起来[165]。在中国，复星集团依托其私立医院及医生网络和金融服务能力，为乡村医生提供培训、保险、赋能与激励。该项目已覆盖16个省份25000名乡村医生[166]。

3. **提升公众意识。**在印度，联合利华旗下卫宝（Lifebuoy）香皂利用其强大的市场营销能力和广泛的分销渠道，推广用肥皂洗手的观念，以减少腹泻和呼吸道疾病的发生，而这两类疾病是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帮助儿童活到五岁”项目已覆盖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数亿人口。该项目将公共卫生信息融入商业品牌建设，而非将二者割裂开来[167]。

4. **强化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腾讯和蚂蚁集团（支付宝母公司）等大型科技公司在数字化捐赠平台方面的创新，扩大了普通民众的捐赠参与，强化了增长经验汇编1中所讨论的社区/社群主导型模式。腾讯利用其平台优势，打造了中国最大的数字化捐赠平台之一——腾讯公益平台。该平台的年度大型活动“久久公益节”（原名“99公益日”）在2024年公众互动人次突破7亿，近4600万人次参与捐款[168]。蚂蚁集团旗下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于2016年推出蚂蚁森林。依托其庞大用户群体和强大交易能力，蚂蚁森林将用户的日常行为，例如步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选择无纸化车票等，转化为绿色能量。当能量累积到一定数量后，用户可在应用内生成一棵虚拟树，同时，蚂蚁集团及其合作伙伴会在干旱地区种植一棵真正的树。截至2025年，蚂蚁森林已见证7亿用户践行低碳生活方式，并种植超6亿棵真树[169]。

可汲取的经验

1. **明确的政府期望能够激励企业更加重视核心禀赋捐赠。**国家政策框架有助于企业识别自身独特能力与迫切的公共需求及国家发展优先事项之间的交汇点。例如，中国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引导企业自觉担负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使命，并明确提出了诸如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国家发展优先事项，为企业发挥核心禀赋、创造社会价值指明了重点方向[170]。作为回应，包括科技巨头联想、腾讯（通过腾讯基金会），以及中国最大乳品企业之一伊利在内的多家领先企业携手合作，于2025年共同发起“可持续社会价值生态圈”，倡导企业发挥核心禀赋，加强企业间合作，共同推动社会价值创新[171]。2026年5月，该网络升级为更加强调行动导向的“企业公益行动网络”。目前，该网络已吸纳了来自不同领域的40多家中国企业和组织[172]。

2. **完善信息披露框架有助于核心禀赋捐赠得到正式认可。**相较于现金和实物捐赠，企业核心禀赋捐赠更难以量化。即使难以完全量化，主管单位仍可以通过完善信息披露标准，明确认可此类贡献的价值。在印度，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制定了《企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BRSR）作为基础性标准框架。该准则使公司能够披露其在企业社会责任（CSR）范畴之外创造公共利益的商业实践。在2023-2024财年，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进一步推出《企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核心框架》（BRSR Core）作为BRSR的精简版和强制性要求。该框架引入了两项核心要求：一是上市公司必须对核心框架规定的指标进行强制性认证；二是将信息披露和认证范围扩大到累计占公司采购或销售额75%的上下游价值链合作伙伴。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持续完善该准则，逐步扩大适用企业范围，并优化信息披露和合规流程。通过提升非货币贡献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可见度，印度《企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为核心禀赋捐赠建立正式认可机制提供了有益探索，也为未来相关制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 **与政府和公共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能够提升企业核心禀赋捐赠的价值，并增强其规模化推广潜力。**政府承担着落实国家发展优先事项的规划和实施职责，并通常依托各类公共机构推动具体工作。与这些利益相关方合作，将自身核心禀赋投入重要的发展议题，不仅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禀赋捐赠的社会价值，也有助于与政府发展目标形成协同。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在社区养老领域的工作便体现了这一点。发展社区养老是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173]。泰康溢彩基金会由泰康保险集团设立，依托集团覆盖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的“城市养联体”模式所积累起来的核心禀赋，自2021年率先试点探索单位社区养联体模

式。在该模式下，基金会支持在社区建立供需对接平台，联动社区两委、医院、养老服务商、社会组织等各方资源，助力保障老年人在社区内获取住房、医疗、康复、保险和社会服务等基本生活服务[174]。随着北京市政府提出建立区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三级养老服务体系[175]，基金会启动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枢纽功能提升项目，将其供需平台协调经验拓展到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支持其发挥统筹调度、供需对接的枢纽功能，助力三级养老服务发挥作用[176]。

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的企业公益行动网络持续倡导这一理念：多家企业汇聚各自核心禀赋和互补优势，共同应对系统性社会挑战，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其提出更好地衡量和认可企业核心禀赋贡献是一个关键发展方向。

标准化估值将在两方面发挥作用。对于跨企业合作而言，通用的衡量标准能为合作伙伴构建协作关系、评估集体成果提供共同依据。从更广泛的层面而言，标准化估值有助于政府、投资者和公众更加全面和清晰地认识企业核心禀赋的贡献，从而使主管单位能够更合理地激励和认可这些目前尚未被纳入捐赠统计的隐性贡献。

在印度，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正持续扩展和完善《企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及配套规定。在2026-2027财年，该准则的适用范围将从2025-2026财年的前500家扩展到前1000家上市公司，同时进一步优化对公司上下游价值链合作伙伴的信息披露和合规要求[177]。

10. 企业主导型：政府关联企业协作平台

该增长经验汇编的重要性

研究计划涉及的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部分或完全由政府所有的企业。在本增长经验汇编聚焦的马来西亚，这些企业被称为政府关联公司（GLC）和政府关联投资公司（GLIC）。这些实体在创造商业回报的同时，也被期待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因此天然可以成为企业公益慈善的示范者。作为投资者，政府关联投资公司还可以影响其所投资的企业。

本增长经验汇编介绍马来西亚如何通过“政联企业为国为民服务”网络（GLC Demi Rakyat dan Negara，GDRN），统筹政府关联公司的捐赠，使其与国家发展目标保持一致。该网络此前名为“政府关联公司（GLC）和政府关联投资公司（GLIC）灾害响应网络”，英文缩写同样为GDRN。通过共同平台协调捐赠，可以使公益慈善行动更快实现规模化，将资源引导至各方共同认可的国家发展优先事项，并扩大覆盖范围。

马来西亚政府关联公司与政府关联投资公司协作平台概览

2004年，马来西亚启动政府关联公司转型计划，由此开始利用政府关联公司开展协调一致的社会投资。该计划为政府关联公司和政府关联投资公司建立绩效管理与治理制度，在确保其与国家发展优先事项保持一致的同时，引入私营部门的规则[178]。次年，布城委员会（The Putrajaya Committee on GLC High Performance）成立，负责监督计划实施[179]。

随着政府关联公司转型计划逐步成熟，该委员会开始搭建协作平台，使政府关联公司和政府关联投资公司能够共同应对国家发展优先事项。“政府关联公司（GLC）和政府关联投资公司（GLIC）灾害响应网络”就是其中之一。该网络于2013年成立，用于协调2013至2016年间多次严重洪灾等自然灾害后的救援工作。

2020年和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该网络协调了超过9540万令吉（约2270万美元，1.6亿人民币）的资金，并在不到一周内开发出用于援助物资分配的数字化协调和追踪平台Bantu，以支持政府应对疫情[180]。政府的“安心援助配套”（PERMAI）经济复苏计划通过“加强福利计划”举措，向“政府关联公司（GLC）和政府关联投资公司（GLIC）灾害响应网络”提供2500万令吉（约600万美元，3890万人民币）配捐资金，与政府关联公司和政府关联投资公司的捐赠相匹配，从而强化该网络的作用[181]。

在此基础上，该网络于2022年更名为“政联企业为国为民服务”网络，并将职责扩展至三个支柱：教育、人道援助和社区福祉[182]。2024至2026年，财政部继续每年至少提供1亿令吉（约2350万美元，1.7亿人民币）的配捐资金，并针对特定需求提供额外拨款[183]。

到2024年，“政联企业为国为民服务”网络积累的工作业绩，使其能够参与财政部的政府关联企业激活与改革计划（GEAR-uP）中的“提升人民福祉”重点工作。这是“昌明经济”（Ekonomi MADANI）框架中有关社会与社区福祉的部分，重点在于提高马来西亚民众的生活质量，促进机会包容[184]。

“政联企业为国为民服务”网络作为协作平台支持政府关联企业激活与改革计划，政府、政府关联投资公司、政府关联公司、社区组织和实施伙伴可以通过这一共同机制，使各自工作围绕共同的国家发展优先事项保持一致[185]。随着国家挑战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不断增加，通过一个涵盖数据共享、追踪及报告功能的通用平台来协调各方贡献，能够促使成员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而非各自为政，由此汇聚的专业知识和实施能力能够产生超越单独行动的成效。

“政联企业为国为民服务”网络的发展表明，为协调灾害响应而建立的平台，在形成信任和协调能力后，可以演变为动员政府关联公司更广泛承诺的机制。该网络最初的人道援助重点依然存在。例如，2025年底，马来西亚哈桑娜基金会通过GDRN Bantu基金，为受东北季风影响的社区动员110万令吉（约30万美元，184万人民币）用于洪灾救援和灾后恢复；与此同时，网络也在扩展职责后新增的两个支柱下开展工作[186]。在教育方面，成员通过“我们的孩子计划”（Program Anak Kita）为受到疫情期间学习损失影响的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持[187]。在社区福祉方面，政府关联公司通过“昌明领养村计划”（Kampung Angkat Madani）结对支持村庄，改善基本基础设施并满足社区发展需求[188]。

这些工作形成了可衡量的覆盖规模。据作为联合秘书处的马来西亚哈桑娜基金会报告，2023年，该网络的13家合作伙伴围绕三个支柱共投入2.263亿令吉（约4970万美元，3.5亿人民币），惠及50多万人[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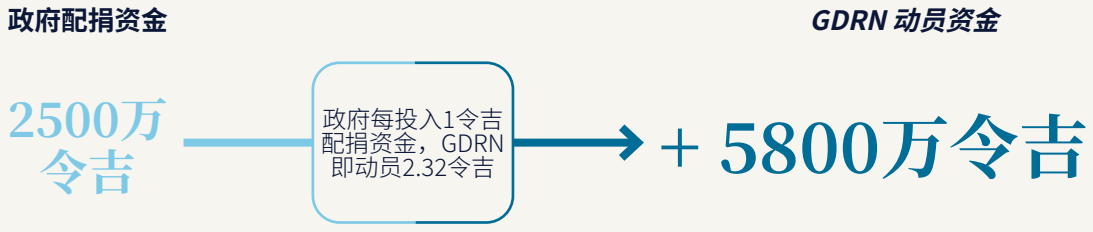
可汲取的经验

1. **联合秘书处架构使协调网络无需新设机构，就能灵活承接新的使命。**“政联企业为国为民服务”网络由马来西亚哈桑娜基金会和马来西亚电讯基金会共同担任秘书处[190]。该网络利用既有治理、人员和运营能力，迅速扩大职责，而无需另设机构。网络的演变体现了这种适应能力，也呈现出从危机协调到广泛发展协作的清晰路径，即：2013年开展灾害响应，2022年扩展至三个支柱下更广泛的发展优先事项，2024年又承担支持政府关联企业激活与改革计划中的“提升人民福祉”议程的角色。

2. **围绕共同优先事项更容易建立信任。**在复杂的多方参与环境中，共同规则、快速决策、汇集资源的意愿，以及对其他参与方执行能力的信心，都以信任为基础。灾害响应最初构成了各方共同的优先事项，其价值和紧迫性不言自明，因此成为20多家此前大多独立开展社会项目的政府关联公司和政府关联投资公司自然形成共识的切入点。“政联企业为国为民服务”网络的灾害响应和此后的疫情应对工作，使这些参与主体在共同治理安排下开展协作，进而建立信任。相关工作形成的合作关系、相互问责机制和共同运作规则，为后来更快、更有效的协调和实施奠定了基础。

3. **配捐机制是引导公益慈善捐赠投向国家发展优先事项的有效杠杆。**如前所述，财政部在2024至2026年间每年安排至少1亿令吉（约2350万美元，1.7亿人民币）的配捐资金，并为特定优先事项提供额外拨款，其中包括2026年用于支持灾害响应的2000万令吉（约500万美元，3420万人民币）[191]。2021年12月洪灾的集体应对，体现了配捐的有效性。当时，“政联企业为国为民服务”网络利用该年早些时候设立的2500万令吉（约600万美元，3890万人民币）“安心援助配套”资金，在一周内撬动5800万令吉（约1400万美元，9030万人民币）的公益慈善捐赠，相当于每1令吉（约1.6元人民币）配捐资金带动2.32令吉（约0.6美元，3.6元人民币）捐赠（图A10）[192]。

图A10：
2021年洪灾救援资源动员成效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财政部，“Tengku Zafrul：通过GDRN拨出8300万令吉援助水灾灾民”，新闻稿，2021年12月23日。

未来发展方向

展望未来，“政联企业为国为民服务”网络具备进一步服务马来西亚国家发展优先事项的良好条件。基于既有协调业绩，未来机会包括：

- 加强合作伙伴间共同的成效衡量框架；
- 深化多部门伙伴关系，包括与政府机构、社区组织、社区自身和其他实施伙伴的合作；
- 扩大知识共享，使教育和社区发展领域的成功模式能够为政府项目和更广泛的企业主导型公益慈善提供借鉴；
- 动员混合融资等多种形式的资本。

除项目实施外，“政联企业为国为民服务”网络不断扩大的规模和公共职责，使其能够推进政府关联公司和政府关联投资公司社会项目的透明度与成效报告。这延续了该网络自2022年更名和扩展职责以来明确提出的目标，也可以为区域内协作型、企业主导型社会投资的互学互鉴提供经验[193]。

11. 企业主导型：企业故乡税

该增长经验汇编的重要性

传统税收激励通常对符合条件的捐赠作宽泛界定，一般涵盖向任何登记慈善组织作出的捐赠。

日本企业故乡税制度展示了另一种路径：利用税收激励，引导资源投向地方振兴这一国家发展优先事项。企业仍可灵活决定如何捐赠、希望支持哪些具体项目；但只有捐赠服务于这一国家发展优先事项，才能获得税收优惠[xi]。

日本企业故乡税概览

日本政府始终认为，地方振兴无法仅依靠政府实现。面对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下降和区域发展不均衡等压力，有必要运用企业等私营部门力量推动地方振兴[194]。为推进这一目标，政府于2016年推出企业故乡税，作为2005年4月生效的地方振兴制度的一部分[195]。该制度由中央政府内阁府（Cabinet Office）管理，使企业能够与地方政府合作，量身设计地方振兴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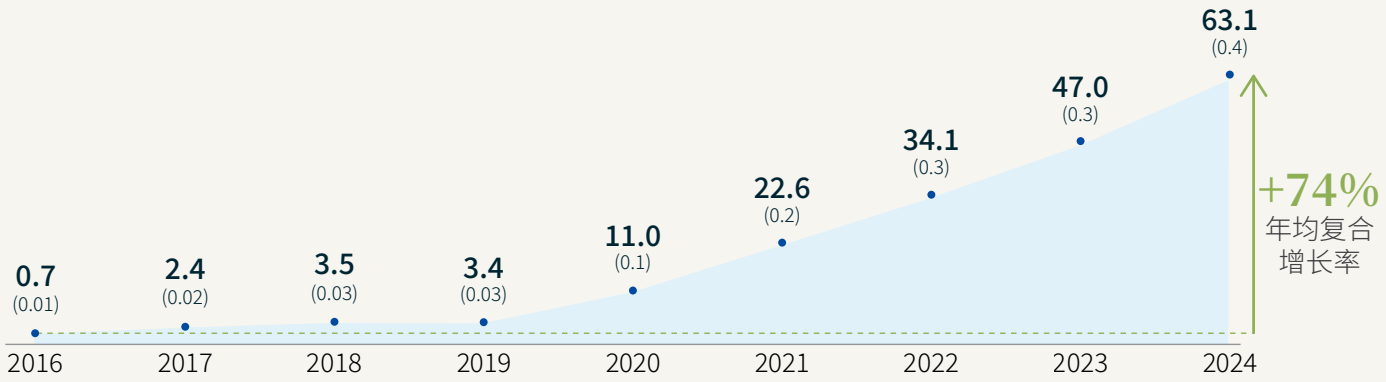
在制度初期，企业向这些项目捐赠超过10万日元（约633美元，4313人民币），最高可获得相当于捐赠额60%的税收优惠[196]。自2020年起，税收优惠提高到最高相当于捐赠额的90%，其中包括30%的应税所得基数扣除和60%的直接税额抵免[197]。企业向地方政府地方振兴计划中的项目捐赠，方可获得这些抵免[198]。相关计划须经首相批准，通常将符合条件的项目与具体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对应起来[199]。

制度推出后，企业捐赠金额和参与度持续提高。2016至2024年，企业捐赠从7亿日元（约1000万美元，4600万人民币）增至631亿日元（约4亿美元，30亿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达到74%（图A11）。接受捐赠的地方政府数量从118个增至1590个，参与企业则从459家增至8464家。值得注意的是，2019至2020年，捐赠额同比大幅增长224%，反映出税收优惠扩大所产生的影响[200]。

xi　除非另有说明，本增长经验汇编中所称完整年份均指财年开始年份。

图A11：
企业故乡税捐赠显著增长

企业故乡税年度捐赠额
日元，十亿（美元，十亿），年份指财年开始时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地方振兴推进事务局(Secretariat for the Headquarters for Revitalization)，“2016至2024财年地方振兴支持税制（企业版故乡纳税）捐赠情况”，企业版故乡纳税门户网站，2026年，访问日期：2026年7月。

可汲取的经验

1. **与国家战略挂钩的税收激励，有利于将资源集中到最需要的领域。**地方振兴一直是日本政府的重要政策重点，历年预算和政策框架均持续予以关注，最新体现是内阁制定的《2025—2030年地方振兴综合战略》（Comprehensive Strategy for Regional Revitalisation for 2025–30）[201]。内阁府明确表示，企业故乡税是大幅增加流向地方的资金、加强地方振兴的一项工具[202]。将税收激励乃至相关资源聚焦这一重点，可以为落实经中央政府批准的地方振兴计划提供亟需的支持。

2. **税收激励可以超越现金捐赠，涵盖其他能力和资源。**制度推出后的监管修订扩大了符合支持条件的各种形式。自2020年和2021年起，企业还可以分别通过员工派驻和实物贡献参与，也可以将不同方式结合起来。员工派驻制度允许企业将员工临时派往地方政府，提供专业知识，支持项目实施、地方经济发展和社区行动[203]。

3. **让企业参与设计和规划，可以鼓励企业以更多元、互补的方式运用核心禀赋。**政府认可该制度能够推动企业、社区和地方政府协作，以资金性和非资金性方式有效开发项目[204]。更早参与共同设计和规划，可以根据地方需求和企业能力决定参与程度，例如明确所需支持和资源的性质。客户体验和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企业大宇宙集团（transcosmos）曾向北海道札幌市提出一项计划，利用其数字化转型专业能力，应对地方政府发现的信息技术行业劳动力短缺问题。该提案最终形成双方共同设计的就业支持项目，由大宇宙集团设计并资助一门面向残障人士的培训课程，培训网站制作、编程等高级信息通信技术技能[205]。此外，很多情况下，多家企业会为同一地方振兴计划贡献资源，支持不同议题。例如，2024年共有40家企业支持北广岛市的地方振兴计划，捐赠总额为2.1亿日元（约140万美元，1亿人民币）。其中，汽车企业札幌丰田汽车（Sapporo Toyota Motor）捐赠支持零碳和交通安全行动，保险公司第一生命集团（Daiichi Life Group）则派遣员工支持本地旅游推广战略[206]。

4. **地方政府与企业通过初期项目建立的信任和关系，可以发展为规模更大、更具战略性的伙伴关系[207]。**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大塚商会（Ōtsuka Shōkai）就是一个例子[208]。该公司于2020年开始参与企业故乡税，向部分地方政府捐赠救灾设备[209]。随着自然灾害发生得更加频繁、破坏性更强，企业意识到开展跨区域相互协调的必要性，并在早期项目关系基础上与地方政府进一步合作[210]。到2023年，大塚商会的支持已扩展至20个地方政府，其中12个签署《灾害情况下互助与支持合作协议》（Mutual Aid and Support Cooperation Agreement for Disaster Situations），正式建立区域设备共享关系[211]。2024年1月能登半岛地震发生后，相关设备因此得以在地方政府之间快速调配。宇和岛市市长向企业表示感谢，并重申共同加强协调和灾害韧性的承诺[212]。截至2024年1月，大塚商会累计捐赠4.1亿日元（约270万美元，1900万人民币）。这些伙伴关系仍在发展，例如大塚商会正在考虑建设统一的避难所管理平台[213]。

未来发展方向

地方振兴今后仍是政策优先事项。2025年，内阁府制定“地方振兴2.0”（Regional Revitalization 2.0）框架，明确了截至2034年的发展方向，其中包括进一步推动企业故乡税捐赠。企业故乡税是提供财政和资金支持的更广泛举措之一，其目的是通过创造“旨在解决地区问题并鼓励企业积极行动的民间资金新流向”来实现这一目标[214]。

同年，该制度获准延长三年，实施至2028年3月；延长期内还将完善治理和实施程序，提高透明度与公平性。例如，制度引入强制检查清单，并在各实施阶段监测预期活动，以强化地方政府监督[215]。内阁府继续评估整个制度并采取必要改进措施，包括定期更新地方振兴计划认证的申请要求[216]。

12. 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家族办公室金融中心

该增长经验汇编的重要性

家族办公室是为一个富裕家族（单一家族办公室）或多个富裕家族（联合家族办公室）管理投资、财富规划、治理及相关事务的私人机构。家族办公室可以动员资源和专业知识，对传统公益慈善和商业投资形成补充。本增长经验汇编以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为例，探讨政府正在构建支持性生态系统、释放这一潜力的新兴做法。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家族办公室金融中心概览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亚洲领先的财富管理和家族办公室中心[xii]。截至2025年底，中国香港已有3380多家单一家族办公室运营。最新资产管理规模（AUM）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持牌法团和注册机构的家族办公室及私人信托客户所涉资产合计达到2万亿港元（约2564亿美元，1.8万亿人民币）[217]。截至2024年底，新加坡有2000多家家族办公室，五年增长十倍[218]。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立足健全法治、高效监管和营商便利等基础，制定了吸引家族办公室的针对性政策框架，并构建相应生态系统。两地均向家族持有的投资控股工具提供专门税收优惠，也运用投资移民计划。为便利市场进入，两地均设立了专门支持机构，即中国香港的香港家族办公室（FamilyOfficeHK）团队和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发展团队，提供监管和行政指导等一站式支持服务，并致力于改善家族办公室营商环境[219]。此外，两地还通过香港财富传承学院（Hong Kong Academy for Wealth Legacy，HKAWL），以及新加坡财富管理学院（Singapore’s Wealth Management Institute）、全球-亚洲家族办公室网络（Global-Asia Family Office Circle）等专门生态系统建设机构，积极促进业界联络、知识共享、能力建设和人才发展[220]。

公益慈善是两地为家族办公室提供的重要服务之一。两地都已提供鼓励公益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在中国香港，捐赠抵扣最高可达应评税入息（Assessable Income）或利润的35%；在新加坡，对本地有资质机构的捐赠，最高可按捐赠额的250%从法定收入中扣除[221]。此外，两地还采取措施，使家族办公室能够简单、便利地参与公益

xii 家族办公室分为两类。单一家族办公室是为一个家族的财务、行政和战略需求而设立、由私人拥有和管理的机构；联合家族办公室则通过共享基础设施，为多个家族提供类似的核心服务。

慈善，包括提供有针对性的财务激励，以及支持生态系统中介机构发展。一个进展指标是：预计未来三年，中国香港家族办公室参与公益慈善的比例将升至64%，参与影响力投资的比例将升至43%[222]。在新加坡，家族办公室认为，清晰的捐赠监管框架、捐赠税收激励、有力的政府支持和完善的财富管理基础设施，有助于从善[223]。

可汲取的经验

1. **在既有税收优惠基础上提供量身定制的财务激励，可以增强参与公益慈善的经济合理性。**新加坡“慈善税收优惠计划”（PTIS）自2024年1月1日起实施，家族办公室通过符合条件的本地中介机构作出的海外捐赠，可以获得100%的税收扣除。该政策直接解决了此前只有惠及新加坡社区的捐赠才能获得扣除的限制[224]。此外，参与新加坡家族办公室税收优惠计划的机构，每年必须达到至少20万新加坡元（约15.64万美元，107万人民币 ）的本地最低支出门槛，具体门槛因资产管理规模而异。政府还允许对新加坡实体深度参与的混合融资架构所提供的资助，按双倍金额计入这一门槛，从而为社会影响力投资提供直接经济激励[225]。中国香港在宣布建设全球家族办公室公益慈善中心后，于2023年调整了家族拥有投资控股工具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规定。根据调整，慈善实体最多可以持有家族拥有投资控股工具或单一家族办公室25%的实益权益（一般上限为5%），同时仍符合税收优惠资格[226]。这一规定激励家族办公室更直接地将公益慈善融入长期财富管理。

2. **专门中介机构可解决家族办公室参与公益慈善的运营障碍。**在中国香港，由香港金融发展局（FSDC)）设立的香港财富传承学院，为家族办公室提供培训发展和交流活动[227]。该学院还与战略伙伴合作，通过线上Impact Link平台核验并展示具有高影响力、可规模化的项目，加快机会识别并支持尽职调查流程，而这些都是从业者反映的难题[228]。更广泛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的成熟枢纽，也为专门中介机构的工作提供支持。其中，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召集跨部门伙伴，建立值得信赖的实施网络，使循证方法（evidence-led approaches）得以更广泛地用于回应中国香港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该信托基金也是公益慈善研究院的创始资助方；研究院召集关键参与主体、建设行业能力，服务对象包括家族办公室。在新加坡，淡马锡信托（Temasek Trust）投资设立专业机构，支持家族办公室按照政府战略方向参与公益慈善。例如，其发起的Co-Axis平台通过催化资本数字市

场，将家族办公室、高净值人士等资金提供方与受益对象直接连接起来[229]。亚洲公益慈善联盟（Philanthropy Asia Alliance）则召集包括但不限于家族办公室的不同参与主体，为社群提供协作平台与机会，催化解决亚洲挑战的方案[230]。

3. 标准化衡量体系可以弥合家族办公室与公益慈善组织之间的信任鸿沟。家族办公室习惯于高质量尽职调查，而公益慈善组织可能难以达到相同标准。新加坡使用的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IIN）的“IRIS+”指标体系等共同衡量框架，可以帮助双方找到共同基础[xiii]。“IRIS+”提供涵盖不同领域和主题的标准化绩效指标目录，“影响力加权会计框架”（Impact-Weighted Accounts Framework）则将社会和环境成效转换为货币等值。这些工具为双方开展尽职调查、问责和绩效基准比较提供共同语言，降低交易成本，使更多资源能够从家族办公室流向社会领域[231]。

未来发展方向

下一代参与公益慈善是主要机会。亚太地区的家族办公室正处于本区域史上规模最大的代际财富转移的前夕；预计到2030年，转移规模将达到5.8万亿美元（约39.7万亿人民币）[232]。年轻一代领导者日益将使命与利润相结合视为理所当然的要求。普华永道《2022年全球新生代调研》显示，72%的家族企业新生代领导者预计，未来会亲自参与提高企业对可持续发展和影响力投资的重视；这也可能提高其对公益慈善的开放程度[233]。政府已经在把握这一机会。中国香港2026年“裕泽香江”高峰论坛（Wealth for Good Summit）以“筑就传承”（Building Lasting Legacies）为主题，汇聚新一代财富持有人和家族办公室决策者，讨论公益慈善、财富传承和跨代规划等议题[234]。

xiii GIIN是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一家开发并维护IRIS+体系的国际非营利组织。IRIS最初是Impact Reporting and Investment Standards（影响力报告与投资标准）的缩写；随着框架发展，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已不再将IRIS作为缩写使用，目前统一采用IRIS+这一品牌名称。

附件 2：
量化方法、各国家和地区估算和建议

目录

1 本附件概述 121

2 研究目标和范围 122

3 方法论框架 125

4 按资源流划分的数据源范围、定义和类型 128

5 各国家和地区具体估算、数据来源和方法说明 138
中国 139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45
印度 148
印尼 154
日本 159
马来西亚 164
沙特阿拉伯 169
新加坡 173
泰国 178
阿联酋 182

6 建议和未来方向 184

图表目录

- 图B1：**量化本土公益慈善的三大资源流概述** 122
- 图B2：**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的纳入标准** 132
- 图B3：**中国2024本土公益慈善捐赠量化估算** 139
- 图B4：**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024本土公益慈善捐赠量化估算** 145
- 图B5：**印度2024本土公益慈善捐赠量化估算** 148
- 图B6：**印尼2024本土公益慈善捐赠量化估算** 154
- 图B7：**日本2024本土公益慈善捐赠量化估算** 159
- 图8B：**马来西亚2024本土公益慈善捐赠量化估算** 164
- 图B9：**沙特阿拉伯2024本土公益慈善捐赠量化估算** 169
- 图B10：**新加坡2024本土公益慈善捐赠量化估算** 173
- 图B11：**泰国2024本土公益慈善捐赠量化估算** 178
- 图B12：**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024本土公益慈善捐赠量化估算** 182
- 图B13：**按捐赠来源划分的数据颗粒度良好实践示例** 187
- 图B14：**基于增长经验汇编互学互鉴的有价值的比较分析示例** 188
- 图B15：**按数据源类型划分的良好方法论实践要点** 189

表格目录

按资源流划分的数据源类别和相关可用数据

- 表1：**大众个人捐赠数据源类别** 129
- 表2：**企业捐赠数据源类别** 130
- 表3：**超高净值人士捐赠数据源类别** 131
- 表4：**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数据源类别** 133
- 表5：**志愿服务数据源类别** 134
- 表6：**公益慈善组织资产收益数据源类别** 136
- 表7：**信仰类资产收益数据源类别** 137

- 表8：**中国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140
- 表9：**中国志愿服务时间** 143
- 表10：**中国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 144
- 表11：**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146
- 表12：**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志愿服务时间** 147
- 表13：**印度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149
- 表14：**印度志愿服务时间** 152
- 表15：**印度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 153
- 表16：**印尼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155
- 表17：**印尼志愿服务时间** 157
- 表18：**印尼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 158
- 表19：**日本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160
- 表20：**日本志愿服务时间** 163
- 表21：**马来西亚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165
- 表22：**马来西亚志愿服务时间** 167
- 表23：**马来西亚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 168
- 表24：**沙特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170
- 表25：**沙特志愿服务时间** 172
- 表26：**沙特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 172
- 表27：**新加坡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174
- 表28：**新加坡志愿服务时间** 176
- 表29：**新加坡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 177
- 表30：**泰国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179
- 表31：**泰国志愿服务时间** 181
- 表32：**泰国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 181
- 表33：**阿联酋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183

1. 本附件概述

本附件的目的

本附件为中期报告主要结论以及研究计划所涵盖国家和地区的本土公益慈善捐赠的量化估算作出技术说明。附件系统阐释了研究计划2024年量化估算所采用的数据来源、方法、基本假设及其局限性，旨在提高估算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此外，本附件还分析了当前数据的可见度，并提出了制定共同原则和实践标准的潜在机会，以推动公益慈善数据更加清晰、细化、可通约，进一步增强其对政策制定的参考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附件的范围及其与中期报告主要结论的关系

本附件涵盖了量化本土公益慈善事业的三类资源：

- 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 志愿服务时间
-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

中期报告的主要结论概述了量化分析的部分关键发现，重点关注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捐赠 。本附件进一步阐述相关估算的技术细节，并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对志愿服务时间和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资产收益作出更为全面的估算。

鉴于数据可用性、定义、报告惯例和统计覆盖范围在各国家和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这些估算结果应被解释为基于现有最佳数据行程 的2024年概览，不宜被视为对各国家和地区本土公益慈善资源的最终估算，也不宜据此进行完全可比的横向比较。

如何解读本附件

本附件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阐明附件的编制目的。第二部分界定研究目标和研究范围。第三部分介绍通用方法框架，包括数据来源的选取，以及在适用情况下采用的推算 、三角验证等方法，并说明其相应局限性。第四部分详细说明了各类资源流和捐赠来源的统计范围、定义以及所使用的数据来源类型。第五部分介绍了特定地区的估算结果、数据来源、方法及局限性。第六部分提出相关建议，旨在提高亚洲公益慈善数据及数据基础设施的可见度、颗粒度和可通约性。

2. 研究目标和范围

研究目标

本研究旨在基于现有最佳数据，对研究计划所涵盖的亚洲各国家和地区的本土公益慈善资源开展结构化量化评估。研究力求利用各国家和地区及各类数据源中相关性最强的现有数据，勾勒本土公益慈善资源的规模和构成，并清晰阐述影响估算结果的方法论选择、数据缺口及局限性。

涵盖的资源流

为了量化本土公益慈善事业，本报告涵盖了三个资源流：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志愿服务时间以及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图B1）。

图B1：
量化本土公益慈善的三大资源流概述

资源流	涵盖内容	纳入原因	如何解读	对方法论的影响
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为公益慈善目的新贡献的资金性资源，包括大众个人、企业、超高净值人士和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的捐赠	资金性捐赠在各国家和地区最为标准化且最可衡量	表明用于本土公益慈善目的的新增资金性捐赠的规模与构成	在注入源头（而非支出或拨付环节）进行估算，以避免重复计算流经多个主体后才到达最终目的地的资源
志愿服务时间	个人在不期待直接个人回报的情况下自愿贡献的时间，服务对象为其家庭或家族以外的组织、社区或个人。	志愿服务是一项重要的非现金贡献，尤其是在社区和非正式生态系统中	表明民众参与规模、社区能力以及对社会福祉的资金以外的支持	通过参与人数和志愿服务时数而非按志愿服务的货币化价值进行估算，与货币捐赠分开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内已有捐赠基金或资产，包括公益慈善组织资产和信仰团体资产，所产生的收益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除接收新增捐赠外，还可能从累积资产中持续获得收益	表明现有公益慈善资产的增值和可持续性	在可获得的情况下使用报告的年度收入，并在适当情况下采用多年平均或资产回报假设

研究计划如何定义公益慈善，以及为何将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纳入其中

研究计划将公益慈善定义为：超越财政或商业义务，为他人福祉而自主分配私人或公共资源。

该定义承认所有三大引擎均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这一定义扩展了亚洲以外地区常见的“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私人自愿捐赠”的定义，以体现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的两方面差异。第一，研究计划认识到，国家在塑造亚洲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在捐赠来源层面直接贡献公共可支配慈善资源。该类资源有别于政府常规的财政支出。

第二，研究计划认识到，“自愿”这一标准并非普遍适用。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法律或信仰所要求的捐赠，在其自身语境中仍被广泛理解为公益慈善行为的一种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捐赠者可以自行决定如何运用或分配资源以造福他人。要求捐赠必须出于自愿，将会把许多社区/社群公认属于公益慈善性质的捐赠排除在外。

因此，在按捐赠来源量化公益慈善资源时，我们纳入所有形式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私人资源，以及符合研究计划界定标准的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的定义是：其用途必须符合规定（用于财政职责之外的公共利益），且必须有健全的资金分配治理结构[i]。它包括主要目的为撬动非国家公益慈善资源的配捐资金、彩票公益金、休眠存款以及特定税收。它不包括政府用于履行财政职责提供服务的支出，如常规教育、医疗卫生、福利或发展支出[ii]。

i 税收优惠及其他政府为鼓励公益慈善捐赠而导致的财政减收不计入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这些政策对已被计入慈善总量的社会捐赠给予补贴，因此若再计入将导致重复计算。此类激励措施是赋能环境层面的一部分，代表着政策选择，即在多大程度上激励或强制捐赠。

ii 在某些情况下，机构收入数据可能没有说明捐赠者所在地。因此，用于本土公益慈善目的的境外来源捐赠（如侨民捐赠）可能被部分纳入，且无法拆分。

本土和跨境捐赠

目前对资金性捐赠的量化主要集中在本土公益慈善捐赠上：即捐赠用于本土公益慈善目的的本土资源[iii]。跨境捐赠的规模远小于本土捐赠，2024年估计约为14亿美元（约101亿人民币）[iv]。不过，研究计划充分认识到，仅量化本土捐赠并不能反映跨境捐赠对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性。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而言，跨境捐赠是其公益慈善形象及其对区域或全球贡献的显著特征。因此，将跨境捐赠排除在当前估算之外，应理解为一种方法论上的选择， 而非对任何国家和地区重要性或捐赠水平的评判。

基准年为2024年

为保持一致性，量化分析采用2024年作为基准年。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资源流和捐赠来源的数据可用性存在差异，并非所有基础数据都来自2024年。在无法获取2024年数据的情况下，根据2024年的价格水平进行调整。在适当情况下，采用年化或多年平均方法，具体方法详见第三部分和第五部分各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说明。

iii 在某些情况下，机构收入数据可能没有说明捐赠者所在地。因此，用于本土公益慈善目的的境外来源捐赠（如侨民捐赠）可能被部分纳入，且无法拆分。

iv 该估算依据现有数据得出，涵盖研究计划中规模最大的国家或地区（中国和印度），以及日本、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联酋)。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 (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缺乏可用的跨境捐赠数据。

3. 方法论框架

估算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多源定量综合分析方法，整合并协调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数据集，力求得出尽可能全面的图景。本研究在研究计划各国家和地区内均运用结构化的、基于现有最佳数据的方法。

本部分阐述量化过程中的通用方法框架，后续部分将分别介绍每种资源流的范围、定义、数据源类型，以及各国家或地区的详细方法。

数据源层级结构和质量评估

研究计划审阅了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多个数据来源，并选择了被认为最可靠的数据来源进行相关估算。数据来源的评估依据三个标准——质量、全面性和时效性：

- **质量**指数据来源的可信度、严谨性和透明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使用政府官方数据，如国家统计数据、行政记录、政府发布的调查报告及政府认可的数据。如果官方数据不完整或无法获取，则考虑其他可信来源，包括学术研究和行业报告、市场研究数据以及公司或各类组织层面的报告。我们特别关注抽样和加权方法、样本量、调查设计和实施以及报告覆盖范围，因为这些因素决定了数据的相关性和代表性。因此，我们优先选择方法论公开透明的数据来源。

- **全面性**是指数据源在多大程度上涵盖特定捐赠来源的所有公益慈善捐赠活动。我们优先考虑那些能够广泛覆盖不同捐赠渠道（例如，正式和非正式捐赠）和捐赠者群体（例如，按宗教、国籍或其他人口特征划分的群体）的数据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优先选择单一来源、覆盖面较广的汇总数据，而不是从多个来源自下而上汇总的估算数据。这种方法旨在确保更全面的覆盖，同时降低每个公益慈善捐赠来源中重复计算的风险。

- **时效性**是指数据年份与2024年的接近程度。优先考虑年份最接近2024年的数据源。

数据调整、年化和推演

若2024年数据缺失，则在适当情况下将货币价值调整至相关国家和地区的2024年价格水平，并在第五部分“各国家和地区具体估算、数据来源和方法说明”中注明相关调整。对于仅报告部分时段（例如一个月或三个月）的数据，若数据源设计支持，则进行年化处理。对于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采用多年平均值，以降低短期收益波动的影响。

在可用数据仅覆盖部分资源流或人口的情况下采用外推法。首选方法是结合局部汇总数据与当地相关的基准比率进行推演。若此方法不可行，则依据官方的人口、家庭、企业或财富数据，将样本数据推演至相应的总体范围。跨国家或地区基准数据仅在本地数据不足时方予使用。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不采用推演方法，因为各国家和地区内部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资产构成、收益定义和投资回报差异，限制了相关假设从一种情境向另一种情境转用的有效性。

迭代审阅和利益相关方验证

量化估算通过迭代流程形成，包括收集数据来源、评估数据来源及估算方法，以及开展三角验证。研究计划合作机构及本地利益相关方，包括主管单位、慈善组织、行业专家和学者，通过提供非公开数据，协助识别新的相关数据来源、审阅方法、质疑假设并评估初步估算结果，积极参与了整个量化估算过程。

在数据未公开、数据不完整、定义和范围具有本地特殊性，或是否纳入需要作出判断的情况下，例如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及大众个人非正式捐赠，利益相关方参与尤其重要。尽管这一过程无法彻底消除数据局限，但有助于确保相关假设充分考虑本地情境，并增强估算方法的稳健性。

方法论局限性

跨资源流和跨国家和地区使用多种数据源会给直接比较带来挑战。数据源在质量、覆盖范围、估算方法、数据年份和基本假设方面存在差异。因此，跨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可能部分反映了数据可用性、定义和方法上的差异，而非实际公益慈善行为的差异。因此，各项估算结果应被解读为结构化的、基于现有最佳数据的近似值。

主要局限性涉及两个反复出现的问题。第一，估算精度因数据来源而异。基于调研的估算受调研设计和实施（例如，抽样和加权方法、样本量、回顾期、回答格式、调查模式等）以及数据处理程序（例如，异常值处理、缺失值插补、调整或校准等）的影响。行政数据和报告数据在其所涵盖的资金流动方面可能更为精确，但往往不包括非正式、不可税前扣除或未申报捐赠。由于本量化主要依赖于二手数据来源，许多底层方法论差异超出了研究计划的控制范围，但这些差异仍然会影响最终估算的精度和可靠性。

第二，定义和覆盖范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及数据来源之间存在差异。尽管本报告尽可能地统一了定义和纳入标准，但本地数据来源并不总是精确对应于本附件所衡量的资源流和捐赠来源类别。例如，一些数据来源包含了超出资金性捐赠范围的组成部分，例如实物捐赠；而一些来源则排除了诸如非正式捐赠等相关类别。在无法可靠地分解出这些部分的情况下，或予以保留并明确注明为局限性；或在纳入这些组成部分会严重扭曲估算结果的情况下，将其排除在估算之外。

4. 按资源流划分的数据源范围、定义和类型

本节解释了每个资源流和捐赠来源的范围和定义，以及所使用的数据源类型。

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大众个人捐赠

范围和定义

大众个人捐赠涵盖公众的现金捐赠，包括正式捐赠（捐赠给正式组织或实体）和非正式捐赠（不通过正式组织或实体进行的捐赠，包括直接捐赠给有需要的人，或通过可能未注册的社区实体或宗教场所进行的捐赠）。根据研究计划对公益慈善的定义，主要出于财政目的（如满足税收要求）或互惠利益而开展的活动不在此范围内。

大众个人资金性捐赠估算不包括实物捐赠；但如数据来源以货币金额报告实物捐赠，且无法将其拆分，则会对此加以说明。

数据源类型

大众个人捐赠的相关数据来源包括个人或家庭收支调查；个人可税前扣除捐赠的税务记录；以及非营利组织或公益慈善组织的综合报告或数据库（见表1）。

表1：
大众个人捐赠数据源类别

数据源类别	现有相关数据及适用的国家和地区（非穷尽）
政府/公共部门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出版物	• 家庭支出调查：平均家庭支出，包括公益慈善捐赠（日本、泰国）
税务系统记录	• 个人可抵扣税款的捐赠总额（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其他行政数据	• 注册公益慈善组织收到的可抵税和不可抵税捐赠（新加坡） • 各州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公布的天课征收统计数据（马来西亚）
政府发布的调查	• 家庭/个人调查：家庭或个人平均捐赠额（印尼）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	
学术调查	• 家庭/个人调查：个人捐赠总额（中国）、个人捐赠中位数（印度）
行业发布的调查	• 个人调查：个人捐赠中位数（沙特阿拉伯）
行业研究/综合报告	• 年度公益慈善组织收入数据和/或整合多个数据来源的行业趋势报告（中国）

企业捐赠

范围和定义

企业捐赠涵盖企业为外部公共利益或社会影响目的而作出的资金性及可计价的捐赠。这包括捐赠或授予非营利组织或基金会的现金、现金等价物和股份，以及直接用于外部项目的企业社会责任支出。该项不包括公司内部用于员工福利、公司治理、合规或日常业务运营等项目的支出。

企业禀赋及实物形捐赠未在资金性捐赠估算中进行全面量化，但若相关捐赠已转化为货币形式且无法进一步拆分，则会对此加以注明。

数据源类型

企业捐赠的相关数据来源既包括反映企业对外捐赠的数据，也包括反映非营利组织或公益慈善组织从企业收到捐赠的数据。企业对外捐赠的数据来源包括企业可税前扣除捐赠的税务记录、企业强制报告和针对企业开展的政府调查。非营利组织或公益慈善组织收到的企业捐赠，则可通过政府调查和机构收入综合报告掌握。上述类型的数据来源均无法获得时，也会考虑采用大型企业的独立报告进行推演（见表2）。

表2：
企业捐赠数据源类别

数据源类别	现有相关数据及适用的国家和地区（非穷尽）
官方数据来源	
税务系统记录	• 企业可抵扣税款捐赠总额（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其他行政数据	• 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记录（印度） • 注册公益慈善组织收到的可抵税和不可抵税捐款（新加坡）
政府发布的调查	• 企业调查：企业捐赠支出（日本） • 非营利组织调查：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来源（泰国）
政府报告或引用的数据	• 政府公布的私营部门对社会支出的贡献（沙特阿拉伯） • 企业财务贡献研究报告（阿联酋）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	
行业研究/综合报告	• 年度公益慈善组织收入数据和/或整合多个数据来源的行业趋势报告（中国）
各组织自下而上的估算报告	• 大型企业年度社会贡献报告（印尼，马来西亚）

超高净值人士捐赠

范围和定义

超高净值人士（UHNWI）[v]捐赠是指超高净值人士提供的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超高净值人士的捐赠包括他们以个人或家庭名义进行的公益慈善捐赠。为避免与企业捐赠估算数据重叠，已排除通过企业实体进行的超高净值人士捐赠。

本研究依据超过特定阈值的捐赠金额，而非每位捐赠者的净资产规模衡量超高净值人士捐赠。这是因为现有超高净值人士捐赠数据基于公开披露的捐赠，或组织收到的捐赠，无法与捐赠者净资产数据逐一对应。中国和印度的数据被用作其他需要推演的国家和地区的估算基准；两组数据分别涵盖单个个人或家庭单位年捐赠额至少为140万美元（1000万人民币）和210 万美元（约1508万人民币）的捐赠者。这些阈值反映基础数据集的范围，并非本研究另行设定的标准。

超高净值人士捐赠往往集中于大额认捐或一次性捐赠，导致报告捐赠金额在年度间出现大幅波动。某一年度的数据对其他年份可能的年度捐赠金额，参考价值较为有限。

数据源类型

目前只有三个国家和地区 可以获得超高净值人士捐赠汇总数据：中国、印度和沙特阿拉伯。数据来源包括记录了个人大额公益慈善捐赠的政府报告数据和行业报告（见表3）。

表3：
超高净值人士捐赠数据源类别

数据源类别	现有相关数据及适用的国家和地区（非穷尽）
官方数据来源	
政府报告的或引用的数据	• 向超高净值人士捐赠平台捐款（沙特阿拉伯）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	
行业研究/综合报告	• 根据机构报告、调查或公开数据整理的超高净值人士捐赠排行榜（中国、印度）

v 超高净值人士是指净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约2.2亿人民币）的个人。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

范围和定义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是指政府引擎向公益慈善生态系统注入的新资源。其用途必须符合规定（用于财政职责之外的公共利益），且必须有健全的资金分配治理结构。图1重点介绍了我们筛选和纳入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的方法。

图B2：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的纳入标准



注：1非穷尽，仅列举研究计划各国家和地区已观察到的机制，后续还可继续扩充；不包括政府为履行财政职责和提供常规教育、医疗卫生、福利或发展的支出。2政府领导人被界定为联邦或地区政府的最高官员。

数据源类型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的估算基于对已识别的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分配机制自下而上的研究。因此，我们使用了与这些机制直接相关的数据来源，包括政府和组织报告、预算和财务报表、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引用这些数据来源的二手出版物（见表4）。

表4：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数据源类别

数据源类别	现有相关数据（非穷尽）
政府/公共部门数据来源	
政府/公共部门报告或引用的数据	• 财政预算、相关法律法规和指南、政府网站、公告、年度报告、访谈等。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	
引用政府数据的出版物	• 学术出版物、媒体文章等。
机构报告	• 年度报告、预算、财务报表等。

志愿服务时间

志愿服务

范围和定义

志愿服务是指个人在不期待直接个人回报的情况下自愿开展的工作或活动，服务对象为其家庭或家族以外的组织、社区或个人。这包括通过正式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以及在非正式或社区环境中开展的志愿服务。

每个国家和地区用于估算志愿服务的数据来源都有其自身的具体定义，而基于调查的数据可能还会受到受访者对这些定义理解的影响。

数据源类型

对于志愿服务参与情况和时长，我们主要检索了专门针对志愿服务的个人或家庭调查，以及涵盖志愿服务内容的更广泛的捐赠或时间利用调查及相关行业报告（见表5）。

表5：
志愿服务数据源类别

数据源类别	现有相关数据及适用的国家和地区（非穷尽）
政府/公共部门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出版物	• 时间利用情况调查（印度、日本） • 关于志愿工作的调查（沙特阿拉伯）
政府/公共部门发布的调查	• 关于捐赠（包括志愿服务）的调查（新加坡、印尼）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	
学术调查	• 关于捐赠（包括志愿服务）的调查（中国）
行业发布的调查	• 关于捐赠（包括志愿服务）的调查（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马来西亚；泰国）
行业研究/综合报告	• 年度公益慈善组织收入数据和/或整合多个数据来源的年度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趋势报告（中国）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衡量的是生态系统中现有资产产生的收入，而不是来自捐赠者的新增资金。这包括公益慈善组织拥有的资产以及宗教资产产生的收入，例如瓦克夫（awqaf，也拼作awkaf，单数形式为waqf/wakaf）资产。

对于这一资源流，在可能情况下，我们优先采用综合报告公益慈善组织或瓦克夫（awqaf）资产收益的数据来源。如无法取得汇总收益数据，只有在能够识别足够扎实的本土资产价值和回报率数据时，才进行估算。因此，未报告的区域（例如州或省）、组织或资产收益类别均未进行估算。鉴于此，对该资源流的估算应被解读为反映现有数据范围内的可观测收入，而非全面衡量。

由于资产收益可能存在显著的年度波动，我们采用多年平均值（最长五年，视数据可得性而定）来降低短期波动的影响，因为短期波动可能无法代表实际的公益慈善活动。当无法获得跨年度数据时，我们选取并使用了2024年或最接近2024年的年度数据（并进行相应调整）。

公益慈善组织年度资产收益

范围和定义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公益慈善机构的定义差异很大，因此，相关数据的范围也各不相同。根据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数据源可能仅涵盖特定类型的组织（例如，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或慈善信托），也可能涵盖更广泛的非营利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大学和学校、诊所和医院、族裔和社区组织以及政府关联组织。在我们的评估中，我们保留了原始数据源的覆盖范围，以反映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仅排除那些明显超出公益慈善范畴的类别，例如旨在服务于成员及所代表行业利益的商业和行业协会以及工会。

公益慈善组织拥有的创收资产可能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金融资产（例如股票和债券）以及不动产（例如土地和建筑物）。因此，这些资产的收入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利息、股息、租金以及出售资产所得。

数据源类型

公益慈善机构资产收益数据并不普遍可得。在可获得的情况下，通常也是以公益慈善组织综合报告数据的形式出现，无论这些数据是通过政府行政系统或渠道报告，还是通过调查方式收集（见表6）。

表6：
公益慈善组织资产收益数据源类别

数据源类别	现有相关数据及适用的国家和地区（非穷尽）
政府数据来源	
其他行政数据	• 公开的注册公益慈善组织或慈善信托按来源划分的收入数据，包括资产收益（新加坡、印度）
政府发布的调查	• 非营利组织调查：非营利组织收入来源（泰国）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	
行业研究/综合报告	• 年度公益慈善组织收入数据和/或整合多个数据来源的年度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趋势报告（中国）

信仰类资产收益

范围和定义

瓦克夫资产是通常被永久划拨用于宗教、公益慈善或公共利益目的的伊斯兰捐赠资产。通常而言，这种捐赠资产由信托持有，旨在永续存在。资产产生的收入和收益可用于公益慈善目的，或根据瓦克夫契约的规定分配给受益人。

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瓦克夫资产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不动产（例如土地、商业建筑、清真寺、学校、医院和农场）、动产（例如牲畜、设备）和/或金融资产（例如现金和股票等）。因此，瓦克夫资产产生的收入和收益可以来自不同的来源，例如租金收入、运营活动和投资等。

数据源类型

瓦克夫资产或收益的数据通常由各国家和地区的瓦克夫主管机构提供（见表7）。

表7：
信仰类资产收益数据源类别

数据源类别	现有相关数据及适用的国家和地区（非穷尽）
政府/公共部门数据来源	
其他行政数据	瓦克夫管理机构年度报告和财务报表（马来西亚、新加坡）
政府/公共部门报告或引用的数据	瓦克夫管理机构发布的官方研究报告和统计数据（印尼、沙特阿拉伯、新加坡）

5. 各国家和地区具体估算、数据来源和方法说明

本部分针对研究计划的各成员国家和地区，提供了2024年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志愿服务时间以及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的估算值。

在以下情况下，本部分会呈现估算区间：无法明确判定某一估算明显优于其他估算；现有来源对捐赠范围或覆盖面形成互补，但均不完整；或者可信度较高的来源对相关捐赠来源覆盖有限，需要通过其他来源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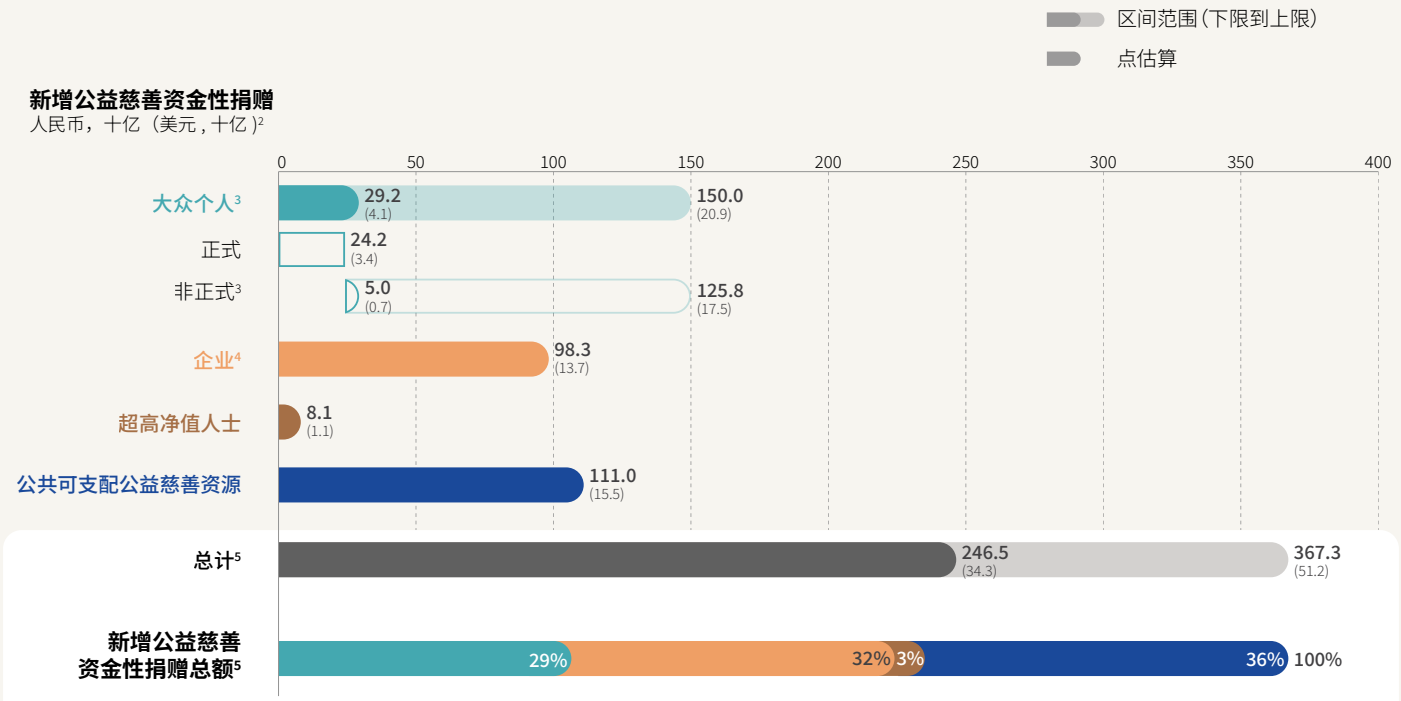
此外，本部分还概述了用于量化每项估算值的方法和数据来源，包括：

- **数据来源：**用于推导2024年相关捐赠或资源流点估算的数据来源。
- **数据源类别：**根据第四部分概述类别对每个数据源的分类。
- **数据年份：**指用于推导2024年点估算的数据点所代表的年份或期间[vi]。
- **数据范围或定义：**从数据源中获取并在得出2024年点估算时使用或引用的相关数据点的范围、覆盖面和定义
- **估算方法和调整：**用于从基础数据源推导出2024年点估算的方法、假设和所进行的调整
- **局限性：**2024年点估算在方法论上局限性，可能会影响全面捕捉或准确反映相关捐赠来源或资源流的能力，和/或可能会降低不同国家和地区估算间的可比性。

本报告中提供的金额以各国家和地区的当地货币单位和美元（$）表示。

vi 数据年份反映的是数据涵盖的报告期，而非其发布年份。如果报告期长于一年，则数据年份设定为包含月份最多的年份。如果报告期平均分布在两年内，则采用较晚的年份。例如，覆盖2023年9月至2024年8月的数据，数据年份定为2024年，覆盖2023年7月至2024年6月的数据，数据年份同样定为2024年。如果仅有多年累计总额，则以报告期的中点年份计算年平均值，并调整至2024年的价格水平。例如，2023年至2025年的报告总额为300亿美元（约2145亿人民币），则年平均值为100亿美元（约715亿人民币），数据年份设定为报告期的中点年份2024年。

图B3：
中国2024本土公益慈善捐赠量化估算[1]



志愿服务时间

	志愿者人数，百万人	志愿服务时长，百万小时
志愿服务[6]	77.0–257.9	4,106.0–9,027.4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
人民币，十亿（美元，十亿）[2]

公益慈善组织资产收益[7]（2023-2024平均值）	4.3 (0.6)
信仰类资产收益	不适用
总计	4.3 (0.6)

注：1 仅包含中国内地数据。截至本中期报告发布时，民政部尚未公布2024年正式的个人捐赠和企业捐赠数据，待民政部官方数据公布后将进行更新。2 基于2024年平均汇率1元人民币=0.1393美元。3 范围基于两项非正式捐赠估算。下限包括基于《中国慈善捐赠》的正式捐赠和可追踪的通过数字平台的非正式捐赠，上限包括基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调研数据的非正式捐赠估算。4 由于无法可靠地细分，因此该数据可能包含实物捐赠和企业能力的货币化价值。5 由于四舍五入，总计可能不等于各分项之和。6 范围基于正式和非正式志愿服务估算。下限包括基于《慈善蓝皮书》的正式志愿服务，上限包括基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调研和慈善援助基金会《全球捐赠报告》调查数据的非正式志愿服务。7 公益慈善组织资产收益数据涵盖有投资收益数据的核心组织（基于《中国慈善捐赠》）。

表8：
中国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和调整	局限性
大众个人					
正式捐赠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和易善数据（2026）：《中国慈善捐赠2025》[1]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研究/综合报告	2024	社会组织从个人途径获得的总捐赠收入 包括（1）核心组织（基于可用数据），以及（2）其他社会组织（估算）[vii]	大众个人捐赠（正式捐赠）= 个人捐赠（引自《中国慈善捐赠》）–超高净值人士捐赠* *请参阅下文超高净值人士的估算	由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捐赠收入为基于已知数据估算而得，与实际捐款收入可能存在差异 无法可靠拆分的有限合伙企业捐赠被计入大众个人捐赠，而非企业捐赠；据数据提供方判断，该金额可能较小
非正式捐赠，估算下限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和易善数据（2026）：《中国慈善捐赠2025》[2]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研究/综合报告	2024	基于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可追踪数据的非正式捐赠金额，由于资源未通过社会组织渠道分配，因此被视为非正式捐赠	未对源数据进行任何调整	该估算并未涵盖非正式捐赠的总量；仅包括可追踪的非正式捐赠
非正式捐赠，估算上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25）：《中国公众捐赠调研报告》[3]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学术调查（n=17,827人）	2025	大众个人捐赠总额点估算，包括正式捐赠和非正式捐赠	大众个人捐赠（非正式捐赠，估算上限）= 大众个人捐赠总额（来自调研报告）–大众个人捐赠（正式捐赠）* *参见上文关于大众个人捐赠（正式捐赠）估算的描述	抽样设计在全国代表性方面尚有改进空间；目前依赖于采样后进行加权处理 调研问卷并未对“捐赠”一词做出明确定义（例如，是否包含对家族成员或朋友的捐赠），因此，受访者的理解可能导致其中包含部分根据研究计划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定义而被视为非公益慈善性质的款项

vii 核心组织包括基金会、慈善会、红十字会及其他慈善组织，涉及的组织在数据源中均有财务数据，且其收到的捐款总额占正式捐赠的绝大部分；其他社会组织指其余的非核心组织，包括尚未被认定为慈善组织的社会组织。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和调整	局限性
企业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和易善数据（2025）：《中国慈善捐赠2025》[4]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研究/综合报告	2024	社会组织从企业获得的总捐赠收入 这包括（1）核心组织（基于可用数据），以及（2）其他社会组织（估算） 不包括来源于有限合伙企业的捐赠收入	未对源数据进行任何调整	该估算包括无法进一步拆分的实物捐赠 受数据限制，未反映未通过社会组织流转的企业捐赠（如直接用于外部项目的企业社会责任支出）；经向专家咨询并验证，大多数企业会通过社会组织配置捐赠，因此该金额可能较小 无法可靠拆分的有限合伙企业捐赠被计入大众个人捐赠，而非企业捐赠；据数据提供方判断，该金额可能较小
超高净值人士					
易善数据：“高净值人群年度捐赠额统计”[5]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研究/综合报告	2024	由可识别的单一自然人（披露或未披露具体姓名）或可明确判断为家庭、夫妇等具有共同财产或共同捐赠决策基础的捐赠主体，在报告年度内向一个或多个社会组织捐赠金额达到或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140万美元）；由多个非家庭关系自然人形成的联合捐赠，若无法确认其中任一单一自然人达到统计门槛，则不纳入统计	未对源数据进行任何调整	如果一位超高净值人士多次进行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匿名捐赠，但累计年度捐赠总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则该捐赠将被纳入大众个人捐赠（正式捐赠）范畴 如超高净值人士通过有限合伙企业或企业实体捐赠，则分别计入大众个人捐赠或企业捐赠 数据不包括未进行报告且未登记为慈善组织的社会组织。使用相同基础数据集、并由数据提供方共同编写的《中国慈善捐赠》估算，这部分金额与机构捐赠收入总额相比很小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和调整	局限性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25）：《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告2025年第8号》（关于彩票公益金筹集与分配以及2024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6]	政府/公共部门数据来源：税务系统行政记录	2024	彩票公益金	根据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标准纳入（见第四部分）： 地方留成彩票公益金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拨给民政部及体育总局的彩票公益金 该估算不包括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 估算依据2024年中央财政实际征收的彩票公益金以及各项资金的法定分配比例计算	不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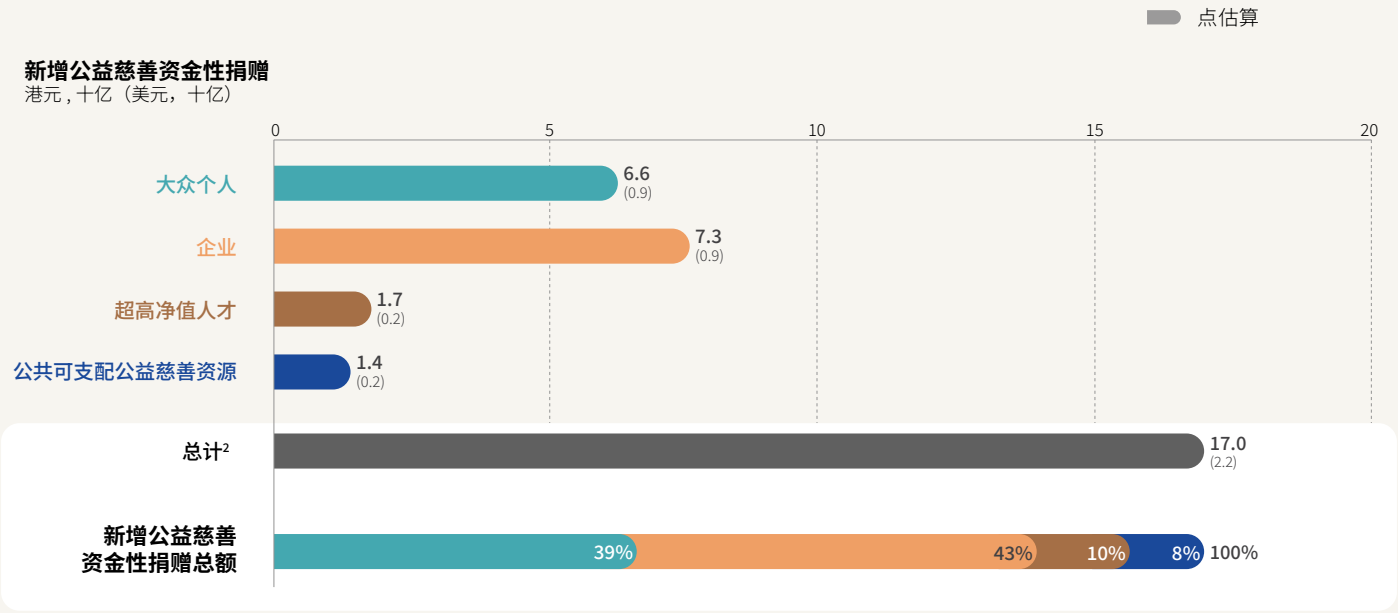
表9：
中国志愿服务时间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和调整	局限性
估算下限（仅正式）					
杨团，王春光主编（2026）：《慈善蓝皮书》[7]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研究/综合报告	2024	可用数据： 活跃志愿者人数：指15岁以上，在过去一年中至少参与1小时志愿服务的志愿者 活跃志愿者的平均志愿服务时长 活跃志愿者志愿服务总时长 注：采样基于具备参与研究能力（根据数据源定义）的志愿服务组织合作网络成员，并推演至全国 定义： 志愿服务是指通过组织完成的志愿服务	未对源数据进行任何调整	参与采样的组织志愿者参与度与服务时数可能与其他组织存在差异
估算上限（正式和非正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25）：《中国公众捐赠调研报告》[8]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学术调查（n=17,827人）	2025	可用数据： 样本中过去12个月内参与志愿服务的百分比；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志愿服务 定义： 志愿服务定义为时间贡献（即志愿服务）	志愿者人数=样本中报告参与志愿服务的百分比×中国18岁至64岁的人口数 志愿服务时长= 志愿者人数×每位志愿者平均年度志愿服务时长* *每位志愿者年均志愿服务时长=总年均志愿服务时长÷报告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口百分比（均来自CAF调查数据） 人口数据已调整以匹配数据源的人口范围（例如，通过插值法获得准确的年龄组，并采用正确的参考年份）	抽样设计在全国代表性方面尚有改进空间（例如，避免样本偏重于城市人口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 答复可能因受访者对定义的理解而有所不同
慈善援助基金会（CAF）（2025）：《世界捐赠报告2025》[9]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发布的调查（n=501人，年龄18岁及以上）	2024	可用数据： 2024年平均年度志愿者服务时长（包括志愿者和非志愿者） 定义： 志愿服务是指在社区内外进行的无偿志愿工作		
国家统计局（2025）：《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2025》[10]	政府/公共部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出版物	2024	按年龄组划分的人口规模		

表10：
中国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和调整	局限性
公益慈善组织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和易善数据（2025）：《中国慈善捐赠2025》[11]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研究/综合报告	2023–24	有投资收益数据的核心组织，包括股权投资与债权投资（2023年样本量=2623家，2024年样本量=2351家）	2023年数据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然后取两年（2023-2024年）的平均值 注：根据第四部分的方法选择，存款利息收入和租金收入不进行推演	未反映未报告数据的社会组织；目前缺乏适当基准来判断这一数据缺口的规模

图B4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024本土慈善捐赠量化估算



志愿服务时间

	志愿者人收（百万人）	志愿服务时长（百万小时）
志愿服务	1.5	42.2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资产收益
港元，十亿（美元，十亿）[1]

公益慈善组织资产收益	无可用数据
信仰团体资产收益	无可用数据
总计	–

注：1基于2024年平均汇率1港币=0.1282美元；2由于四舍五入，总计数据可能不等于各分项数据相加之和。

表11：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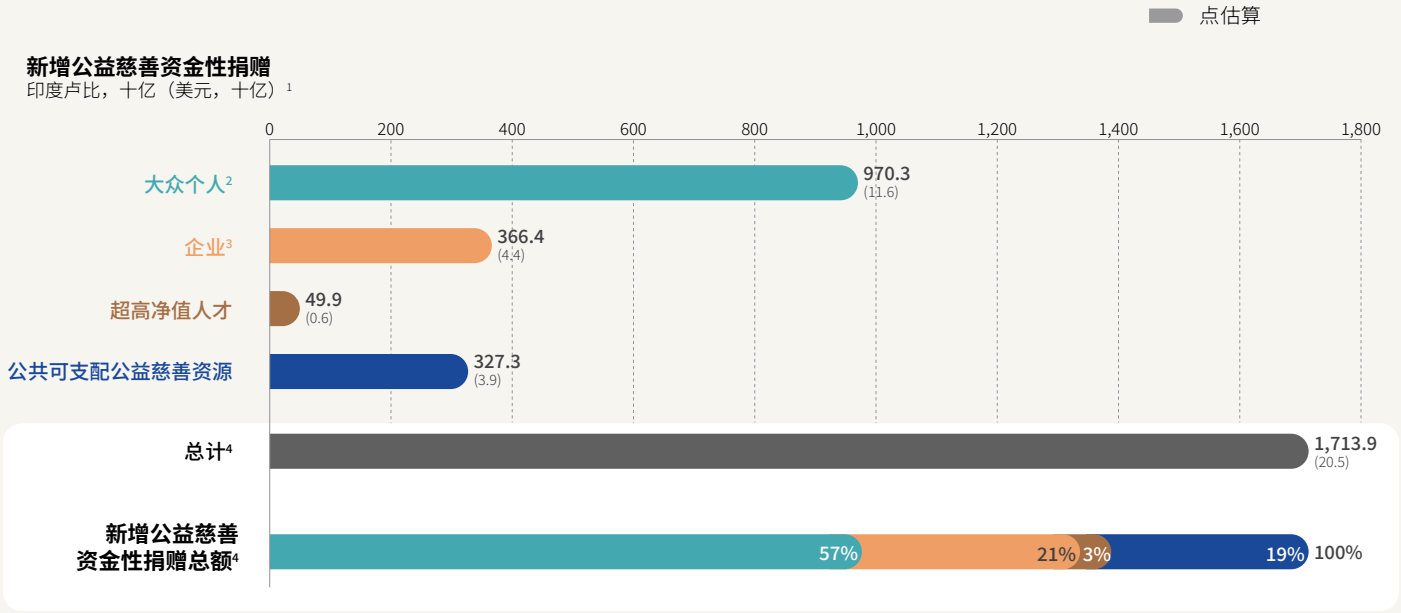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大众个人					
税务局（2025）：《2024-25年报》（Annual report 2024–25）[12]	政府数据来源：税务系统记录	2023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个人向慈善组织提供的100港元（约13美元，92人民币）以上、且不超过税收扣除上限（应评税收入的35%）的可抵税现金捐赠	大众个人捐赠=个人向慈善组织提供的可抵税正式现金捐赠*+推演得出的个人间非正式捐赠**−超高净值人士捐赠*** *将2023年正式捐赠数据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 **个人间非正式捐赠=个人向慈善组织提供的可抵税正式现金捐赠×直接捐赠与慈善机构捐赠之比（来自CAF调查） 假定CAF报告的慈善机构捐赠与个人可抵税现金捐赠具有可比性 ***见下文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估算	受数据限制，未反映不可抵税的正式资金性捐赠，例如低于100港元（约13美元，92人民币）和超过税收扣除上限的正式现金捐赠；假定低于100港元（约13美元，92人民币）的捐赠会反映在个人间非正式捐赠估算中，因此该金额可能较小 未反映向未登记组织或实体提供的非正式捐赠（如非正式社区或互助小组）；目前缺乏适当基准来判断这一数据缺口的规模
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CAF）（2025）：《世界捐赠报告2025》（World Giving Report 2025）[13]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发布的调查（样本量=254名18岁及以上个人）	2024年	年均捐赠额占收入的比例： 向慈善组织捐赠（“慈善机构捐赠”） 直接向有需要者捐赠（“直接捐赠”） 其中，收入是指年度税后到手收入		
企业					
税务局（2025）：《2024-25年报》（Annual Report 2024–25）[14]	政府数据来源：税务系统记录	2023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企业向慈善组织提供的100港元（约13美元，92人民币）以上、且不超过税收扣除上限（应评税利润的35%）的可抵税现金捐赠	企业捐赠=企业提供的可抵税现金捐赠*+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捐赠** *将2023年捐赠数据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 **从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捐赠额中剔除2023日历年度提供的一笔大额一次性捐赠	受数据限制，未反映不可抵税的资金性捐赠（如直接用于外部项目的企业社会责任支出）、低于100港元（约13美元，92人民币）的现金捐赠，以及超过税收扣除上限的捐赠（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捐赠除外）；由于企业公益慈善捐赠预计主要通过可抵税捐赠渠道进行，因此该金额可能较小
香港赛马会（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2025）：《二〇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年报》（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30 June 2025）[15]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机构报告	2024年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作为无需税收扣除的主要企业捐赠方，在2023年7月至2024年6月期间提供的捐赠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超高净值人士					
Shorrocks等，《2023年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3），瑞银集团[16]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研究/综合报告	2022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依据各国家和地区家庭财富分布数据估算的不同财富区间高净值人士人数	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中国香港超高净值人士财富*×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与财富之比（中国和印度的中间值） *依据超高净值人士财富区间及各区间人数估算中国香港超高净值人士财富，并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 假定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与其财富规模成正比，且捐赠水平与中国和印度相当	由于符合本研究评估及纳入标准的本地数据来源有限，本估算未采用本地数据
中国基准——请参阅中国的方法说明					
印度基准——请参阅印度的方法说明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2025）：《2024-25年度奖券基金账目》（The Accounts of the Lotteries Fund 2024–25）[17]	政府数据来源：政府报告或引用的数据	2024年	奖券基金	依据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标准纳入（见第四部分）： 六合彩收益，代表可用于财政职责之外公益慈善用途的资金总额	不适用

表12：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志愿服务时间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CAF）（2025）：《世界捐赠报告》（World Giving Report 2025）[18]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发布的调查（样本量=254名18岁及以上个人）	2024年	可用数据： 2024年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口比例 2024年全体人口年均志愿服务时长（包括志愿者和非志愿者） 定义： 志愿服务被界定为在本人所在社区或其他地区开展的无报酬、自愿性工作	志愿者人数=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口比例×中国香港18岁及以上人口规模 志愿服务时长=志愿者人数×每名志愿者年均志愿服务时长* *每名志愿者年均志愿服务时长=全体人口年均志愿服务时长÷报告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口比例 对人口数据作出调整，以与数据来源中的人口范围保持一致（例如根据准确年龄组进行插值，并采用正确基准年）	不适用
政府统计处（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2026）：《表110-01001：按性别及年龄组别划分的人口》（“Table 110-01001：Population by Sex and Age Group”）[19]	政府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出版物	2024年	按年龄组划分的人口规模		

图B5
印度2024本土慈善捐赠量化估算



	志愿者人收（百万人）	志愿服务时长（百万小时）
志愿服务	无可用数据	20,998.3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资产收益
印度卢比，十亿（美元，十亿）[1]

公益慈善组织资产收益[5]	117.1 (1.4)
信仰团体资产收益	无可用数据
总计	117.1 (1.4)

注:1基于2024年平均汇率1印度卢比=0.01195美元。2该数据包含实物捐赠的折算价值，因为无法可靠地将实物捐赠与资金捐赠区分开来。3该数据包含强制性社会责任开支。4由于四舍五入，总计数据可能不等于各分项数据相加之和。5该数据涵盖了马哈拉施特拉邦拥有可查询数字化申报数据的公共慈善信托机构。

表13：
印度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大众个人					
阿育王大学社会影响与公益慈善中心（Centre for Social Impact and Philanthropy, Ashoka University）（2026）：《2025–26年印度捐赠报告》（How India Gives 2025–26）；开放科学中心（Center for Open Science）：《2025–26年印度捐赠报告》，基于CSIP数据集（“How India Gives 2025-26,” based on CSIP dataset）[20]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学术调查（样本量=7225户家庭）	2025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每户样本家庭可以获得的原始数据： 过去三个月参与现金捐赠的情况（现金捐赠，或同时提供现金和实物捐赠） 过去三个月的家庭捐赠额 典型类别（按教育和消费水平界定） 家庭规模估算值 其他可用数据： 各典型类别占印度总人口的比例	大众个人捐赠=大众个人捐赠（非自助小组）*+自助小组捐赠** *大众个人捐赠（非自助小组）=各捐赠者典型类别捐赠额之和；每类捐赠额=印度18岁及以上人口规模×该典型类别占印度总人口的比例×该类别现金捐赠参与率×该类别每名捐赠者捐赠额中位数*** ***家庭捐赠数据经年化处理后，再除以估算家庭规模，转换为个人层面估算 将2025年数据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 对人口数据作出调整，以与数据来源中的人口范围保持一致（例如根据准确年龄组进行插值，并采用正确基准年） **自助小组捐赠=自助小组成员人数×提供捐赠的成员比例×每名成员年均捐赠价值 注：自助小组成员在《印度捐赠状况》（How India Gives）（2026）调查中可能代表不足，因此另行加上自助小组捐赠	非自助小组大众个人捐赠估算包括部分无法可靠拆分的实物捐赠 自助小组自愿捐赠估算采用基于对邦农村生计发展计划访谈形成的专家判断。由于邦级/国家农村生计发展计划的报告迄今尚未提供这一指标，估算结果可能与实际数值不同
国家人口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2019）：《2011–2036年印度及各邦人口预测》（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India and States 2011–2036）[21]	政府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出版物	2024年	总人口规模		
国家统计局（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2024）：《2023年印度的女性与男性》（Women and Men in India 2023）[22]	政府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出版物	2021年、2026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各年龄组人口规模占总人口的比例		
DAY-NRLM电子政务应用系统[23]	政府数据来源：其他行政数据	2025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自助小组成员人数		
对以下机构官员开展访谈： 比哈尔邦农村生计项目（JEEViKA） 恰蒂斯加尔邦农村生计发展计划（BIHAN） 中央邦农村生计发展计划（DAY-SRLM） 北方邦农村生计发展计划（PRERNA）	公共部门数据来源：公共部门报告或引用的数据——访谈	不适用（访谈于2025—2026年开展）	验证以下假设： 提供公益慈善捐赠的自助小组成员比例 依据小组成熟程度确定的每名成员保守年度捐赠价值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企业					
公司事务部（Ministry of Corporate Affairs）（2026）：《2025-26年年报》（Annual Report 2025–26）[24]	政府数据来源：其他行政数据（依据报告汇总）	2023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报告的企业社会责任支出，包括实施获批项目的支出、向注册的第8条公司/公共信托/社团转移的资金，以及向特定政府基金提供的捐赠（如总理国家救济基金） 注：向获批政府基金提供的捐赠可计为企业社会责任支出（当前已纳入），也可计为可抵税捐赠，但不得重复计算	直接采用来源所报告的数值 将2023年数据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	受数据限制，未反映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支出之外的企业可抵税捐赠；根据本地情况，企业捐赠主要被记录为企业社会责任支出，而且新税制不允许公益慈善捐赠享受税收扣除，因此该金额相对于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支出可能较小[viii]
超高净值人士					
EdelGive基金会（EdelGive Foundation）和胡润印度（Hurun India）（2025）：《EdelGive 胡润印度慈善榜2025》（EdelGive Hurun India Philanthropy List 2025）[25]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研究/综合报告	2024年	依据调查、媒体报道交叉核对和慈善基金会数据形成的主要超高净值人士捐赠公开清单 胡润榜单称31人“以个人身份捐赠”，但仅列明前10名捐赠者及其个人捐赠金额 完整榜单纳入192名超高净值人士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形式捐赠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胡润的分类），并列出捐赠总额及其代表的主要实体（企业或基金会） 榜单中的超高净值人士是“在印度出生和成长的个人，不论其目前持有何国护照”，且捐赠额达到或超过5千万印度卢比（约60万美元，429万人民币）	采用前10名个人以个人身份作出的捐赠 其余21人以个人身份作出的捐赠，按以下步骤估算： 以包含192人的完整榜单为基础，剔除已经纳入的10人以及由企业实体代表的153人 根据其主要捐赠实体类型，并结合可用数据，估算其余个人以个人身份作出的捐赠；同时假定其余21人中任何一人的捐赠金额均不超过前10名中排名第10位的捐赠者	该估算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捐赠，这些捐赠未必会在同一年度实际投入，且无法可靠拆分 不愿通过公开渠道或调查披露捐赠金额的超高净值人士，其捐赠可能未被反映；目前缺乏适当基准来判断这一数据缺口的规模

viii 印度《2025年所得税法》第202条确立的新税制（承接《1961年所得税法》第115BAC条，并于2020年4月1日起实施），不允许对符合《1961年所得税法》第80G条规定的公益慈善捐赠进行税收扣除。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					
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NABARD）（2025）：《2024-25年年报》（Annual Report 2024–25）[26]	公共部门数据来源：公共部门报告或引用的数据——年度报告	2024年	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的七项基金/资金窗口	依据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标准纳入（见第四部分）： 2024/25财年七项基金/资金窗口新增投入总额；这些基金/窗口（1）具有明确的包容或可持续发展使命，超出单一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2）设有跨多个部委协调的治理架构[ix]	该估算可能包含少量基金本金产生的利息收入（而非公共资源新增投入），公开数据无法将其可靠拆分
矿业部（Ministry of Mines）（2025）：《地区矿产基金会》（“District Mineral Foundation”）[27] 矿业部（Ministry of Mines）（2023）：《地区矿产基金会资助改善受采矿影响地区/人群的生活》（“District Mineral Foundation Funds Transforming Lives of Mining Affected Areas/People”）[28]	政府数据来源：政府报告或引用的数据——新闻稿	2024年	地区矿产基金	依据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标准纳入（见第四部分）： 地区矿产基金年度资金征收总额*×用于高优先事项领域的资金比例[x] 目前只能获得地区矿产基金累计征收总额；估算将2023年8月至2024年11月之间的增量作年化处理	不适用
劳动和就业部（Ministry of Labour and Employment）（2022）：《房屋建筑及其他建筑工人福利委员会的财务状况》（“Financial Condition of Building and Other Construction Workers Welfare Boards”）[29] 劳动和就业部（2024）：《劳动征费/劳工税基金的使用情况》（“Utilization of Labour Cess Funds”）[30]	政府数据来源：政府报告或引用的数据——议会问题答复	2022—2023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建筑及其他建筑工人附加税基金（BOCW Cess Fund）	依据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标准纳入（见第四部分）： 各建筑及其他建筑工人福利委员会征收的年度附加税（专项税收）总额 来源仅报告累计总额；年度估算通过以下方式得出：将各邦/中央直辖区现有累计数据点（报告时间介于2022年至2024年）之间的增量作年化处理，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再汇总至全国层面	不适用
印度审计署（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 of India）（2025）：《2025年度第3号报告：喀拉拉邦政府2023–24年度国家财政审计报告》（Report No. 3 of the Year 2025: State Finances Audit Report for the Year 2023–24, Government of Kerala）[31]	政府数据来源：政府报告或引用的数据——年度报告	2023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喀拉拉邦彩票代理商和销售商福利基金	依据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标准纳入（见第四部分）： 喀拉拉邦彩票2023/24财年收入×年度彩票营业额中分配给喀拉拉邦彩票代理商和销售商福利基金的比例[xi] 将2023年数据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	不适用

ix 包括催化资本基金（CCF）、气候变化基金—利差基金（CCF-ID）、合作发展基金（CDF）、普惠金融基金（FIF）、研究与开发基金、部落发展基金（TDF）和流域发展基金（WDF）。国家气候变化适应基金（NAFCC）也符合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标准，但因2024/25财年没有公共资源新增投入而未纳入。

x 根据印度政府矿业部2024年《总理矿区福利计划》（PMKKKY）指南，至少70%的资金须用于高优先事项领域，包括饮用水供应、污染防治、医疗卫生、环境卫生，以及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福利；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在其列。

xi 根据《2008年喀拉拉邦彩票代理商和销售商福利基金法》（2009年第2号法案），喀拉拉邦彩票厅每年彩票销售总收入的1%拨入喀拉拉邦彩票代理商和销售商福利基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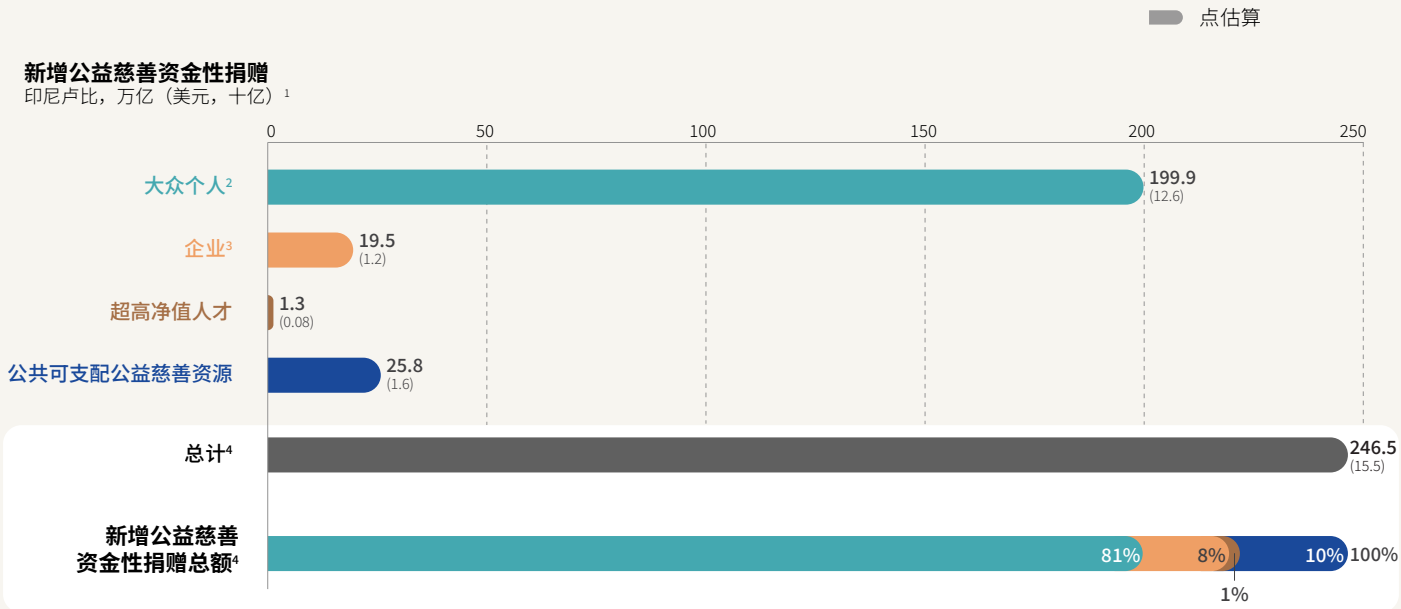
表14：
印度志愿服务时间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国家统计局（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2025）：《印度时间利用调查2024》（Time Use in India, 2024: Time Use Survey）[32]	政府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出版物（样本量=454,192名6岁及以上个人）	2024年	可用数据： 农村和城市地区在随机抽取的一天中参与志愿服务的6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上述志愿者（6岁及以上）的日均志愿服务时长 注：农村和城市志愿服务数据无法进一步按年龄划分，因此无法估算劳动年龄人口或成年人的特定数据 定义： 志愿服务被界定为无偿为其他家庭提供的工作，包括直接、社区和组织化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时长=城市地区志愿服务时长*+农村地区志愿服务时长**+自助小组志愿服务时长*** *城市人口志愿服务时长=印度6岁及以上人口规模×城市人口比例×城市地区志愿者比例×城市地区日均志愿服务时长×2024年天数 **农村人口志愿服务时长=印度6岁及以上人口规模×扣除自助小组成员后的农村人口比例×农村地区志愿者比例×日均志愿服务时长×2024年天数 注：自助小组成员在调查中可能代表不足，因此从农村人口中扣除；自助小组志愿服务时长另按下述方法估算 ***自助小组志愿服务时长=自助小组成员人数×贡献志愿服务时间的成员比例×每名成员月均志愿服务时长×一年中的月数 对人口数据作出调整，以与数据来源中的人口范围保持一致（例如根据准确年龄组进行插值，并采用正确基准年）	受调查设计限制，无法取得年度志愿者人数；可用数据仅反映每日志愿服务参与情况，无法可靠换算为年度数值 估算可能包括不符合研究计划志愿服务定义的未说明无偿工作（例如受训人员的培训时长），且无法可靠拆分 自助小组志愿服务时间估算采用基于对邦农村生计发展计划定性访谈形成的假设。由于邦级/国家农村生计发展计划的报告迄今尚未提供这一指标，估算结果可能与实际数值不同
国家人口委员会（2019）：《2011–2036年印度及各邦人口预测》（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India and States 2011–2036）[33]	政府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出版物	2024年	总人口规模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国家统计局（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2024）：《2023年印度的女性与男性》（Women and Men in India 2023）[34]	政府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出版物	2021年、2026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各年龄组预测人口规模占总人口的比例		
DAY-NRLM电子政务应用系统[35]	政府数据来源：其他行政数据（依据报告汇总）	2025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自助小组成员人数		
对以下机构官员开展访谈： 比哈尔邦农村生计发展计划（JEEViKA） 恰蒂斯加尔邦农村生计发展计划（BIHAN） 中央邦农村生计发展计划（DAY-SRLM） 北方邦农村生计发展计划（PRERNA）	公共部门数据来源：公共部门报告或引用的数据——访谈	不适用（访谈于2025—2026年开展）	验证以下假设： 贡献志愿服务时间的自助小组成员比例 每名成员月均志愿服务时长 定义： 志愿服务被界定为自助小组成员在规定的小组角色和职责之外，为公共、社区及福利活动贡献的时间，例如危机应对和社区基础设施维护；相关活动可以完全无报酬，也可以仅领取象征性补贴（仅用于支付基本交通或餐食费用的最低金额，不视为直接利益或报酬）		

表15：
印度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慈善组织					
慈善事务专员办公室（Office of the Charity Commissioner）（2025）：《数字化公共慈善信托基金收入》（Income of Digitised Public Charitable Trust）[36]	政府数据来源：其他行政数据（依据报告汇总）	2024年	包括马哈拉施特拉邦公共慈善信托的股息、租金和利息收入（有报告数据的公共慈善信托共67783家）	慈善组织资产年度收益=有可用数据的公共慈善信托股息+租金+利息收入 注：根据第四部分的方法选择，不对马哈拉施特拉邦之外其他公共慈善信托的资产收益，以及出售投资资产所得的资本利得进行推演 注：虽然可以取得多年数据，但各年度拥有数据的机构数量差异显著，数据不具可比性；为避免误导，未计算平均值	未反映未报告数据的公共慈善信托；目前缺乏适当基准来判断这一数据缺口的规模

图B6
印尼2024本土慈善捐赠量化估算



志愿服务时间

	志愿者人收（百万人）	志愿服务时长（百万小时）
志愿服务	129.3	19,476.5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资产收益
印度尼西亚卢比，万亿（美元，十亿）[1]

公益慈善组织资产收益	无可用数据
信仰团体资产收益[5]	0.009 (0.0006)
总计	0.009 (0.0006)

注:1基于2024年平均汇率1印度尼西亚卢比=0.00006305美元。2该数据包含2%未分类捐赠,其中可能涵盖实物捐赠的折算价值;大多数实物捐赠未计入其中。3该数据可能包含实物捐赠及企业能力投入的折算价值,因为无法可靠地将这些部分与货币捐赠区分开来。4由于四舍五入,总计数据可能不等于各分项数据相加之和。5该数据涵盖了总计38 个省份中 8 个有可用数据的省份。

表16：
印尼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大众个人					
宗教事务部（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和雅加达谢里夫·希达亚图拉国立伊斯兰大学社会信托基金（Social Trust Fund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2026）：《全国伊斯兰公益慈善公众调查》（National Public Survey for Islamic Philanthropy）[37]	政府数据来源：政府发布的调查（样本量=8360名18岁及以上个人）	2025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每名穆斯林样本受访者可以获得的原始数据： 过去12个月以现金形式提供开斋天课、财产天课和瓦克夫捐赠的金额 过去一个月提供的自愿捐赠和施舍捐赠金额，分为现金和实物 斋月期间提供的自愿捐赠和施舍捐赠金额，为现金与实物合计，未作拆分 调查权重校准至印尼18岁及以上穆斯林总人口 注：对捐赠金额的极端异常值作出调整，以提高代表性 其他可用数据： 印尼18岁及以上总人口规模	大众个人捐赠=大众个人捐赠（伊斯兰捐赠）*+大众个人捐赠（非伊斯兰捐赠）** *大众个人捐赠（伊斯兰捐赠）=开斋天课、财产天课、瓦克夫以及自愿捐赠和施舍的年度现金捐赠总额，并按权重推演至印尼18岁及以上穆斯林总人口 自愿捐赠和施舍捐赠金额依据过去一个月及斋月的捐赠情况（如有说明）作年化处理；每名受访者斋月期间的捐赠，按照其报告的过去一个月现金和实物捐赠比例进行拆分 将大众个人捐赠（伊斯兰捐赠）数据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并依据印尼18岁及以上总人口规模调整至2024年人口规模 **大众个人捐赠（非伊斯兰捐赠）采用向社会事务部报告的全国性公众募捐活动现金捐赠总额区间中间值	伊斯兰捐赠估算包括少量（低于2%）无法可靠拆分为现金或实物的捐赠，因为部分受访者报告了斋月期间的自愿捐赠和施舍捐赠，却未报告过去一个月按现金和实物拆分的捐赠 由于数据收集方法不同（捐赠者报告与机构报告），非伊斯兰捐赠估算可能与全国伊斯兰公益慈善调查中的伊斯兰捐赠数据存在部分重叠 受数据限制，未反映单个省或省以下层级公众募捐活动中的非伊斯兰捐赠，以及非正式非伊斯兰捐赠；根据本地专家咨询，这些金额预计较小
与社会事务部（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MoSA）和印度尼西亚国家发展规划部（BAPPENAS）开展咨询（2026）[xii]	政府数据来源：政府报告或引用的数据	2024年	在社会事务部颁发有效许可的情况下，以社会福利以及精神、宗教、心灵、身体或文化发展为目的，在全国层面开展“资金或物资募集”活动所募集的现金捐赠总额		

xii BAPPENAS是Badan Perencanaan Pembangunan Nasional的缩写，正式名称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部/国家发展规划署。

企业					
Koyfin：我的屏幕（“My Screens”）[38]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市场数据	2024年	可用数据： 按市值对印尼企业进行的排名 市值最大的40家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企业捐赠=市值最大的40家上市公司公益慈善支出与税收之比的平均值*×所有企业（上市与非上市）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总额** *依据市值选取最大的40家上市公司，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占企业所得税征收总额的15%以上 排除披露不全面的数据（例如仅在子公司层面而非集团层面报告） **假定其他企业的企业捐赠与税收之比同最大的40家企业相同	估算以最大的40家上市公司公益慈善支出与利润之比为基础，该比例可能不同于规模较小企业 最大的40家上市公司报告的企业公益慈善支出，可能包括无法可靠拆分的非资金性捐赠
2024年企业年度报告[xiii]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各组织自下而上的估算报告	2024年	市值最大的40家企业报告的企业社会责任支出和/或捐赠		
经合组织（OECD）（2026）：《全球政府收入统计》（“Global Revenue Statistics”）[39]	政府数据来源：税务系统记录	2024年	印尼年度企业所得税征收总额		
超高净值人士					
Shorrocks等，《2023年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3），瑞银集团[40]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研究/综合报告	2022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依据各国家和地区家庭财富分布数据估算的不同财富区间高净值人士人数	超高净值人士捐赠=印尼超高净值人士财富*×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与财富之比（中国和印度的中间值） *依据超高净值人士财富区间及各区间人数估算印尼超高净值人士财富，并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 假定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与其财富规模成正比，且捐赠水平与中国和印度相当	由于符合本研究评估及纳入标准的本地数据来源有限，本估算未采用本地数据
中国基准——请参阅中国的方法说明					
印度基准——请参阅印度的方法说明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xiv]					
《棕榈油杂志》（Palm Oil Magazine）（2025）：《棕榈油出口税达28万亿印尼盾，为小农户可持续赋能铺平道路》（“Palm Oil Export Levies Hit Rp28 Trillion, Paving the Way for Sustainable Smallholder Empowerment”）[41]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引用政府数据的出版物——媒体报道	2024年	棕榈油种植园基金（Palm Oil Plantation Fund）	依据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标准纳入（见第四部分）： 棕榈油种植园基金管理局（BPDPKS）总收入中的棕榈油出口税征收额，代表可用于财政预算职责之外公益慈善用途的资金总额	不适用

xiii 数据来自按市值排名最大的40家印尼上市公司2024财年年度报告；相关报告于2026年5月至6月从各公司投资者关系网站取得。
xiv 按照定义，Danantara信托基金应被纳入；但该基金成立于2025年，因此没有可用于2024年估算的相关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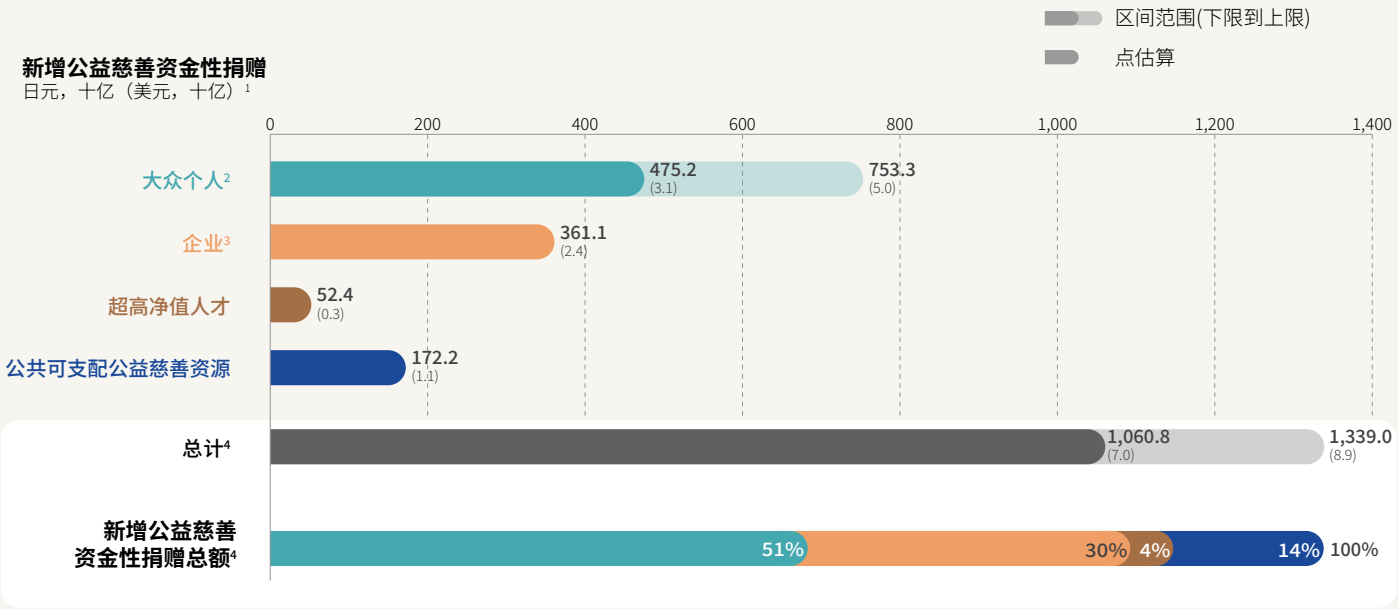
表17：
印尼志愿服务时间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宗教事务部（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和雅加达谢里夫·希达亚图拉国立伊斯兰大学社会信托基金（Social Trust Fund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2026）：《全国伊斯兰公益慈善公众调查》（National Public Survey for Islamic Philanthropy）[42]	政府数据来源：政府发布的调查（样本量=8360名18岁及以上个人）	2025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每名穆斯林样本受访者可以获得的原始数据： 过去一年志愿服务参与情况 周均志愿服务时长 调查权重校准至印尼18岁及以上穆斯林总人口 人口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所在省份和村庄行政属性 其他可用数据： 印尼18岁及以上总人口规模 定义： 就志愿服务参与而言，志愿服务被界定为自愿（无报酬）参加社区活动 就志愿服务时长而言，纳入参加“有组织”和“个人（不通过组织）”志愿活动的时间	志愿者人数=调查报告的志愿者总人数，并按权重推演至印尼18岁及以上穆斯林总人口 志愿服务时长=依据人口特征变量划分各群体，计算各群体年度志愿服务时长后求和；群体年度志愿服务时长=该群体人口规模*×加权志愿服务参与率×加权年化志愿服务时长中位数** *群体人口规模=该群体调查权重之和 **根据穆斯林人口定期参与志愿服务的模式假设，对每周志愿服务时长作年化处理；相关假设经本地利益相关方咨询验证 假定各人口特征群体内部的志愿服务行为相同 依据印尼18岁及以上总人口规模，将人口规模调整至2024年	受数据限制及潜在文化差异影响，未推演非穆斯林人口（约占总人口13%）[43]的贡献；目前缺乏适当基准来判断这一数据缺口的规模

表18：
印尼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信仰类资产					
印度尼西亚瓦克夫委员会（Indonesian Waqf Board，BWI）：2021-24全国瓦克夫指数（National Waqf Index 2021-24）[44]	公共部门数据来源：公共部门报告或引用的数据	2020—2024年	根据印度尼西亚瓦克夫委员会历年《全国瓦克夫指数报告》（annual BWI National Waqf Index reports），统计瓦克夫资产管理所报告的净利润或盈余（38个省中有8个省可获得数据）	信仰团体资产年度收益=拥有可用数据的各省瓦克夫资产管理所报告净利润或盈余之和 对于2024年之前有数据的省份，将数据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 对于拥有跨年度数据的省份，将数据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再计算多年平均值 注：根据第四部分的方法选择，不对其他省份的资产收益进行推演	未反映不由印度尼西亚瓦克夫委员会管理的瓦克夫资产收益（例如由非正式实体或个人管理）；目前缺乏适当基准来判断这一数据缺口的规模

图B7
日本2024本土慈善捐赠量化估算



志愿服务时间

	志愿者人收（百万人）	志愿服务时长（百万小时）
志愿服务	19.9	1,335.9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资产收益
日元，十亿（美元，十亿）1

公益慈善组织资产收益	无可用数据
信仰团体资产收益	无可用数据
总计	–

注：1 基于2024年平均汇率1日元=0.006610美元。2 区间范围基于两个不同的数据来源：日本统计局开展的《家庭收支调查》以及日本筹款协会发布的《日本慈善捐赠》（Giving Japan）报告。范围下限数值可能包含实物捐赠的折算价值，因为无法可靠地将实物捐赠与资金捐赠区分开来。 3 数值可能包含实物捐赠的折算价值，因为无法可靠地将实物捐赠与资金捐赠区分开来。 4 由于四舍五入，总计数据可能不等于各分项数据相加之和。

表19：
日本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大众个人[xv]					
估算下限					
日本统计局（Statistics Bureau of Japan）（2025）：《家庭收支调查，各项目户均年支出：时间序列（支出金额）——2017–2024年》（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urvey（FIES）“Annual expenditure per household by item: Time series (expenditure amount)－2017-2024”）[45]	政府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出版物（样本量=7896户家庭）[xvi]	2024年	家庭年均捐赠支出 该数据源自按照《家庭收支调查》（FIES）分类编码的家庭支出记录；捐赠类别被界定为“向家庭以外组织或类似实体提供捐赠或贺礼等转移性支出”，涵盖一般捐赠、共同募金会募捐、故乡税捐赠和慈善义卖现金捐赠 根据家庭记录相关交易的方式，该估算可能涵盖现金和实物捐赠，以及正式和非正式捐赠	大众个人捐赠（估算下限）=家庭年均捐赠支出×日本居民家庭总数	未反映宗教捐赠（注：《家庭收支调查》另设“宗教性支出”类别；但因其中还包括购买香烛、墓地清洁费和宗教组织会费等非公益慈善支出，故未纳入） 该估算可能包括无法从公开数据中可靠拆分的实物捐赠和个人故乡税捐赠[xvii] 《家庭收支调查》要求详细记录收入和支出，因此高收入家庭在样本中可能代表不足
日本统计局（Statistics of Japan）（2025）：《2025年<居民基本台账>登记的人口与户数（日本居民）》（“[Japanese Residents] Population and Household Registered in the Basic Resident Register, 2025”）[46]	政府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出版物	2024年	住民基本台账中的家庭总数（仅包括日本居民，以与《家庭收支调查》样本保持一致）		

xv 估算下限和上限来自两个相互独立的数据来源，二者采用不同方法记录公益慈善捐赠。两项来源均未完整衡量大众个人捐赠；该区间反映了数据范围和调查设计上的差异。

xvi 《家庭收支调查》采用家庭分层随机抽样。数据由调查员入户访问收集，参与家庭还会在3至6个月内记录每日收入和支出。

xvii 根据研究计划的定义，个人故乡税不被视为公益慈善捐赠，因为它是一种与税收挂钩的机制，重新分配个人部分财政义务，且往往伴随互惠利益。公开数据无法确定以《家庭收支调查》为基础的估算在多大程度上纳入了个人故乡税。不过，2024年个人故乡税缴纳总额为1.27万亿日元（约84亿美元，604亿人民币），远高于依据《家庭收支调查》估算的大众个人捐赠额4752亿日元（约31亿美元，226亿人民币）。这表明《家庭收支调查》并未在捐赠支出类别中完整记录故乡税缴纳额。二者差异可能源于家庭支出的报告方式，以及相关支出随后在《家庭收支调查》支出类别中的归类方式。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大众个人					
估算上限					
日本筹款协会（Japan Fundraising Association）（2025）：《日本2025年捐赠白皮书》（“Infographic for Giving Japan 2025”）[47]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发布的调查（有效个人回答5394份）[xviii]	2024年	2024年个人捐赠，不包括故乡税捐赠 依据受访者按所列活动或组织类型报告的资金捐赠金额；可能包括正式和非正式捐赠 [xix]	未对来源数据作任何调整	估算包括无法从公开数据中可靠拆分的政治捐赠 调查回答率为23.5%，估算可能受到回答偏差影响 网络调查设计可能使样本偏向年轻、高学历或公民参与程度较高的受访者
企业					
国税厅（National Tax Agency）（2026）：《法人企业抽样调查结果<表6：捐赠与交际应酬费等>》（Corporation Sample Survey Results “Table 6: Donations, Entertainment Expenses, etc.”）[48]	政府数据来源：政府发布的调查（样本量=2417580家企业）	2024年	可用数据： 捐赠支出总额，包括可抵税捐赠和不可抵税支出 不可抵税捐赠支出，包括（未拆分）：（1）超过税收扣除上限的捐赠；（2）向企业境外关联方提供的捐赠以及向总公司的内部捐赠；（3）向具有完全控制关系的企业提供的捐赠 注：可用数据针对样本企业，这些企业占全部企业的80.6%	企业捐赠=推演得出的捐赠支出总额–推演得出的不可抵税捐赠*–政治捐赠** 注：根据各资产规模区间的回答率和平均捐赠水平，将样本企业的捐赠支出总额和可抵税捐赠支出推演至全部企业总体 *不可抵税捐赠包括向企业自身或关联企业实体提供的捐赠等非公益慈善金额，因此予以排除 **将东洋经济在线（2025）报告的向政党或政治组织提供的可抵税捐赠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并从总额中扣除	不可抵税捐赠中具有公益慈善性质的部分未被反映，因为它无法与不具有公益慈善性质的其他不可抵税捐赠拆分，例如企业向自身或关联实体转移的资金；由于企业公益慈善捐赠预计主要通过可抵税捐赠渠道进行，因此该金额可能较小 受数据限制，未反映直接用于外部项目的企业社会责任支出；目前缺乏适当基准来判断这一数据缺口的规模
《东洋经济在线》（Tokyo Keizai online）（2025）：《排行榜：政治献金最高的303家企业与团体名单》（Top 303 companies and organisations that make the most political donations)[49]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媒体报道	2023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2023年向五个主要政党提供的捐赠		

xviii《日本捐赠状况》调查采用网络方式开展，受访对象为居住在日本、年龄20至79岁的注册网络样本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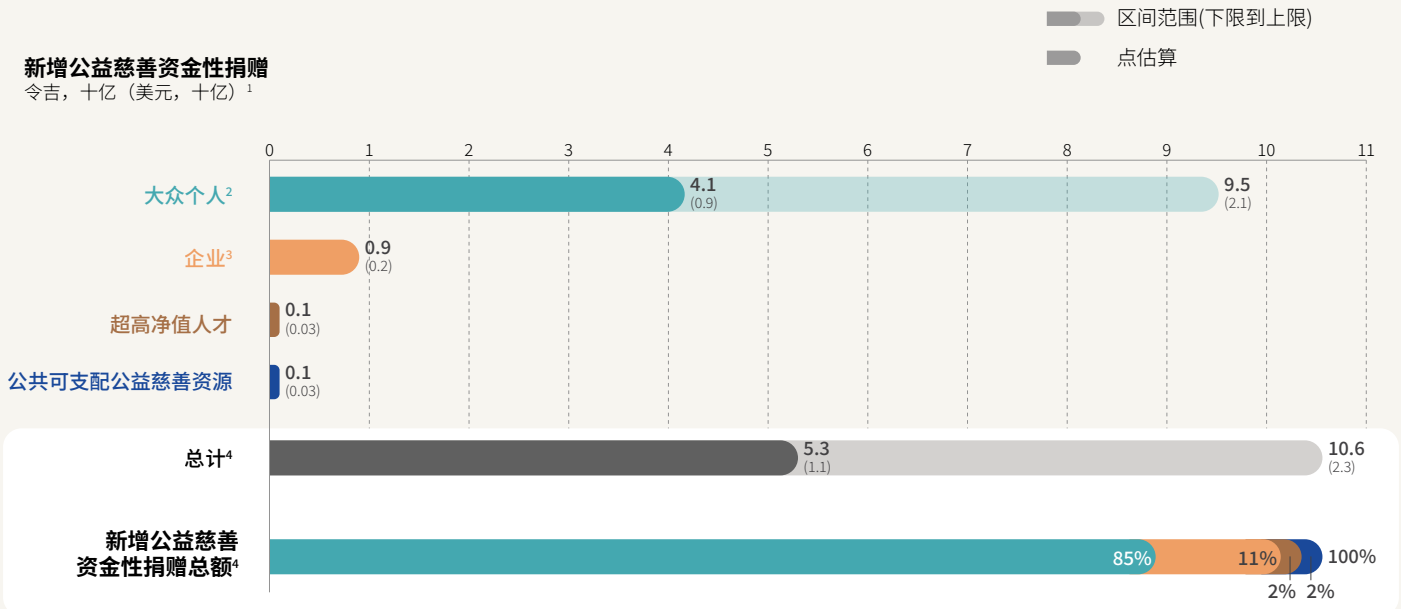
xix 所列活动或组织类型包括：向政府捐赠（故乡税除外）、政治捐赠、宗教组织、共同募金会、日本红十字会，以及与社区、灾害救援、国际合作、艺术文化与体育、教育与研究、就业促进与支持、医疗卫生与福利、环境、人权、工商协会与工会、社会贡献等领域相关的组织、团体或活动，以及其他类别。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超高净值人士					
Shorrocks等，《2023年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3），瑞银集团[50]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研究/综合报告	2022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依据各国家和地区家庭财富分布数据估算的不同财富区间高净值人士人数	超高净值人士捐赠=日本超高净值人士财富*×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与财富之比（中国和印度的中间值） *依据超高净值人士财富区间及各区间人数估算日本超高净值人士财富，并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 假定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与其财富规模成正比，且捐赠水平与中国和印度相当	由于符合本研究评估及纳入标准的本地数据来源有限，本估算未采用本地数据
中国基准——请参阅中国的方法说明					
印度基准——请参阅印度的方法说明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					
日本存款保险公司（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Japan）（2025）：《2024财年财务报表》（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Fiscal Year 2024）[51]	公共部门数据来源：公共部门报告或引用的数据	2024年	休眠存款	依据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标准纳入（见第四部分）： “计提休眠存款补助金支付准备金”，代表可用于公益慈善用途的资金总额；该准备金将用于未来依照休眠存款利用制度提供补助，支持公共利益活动	不适用
日本财团（The Nippon Foundation）（2025）：《2024财年收入与支出，2024年4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FY2024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pril 1, 2024–March 31, 2025)’）[52]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机构报告	2024年	赛艇比赛资助资金	依据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标准纳入（见第四部分） 未对来源数据作任何调整	不适用

表20：
日本志愿服务时间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日本统计局（Statistics of Japan）（2021）：《时间利用与闲暇活动调查，问卷A》（Survey on Time Use and Leisure Activities, Questionnaire A）[53]	政府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出版物（样本量=162786名15岁及以上个人）	2021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可用数据： 过去一年志愿服务总参与率 过去一年每名志愿者按活动类别划分的日均志愿服务时间（分钟） 过去一年每名志愿者按活动类别划分的平均参与天数 过去一年按活动类别划分以及总计的志愿服务参与人数 定义： 志愿服务被界定为在医疗卫生、老年人、残障人士、儿童、体育、文化、艺术、科学、地方改善、安全促进、保护、环境、灾害及国际合作等领域开展的志愿活动（因工作开展的活动除外） 注：现有结果覆盖10岁及以上和15岁及以上人口；计算志愿服务数据时采用15岁及以上数据集，以便更接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年龄覆盖范围	志愿者人数=志愿服务总参与率×日本1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 志愿服务时长=志愿者人数×每名志愿者年均服务时长* *每名志愿者年均服务时长=各活动类别每名志愿者年均服务时长之和；各类别年均服务时长=日均志愿服务时间×平均参与天数×该活动类别参与人数（来自调查）÷总参与人数（来自调查） 假定2021年至2024年期间，参与率和平均服务时长保持不变	受数据限制，未反映“其他”活动类别的志愿服务时长；由于参与“其他”志愿活动的人数在志愿者总数中占比较小，因此该数值可能较小
日本统计局（Statistics of Japan）（2025）：《2024年度人口估算年报》（Population Estimates，Annual Report 2024）[54]	政府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出版物	2024年	按年龄组划分的人口规模		

图B8
马来西亚2024本土慈善捐赠量化估算



志愿服务时间

	志愿者人收（百万人）	志愿服务时长（百万小时）
志愿服务	8.5	206.4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资产收益
令吉，十亿（美元，十亿）1

公益慈善组织资产收益	无可用数据
信仰团体资产收益5	0.006 (0.001)
总计	0.006 (0.001)

注:1基于2024年平均汇率1令吉=0.2189美元。2区间范围基于正式的伊斯化公益捐赠及总体捐赠估算。下限范围涵盖了由各州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及马来西亚瓦克夫基金会(Yayasan Waqaf Malaysia)收集的个人天课(Zakat)与瓦克夫(Waqf)数据;上限范围则在上述基础上,结合《世界捐赠报告》(World Giving Report)、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Charities Aid)基金会）的调查数据以及官方收入数据，纳入了估算的非正式捐赠及非伊斯兰性质的正式捐赠。3数值可能包含实物及企业禀赋捐赠的折价计算，因为无法可靠地将其与资金捐赠区分开来。4由于四舍五入，总计资料可能不等于各分项收据相加之和。5　13个州和3个联邦直辖区中仅2个州有数据。

表21：
马来西亚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大众个人					
估算下限					
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JAWHAR）：《马来西亚天课征收数据》（“Zakat Collection Statistics for all Malaysia”）[55]	政府数据来源：其他行政数据	2024年	天课征收总额（除玻璃市州外，其他各州及联邦直辖区均有数据）	大众个人捐赠（估算下限）=个人正式天课捐赠*+个人正式现金瓦克夫捐赠** *个人正式天课捐赠=天课征收总额×（1−企业天课占比） 企业天课占比依据4个州和3个联邦直辖区的天课征收总额和年度企业天课征收额计算 **个人正式现金瓦克夫捐赠=依据可用数据统计的联邦层面以及州或联邦直辖区层面的个人现金瓦克夫征收额之和	受数据限制，未反映各州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征收和报告惯例未涵盖的自愿捐赠或施舍、非该理事会实体运营的捐赠平台所募集捐赠、马来西亚瓦克夫基金会除马来西亚现金瓦克夫基金外的其他现金瓦克夫基金、5个没有公开数据州的现金瓦克夫捐赠，以及非伊斯兰捐赠 注：鉴于不同州和联邦直辖区的具体情况存在差异，天课和瓦克夫捐赠不在可用数据之外继续推演
各州伊斯兰宗教理事会（SIRC）年度报告和公开披露	公共部门数据来源：其他行政数据	2022年、2023年或2024年（视各州和联邦直辖区而定）	各州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年度企业天课征收额（13个州中有4个州及全部3个联邦直辖区有数据） 各州伊斯兰宗教理事会个人现金瓦克夫征收额（13个州中有8个州及全部3个联邦直辖区有数据）		
马来西亚瓦克夫基金会（Yayasan Waqaf Malaysia，YWM）（2025）：《2024年报》（Annual Report 2024）[56]	政府数据来源：其他行政数据（依据报告汇总）	2024年	马来西亚瓦克夫基金会在联邦层面为马来西亚现金瓦克夫基金征收的现金瓦克夫捐赠		
估算上限					
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CAF）（2025）：《世界捐赠报告2025》（World Giving Report 2025）[57]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发布的调查（样本量=504名18岁及以上个人）	2024年	年均捐赠额占收入的比例 捐赠包括向慈善组织、宗教组织或宗教事业提供的捐赠，以及直接向有需要者提供的捐赠 收入是指年度税后到手收入	大众个人捐赠（估算上限）=捐赠总额占收入的比例×人口总收入* *人口总收入=年化月均家庭收入×马来西亚公民家庭数量	受调查形式和设计影响，样本可能对城市人口和高学历人群代表过多
马来西亚统计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2025）：《2024年家庭收入调查报告》（Household Income Survey Report 2024）[58]	政府数据来源：政府发布的调查（样本量=57,959户家庭）	2024年	可用数据： 马来西亚公民家庭月均总收入 马来西亚公民家庭数量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企业					
Koyfin：我的屏幕（“My Screens”）[59]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私营市场数据	2024年	可用数据： 市值（截至2024年12月底） 马来西亚上市公司2024年税后利润	企业捐赠=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公益慈善支出占税后利润（PAT）比例的平均值*×所有上市公司税后利润总额** *依据市值选取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其税后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税后利润的35% 排除披露不全面的数据（例如仅在子公司层面而非集团层面报告） **假定其余上市公司的企业捐赠与税后利润之比同最大的10家公司相同 注：根据本地专家咨询，将数据推演至全部上市公司被认为是适当做法，因为上市公司可能占企业捐赠的大部分，而其捐赠行为未必能代表非上市公司	该估算较为保守，仅包括上市公司 估算以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公益慈善支出与税后利润之比为基础，该比例可能不同于规模较小企业 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报告的企业公益慈善支出，可能未包括无法可靠拆分的非资金性捐赠
各企业年度报告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各组织自下而上的估算报告	2024年	企业捐赠/公益慈善年度报告数据（如企业社会责任支出、用于社会影响项目的资金配置、社区投资金额等）		
超高净值人士					
Shorrocks等，《2023年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3），瑞银集团[60]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研究/综合报告	2022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依据各国家和地区家庭财富分布数据估算的不同财富区间高净值人士人数	超高净值人士捐赠=马来西亚超高净值人士财富*×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与财富之比（中国和印度的中间值） *依据超高净值人士财富区间及各区间人数估算马来西亚超高净值人士财富，并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 假定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与其财富规模成正比，且捐赠水平与中国和印度相当	由于符合本研究评估及纳入标准的数据来源有限，本估算未采用本地数据
中国基准——请参阅中国的方法说明					
印度基准——请参阅印度的方法说明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					
Anwar Ibrahim（2023）：《2024年财政预算案演讲：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4年供应法案》（‘Belanjawan 2024 Speech: Introducing the Supply Bill (2024) in Dewan Rakyat’）[61]	政府数据来源：政府报告或引用的数据——总理兼财政部长预算演讲	2024年	财政预算中的配捐资金拨款	依据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标准纳入（见第四部分）： 国家预算“用于支持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包括马来西亚哈桑娜基金会所开展的工作”的拨款 注：经本地专家咨询与验证，该项资金按配捐机制进行分配	不适用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					
财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2023）：《2024年预算案重点内容》（Budget 2024 Touchpoints）[62]	政府数据来源：政府报告或引用的数据——预算出版物	2024年	财政预算中的配捐资金拨款	依据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标准纳入（见第四部分）： i-TEKAD配捐部分的国家预算拨款	不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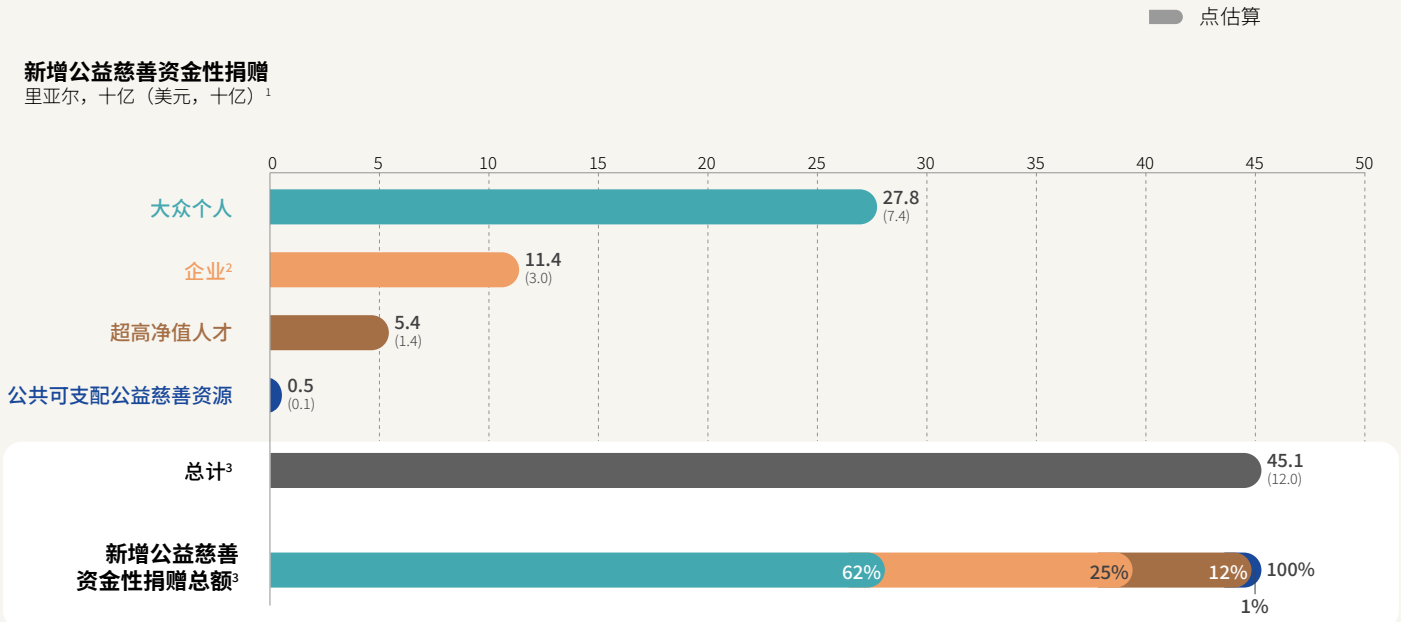
表22：
马来西亚志愿服务时间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CAF）（2025）：《世界捐赠报告2025》（World Giving Report 2025）[63]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发布的调查（样本量=504名18岁及以上个人）	2024年	可用数据： 报告2024年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口比例 2024年全体人口年均志愿服务时长（包括志愿者和非志愿者） 定义： 志愿服务被界定为在本人所在社区或其他地区开展的无报酬、自愿性工作	志愿者人数=报告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口比例×马来西亚18岁及以上人口规模 志愿服务时长=志愿者人数×每名志愿者年均志愿服务时长* *每名志愿者年均志愿服务时长=全体人口年均志愿服务时长÷报告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口比例 对人口数据作出调整，以与数据来源中的人口范围保持一致（例如根据准确年龄组进行插值，并采用正确基准年）	受调查形式和设计影响，样本可能对城市人口和高学历人群代表过多
马来西亚统计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2025）：《马来西亚当前人口估计2025》（Current Population Estimates，Malaysia，2025）[64]	政府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出版物	2024年	按年龄组划分的人口规模		

表23：
马来西亚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信仰类资产					
各州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年度报告	公共部门数据来源：其他行政数据	2022年、2024年	各州伊斯兰宗教理事会报告的瓦克夫收益，例如租金收入（13个州和3个联邦直辖区中仅2个州有数据）	信仰团体资产年度收益=拥有可用数据的2个州所报告瓦克夫收益之和 将2022年数据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 注：根据第四部分的方法选择，不对其他州和联邦直辖区的资产收益进行推演	不同州伊斯兰宗教理事会报告的瓦克夫收益范围可能有所不同

图B9
沙特阿拉伯2024本土慈善捐赠量化估算



志愿服务时间

	志愿者人收（百万人）	志愿服务时长（百万小时）
志愿服务	2.5	166.9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资产收益
里亚尔，十亿（美元，十亿）[1]

公益慈善组织资产收益	无可用数据
信仰团体资产收益	8.3 (2.2)
总计	8.3 (2.2)

注：1 基于2024年平均汇率1里亚尔=0.2666美元。2 数值可能包含实物捐赠和企业核心禀赋的折算价值，因为无法可靠地将资金捐赠从其中拆分出来。3 由于四舍五入，总计数据可能不等于各分项数据相加之和。

表24：
沙特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大众个人					
哈立德国王基金会（King Khalid Foundation）（2018）：《沙特非营利部门趋势报告》（Saudi Non-profit Trends Report）[65]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发布的调查（样本量=1283名18岁及以上个人）	2017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沙特国民年度现金捐赠中位数 捐赠包括正式捐赠和非正式捐赠	大众个人捐赠=一般大众个人捐赠*+富裕人士捐赠** *一般大众个人捐赠=沙特国民年度捐赠中位数×18岁及以上沙特国民总人口 将2017年数据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 对人口数据作出调整，以与数据来源中的人口范围保持一致（例如根据准确年龄组进行插值，并采用正确基准年） **富裕人士捐赠=各政府捐赠平台捐赠总额×Ehsan平台占全部捐赠的比例×Ehsan平台“高价值捐赠者”捐赠占比（假定为不属于超高净值人士的富裕个人） 注：采用捐赠中位数的调查估算可能低估大额捐赠，因此将富裕人士捐赠纳入大众个人捐赠总额	未反映非沙特国民捐赠；经研究计划合作机构咨询和验证，该群体的本土捐赠可能较小 捐赠金额问题的回答率为54%，估算可能受到回答偏差影响 由于这是现有最新数据，估算采用2017年数据
统计总局（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2025）：《2024人口估算数据》（Population Estimates Statistics 2024）[66]	政府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出版物	2024年	按性别和年龄组划分的沙特国民估算人口规模		
哈立德国王基金会（King Khalid Foundation）（2025）：《非营利部门展望》（Non-profit Sector Outlook）[67]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研究/综合报告（采用政府数据）	2024年	可用数据： 2024年各政府捐赠平台捐赠总额 截至2024年底，Ehsan平台占全部捐赠的比例 截至2024年底，Ehsan平台“高价值捐赠者”的捐赠占比；高价值捐赠者被界定为捐赠10万里亚尔（约26,650美元，19万人民币）及以上的捐赠者		
企业					
人力资源和社会发展部（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2025）：《Al-Rajhi部长：社会责任贡献总额突破40亿里亚尔》（‘Minister Al-Rajhi: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tributions Surpass 4 Billion Riyals’）[68]	政府数据来源：政府报告或引用的数据——官方公告	2024年	私营部门贡献占社会支出总额的比例 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企业现金和实物捐赠	企业捐赠=私营部门贡献占社会支出总额的比例×“医疗卫生和社会发展部门”预算 经研究计划合作机构咨询和验证，假定社会支出是指政府预算中的“医疗卫生和社会发展”支出	无法获得“私营部门贡献”的定义和范围
财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2025）：《2024财年年终预算绩效报告》（Year-End Budget Performance Report：Fiscal Year 2024）[69]	政府数据来源：政府报告或引用的数据——财政预算	2024年	国家政府“医疗卫生和社会”部门预算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超高净值人士					
沙特通讯社（Saudi Press Agency）（2026）：《“Sakhaa计划”推动捐赠者在沙特各地区开展发展项目，截至2025年底项目总成本已突破140亿里亚尔》（“ Sakhaa Program’ enables donors to implement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the Kingdom’ s regions at a cost exceeding 14 billion riyals by the end of 2025”）[70]	政府数据来源：政府报告或引用的数据——新闻稿	2023—2025年累计数据	截至2025年底萨哈计划发展项目累计价值（包括38名个人的贡献） 该计划最低贡献要求为3000万里亚尔（约800万美元，5470万人民币）	假定计划自2023年5月启动至2025年底期间的月均贡献保持不变，对同期收到的累计贡献作年化处理，估算2024年超高净值人士捐赠	受数据限制，未反映萨哈计划之外的超高净值人士捐赠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					
Misk基金会（2022）：《Mohammed Bin Salman Foundation 基金会（Misk）宣布完成对日本游戏公司 SNK 的战略投资》（“The Mohammed Bin Salman Foundation (Misk) Announces Completion of Strategic Investment in Japanese Gaming Companies SNK”）[71]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引用政府数据的出版物——媒体报道	2011—2021年累计数据（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Misk基金会（国家领导人专项资金）	依据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标准纳入（见第四部分）： 基金会创办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殿下（His Royal Highness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提供的个人资金金额 以2011—2021年总额的年度平均值估算2024年数值，再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	不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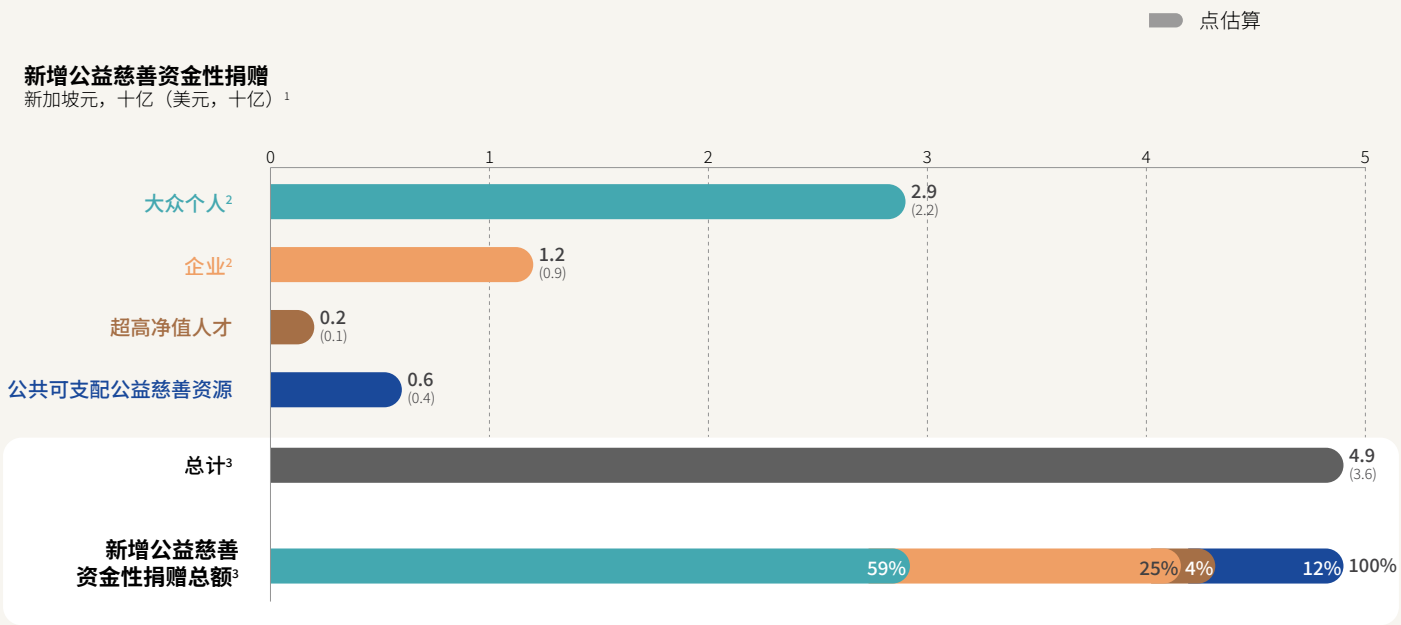
表25：
沙特志愿服务时间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统计总局（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2026）：《志愿服务数据2025》（Volunteer Work Statistics 2025）[72]	政府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出版物（样本量=24,000名15岁及以上个人）	2025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可用数据： 报告过去12个月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口比例 志愿者过去四周的平均志愿服务时长 定义： 志愿服务被界定为任何以为他人生产物品或提供服务为目的、无报酬且非强制性的活动	志愿者人数=2025年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口比例×15岁及以上沙特国民人口规模 志愿服务时长=志愿者人数×过去四周平均志愿服务时长×年度调整比例* *2025年调查仅报告过去四周平均志愿服务时长，未报告过去12个月数据，因此将2018年调查的12个月与四周服务时长之比，应用于2025年过去四周的数据 假定2024年的志愿服务参与情况和服务时长与2025年数值一致 对人口数据作出调整，以与数据来源中的人口范围保持一致（例如根据准确年龄组进行插值，并采用正确基准年） 经研究计划合作机构咨询，为与大众个人捐赠范围保持一致，当前估算仅涵盖沙特国民	不适用
统计总局（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2019）：《志愿服务调查2018》（Voluntary Work Survey 2018）[73]	政府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出版物（样本量=19,800名15岁及以上个人）	2018年	可用数据： 过去四周和过去12个月志愿服务的平均时长 定义： 志愿服务被界定为个人在无经济收益的情况下提供服务，使另一人或任何机构（政府、营利或非营利机构）受益的任何活动（或贡献），但不包括为其家庭成员提供的服务		
统计总局（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2025）：《2024人口估算数据》（Population Estimates Publication 2024）[74]	政府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出版物	2024年	按性别和年龄组划分的沙特国民人口规模		

表26：
沙特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信仰团体资产					
瓦克夫总局（General Authority for Awqaf）（2024）：《资助领域的可持续投资：挑战与方案》（Sustainable investments for the endowment sector: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75]	政府数据来源：政府报告或引用的数据	2023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可用数据： 沙特阿拉伯境内各类瓦克夫资产（如土地和现金）的总价值 依据可用数据估算的由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人及社区（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等）管理的瓦克夫资产年均回报率	瓦克夫年度收益估算值=资产总价值×平均回报率 将2023年资产价值按通胀调整后估算2024年价值；这一方法假定2023年至2024年瓦克夫资产存量保持不变	不适用

图B10
新加坡2024本土公益慈善捐赠量化估算



志愿服务时间

	志愿者人收（百万人）	志愿服务时长（百万小时）
志愿服务	1.4	11.2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资产收益
新加坡元，十亿（美元，十亿）[1]

公益慈善组织资产收益[4]	2.3 (1.7)
信仰团体资产收益	0.02 (0.02)
总计	2.3 (1.8)

注：1基于2024年平均汇率1新加坡元=0.7484美元。2数值可能包含捐赠的折算价值，因为无法可靠地将实物捐赠与资金捐赠区分开来。3由于四舍五入，总计数据可能不等于各分项数据相加之和。4该数值包含在「慈善机构门户网站」（Charity Portal）上公开了数据的注册慈善机构的资料。

表27：
新加坡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大众个人					
慈善事务专员办公室（Commission of Charities，COC）（2026）：《2024年度报告》（Commission of Charities Annual Report 2024）[76]	政府数据来源：其他行政数据（依据报告汇总）	2024年	按领域划分的注册慈善机构捐赠收入，包括现金和实物捐赠 可按以下类别拆分： 个人可抵税捐赠 企业可抵税捐赠 不可抵税捐赠总额——无法按个人和企业拆分	大众个人捐赠=通过注册慈善机构提供的正式捐赠*+个人间非正式捐赠**–超高净值人士捐赠*** *通过注册慈善机构提供的正式捐赠=各慈善领域个人捐赠之和；各领域个人捐赠=慈善事务专员办公室记录的捐赠收入×个人可抵税捐赠与捐赠总额之比 假定除宗教领域全部捐赠均来自个人外，所有领域不可抵税捐赠在个人和企业之间的构成与可抵税捐赠相同 **个人间非正式捐赠=正式捐赠×非正式（向个人）捐赠者与正式捐赠者之比 假定捐赠金额构成与捐赠者人数构成相同 ***见下文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估算	估算包括无法可靠拆分的实物捐赠 个人正式不可抵税捐赠估算以个人占可抵税捐赠的比例为基础，该比例可能不同于个人占正式不可抵税捐赠的实际比例 受数据限制，未反映向未登记为慈善机构的公益慈善组织提供的正式捐赠；目前缺乏适当基准来判断这一数据缺口的规模 未反映向未登记组织或实体提供的非正式捐赠（如非正式社区或互助小组）；目前缺乏适当基准来判断这一数据缺口的规模
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National Volunteer and Philanthropy Centre）（2024）：《2023年国民捐赠研究报告》（National Giving Study 2023）[77]	公共部门数据来源：公共部门发布的调查（样本量=1951名15岁及以上个人）	2023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通过正式渠道捐赠的捐赠者比例 以非正式方式捐赠（未通过任何组织，例如直接向个人捐赠）的捐赠者比例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企业					
慈善事务专员办公室（Commission of Charities，COC）（2026）：《2024年度报告》（Commission of Charities Annual Report 2024）[78]	政府数据来源：其他行政数据（依据报告汇总）	2024年	按领域划分的注册慈善机构捐赠收入，包括现金和实物捐赠 可按以下类别拆分： 个人可抵税捐赠 企业可抵税捐赠 不可抵税捐赠总额（与前述大众个人捐赠相同）；无法按个人和企业拆分	企业捐赠=通过注册慈善机构提供的捐赠*+在注册慈善机构之外提供的捐赠** *通过注册慈善机构提供的捐赠=各慈善领域企业捐赠之和；各领域企业捐赠=慈善事务专员办公室记录的捐赠收入×企业可抵税捐赠与捐赠总额之比 假定除宗教领域全部捐赠均来自个人外，所有领域不可抵税捐赠在个人和企业之间的构成与可抵税捐赠相同 **根据个别企业报告开展自下而上的估算	估算包括无法可靠拆分的实物捐赠 企业不可抵税捐赠估算以企业占可抵税捐赠的比例为基础，该比例可能不同于企业占不可抵税捐赠的实际比例 受数据限制，除目前纳入的已报告数据大型企业外，未反映向未登记为慈善机构的实体提供的捐赠；目前缺乏适当基准来判断这一数据缺口的规模
各企业年度报告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根据各机构年度报告开展的自下而上估算	2024年	大型企业的社会贡献金额，且： 明确未纳入慈善事务专员办公室数据（例如向未登记为慈善机构的机构捐赠，或直接用于外部项目的企业社会责任支出） 明确属于本土捐赠（全部或部分跨境、流向新加坡境外的捐赠予以排除）		
超高净值人士					
Shorrocks等，《2023年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3），瑞银集团[79]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研究/综合报告	2022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依据各国家和地区家庭财富分布数据估算的不同财富区间高净值人士人数	超高净值人士捐赠=新加坡超高净值人士财富*×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与财富之比（中国和印度的中间值） *依据超高净值人士财富区间及各区间人数估算新加坡超高净值人士财富，并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 假定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与其财富规模成正比，且捐赠水平与中国和印度相当	由于符合本研究评估及纳入标准的本地数据来源有限，本估算未采用本地数据
中国基准——请参阅中国的方法说明					
印度基准——请参阅印度的方法说明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xx]					
新加坡赛马博彩管理局及其附属机构（Singapore Totalisator Board and its subsidiaries）（2025）：《年度财务报表》（Financial Statements Year ended 31 March 2025）[80]	公共部门数据来源：公共部门报告或引用的数据——财务报表	2024年	新加坡赛马博彩管理局	依据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标准纳入（见第四部分）： 资助拨付金额 由于无法明确收入中有多少比例预留作公益慈善用途，本估算采用资助拨付金额	拨付金额可能不同于实际预留作公益慈善用途的收入比例（即计入准备金的金额）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xx]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2024）：《2024年工作简报》（MCCY COS 2024 Factsheet）[81]	政府数据来源：政府报告或引用的数据——部门预算公告	2024年	新加坡团队基金（OTSF）	依据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标准纳入（见第四部分）：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2024年拨款委员会演讲中提及，为新加坡同心协力基金（配捐基金）预留的新增预算	不适用

表28：
新加坡志愿服务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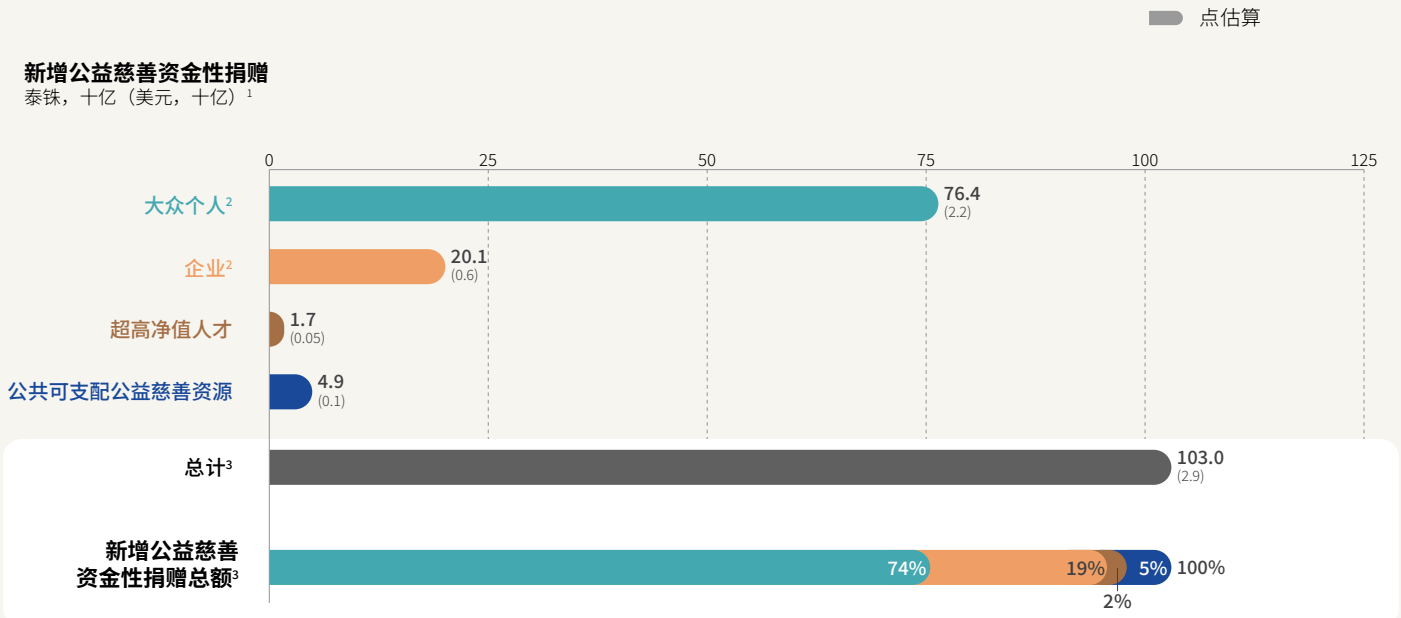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National Volunteer and Philanthropy Centre）（2026）：《2025年国民捐赠研究报告》（National Giving Study 2025）[82]	公共部门数据来源：公共部门发布的调查（样本量=3699名15岁及以上个人）	2025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可用数据： 过去12个月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口比例 过去12个月志愿者服务时长中位数 定义： 在《2025年全国捐赠调查》（National Giving Study 2025）中，只有符合预先设定标准的行为才被归类为志愿服务，包括：服务对象超出亲属或亲密朋友范围；出于自愿而非胁迫；没有实质性报酬 在《2023年全国捐赠调查》（National Giving Study 2023）中，志愿服务被界定为个人出于自由意愿、不期待经济报酬，为其家庭、家族、亲属或朋友之外的他人提供帮助的活动	志愿者人数=报告参与志愿服务的样本比例*×新加坡1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 志愿服务时长=志愿者人数×年度志愿服务时长中位数* *由于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志愿服务比例和服务时长中位数采用2023年与2025年数值的平均值作为2024年数值	不适用
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National Volunteer and Philanthropy Centre）（2024）：《2023年国民捐赠研究报告》（National Giving Study 2023）[83]	公共部门数据来源：公共部门发布的调查（样本量=1951名15岁及以上个人）	2023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新加坡统计局（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2026）：《按主要年龄组及性别划分的六月底总人口》（“Total Population by Broad Age Group and Sex, At end June”）[84]	政府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出版物	2024年	按年龄组划分的人口规模		

xx 文化配捐基金、强化筹款计划、罕见病基金和SG Gives配捐补助金均符合配捐基金的资格，但由于未确定2024年的相关新增注资，因此被排除在外。2025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的SG Gives配捐补助金、文化配捐基金和强化筹款计划的额外拨款不在2024年预算范围之内。新加坡政府2024年向罕见病基金的新增注资额尚未公开。

表29：
新加坡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慈善组织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2025）：慈善主页（Charity Portal）[85]	政府数据来源：其他行政数据（依据报告汇总）	2023—2024年	从慈善机构信息平台抓取的注册慈善机构财务报告数据 包括注册慈善机构资产产生的投资收益（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相关机构包括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学校和大学、非营利诊所和医院、特定族群/宗族自助组织、宗教组织及其他政府关联组织	估算值为各注册慈善机构报告的投资收益之和 将2023年数据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再计算2023—2024年两年平均值 注：根据第四部分的方法选择，不对未登记为慈善机构的公益慈善组织资产收益进行推演	未反映慈善机构信息平台上没有公开财务数据的注册慈善机构资产收益；目前缺乏适当基准来判断这一数据缺口的规模
信仰类资产					
新加坡伊斯兰宗教理事会（Majlis Ugama Islam Singapura）（2021—2025）：《2020-2024年度报告》[86]	公共部门数据来源：其他行政数据——财务报表	2020—2024年	新加坡全部瓦克夫资产（包括由私人和企业受托人管理的资产）产生的总收益；法律规定所有此类资产均须在新加坡伊斯兰宗教理事会登记	将2020—2023年数据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再计算2020—2024年五年平均值	不适用

图B11
泰国2024本土公益慈善捐赠量化估算



志愿服务时间

	志愿者人收（百万人）	志愿服务时长（百万小时）
志愿服务	11.8	305.4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资产收益
泰铢，十亿（美元，十亿）[1]

公益慈善组织资产收益	5.9 (0.2)
信仰团体资产收益	无可用数据
总计	5.9 (0.2)

注:1 基于2024年平均汇率1泰铢=0.02839美元。2数值可能包含实物捐赠的折算价值，因为无法可靠地将实物捐赠与资金捐赠区分开来。3由于四舍五入，总计数据可能不等于各分项数据相加之和。

表30：
泰国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大众个人					
国家统计局（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2025）：《2024年家庭社会经济调查》（The Household Socio-Economic Survey 2024）[87]	政府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出版物（样本量=57,600户家庭）	2024年	可用数据： 家庭每月用于捐赠的平均支出（“向其他组织/基金会捐赠资金或物资”及“其他贡献”）；泰国发展研究院将相关支出归类为捐赠 家庭总数 注：捐赠同时包括现金和实物捐赠，以及正式和非正式捐赠	大众个人捐赠=家庭每月平均捐赠支出×家庭总数	估算包括无法可靠拆分的实物捐赠
企业					
国家统计局（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2018）：《2018年非营利组织调查》（The 2018 Non-Profit Organization Survey）[89]	政府数据来源：政府发布的调查（样本量=30,000家非营利组织）	2017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2017年非营利组织捐赠收入（将30,000家非营利组织的数据推演至泰国全部84,000家非营利组织） 包括个人、上级组织及其他本土私营组织提供的现金和实物捐赠	2024年向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企业捐赠=2017年全部非营利组织捐赠收入×2017—2024年非营利组织收入增长率*×非营利组织收入中来自企业的比例 *根据2017年非营利组织实际收入和开泰研究中心2025年预测，假定收入随时间稳定增长，估算2017—2024年非营利组织收入增长率	调查中的收入数据可能包括经由机构流转的资源（例如非营利组织之间转移的资金），而非捐赠来源的首次投入；相关金额无法可靠拆分 该估算包括无法可靠拆分的实物捐赠 受数据限制，未反映直接用于外部项目的企业社会责任支出；目前缺乏适当基准来判断这一数据缺口的规模 依据2017年数据预测至2024年的非营利组织收入增长，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同期的实际增长
开泰研究中心（Kasikorn Research Center）（2025）：《泰国企业慈善基金的潜在规模》（The potential siz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fund in Thailand）[90]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研究/综合报告	2025年	可用数据： 依据2018年非营利组织调查预测的泰国2025年公益慈善资金规模（即非营利组织收入总额） 企业贡献占非营利组织收入总额比例的估算值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超高净值人士					
Shorrocks等，《2023年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3），瑞银集团[91]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研究/综合报告	2022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依据各国家和地区家庭财富分布数据估算的不同财富区间高净值人士人数	超高净值人士捐赠=泰国超高净值人士财富*×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与财富之比（中国和印度的中间值） *依据超高净值人士财富区间及各区间人数估算泰国超高净值人士财富，并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 假定超高净值人士捐赠与其财富规模成正比，且捐赠水平与中国和印度相当	由于符合本研究评估及纳入标准的本地数据来源有限，本估算未采用本地数据
中国基准——请参阅中国的方法说明					
印度基准——请参阅印度的方法说明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					
Tangcharoensathien等（2024）：《泰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共同应对非传染性疾病与打造健康人群的二十年贡献》（“The Thai Health Promotion Foundation: Two Decades of Joint Contributions to Addressing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and Creating Healthy Populations”）[92]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引用政府数据的出版物——学术出版物	2021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泰国健康促进基金会	依据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标准纳入（见第四部分）： 泰国健康促进基金会收入总额（烟草和酒类消费税2%的附加税） 采用来源注明的汇率（“泰铢兑美元”）换算为泰铢，再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	不适用
泰国媒体发展基金（Thai Media Fund）（2025）：《2024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2024）[93]	公共部门数据来源：公共部门报告或引用的数据——年度报告	2024年	媒体安全与创意发展基金	依据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标准纳入（见第四部分）： 侵犯版权罚款收入 由国家广播与电信委员会（NBTC）管理的公共利益广播和电信研究与发展基金（BTFP）所分配的资金	不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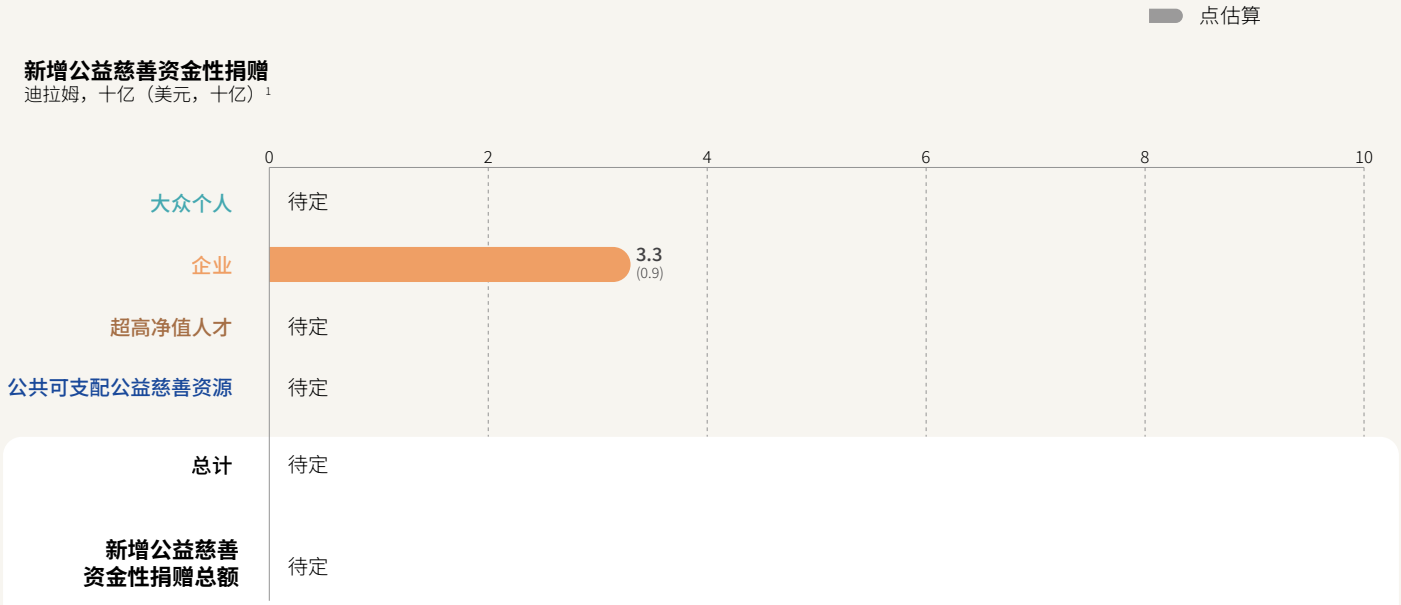
表31：
泰国志愿服务时间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CAF）（2025）：《世界捐赠报告2025》（World Giving Report 2025）[94]	非官方本地数据来源：行业发布的调查（样本量=505名18岁及以上个人）	2024年	可用数据： 报告2024年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口比例 2024年全体人口年均志愿服务时长（包括志愿者和非志愿者） 定义： 志愿服务被界定为在本人所在社区或其他地区开展的无报酬、自愿性工作	志愿者人数=报告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口比例×泰国18岁及以上人口规模 志愿服务时长=志愿者人数×每名志愿者年均志愿服务时长* *每名志愿者年均志愿服务时长=全体人口年均志愿服务时长÷报告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口比例 对人口数据作出调整，以与数据来源中的人口范围保持一致（例如根据准确年龄组进行插值，并采用正确基准年）	受调查形式和设计影响，样本可能对城市人口和高学历人群代表过多
地方行政厅（Department of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官方统计登记系统：《2024年全国各地区按年龄组划分的人口统计》（Population Statistics by Age Group, Area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2024）[95]	政府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出版物	2024年	按年龄划分的人口规模		

表32：
泰国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慈善组织					
国家统计局（2018）：《2018年非营利组织调查》（The 2018 Non-Profit Organization Survey）[96]	政府数据来源：政府发布的调查（样本量=30,000家非营利组织）	2017年（无法获得2024年数据）	包括2017年泰国非营利组织出售资产所得、利息和股息（将30,000家非营利组织的数据推演至泰国全部84,000家非营利组织） 收益数值按非营利组织类型汇总和分类	估算值=非营利组织收益−工商协会、商会、雇主协会和工会的收益；上述组织具有明确且排他的会员基础，并以私营部门利益为重点，故予以排除 将2017年数据调整至2024年价格水平 注：根据第四部分的方法选择，不对租金收入进行推演	由于这是现有最新数据，估算采用2017年数据

图B12
阿联酋2024本土公益慈善捐赠量化估算



志愿服务时间

	志愿者人收（百万人）	志愿服务时长（百万小时）
志愿服务	待定	待定

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资产收益
迪拉姆，十亿（美元，十亿）1

公益慈善组织资产收益	待定
信仰团体资产收益5	待定
总计	待定

注：1 本研究计划合作机构Erth Zayed Philanthropies已召集阿联酋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本地和联邦利益相关方，共同测算本土捐赠总额。国家企业社会责任基金Majra提供的2024年数据已反映在本表中。2 基于2024年平均汇率1迪拉姆=0.2723美元。

表33：
阿联酋新增公益慈善资金性捐赠

数据来源	数据源类别	数据年份	数据范围或定义	估算方法及调整	局限性
企业					
阿联酋国家企业社会责任基金（Majra – National CSR Fund）（2026）：《阿联酋2024和2025年社区贡献报告》（UAE Community Contributions Report 2024 and 2025）[97]	政府数据来源：政府报告或引用的数据——研究报告	2024年	纳入2024年企业资金贡献；企业包括被归类为“私营部门”或“政府”的上市和非上市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政府关联商业实体） 资金贡献包括：（1）经数据核实的已报告贡献；（2）当前未披露企业社会责任贡献金额的上市和非上市企业的未报告贡献估算值	总额为已报告贡献与未报告贡献估算值之和 未报告贡献估算值依据当前已报告贡献，以及Majra对目前尚未纳入的上市和非上市企业占比的假设得出	未报告贡献的估算金额无法直接验证（所有推演数据均存在这一局限）

6. 建议和未来方向

量化分析揭示了研究计划各国家和地区在公益慈善数据方面面临的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分类标准和方法论的差异、非正式大众个人捐赠和超高净值人士捐赠的可见度相对有限、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的衡量方法尚在发展中且不统一，以及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披露标准的差异等等。这些不仅反映了技术和方法论层面的差异，也反映了影响组织分类以及数据收集、整理和报告方式的更广泛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背景。因此，数据定义将继续且应当根据当地情况进行调整，但这些挑战也指出了一个明确的区域性机遇：制定共同的原则和实践，使公益慈善数据更加清晰、细致、可通约，并最终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具操作性和洞见的依据。

因此，研究计划建议优先探讨以下两个区域合作方向，以提高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数据可见度。我们期待有机会与相关主管单位和行业领袖就此进行讨论并予以深化：

1. 公益慈善数据治理架构的共通设计原则
2. 支持亚洲范围内可通约、高质量数据的共同实践，具体包括：
    a. 可通约且细化的分类
    b. 严谨的数据收集和方法
    c. 构建基础设施，以确保长期持续实施

这种共享的知识基础设施可以成为区域公共产品，支持研究计划各国家和地区的学习与协调，并使其他国家和地区能够借鉴已有的方法和经验。高质互通的数据能够实现有意义的跨国家和地区比较分析。例如，关于不同增长经验汇编影响的可比量化证据可以为相关主管单位提供基准，帮助其了解本国或本地区可以合理预期达到的目标。

1. 公益慈善数据治理架构的共通设计原则

构建全面的公益慈善数据体系需要明确的机构权责，但这并非易事，因为这往往涉及多个政府部委和部门。一套共通的设计原则可以帮助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那些处于这项工作早期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明确归属、责任制和协调机制。

数据可得性更佳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对每类公益慈善捐赠来源都有更清晰的机构权责机制。负责机构可能因捐赠来源而异，但通常属于以下三种类型的部门，每种部门都有其独特的优势：

- **财政部门和税务机构**通常负责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以及享受税收扣除优惠的各类捐赠来源。由此类机构归集相关数据，能够更便利地建立数据映射，评估不同财政政策对捐赠的影响，并利用更广泛税收体系中稳健的数据基础设施。

- **国家统计机构**拥有较强的数据管理和分析专业能力，由其归集相关数据，可以提高方法的严谨性和一致性。

- **负责国家战略**或国家发展规划、民政、社会福利和公益慈善的主管单位，通常更贴近国家的发展需求，因此可能更适合利用数据，引导公益慈善资源与公共财政资金进行互补配置。

- **负责企业捐赠的部门**，可能包括商务、经济事务或公司事务主管部门。由这些机构归集企业捐赠数据，有助于结合其对企业捐赠实践提出的要求和相关政策，开展数据驱动的决策。

治理架构并不存在“一体适用”的方案。最有效的做法，是在考虑不同主导机构优势，并促进国家层面协调、确保与国家发展优先事项保持一致的同时，根据各国家和地区的需要量身设计。政府可根据本地实际和优先事项，总结有效实践并形成共同设计原则，从而加快区域互学互鉴。

2. 为亚洲地区提供可通约的高质量数据而制定的共享实践

a. 可通约且细化的分类体系

在各国家和地区层面，由政府主导，制定公益慈善数据的标准定义和分类体系，确保每个数据点包含或排除的内容清晰明确，既可行又有益。定义清楚、分类细化的数据能够产生更具可操作性的洞察，有助于精准识别特定参与主体（五大公益慈善模式），并分析不同资源池（例如四大公益慈善资金来源）的配置方式。

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首先，衡量社区非正式捐赠的规模可以表明社区在多大程度上具备支持自身社会保障和灾害抵御的能力——而政府在这些领域也投入了大量资源。其次，不同类型主体进行的捐赠金额会影响预期设定和监管需求：那些捐赠金额较大的主体可能需要承担更高的信息披露和问责要求。政府关联公司、上市公司或主要经济领域龙头企业的捐赠金额通常更具分量，因为它们承担着更大的公共责任，并且可以为其他企业树立榜样。第三，区分超高净值人士的捐赠和大众个人捐赠反映了这两类捐赠者在行为、动机和能力上的显著差异。特别是，超高净值人士能够进行数额更大的捐赠，这些捐赠可以用于大型项目和基础设施投资，而这些方式往往难以通过汇集大众个人捐赠来实现。图13提供了按捐赠来源划分的数据颗粒度方面良好实践的初步清单，该清单有待与业界共同完善。

图B13：
按捐赠来源划分的数据颗粒度良好实践示例

总体定义的粒度	待收集和披露的数据颗粒度
大众个人	
• 明确是否包括向自己家族和家庭成员的捐赠 • 明确非货币捐赠（例如实物捐赠、志愿服务）是否应纳入统计范围	• 正式捐赠和非正式捐赠的组成部分（例如，可抵税或不可抵税的捐赠、通过注册组织捐赠或其他方式捐赠、捐赠给组织或个人的捐赠） • 根据当地情况划分的捐赠渠道类型（例如，合法注册的公益慈善组织、特定类别的社区组织、数字平台） • 适用情况下的捐赠类型（例如，伊斯兰教捐赠方式包括财产天课、开斋天课、自愿捐赠和施舍等） • 捐赠者细分（例如收入水平、地理位置、职业、年龄） • 形式（例如现金、动产、不动产）
企业	
• 明确非现金捐赠（例如股份、实物、公司资产和能力、公司志愿服务）是否包含在内	• 捐赠者细分（例如行业、规模、上市/非上市、是否具政府背景） • 根据当地情况划分的捐赠渠道类型（例如，合法注册的公益慈善组织、政府基金或计划，或直接用于外部项目的企业社会责任支出） • 形式（例如现金、股票、动产、不动产、公司能力、公司志愿服务）
超高净值人士	
• 与大众个人和企业区分开来的标准 • 明确非现金捐赠（例如股份、实物、资产等）是否包含在内。	• 捐赠者细分（例如财富水平、财富地理分布、职业或相关行业） • 承诺捐款与实际捐款 • 形式（例如现金、股票、动产、不动产）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	
• 按纳入标准计的来源类型 • 在治理结构和用途方面与政府财政预算相区别的界限	• 资金来源类型（例如专项税收、彩票） • 特定用途（如某项国家战略） • 针对不同来源的特定要求（例如，对于休眠存款应包括总额、追偿准备金、实际追偿额）

在区域层面，由于各国家和地区情况不同，采用完全相同的标准并不现实。然而，通过制定具备足够颗粒度的区域分类体系，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能够进行映射，从而在即使顶层的分类方式或定义有所不同的情况下，仍能识别出可比的构成部分，以实现数据可通约性。例如，某国家或地区可能将通过基层自组织进行的捐赠归类为正式捐赠，而另一国家或地区则可能将其视为非正式捐赠。只要能够识别出归属于该群体的捐赠金额，即使正式捐赠和非正式捐赠的分类不同，也可以进行公平的比较。跨国家和地区的比较对于应用增长经验汇编至关重要，可借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为本土发展优先事项、政策及平台的设计和预期提供参考（示例参见图14）。

图B14：
基于增长经验汇编互学互鉴的有价值的比较分析示例

增长经验汇编	捐赠来源	跨国家和地区比较分析示例
社区/社群主导型： 数字化捐赠平台	大众个人、企业	• 特定的数字平台（例如，促进点对点捐赠或对机构捐赠的平台）的捐赠增长率可为决定引入哪些平台提供依据 • 通过数字捐赠平台进行捐赠的个人和企业类型，可为平台设计和目标设定提供参考
企业主导型： 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	• 不同企业类型（例如政府关联企业、上市公司）的贡献构成可为针对相应类型企业的战略提供参考 • 总体或按行业划分的捐赠占净利润百分比，以设定捐赠门槛和预期目标
政府主导型： 休眠存款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	• 休眠存款数额、追偿率、运营和管理费用以及预留用于公益慈善捐赠的数额，这些可为融资模式和治理结构的设计提供依据

b. 严谨的数据收集和方法

本次量化分析表明，数据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来源方法论的严谨程度。形成通用的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可以帮助各国家和地区更高效、更有效地弥补数据可见度缺口。例如，调查数据的质量取决于其抽样设计、问卷设计和数据清洗流程。

图15重点介绍了我们从常用的高质量数据来源的良好实践中总结出的关键经验，为在行业支持下进一步整合和完善提供了起点。随着对不同选择之间取舍的理解更加细化，并就作出不同选择所需的条件形成共同认识，这些实践还可继续优化。除其他因素外，方法论的选择也始终需要考虑当地的限制因素，例如预算、熟练调查员的可得性以及调查管理工具等。

图B15：
按数据源类型划分的良好方法论实践要点

数据源类型	相关捐赠来源	关于良好方法论实践的要点（非穷尽）
国家统计出版物和人口调查	大众个人、企业	• 将公益慈善捐赠纳入更广泛的支出或时间利用问题部分，以减少社会期望偏差 • 收集多个时期的数据以进行三角验证，包括季度和年度数据 • 收集捐赠渠道信息，以分析通过机构或非正式网络进行的捐赠 • 平衡数据收集严谨性与样本代表性之间的取舍。例如，采用账簿方法收集一段时间（例如3-6个月）内家庭支出/时间使用的每日/每周模式数据，可能比其他方法更加准确；但受访者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可能导致高收入人群不愿参与，使样本偏向低收入群体
公益慈善专项调查	大众个人、企业	• 利用准确的官方国家人口统计数据预先确定抽样和加权设计 • 在设计数据收集工具和流程时考虑对代表性的影响。例如，网络调查成本效益较高、覆盖面广，但可能偏向高学历和高收入群体；面对面调查往往需要投入更多时间核实回答，可能降低就业人口，尤其是城市就业人口的参与意愿 • 捐赠金额应以精确数字而非金额区间的形式记录，并根据各国家和地区的要求进行细分 • 如果发现不一致之处（例如，两个本应互斥且之和应涵盖全体的类别加起来不等于总数，或者总数小于某个具体分项数值时），则应进行最终核查，以便受访者能够再次确认所提供的数字 • 采集可用于三角验证的现有数据作为基准的信息（例如，如果政府已掌握可税前扣除的捐款数据，则最好能分别记录可税前扣除与不可税前扣除的细分数据） • 整合流程以验证和调整极端值和有影响的案例（例如回访核实和异常值识别）
税务系统记录	大众个人、企业、超高净值人士	• 公开披露年度可税前扣除捐款金额的信息 • 按捐赠来源（大众个人、企业、超高净值人士）细分数据，以报告的资产规模或超过特定阈值的捐赠金额为准
其他行政数据（根据报告汇总）或政府发布的调查（例如公益慈善组织的收入）	大众个人、企业、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资产收益	• 按收入类型（例如捐赠收入与资产收益） • 对于捐赠收入，按捐赠来源（大众个人、企业、超高净值人士）收集数据

c. 构建基础设施，以确保长期持续实施

最后，就如何建设能够长期、持续产出数据的基础设施形成共同实践，也将成为一项具有区域价值的公共资源，帮助各国家和地区识别最适合自身的未来路径。可比的时间序列数据能够为趋势和模式的洞察提供宝贵依据，从而为未来的行动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然而，实现比较的前提是数据需定期——最好是每年——采用一致且可比的方法进行收集。但并非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能做到这一点。改进和创新方法本身也可能导致结果在不同时期之间无法比较。在这种情况下，方法论的变更应有清晰的记录，以便用户能够区分公益慈善活动的实际变化和测量方法本身带来的变化。

在研究计划涵盖的各国家和地区中，当数据收集嵌入机构基础设施而非依赖一次性的独立学术研究时，所产生的时间序列数据最为一致。在研究计划各国家和地区，存在两类正式机构。第一类是政府机构。这包括行政数据（例如税务数据、企业报告数据）和统计部门的定期产出（例如家庭支出调查）。第二种是与政府有联系或获得政府认可的机构和机构合作伙伴，它们专门从事公益慈善数据的收集和披露，定期发布信息并致力于实现可持续性和一致性。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发现一些专注于特定区域的机构正在构建本地化的数据收集平台。

下一步方向

在研究计划2027年最终报告发布之前，我们将积极寻求与相关主管单位及行业领袖深入交流与对话的机会，探讨共享知识基础设施的价值和可行性，以推进本节讨论的两个领域：（1）公益慈善数据治理架构的共通设计原则；以及（2）从不同国家和地区到亚洲范围的高质量、可通约数据。

我们期待与相关主管单位及行业领袖展开交流，讨论主报告启示三中提出的三个投资领域，首先从第一个领域，即提升数据可见度入手，以延续本附件的讨论。

参考文献：附件1

[1] Milaap, “Landing Page,” https://crowdfunding.milaap.org/crowdfunding-lp2/; Give, “What Is Give?,” https://support.give.do/support/solutions/articles/1000312373-what-is-give-; Give.do, “About Us,” https://give.do/aboutus; and consultation with Give.do.

[2] “Giving.sg Record Donation Raised Digital Platform,” Channel NewsAsia, January 29, 2026,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singapore/givingsg-record-donation-raised-digital-platform-5893011; “Online Platform Among Initiatives to Promote Giving in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May 21, 2015,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online-platform-among-initiatives-to-promote-giving-in-singapore; and Giving.sg, “FAQ,” https://www.giving.sg/faq.

[3] Taejai, “Community Giving for Thai People,” https://taejai.com/en; and Cheewid, “Platform for Fundraising and Social Projects,” https://cheewid.com/en.

[4] 新华社，《两会授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年3月19日，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3/19/c_1118381424.htm；新华社，《（受权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决定》，2023年12月29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31229/f705801de79340b1bbf5b6fdefff0e24/c.html。

[5]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易善数据，《中国慈善捐赠2025》（北京：清华大学，2026年1月29日），https://www.givingchina.org/。

[6] Abdelrahman Bin Saleh Al-Rajhi & Family Charity Foundation, *An Overview of Non-Profit Sector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Riyadh: Abdelrahman Bin Saleh Al-Rajhi & Family Charity Foundation, 2024), https://alrajhicharity.org/wp-content/uploads/sites/668/2024/01/An-Overview-of-Non-Profit-Sector-in-Kingdom-of-Saudi-Arabia-.pdf.

[7] Ehsan National Platform for Charitable Work, “Statistics Dashboard,” https://ehsan.sa/dashboard.

[8] Mohammed al-Mutairi, “Saudi Housing Sector Fundraising Campaign Recreates IPO Model,” *Asharq Al-Awsat*, March 26, 2023, https://english.aawsat.com/home/article/4234301/saudi-housing-sector-fundraising-campaign-recreates-ipo-model。

[9] 贝晓超，《关于中国特色慈善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思考和建议》，《中国社会组织》，2025年第9期，https://www.redcross.org.cn/html/2025-06/107435.html。

[10] 周靖杰，《久久公益节实现7亿次公益连接 最快捐款执行反馈次日已达》，新华网，2024年9月10日，https://www.news.cn/tech/20240910/9ad02c8ba92c4bd1b5e02062ac4202e2/c.html。

[11] 周雨萌，《2023年“99公益日”吸引1.2亿公众参与公众筹款超38亿》，《深圳特区报》，2023年9月12日，https://www.scf.org.cn/csjjh/n3421/n3424/n3426/u1ai296388.html?alichlgref=https%3A%2F%2Fwww.google.com%2F；King Khalid Foundation, *Non-profit Sector Outlook 2025: The Journey from 1 Riyal to 100 Billion* (Riyadh: King Khalid Foundation, 2025), https://kkf.org.sa/media/yicdp0k0/nonprofittrends2025.pdf.

[12] Nielsen, “Chinese Smartphone Market Now Driven by Upgrading,” June 2015, https://www.nielsen.com/news-center/2015/nielsen-chinese-smartphone-market-now-driven-by-upgrading-en/; 中国网信网，《网上支付加速普及 化进程，手机端用户增速64.5%》，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2016年1月22日，https://www.cac.gov.cn/2016-01/22/c_1117860059.htm。

[13]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https://static.www.tencent.com/storage/uploads/2019/11/09/7ff11f32cb38df8cacc59374c0e94b84.pdf；《网络时代，国人生活新习惯》，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0月30日，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30/c_128373765.htm。

[1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6年2月5日，https://www3.cnnic.cn/NMediaFile/2026/0304/MAIN1772588317069TUXN3827X8.pdf。

[15] Dayan Abou Tine, “E-payments Account for 79% of Saudi Retail Transactions in 2024: SAMA,” *Arab News*, April 15, 2025, https://www.arabnews.com/node/2597120/business-economy.

[16] 中国互联网协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互联网公益慈善“中国样本”：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公益慈善发展新模式》报告，2023年5月22日， https://www.isc.org.cn/article/16676572173430784.html。

[17] Edelman, Trust amid Insularity: Saudi Arabia Report, 2026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January 18, 2026, https://www.edelman.com/sites/g/files/aatuss191/files/sa/2026-01/2026 Edelman Trust Barometer_Saudi Arabia Report LAUNCH %281%29.pdf; and Nasser bin Hamed Al-Ahmad, “Saudi Arabia Ranks as the World’s Most Trusted Government,” *Arab News*, January 21, 2026, https://www.arabnews.com/node/2630133/saudi-arabia-ranks-world%25E2%2580%2599s-most-trusted-government。

[18] “Ehsan Platform Enables 10-Second Charitable Donations,” Saudi Press Agency, March 18, 2025, https://www.spa.gov.sa/en/N2283585; Rawan Radwan, “How Charitable Giving Became Reliable and Transparent in Saudi Arabia,” *Arab News*, April 8, 2022, https://www.arabnews.com/node/2058296/saudi-arabia; and Guinness World Records, “Most Individual Donations for a Campaign on a Single Online Platform in 24 Hours,” https://www.guinnessworldrecords.com/world-records/361309-most-individual-donations-for-a-campaign-on-a-single-online-platform-in-24-hours.

[19] 中国慈善联合会、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中国数字慈善发展报告》，2023年9月15日；腾讯基金会，“创新互联网公益产品，连接用户一块做好事”，https://www.tencentfoundation.org/fieldpage/?id=4&type=fieldpage&index=1&link。

[20] 蚂蚁集团，《蚂蚁集团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2026，https://www.antgroup.com/esg/reportdetail?SustainabilityReport。

[21] 中国慈善联合会、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中国数字慈善发展报告》。

[22] Rawan Radwan, “How Charitable Giving Became Reliable and Transparent in Saudi Arabia,” Arab News, April 8, 2022, https://www.arabnews.com/node/2058296/saudi-arabia.

[23] “Human Resources Ministry Showcases Endeavor to Promote Volunteer Work; 1,700,000 Volunteers Registered So Far,” Saudi Press Agency, December 6, 2023, https://www.spa.gov.sa/N2009660;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An Ambitious Nation,” *Saudi Vision 2030*, https://www.vision2030.gov.sa/en/overview/pillars/an-ambitious-nation; and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Beyond Ambition: The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Program’s Achievements—Annual Report 2024* (Riyadh: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2025), https://www.vision2030.gov.sa/media/uxhfb5if/ntp_en_annual_report_2025.pdf.

[24] 腾讯，《腾讯2025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2026年4月9日，https://static.www.tencent.com/uploads/2026/04/09/f6dbd30b3d8ca9c65f76f3d73b7da739.pdf；高雯雯，《跟踪腾讯“数字关爱”行动一年，我们发现了啥？》，中国慈善家，2025年9月19日，https://www.zgcsj.com/yxlcs/2025-09-19/96.shtml。

[25] Saudi Data & AI Authority (SDAIA), *OECD Call for Innovations in Public Services: Ehsan Platform*, accessed June 2026, https://oecd-opsi.org/wp-content/uploads/2024/01/Ehsan-OECD-Call-for-Innovations-in-Public-Services.pdf.

[26] 郁琼源等，《希望的田野和美的画卷——我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华社，2023年10月19日，http://www.scio.gov.cn/live/2023/32824/xgbd/202310/t20231020_775388.html。

[27] 张彧希，《数字赋能基层减负“川善治”平台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四川日报》，2026年3月10日， https://epaper.scdaily.cn/shtml/scrb/20260310/1072899.html。

[28] 高雯雯，《从宝宝券到关爱平台——腾讯基金会数字关爱模式影响力研究》（北京：《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2025年8月18日），https://weread.qq.com/web/reader/ b5e32dc0813a-ba968g0141c6kc81322c012c81e728d9d180。

[29] 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 of India, Report No. 4 of 2024: Performance Audit of Mahatma Gandhi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 Government of Andhra Pradesh (New Delhi: 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 of India, 2024), 8, https://cag.gov.in/uploads/download_audit_report/2024/Report-No.-4%2C-2024%2C-Andhra-Pradesh-06a2baf2adc2cc0.58444583.pdf.

[30] Government of Odisha, Department of Mission Shakti, "Best Practices," https://missionshakti.odisha.gov.in/en/more/best-practices.

[31] Maharashtra State Rural Livelihoods Mission (UMED), Annual Action Plan 2025–2026 (2025), 65, https://umed.in/documents/AAP_2025_26.pdf.

[32] World Bank, *Implementation Completion and Results Report on a Credit to the Republic of India for the Bihar Rural Livelihoods Project—"JEEViK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pril 18, 2017), 89,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606701493659325326/pdf/ICR00003925-04272017.pdf.

[33] Kudumbashree Mission, "Achievements and Awards, 2018–19 Achievements," Organisation, item 10,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and Support Government in Flood Relief Activities," https://www.kudumbashree.org/pages/524.

[34] Pradeep Jena and Auguste Tano Kouamé, "Odisha's Turnaround in Disaster Management Has Lessons for the World," World Bank, November 3, 2023,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opinion/2023/11/03/odisha-s-turnaround-in-disaster-management-has-lessons-for-the-world; and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Kitchens Run by SHG Women Provide Food to the Most Poor and Vulnerable in Rural Areas during the COVID-19 Lockdown,"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April 13, 2020, https://www.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613866&lang=2&reg=48.

[35]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NRLM Self Help Group Women Emerge as Community Warriors to Contain the Spread of COVID-19 in the Country,"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April12, 2020, 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613589.

[36] Commission on Asian Philanthropy and Development Intelligence Unit Analytics Pvt. Ltd, *Self Help Groups as a Community Engine and a Source of Community-led Philanthropy in India* (unpublished research conducted July–August 2025).

[37]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Year Ender 2025,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January 1, 2026, https://www.dord.gov.in/static/uploads/2026/01/36f7b8a0385f87f6ee31e181b889a867.pdf.

[38]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Socio-Economic and Caste Census (SECC) 2011: SECC 2011 at a Glance*, https://secc.dord.gov.in/.

[39] Nirmala Sitharaman, "Interim Budget 2024–2025 Speech",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Finance, February 1, 2024, https://static.pib.gov.in/WriteReadData/specificdocs/documents/2024/feb/doc202421304701.pdf.

[40] NITI Aayog, "Empowerment of Women through Education, Skilling & Micro-Financing," May 22, 2022, https://www.niti.gov.in/empowerment-women-through-education-skilling-micro-financing; and NITI Aayog, *Annual Report 2025–26* (New Delhi: NITI Aayog, 2026), https://niti.gov.in/sites/default/files/2026-05/Annual%20Report%20of%20NITI%20Aayog%202025-26%20%28English%29.pdf.

[41] National Volunteer & Philanthropy Centre, *2023 GUIS Report: Groundup Initiative Study*, https://nvpc.org.sg/wp-content/uploads/2026/02/GUIS-Report-15-Jan-2024.pdf; National Volunteer & Philanthropy Centre, "NVPC Groundup Initiative Study 2023," 18 January 2024, https://nvpc.org.sg/research/nvpc-groundup-initiative-study-2023/; Lawrence Wong, "Budget 2026 Speech: Securing Our Future Together in a Changed World,"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Ministry of Finance, February 12, 2026, https://files.app.optical.gov.sg/mofbudget/production/assets/a2f09ed4-d17b-401f-b4eb-4f89e2b00a86.pdf; and Singapore Government Partnerships Office, "SG Partnerships Fund," https://www.sgpo.gov.sg/sgpf/.

[42] Temasek Foundation, "OSCAR Fund," https://temasekfoundation.org.sg/report2024/oscar-fund/index.html; Temasek Foundation, "Empowering Care from the Ground Up," https://www.temasekfoundation.org.sg/impactataglance/empowering-care-from-the-ground-up/index.html; and Lawrence Wong, "Budget 2026 Speech."

[43] Singapore Government Partnerships Office, "Singapore Government Partnerships Office: Home," https://www.sgpo.gov.sg/sgpf/; Singapore Government Partnerships Office, "SG Partnerships Fund,"; and "Budget 2026: $50m Set Aside to Fund Ground-Up Community Projects in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budget-2026-50m-set-aside-to-fund-ground-up-community-projects.

[44] Republic of Indonesia, *Undang-Undang No. 38 Tahun 1999 tentang Pengelolaan Zakat* [Law Number 38 of 1999 Concerning Zakat Management], 1999, https://peraturan.bpk.go.id/Details/45359/uu-no-38-tahun-1999; and Republic of Indonesia, *Undang-Undang No. 23 Tahun 2011 tentang Pengelolaan Zakat [Law Number 23 of 2011 Concerning Zakat* Management], 2011, https://peraturan.bpk.go.id/Details/45359/uu-no-38-tahun-1999.

[45]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House Explains Baznas and LAZ," MKRI, July 8, 2025, https://en.mkri.id/news/details/2025-07-08/House_Explains_Baznas_and_LAZ.

[46] National Board of Zakat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BAZNAS), "*Program Ekonomi Perkotaan*" [Urban Economic Program], https://baznas.go.id/program/ekonomi-perkotaan.

[47] Commission on Asian Philanthropy, Republic of Indonesia's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and Social Trust Fund UIN Jakarta, *National Public Survey for Islamic Philanthropy*, 2026.

[48] National Board of Zakat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BAZNAS), *Optimalkan Dana ZIS, BAZNAS RI Luncurkan UPZ Desa Seluruh Indonesia* [Optimize ZIS Fund, BAZNAS RI Launches UPZ Village Throughout Indonesia], August 27, 2025, https://baznas.go.id/news-show/Optimalkan_Dana_ZIS,_BAZNAS_RI_Luncurkan_UPZ_Desa_Seluruh_Indonesia/3283.

[49] National Board of Zakat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BAZNAS), *National Zakat Management Report 2020* (Jakarta: BAZNAS, 2021); *National Zakat Management Report 2022* (Jakarta: BAZNAS, 2023); *National Zakat Management Report 2024* (Jakarta: BAZNAS, 2025); and *National Zakat Management Report 2025* (Jakarta: BAZNAS, 2026), available at https://baznas.go.id/laporan-zakat-nasional.

[50] Government of Kutai Kartanegara Regency, *"Dirjen Dukcapil Kemendagri RI Rilis Data Kependudukan Tahun 2025"* [Director General of Civil Registration at the Indonesian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Releases Population Data for 2025], 2026, https://kukarkab.go.id/berita/3131/dirjen-dukcapil-kemendagri-ri-rilis-data-kependudukan-tahun-2025.

[51] Nicholas Simarmata et al., "Gotong Royong in Indonesian History," in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digenou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2019*, ed. Kwartarini Wahyu Yuniarti et al., *Digital Press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5* (2020): 00006, https://doi.org/10.29037/digitalpress.45341.

[52] Rifki Rosyad, *A Quest for True Islam: A Study of the Islamic Resurgence Movement among the Youth in Bandung, Indonesia* (Canberra: ANU E Press, 2006), 3–5, https://library.oapen.org/bitstream/id/35e79565-f1bc-4572-aeaa-b8c384fc7760/459476.pdf; and Hamid Fahmy Zarkasyi, "The Rise of Islamic Religious-Political Movements in Indonesia: The Background, Pres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Journal of Indonesian Islam* 2, no. 2 (2008): 336–378, https://doi.org/10.15642/JIIS.2008.2.2.336-378.

[53] Hilman Latief, "Youth, Mosques and Islamic Activism: Islamic Source Books in University-Based Halaqah," *Kultur* 5, no. 1 (2010): 63–88, https://repository.umy.ac.id/bitstream/handle/123456789/1480/PNLT4858.pdf?sequence=1&isAllowed=y.

[54] Muhammadiyah, "The History of Muhammadiyah," https://en.muhammadiyah.or.id/the-history-of-muhammadiyah/; and Nahdlatul Ulama, "Sejarah" [History], https://www.nu.or.id/page/sejarah.

[55] Amelia Fauzia, *Faith and the State: A History of Islamic Philanthropy in Indonesia* (Leiden: Brill, 2013), https://brill.com/display/title/21997.

[56] Republic of Indonesia, *Law Number 23 of 2011 Concerning Zakat Management*, https://peraturan.bpk.go.id/Details/39267/uu-no-23tahun-2011.

[57] National Board of Zakat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BAZNAS), *Peraturan Badan Amil Zakat Nasional Nomor 2 Tahun 2016 tentang Pembentukan dan Tata Kerja Unit Pengumpul Zakat* [National Zakat Collection Agency Regulation Number 2 of 2016 concern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Work Procedures of Zakat Collection Units] (Jakarta: BAZNAS, 2016), https://baznas.go.id/assets/pdf/ppid/upz/Perbaznas-No-2-Tahun-2016.pdf; and BAZNAS Kabupaten Minahasa, "BAZNAS Luncurkan UPZ Desa Menggerakkan Zakat dari Akar Rumput" [BAZNAS Launches Village UPZ: Mobilizing Zakat from the Grassroots], August 14, 2024, https://kabminahasa.baznas.go.id/berita/news-show/baznas-luncurkan-upz-desa-menggerakkan-zakat-dari-akar-rumput/25287.

[58] National Board of Zakat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BAZNAS), *National Zakat Management Report 2025* (Jakarta: BAZNAS, 2026), https://baznas.go.id/laporan-zakat-nasional.

[59] BAZNAS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USKAS BAZNAS), *National Zakat Index Measurement Report 2023 BAZNAS and LAZ* (Jakarta: PUSKAS BAZNAS, 2024), https://www.puskasbaznas.com/publications/books/1970-national-zakat-index-measurement-report-2023-baznas-and-laz.

[60] Dompet Dhuafa, "Mudahnya Bayar Zakat dengan Layanan Donasi Digital Dompet Dhuafa" [The Ease of Paying Zakat through Dompet Dhuafa's Digital Donation Service], https://www.dompetdhuafa.org/mudahnya-bayar-zakat-dengan-layanan-donasi-digital-dompet-dhuafa/; Awwal, Muhammad Al Faridho, "Sedekah QR (SQR): Charity System in Modern Era," *Jurnal Ilmiah Ekonomi Islam* 7, no. 2 (July 1, 2021), https://doi.org/10.29040/jiei.v7i2.2197; NU Online, "Cara Lazisnu Pringsewu Sosialisasikan Kode QRIS Koin NU Digital" [How Lazisnu Pringsewu Promotes the Digital NU Coin QRIS Code], https://nu.or.id/daerah/cara-lazisnu-pringsewu-sosialisasikan-kode-qris-koin-nu-digital-A5SMo; and NU Care, "NU Care dan GoPay Luncurkan QR Code untuk Koin NU" [NU Care and GoPay Launch QR Code for Koin NU], https://www.nucare.id/news/nu_care_dan_gopay_luncurkan_qr_code_untuk_koin_nu

[61] Rumah Zakat, "Kolaborasi Bitwewe dan Rumah Zakat: Inovasi Zakat Kripto di Indonesia" [Bitwewe and Rumah Zakat Collaboration: Innovation in Crypto Zakat in Indonesia], October 31, 2025, https://www.rumahzakat.org/kolaborasi-bitwewe-dan-rumah-zakat/.

[62] Dompet Dhuafa, "Optimistic about Ramadan 1447 H, Dompet Dhuafa Promotes 'Zakat Is Kalcer'," February 2026, https://www.dompetdhuafa.org/en/optimistic-about-ramadan-1447-h-dompet-dhuafa-promotes-zakat-is-kalcer/.

[63] National Board of Zakat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BAZNAS), "Urban Programs/Economy (ZMart)," https://baznas.go.id/program/ekonomi-perkotaan; and BAZNAS, "Sukses Berdayakan Mustahik, Program Zmart BAZNAS RI Cetak 224 Muzaki Baru" [Successfully Empowering Mustahik, BAZNAS RI's Zmart Program Creates 224 New Muzaki], February 27, 2025, https://baznas.go.id/news-show/Sukses_Berdayakan_Mustahik,_Program_Zmart_BAZNAS_RI_Cetak_224_Muzaki_Baru/2892.

[64] Republic of Indonesia,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Sinergi Kemensos-Baznas Bangun Kampung Nelayan dan Renovasi Rumah Siswa Sekolah Rakyat" [The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Baznas Collaborate to Build a Fishing Village and Renovate the Homes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May 7, 2026, https://kemensos.go.id/berita-terkini/menteri-sosial-1/Sinergi-Kemensos-Baznas-Bangun-Kampung-Nelayan-dan-Renovasi-Rumah-Siswa-Sekolah-Rakyat.

[65] Republic of Indonesia,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Kemenag Uji Coba Modul Pembinaan SDM Amil Zakat" [Ministry of Religion Trials Zakat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Module], May 28, 2025, https://kemenag.go.id/nasional/kemenag-uji-coba-modul-pembinaan-sdm-amil-zakat-vvi6r; and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Kemenag Susun Pedoman Pembinaan bagi 12.000 Amil Zakat" [The Ministry of Religion Prepares Guidance Guidelines for 12,000 Zakat Collectors], March 5, 2025, https://kemenag.go.id/nasional/kemenag-susun-pedoman-pembinaan-bagi-12-000-amil-zakat-uCh1M.

[66] BAZNAS Centre of Strategic Studies (PUSKAS BAZNAS), "Strategy for Shifting Off-Balance Sheet Funds to On-Balance Sheet Through Optimizing the Role of UPZ," December 19, 2024, https://www.puskasbaznas.com/publications/officialnews/1974-strategy-for-shifting-off-balance-sheet-funds-to-on-balance-sheet-through-optimizing-the-role-of-upz.

[67] Republic of Indonesia,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slamic Community Guidance, Directorate of Zakat and Waqf Empowerment, "National Survey Estimates Indonesia's Annual Islamic Philanthropy at IDR 343 Trillion," June 22, 2026, https://bimasislam.kemenag.go.id/post/berita/national-survey-estimates-indonesias-annual-islamic-philanthropy-at-idr-343-trillion.

[68] 龙永红，《官办慈善组织的资源动员：体制依赖及其转型》，《学习与实践》，2011年第10期；章高荣，《中国慈善会系统发展历程、基本问题与功能定位》，《社会保障评论》，2022年第6卷第5期。

[69] 灵子，《中国扶贫基金会转制之路：行政级别全部取消》，南风窗，2010年11月10日，https://news.sina.com.cn/c/sd/2010-11-10/093221446556.shtml；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5年工作报告》，2026，https://www.cfpa.org.cn/information/institution.aspx?typeid=3。

[70]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百美村庄项目2025年度总结》（北京：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2026，https://img.cfpa.org.cn/gwfiles/file/20260302/20260302102702_2101.pdf。

[71] Kingdom of Thailand, *Public Organization Act, B.E. 2542 (1999), Royal Thai Government Gazette*, February 13, 1999, https://www.opdc.go.th/wp-content/uploads/2025/03/Public_Organization_Act_B.E._2542_1999_as_amended_No.2_B.E._2559_2016.pdf.

[72] Kingdom of Thailand, *Health Promotion Foundation Act, B.E. 2544 (2001), Royal Thai Government Gazette*, Vol. 118, Part 102 Kor, November 7, 2001, https://hpfhub.info/wp-content/uploads/2022/04/Thailand_Health-Promotion-Foundation-Act-B.E.-2544-2001.pdf.

[73] Viroj Tangcharoensathien et al., "The Thai Health Promotion Foundation: Two Decades of Joint Contributions to Addressing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and Creating Healthy Populations," *Global Health: Science and Practice*, 12 no. 2 (2024),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1057797/.

[74] Viroj Tangcharoensathien et al., "The Thai Health Promotion Foundation".

[75] Rungsun Munkong, "Overview of ThaiHealth: Roles, Strategies and Key Contribution to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Thailand" (presentation, ThaiHealth Center, Bangkok, June 24, 2025).

[76] Authority of Social Contribution – Ma'an, *Contribution Report 2024* (Abu Dhabi: Authority of Social Contribution – Ma'an, 2025), https://maan.gov.ae/en/more/media-room/Contribution-Report-2024-/; and Authority of Social Contribution – Ma'an, *Impact Report 2023*, https://cdn01-ws.maan.gov.ae/media/c15ll0tz/maan_impactreport2023spread.pdf.

[77] Dubai Community Contributions Establishment, "Dubai Community Development Authority Launches JOOD Platform to Advance Community Contributions," press release, February 29, 2024, *https://jood.ae/news/dubai-community-development-authority-launches-jood-platform*.

[78] Authority of Social Contribution – Ma'an, *Impact Report 2023*; and Dubai Community Contributions Establishment, "AED 1 Million Contribution Supports Sanad Waqf Initiative Through JOOD," press release, October 28, 2024, https://jood.ae/news/aed-1-million-contribution-supports-sanad-waqf-initiative-through-jood.

[79] Authority of Social Contribution – Ma'an, *Contribution Report 2024*.

[80] Authority of Social Contribution – Ma'an, *Impact Report 2023*.

[81] 徐道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慈善事业的转型发展——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分析视角，《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http://hprc.cssn.cn/gsyj/shs/shbzs/202107/P020210709536988973794.pdf。

[8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9月25日通过，1998年10月25日公布并施行，2016年2月6日及2026年3月12日修订，https://xzfg.moj.gov.cn/front/law/detail?LawID=1212。

[8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5日。https://www.gov.cn/jrzg/2013-11/15/content_2528179.htm；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2月11日通过，2004年3月8日公布，2004年6月1日施行，https://xzfg.moj.gov.cn/front/law/detail?LawID=64。

[84] Eric Sidgwick, *Thailand: Country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Governance and Public Sector Reform (CDP-G): Program Assessment and Implementation Completion Repor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December 2006), 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559701468118474809/pdf/662990WP00PUBL065767B0CDPG0thailand.pdf.

[85] Abu Dhabi Government, "Ghadan 21," *Programmes*, https://www.abudhabi.gov.ae/en/programmes/ghadan-21/https://www.abudhabi.gov.ae/en/programmes/ghadan-21/。

[86] Dubai Community Contributions Establishment, "Dubai Community Development Authority Launches JOOD Platform to Advance Community Contributions"; and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Dubai Social Agenda 33," U.ae, https://u.ae/en/about-the-uae/strategies-initiatives-and-awards/strategies-plans-and-visions/social-affairs/dubai-social-agenda-33.

[87] Kingdom of Thailand, Health Promotion Foundation Act, B.E. 2544 (2001), https://hpfhub.info/wp-content/uploads/2022/04/Thailand_Health-Promotion-Foundation-Act-B.E.-2544-2001.pdf.

[88] 龙永红，《官办慈善组织的资源动员：体制依赖及其转型》。

[89]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nual Report 2019, https://addcd.gov.ae/-/media/Project/DCD/DCD-v2/Documents/Annual-Report-2019_Eng.pdf; and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launch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Guide in Abu Dhabi," https://addcd.gov.ae/Media-Center/News/DCD-launches-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Guide-in-Abu-Dhabi.

[90] Phudit Tejativaddhana, David Briggs, Orapin Singhadej, and Reggie Hinoguin, "Developing Primary Health Care in Thailand: Innovation in the Use of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the District Health Strategy,"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21, no. 1 (2018): 36–49, https://doi.org/10.1108/PAP-06-2018-005.

[91] Viroj Tangcharoensathien et al., "The Thai Health Promotion Foundation,"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1057797/.

[92] 龚怡洁，《乡村儿童早期发展：一家机构的十年深耕》，中国慈善家，2026年6月30日，https://www.zgcsj.com/zz/2026-06-30/2253.shtml。

[93] Rhonda Galbally et al., Ten-Year Review of Thai Health Promotion Foundation, Nov 2001–Nov 2011 (Bangkok: ThaiHealth, 2012), https://tile.loc.gov/storage-services/service/gdc/gdcovop/2013341754/2013341754.pdf.

[94] Authority of Social Contribution – Ma'an, "Ma'an Social Incubator – Cohort 8," https://programs.maan.gov.ae/en-US/programs/program-details/?id=66f41a2f-3eac-ed11-83fe-0022480da43a.

[95]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基透明指数FTI2024发布，中国妇基会再获满分》，2025年3月31日，https://www.cwdf.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6&id=5255；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获"中基透明指数FTI2025"满分》，2025年12月5日， https://www.crcf.org.cn/mob/article.thtml?classFlag=rdjs_xinwenzhongxin&cid=19338。

[96] 章高荣，《中国慈善会系统发展历程、基本问题与功能定位》；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行业监督委员会，《浙江省慈善会系统行业自律与监督情况调研报告》，2025年4月8日，https://zjs.zcf.org.cn/news/view/id/4799?f_link_type=f_linkinlinenote&flow_extra=eyJpbmxpbmVfZGlzcGxheV9wb3NpdGlvbiI6MCwiZG9jX3Bvc2l0aW9uIjowLCJkb2-NfaWQiOiI4ZTk3MTJiMmI1YjZiYTdlLWMxY2IyOTIwZjc2ODg3MzcifQ%3D%3D。

[97] Authority of Social Contribution – Ma'an, "Social contracting," https://maan.gov.ae/en/support-our-mission/social-contracting/; Abu Dhabi Media Office, "Ma'an Announces Successful First Phase For Its First Social Impact Bond, ATMAH," June 2, 2021, https://www.mediaoffice.abudhabi/en/community/maan-announces-successful-first-phase-for-its-first-social-impact-bond-atmah/; and Authority of Social Contribution – Ma'an, *Impact Report 2023*.

[98]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enter for Technology Foresight, "Ten Year Strategic Plan of Thai Health Promotion Foundation (ThaiHealth)," September 29, 2022, describing consultancy undertaken in February–March 2011, accessed June 2026, https://apecctf.org/consulting/ten-year-strategic-plan-of-thai-health-promotion-foundation-thaihealth/.

[99]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Corporate Affairs, *Compani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olicy) Rules, 2014*, G.S.R. 129(E), February 27, 2014 (amended September 19, 2018), https://upload.indiacode.nic.in/showfile?actid=AC_CEN_22_29_00008_201318_1517807327856&type=rule&filename=rules_2014_with_amendments.pdf.

[100] Sattva Consulting, *The India CSR Outlook 2025: Decadal Trends and Emerging Insights*, 2025, https://www.sattva.co.in/csr-outlook-2025/#section_339b6f02; and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Corporate Affairs, "Annual filings by companies on development CSR expenditure totals over ₹1,44,159 crores in last five FYs (2019–20 to 2023–24)",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February 10, 2026, https://www.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2226018&lang=1&reg=3.

[101] KPMG, *India's CSR Reporting Survey 2017* (Mumbai: KPMG in India, 2018),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sites/in/pdf/2018/02/CSR-Survey-Report.pdf.

[102] CSRBOX, *India CSR Outlook Report 2025* (2025), https://csrboximpact.in/storage/publications/Official%20ICOR%20Report%202025_Publication_Website.pdf.

[103] "CSR Spend by NSE-Listed Firms Jumps 23% to ₹22,212 Crore in FY25: Report," *Business Standard*, April 20, 2026,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industry/news/csr-nse-firms-spending-fy25-reliance-hdfc-tcs-psus-126042000699_1.html; Sreeradha Basu, "CSR Spends by NSE-Listed Cos Hit Rs 15,524 Crore in FY23," *The Economic Times*, May 5, 2024,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company/corporate-trends/csr-spends-by-nse-listed-cos-hit-rs-15524-crore-in-fy23/articleshow/109863310.cms; and "CSR Spend by NSE-Listed Companies Jumps 16 Per Cent to 18,000 Crore in 2023–24," press release reproduced on Scribd, April 21, 2025, https://www.scribd.com/document/875814351/Csr-Spend-by-Nse-Listed-Companies-Jumps-16-Per-Cent-to-18000-Crore-in-2023-24-Pr.

[104] CRISIL, *Decade Decode: CSR Yearbook 2025* (Mumbai: CRISIL Foundation, March 2026), https://www.crisil.com/content/dam/crisil/what-we-think/all-latest-thinking/report/2026/03/decade-decode.pdf.

[105] Sakhaa Program, "Partnerships & Collaborations," https://sakhaa.sa/en/partnerships-collaborations/; Sakhaa Program, "Program Steering Committee," https://sakhaa.sa/en/program-steering-committee/; Sakhaa Program, "Generosity Program: Establishing a Generosity Program to Support the Community and Create Tangible Impac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ttps://sakhaaprogram.hrsd.gov.sa/; Sakhaa Program, "In line with national strategies to achieve a long-term impact and sustainable efforts for prosperous national development," LinkedIn post, accessed June 2026, https://www.linkedin.com/posts/sakhaaprogram_aeuaeuaebaeuabraepaesaelaetaez-aeqaezaeuaepaetaeuabraebaewaepaej-activity-7421824388959920128-k7Z_; and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Agency, "About the Agency," https://www.hrsd.gov.sa/en/ministry/about-ministry/about-us/ministry-sectors/767521/767584.

[106] National Center for Non-Profit Sector Development, "Sakhaa Program".

[107] "Sakhaa Program Contributes to Implementing SAR 2.7 Bln Projects in 3 Months," *Argaam*, August 26, 2023, https://www.argaam.com/en/article/articledetail/id/1666493.

[108] Sakhaa Program (@SakhaaProgram), "Over 14 billion, representing 154% of the 2025 target, reflects the contributions of donors to non-profit development projects across various vital sectors throughout the Kingdom, aimed at develop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through sustainable initiatives," X post, July 29, 2025, https://x.com/SakhaaProgram/status/2016437887596900664.

[109] "نم نيلذابلا نكمي "ءاخس جمانرب / يداصتقا ةكلمملا قطانم يف ةيومنت تاعورشم ذيفنت تزواجت ةفلكتب 14 ريار رايلم 2025م" [Generous Program Enables Entrepreneurs to Implement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the Kingdom's Regions at a Cost Exceeding SAR 14 Billion by the End of 2025], January 26, 2026, https://www.spa.gov.sa/ar/w2497939; and Sakhaa Program, "Generosity Program".

[110] UBS and Credit Suisse,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3* (Zurich: UBS, 2023), https://rev01ution.red/wp-content/uploads/2024/03/global-wealth-databook-2023-ubs.pdf; estimated UHNWI wealth in Saudi Arabia based on UHNWI wealth brackets (midpoints) and number of UHNWI in each bracket.

[111] Sakhaa Program, "Development Projects".

[112] Saudi Vision 2030,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Program Delivery Plan 2021–2025* (Riyadh: Saudi Vision 2030, n.d.), https://www.vision2030.gov.sa/media/nhyo0lix/ntp_eng_opt.pdf

[113]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cial Development Sector," Ministry Sectors, https://www.hrsd.gov.sa/en/ministry/about-ministry/about-us/ministry-sectors/767521/767584.

[114] Sakhaa Program, "Generosity Program"; and Kingdom of Saudia Arabia,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Minister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anks the Leadership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abinet's Approval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Program 'SAKHAA'," HRSD Media Center, https://www.hrsd.gov.sa/en/media-center/news/the-minister-of-human-resources-and-social-development-thanks-the-leadership-on-the-occasion-of-the-cabinets-approval-of-the-establishment-of-the-national-program-sakhaa.

[115] Sakhaa Program, "Incentives"; and National Center for Non-Profit Sector (NCNP), "Sakhaa Program".

[116] Sakhaa Program, "Generosity Program"; and Commissioner consultation.

[117]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RSD Concludes Set of MOU with Abdullah Bin Saleh Al Othaim and Sons Charities Establishment," News, August 16, 2023, https://www.hrsd.gov.sa/en/media-center/news/1022.

[118] Commissioner consultation.

[119]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Basic Policy on Utilization of Funds Related to Grants Funded by Dormant Deposits (Outline)*, March 30, 2018, https://www8.cao.go.jp/kyumin_yokin/english/201803outline_e.pdf; and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Purpose of Establishment," https://www.janpia.or.jp/en/about/purpose.html.

[120]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第3章　ストックの力で豊かさを感じられる経済社会へ　第1節* [Annual Report on the Japanese Economy and Public Finance 2024], chap. 3, sec. 1, https://www5.cao.go.jp/j-j/wp/wp-je24/h03-01.html.

[121]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Basic Policy on Utilization of Funds*.

[122] Government of Japan, *Act on Utilization of Funds Related to Dormant Deposits to Promote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by the Private Sector*, Japanese Law Translation, https://www.japaneselawtranslation.go.jp/en/laws/view/4937/en.

[123]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What Is 'Utilization of Dormant Deposits'?* https://www.janpia.or.jp/en/common/pdf/top_20190816.pdf; and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Basic Policy on Utilization of Funds*.

[124]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Purpose of Establishment"; and JANPIA, "About JANPIA," https://www.janpia.or.jp/en/about/.

[125] Government of Japan, *Act on Utilization of Funds Related to Dormant Deposits to Promote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by the Private Sector*; and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休眠預金等活用制度について" [About the System for Utilizing Dormant Deposits], https://www8.cao.go.jp/kyumin_yokin/seido/setsumei.pdf.

[126]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各主体における監督責任の範囲について" [On the Scope of Supervisory Responsibility for Each Entity], https://www8.cao.go.jp/kyumin_yokin/shingikai/shingikai2017/20171108/shiryou_2-2.pdf.

[127]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指定活用団体「日本民間公益活動連携機構（JANPIA）」の活動" [Activities of the Designated Utilization Organization, the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https://www8.cao.go.jp/kyumin_yokin/shiteikatsuyou/janpia/janpia.html;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休眠預金等交付金に係る資金の活用に関する基本方針」の説明" [Explanation of the Basic Policy on the Utilization of Funds Related to Grants for Dormant Deposits], https://www8.cao.go.jp/kyumin_yokin/shiryou/houshin/setsumei/setsumei.html; JANPIA, "JANPIAが目指す社会" [The Society that JANPIA Aims For], https://www.janpia.or.jp/about/toc/; and JANPIA, "一般財団法人日本民間公益活動連携機構（JANPIA）設立趣意書" [Statement of Purpos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apan Association for Collaborative Non-Profit Activities (JANPIA)], https://www.janpia.or.jp/_assets/download/about/history/history_setsuritsu_shuisho.pdf.

[128]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２０２６年度事業計画・収支予算のポイント" [Key Points of the FY2026 Business Plan and Income & Expenditure Budget], https://www.janpia.or.jp/_assets/download/about/report/various/2026/plan/2026_jigyo_keikaku_syushiyosan_point.pdf; and JANPIA, "休眠預金等活用事業の現況〈データ集〉" [Current Status of the Dormant Deposit Utilization Program (Data Collection)], https://www.janpia.or.jp/_assets/download/about/report/various/2025/report/2025_jigyo_hokokusho_data.pdf.

[129]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About the System for Utilizing Dormant Deposits".

[130] Government of Japan, *Act on Utilization of Funds Related to Dormant Deposits to Promote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by the Private Sector*;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About *JANPIA: Utilization of Dormant Deposits* (Tokyo: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2025), https://www.janpia.or.jp/en/common/pdf/about_janpia.pdf.

[131]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Purpose of Establishment"; JANPIA, "About JANPIA"; and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Japan, "Dormant Deposits," https://www.dic.go.jp/english/e_kikotoha/page_000049.html.

[132]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休眠預金活用事業 情報公開サイト" [Dormant Deposit Utilization Busines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ite], https://johokoukai.janpia.or.jp/; and JANPIA, "休眠預金活用プラットフォーム" [Kyu-Plat: Dormant Deposit Utilization Platform], https://www.kyuplat.com/.

[133]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About JANPIA"; JANPIA, *Utilization of Dormant Deposits*.

[134]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JANPIA出資事業部note | インパクト投資の世界を広げる* [JANPIA Investment Division Note: Expanding the World of Impact Investing], https://investment-note.janpia.or.jp/; and JANPIA, "資金分配団体の公募（出資）とは" [Investment Business: Public Offering Information], https://www.janpia.or.jp/koubo_info/investment/info/.

[135]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Public Offering for Funds Distribution Organizations (Investment)," https://www.janpia.or.jp/koubo_info/investment/info/.

[136] taliki Co., Ltd, "社会課題解決型VCのtaliki、2号ファンドを設立。総額20億円規模を目指し、LPに西武信用金庫・大広などが参画、JANPIAからの出資も内定" [Social Issue-Solving VC taliki Establishes Second Fund, Targeting Total Fund Size of JPY 2 Billion], *PR Times*, September 12, 2025, https://prtimes.jp/main/html/rd/p/000000026.000036295.html; and JANPIA, "休眠預金等活用法に基づく出資事業の資金分配団体を選定" [Selection of Fund Distribution Organizations for Investment Projects Based on the Act on Utilization of Dormant Deposits, etc.], September

[137]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Selection of Fund Distribution Organizations"; JANPIA, *2024 年度 出資事業 資金分配団体の公募 採択団体・事業情報* [Selection Results for FY2024 Public Offering of Fund Distribution Organizations (Investment Scheme)], https://www.janpia.or.jp/koubo_info/investment/result/download/investment_result_adoption_2024.pdf; and taliki Co., Ltd, "Social Issue-Solving VC taliki Establishes Second Fund".

[138]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Japan, *令和6年度財務諸表*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Fiscal Year 2024], 2025, https://www.dic.go.jp/kikotoha/content/R6zaimusyohyou.pdf.

[139]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 休眠預金等活用制度に関するQ&A" [Q&A regarding the Dormant Deposit Utilization System], https://www8.cao.go.jp/kyumin_yokin/seido/qa/qa.html;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休眠預金等活用法の５年後見直しの対応方針（概要）" [Summary of the Response Policy for the Five-Year Review of the Act on the Utilization of Dormant Deposits], https://www8.cao.go.jp/kyumin_yokin/shiryou/houritu/shiryou_1.pdf; and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2025年度NPO関連予算公開ヒアリングトークイベント「使ってみよう『休眠預金等活用制度』" [Public Hearing on the 2025 NPO-Related Budget Talk Event: Let's Try Using the Dormant Deposit Utilization System], https://cdp-japan.jp/files/download/2025/saHS/r9rQ/T7T7/2025saHSr9rQT7T7LyWjCo75.pdf.

[140]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Utilization of Dormant Deposits*.

[141]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2025年度総合評価" [FY2025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https://www.janpia.or.jp/_assets/download/about/report/report-evaluation/sogohyoka_4th.pdf.

[142]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Key Points of the FY2026 Business Plan and Income & Expenditure Budget"; and JANPIA, "基盤強化支援事業の人件費の取り扱いについて" [Regarding the Treatment of Personnel Costs for the Infrastructure Strengthening Support Project], https://www.janpia.or.jp/koubo/2019/pdf/kiban_jinkenhi.pdf.

[143]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休眠預金等活用法に基づく出資事業の資金分配団体を選定～休眠預金を活用したファンド出資がはじまります～" [Selection of Fund Distribution Organizations for Investment Projects Based on the Act on Utilization of Dormant Deposits: Fund Investments Using Dormant Deposits Begin], press release, November 8, 2024, https://www.janpia.or.jp/news/janpia/press/news_20241108_01.html; and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休眠預金等活用法に基づく出資事業の資金分配団体を選定～2024年度公募により2事業を選定～" [Decision on Fund Distribution Organizations for Investment Projects under the Dormant Deposits Utilization Act: Two Projects Selected under the 2024 Call for Proposals],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1, 2025, https://www.janpia.or.jp/news/janpia/press/news_20250901_01.html.

[144]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Selection of Fund Distribution Organizations for Investment Projects Based on the Act on Utilization of Dormant Deposits"; and JANPIA, "Decision on Fund Distribution Organizations for Investment Projects".

[145] *Charter of King Faisal Specialist Hospital and Research Center: An Independent Sui Generis Nonprofit Foundation*, https://qanoniah.com/en/File/5MO1KpeND47mNQAnVbAa2dZxE-Charter+of+King+Faisal+Specialist+Hospital+and+Research+Center+An+Independent+Sui+Generis+Nonprofit+Foundation; and "King Saud University Transforms into Independent Non-Profit Academic Institution," *Saudi Gazette*, July 27, 2023, https://saudigazette.com.sa/article/634507/SAUDI-ARABIA/King-Saud-University-transforms-into-independent-non-profit-academic-institution.

[146] Royal Commission for Riyadh City, "Mandate and Duties," https://www.rcrc.gov.sa/en/mandate-and-duties/.

[147] Royal Commission for Riyadh City, "Riyadh Foundation," https://www.rcrc.gov.sa/en/projects/riyadh-foundation-2/.

[148] Royal Commission for Riyadh City and King Saud University, *Riyadh Sustainability Strategy: Scientific Research Topics* (workshop document), https://dsrs.ksu.edu.sa/sites/dsrs.ksu.edu.sa/files/attach/RCRC-KSU-WORKSHOP%20-%20English_0.pdf; and "Custodian of the Two Holy Mosques Launches Non-Profit Sector Development Program," Saudi Press Agency, March 22, 2017, https://www.spa.gov.sa/w1639663.

[149] 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Statistics 2024* (Riyadh: 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 2025), https://www.stats.gov.sa/documents/20117/2435267/NPO_2024_EN.pdf_fixed_9789100/f6c09894-c7e4-0717-395e-ce02bd909604?t=1764825049140.

[150] 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tatistics 2019" (Excel data file), accessed July 2026, https://www.stats.gov.sa/en/statistics-tabs?tab=436312&category=2163811.

[151] "Royal Order Issued to Transform KFSH&RC into Independent, Nonprofit Organization," Saudi Press Agency, December 21, 2021, https://www.spa.gov.sa/2314636.

[152] King Faisal Specialist Hospital & Research Centre, "Transformation," https://services.kfshrc.edu.sa/en/home/about/transformation; King Faisal Specialist Hospital & Research Centre, "Transformation to a Nonprofit Foundation," https://services.kfshrc.edu.sa/en/home/about/transformation/transformtonfp; and King Faisal Specialist Hospital & Research Centre, Annual Report 2023: Elevating Care for a Better Future (Riyadh: King Faisal Specialist Hospital & Research Centre, 2024), https://www.kfshrc.edu.sa/-/media/pdf/2023-annual-report-kfshrc_en.pdf.

[153] King Faisal Specialist Hospital & Research Centre, *Annual Report 2023*; and Value-Based Health Care Centre Europe, "KFSH&RC: Journey of Transformation in a Tertiary Care Hospital," *VBHC Prize*, https://vbhcprize.com/kfshrc-journey-of-transformation-in-a-tertiary-care-hospital/.

[154] King Faisal Specialist Hospital & Research Centre, "King Faisal Specialist Hospital & Research Centre Wins 2024 Tech Impact Award from VBHC," Yahoo! Finance, May 16, 2024,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king-faisal-specialist-hospital-research-152300729.html.

[155] King Faisal Specialist Hospital & Research Centre, "KFSHRC Implements New Financial and Procurement & Contracts Bylaws," July 3, 2024, https://www.kfshrc.edu.sa/en/news/2024/07/kfshrc-implements-new-financial-and-procurement-andcontracts-bylaws.

[156] Royal Commission for Riyadh City, "Mandate and Duties".

[157] King Faisal Specialist Hospital and Research Centre, "KFSHRC Expands Its Partnership Portfolio to Accelerate Health Innovation," October 28, 2025, https://www.kfshrc.edu.sa/en/news/2025/10/on-day-two-of-global-health-exhibition-2025.

[158] King Faisal Specialist Hospital & Research Centre, Annual Report 2023.

[159] Wareef Charity, "About Us", https://wareef.org/en/about/ﻲﻓﻲﻓﺘﺘﻟﺍ-ﻲﻋﻭﻟﺍ-ﻖﻠﻟ/; and King Faisal Specialist Hospital Foundation (Wareef Charity), *About Us*, brochure, May 2023, **https://wareef.org/wp-content/uploads/2023/05/Brochure.pdf**.

[160] King Faisal Specialist Hospital & Research Centre , "Wareef Charity Among Largest Endowment Funds Honored by General Authority for Awqaf," March 6, 2025, https://www.kfshrc.edu.sa/en/news/2025/03/wareef-charity-among-largest-endowment-funds-honored-by-general-authority-for-awqaf.

[161] PharmaBoardroom, "Majid Al Fayyadh—CEO, King Faisal Specialist Hospital and Research Centre (KFSHRC)," March 7, 2025, https://pharmaboardroom.com/interviews/majid-al-fayyadh-ceo-king-faisal-specialist-hospital-and-research-centre-kfshrc/.

[162]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在脱贫攻坚中彰显国资央企使命担当》，《求是》，2021年2月16日， https://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2/16/c_1127089944.htm 。

[163] Tata Group, Tata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me, https://www.tata.com/careers/affirmative-action.

[164] Tata Steel Limited, *"Business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Report FY 2025–26"*, 2026, https://www.tatasteel.com/media/25905/nsebsebrsr.pdf.

[165] ITC Limited, "Farmer Empowerment through e-Choupals," *ITC e-Choupal*, https://itcportal.com/itc-businesses/agri-business/itc-e-choupal.html.

[166] 复星基金会，"健康暖心—乡村医生项目"，https://csr.fosun.com/projects/jian-kang-nuan-xin-fang-cun-yi-sheng-jian-kang-fu-pin-fang-mu/ 。

[167] Sonal Kureshi and Sujo Thomas, "Saving Lives Through Lifebuoy's 'Help a Child Reach 5' Social Marketing Campaign," in *Social Marketing in Action: Cas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ed. Debra Z. Basil, Gonzalo Diaz-Meneses, and Michael D. Basil (Cham: Springer, 2019), 257–69, 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978-3-030-13020-6_17.pdf ;及India Sanitation Coaliation, *"Lifebuoy Handwashing Program"*, (New Delhi: India Sanitation Coalition, n.d.),2026年6月访问, https://www.indiasanitationcoalition.org/resources/Case-study-Lifebuoy-handwashing-programme.pdf.

[168] 新华网，《久久公益节实现7亿次公益连接最快捐款执行反馈次日已达》。

[169] 蚂蚁集团，《蚂蚁集团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170] 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2023年7月19日，https://www.mee.gov.cn/zcwj/zyygwj/202307/t20230719_1036688.shtml；中国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习近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 大有可为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 正当其时》，2025年2月17日，https://www.mofcom.gov.cn/xwfb/ldrhd/art/2025/art_3f5789f69fbd4a52a2ef2fec47e44b7f.html。

[171] 新华网，《伊利腾讯联想等企业发起"可持续社会价值生态圈"，共筑美好可持续发展新范式》，2025年5月23日，https://www.news.cn/food/20250523/3dae0e7e2de34e79ba17e96e97b2a1c0/c.html 。

[172] 中国慈善家，《"慈善必须继续"》，2026年6月1日，https://www.zgcsj.com/gd/2026-06-01/2216.shtml；Philanthropy Asia Alliance. "Expanding Asia's Collaborative Philanthropy Network: PAA Deepens Partnerships in China and Indonesia." October 30, 2025, https://philanthropyasiaalliance.org/insights/blog/expanding-asia-s-collaborative-philanthropy-network--paa-deepens-partnerships-in-china-and-indonesia.

[173] 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2024年12月30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6776.htm 。

[174] 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溢彩千家（社区）"介绍，https://www.taikangfoundation.org.cn/ycpublic/thousandsRetirement/thousandsCommunityRelated/thousandsCommunity/thousandsCommunity.html 。

[175] 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2026年1月29日 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dfxfg/202602/t20260206_4496358.html。

[176] 康溢彩公益基金会，"溢彩千家（社区）"介绍。

[177]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Board of India, "BRSR Core – Framework for Assurance and ESG Disclosures for Value Chain," SEBI/HO/CFD/CFD-SEC-2/P/CIR/2023/122，July 12, 2023, https://www.sebi.gov.in/legal/circulars/jul-2023/brsr-core-framework-for-assurance-and-esg-disclosures-for-value-chain_73854.html ; 及Securities and Exchange Board of India, "Measures to Facilitate Ease of Doing Business with Respect to Framework for Assurance or Assessment, ESG Disclosures for Value Chain, and Introduction of Voluntary Disclosure on Green Credits," SEBI/HO/CFD/CFD-PoD-1/P/CIR/2025/42, March 28, 2025, https://www.sebi.gov.in/legal/circulars/mar-2025/measures-to-facilitate-ease-of-doing-business-with-respect-to-framework-for-assurance-or-assessment-esg-disclosures-for-value-chain-and-introduction-of-voluntary-disclosure-on-green-credits_93102.html .

[178] José de Luna-Martínez, "Transform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at Other Countries Can Learn from Malaysia," World Bank Blogs, March 11, 2016, https://blogs.worldbank.org/en/eastasiapacific/transforming-state-owned-enterprises-what-other-countries-can-learn-from-Malaysia; and Padmanabha Ramachandra Bhatt,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 Linked Companies and Private Owned Companies in Malay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Management* 58, no. 2 (2016): 150–161, https://doi.org/10.1108/IJLMA-11-2014-0062.

[179] Khazanah Nasional Berhad, "GLCs Primed to Successfully 'Graduate' from 10-Year Transformation Programme," media statement, May 15, 2015, https://www.khazanah.com.my/wp-content/uploads/GLCs-primed-to-successfully-%E2%80%98graduate-from-10-year-transformation-programme.pdf.

[180] Government-Linked Companies for the People and the Nation (GLC Demi Rakyat dan Negara [GDRN]), "GDRN Bantu," https://gdrnbantu.online/; and GDRN, "COVID Response," *The Hasanah Report 2020*, https://thr2020.online/covid-response/#gdrn.

[181] Yayasan Hasanah, "PERMAI GDRN," https://yayasanhasanah.org/hasanah-special-grant-2022/permai-gdrn/.

[182] GDRN Bantu, "Focus Areas," https://gdrnbantu.online/focus-areas/.

[183] Anwar Ibrahim, "Belanjawan 2024 Speech: Introducing the Supply Bill (2024) in Dewan Rakyat," Government of Malaysia, Ministry of Finance, October 13, 2023, https://belanjawan.mof.gov.my/pdf/belanjawan2024/ucapan/ub24-BI.pdf; Government of Malaysia, Ministry of Finance, *Budget 2025 Touchpoints* (Putrajaya: Ministry of Finance, 2024), https://belanjawan.mof.gov.my/pdf/belanjawan2025/ucapan/touchpoint-budget-en.pdf; and Government of Malaysia, Ministry of Finance, *Budget 2026 Touchpoints* (Putrajaya: Ministry of Finance, 2025), https://belanjawan.mof.gov.my/pdf/belanjawan2026/ucapan/touchpoint-budget-en.pdf.

[184] Government of Malaysia, Ministry of Finance, *Pre-Budget Statement 2025*, https://www.mof.gov.my/portal/en/news/press-release/pre-budget-statement-2025.

[185] Yayasan Telekom Malaysia, "GLC Demi Rakyat & Negara," https://ytm.tm.com.my/glc-demi-rakyat-negara.

[186] Yayasan Hasanah, "Yayasan Hasanah Channels RM1.09 million in Flood Relief, Strengthens Preparedness for Ongoing Northeast Monsoon," December 10, 2025, https://yayasanhasanah.org/2025/12/15/yayasan-hasanah-channels-rm1-09-million-in-flood-relief-strengthens-preparedness-for-ongoing-northeast-monsoon/.

[187] Expert interview with GDRN Secretariat in May 2026; and Government of Malaysia, Ministry of Finance, "Ekonomi MADANI: RM120 Billion Domestic Direct Investment Boost From GLICs Under MoF-Led Programme," press release, August 8, 2024, https://www.mof.gov.my/portal/en/news/press-release/ekonomi-madani-rm120-billion-domestic-direct-investment-boost-from-glics-under-mof-led-programme.

[188] Expert interview with GDRN Secretariat in May 2026; and Government of Malaysia, Ministry of Finance, "Ekonomi MADANI: RM120 Billion Domestic Direct Investment Boost From GLICs Under MoF-Led Programme".

[189] Yayasan Hasanah, "Our Impact—The Hasanah Report 2023," https://thr2023.online/our-impact/.

[190] Yayasan Telekom Malaysia, "GLC Demi Rakyat & Negara".

[191] Anwar Ibrahim, "Fourth MADANI Budget 2026: Speech by YAB Dato' Seri Anwar Bin Ibrahim,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of Finance, Introducing the Supply Bill (2026) in Dewan Rakyat", Government of Malausia, Ministry of Finance, October 10, 2025, https://belanjawan.mof.gov.my/pdf/belanjawan2026/ucapan/bs26.pdf.

[192]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Dana RM83 juta disalur melalui GDRN bagi bantu mangsa banjir – Tengku Zafrul" [RM83 Million Fund Channelled through GDRN to Help Flood Victims—Tengku Zafrul], press release, December 23, 2021, https://www.mof.gov.my/portal/ms/berita/akhbar/dana-rm83-juta-disalur-melalui-gdrn-bagi-bantu-mangsa-banjir-tengku-zafrul.

[193] "Govt Wants to See Not Only Output From GLC, GLIC But Also Outcome of Positive Impact on Business Ecosystem—PM Ismail Sabri," BERNAMA, March 13, 2022, https://www.bernama.com/en/news.php?id=2061507.

[194]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Promotion Office, *Revision of the Guide for Formulating and Evaluating Local Comprehensive Strategies (Document 3)*, January 16, 2024, https://www.chisou.go.jp/sousei/meeting/digiden_chisou_setsumeikai/pdf/r06-01-16-shiryou3.pdf.

[195]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Promotion Office, *Explanation of th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Support Tax System (Corporate Version of Hometown Tax Donation)*, 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ortal/pdf/dai8/seidosetsumei.pdf;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System Pamphlet (July 2025 Edition)*, July 2025, 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df/r7_chiiki_panf.pdf; and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apan, *Law No. 24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Law*, n.d., https://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housei.nsf/html/housei/16220050401024.htm.

[196]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Expans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Support Tax System (Corporate Version of Hometown Tax Donation)*, 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ortal/pdf/R2kakuzyuu-encyou.pdf; Hokkaido Prefectural Government, "Corporate Version of Hometown Tax Donation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Support Tax System)," https://www.pref.hokkaido.lg.jp/sm/zim/tax/kigyofurusato.html;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Explanation of th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Support Tax System*; and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Corporate Version of Hometown Tax Donation System Begins," press release, August 2, 2016, 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df/h280802press.pdf.

[197]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Promotion Office, "Overview of th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System", press release, April 1, 2026, 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df/R080401gaiyou.pdf; and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Explanation of th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Support Tax System*.

[198]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FY2025 Tax Reform Request Items (Extension): Extension of Special Tax Credit Measures for the Corporate Hometown Tax Donation Program (Kigyōban Furusato Nōzei)*, August 2024, https://www.mof.go.jp/tax_policy/tax_reform/outline/fy2025/request/cao/07y_cao_k_06.pdf; and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Overview of the Corporate Hometown Tax Donation Program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Tax Incentive)*, 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ortal/pdf/dai31/seidosetsumei.pdf.

[199]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Promotion Office, "Corporate Hometown Tax Donation Eligible Projects (By Region): Hokkaidō," Corporate Hometown Tax Donation Portal Site, 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ortal/t01_hokkaido.html.

[200] "Corporate Hometown Tax Donation Sets Record High, 63.1 Billion Yen, FY2024," *Kyodo News*, September 19, 2025, https://kumanichi.com/articles/1896456;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Promotion Office, *FY2024 Annual Results of the Hometown Tax (Furusato Nozei) Programme*, 2024, 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df/R06_keinen_zisseki.pdf;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FY2024 List of Corporate Hometown Tax (Furusato Nozei) Donation Results*, 2024, 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df/R06_zisseki_itiran.pdf; and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FY2016 List of Hometown Tax (Furusato Nozei) Programme Results*, 2016, 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df/h28jisseki_itiran.pdf.

[201]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地方創生に関する総合戦略* [Comprehensive Strategy for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https://www.cas.go.jp/jp/seisaku/chiikimirai/pdf/20251223_gaiyo.pdf; Government of Japan, Ministry of Finance, *Highlights of the FY2025 Draft Budget*, https://www.mof.go.jp/english/policy/budget/budget/fy2025/01.pdf; and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地方創生に関する総合戦略: これまでの地方創生の取組のフォローアップと推進戦略* [Comprehensive Strategy for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Follow-up on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s to Date and Strategies for Further Promotion], https://www.cas.go.jp/jp/seisaku/chiikimirai/pdf/20251223_honbun.pdf.

[202]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Explanation of th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Support Tax System*.

[203]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Explanation of th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Support Tax System*.

[204]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共感」で"行動"する社会における 企業版ふるさと納税の活用と可能性* [Utilization and Potential of the Corporate Hometown Tax Donation System in a Society Driven by 'Empathy' and 'Action'], 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ortal/pdf/dai21/04adobaizakouensiryou.pdf.

[205] Transcosmos Inc., "transcosmos Received Medal with Dark Blue Ribbon and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for Its Donation to Sapporo City Using the Corporate Furusato Nozei, Japan's Hometown Tax Donation Program," press release, July 2, 2025, https://www.trans-cosmos.co.jp/english/company/news/pdf/2025/250702.pdf#1; City of Sapporo, *DX Reskilling Project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ttps://www.city.sapporo.jp/shogaifukushi/syurou/documents/dxreskiling.pdf; and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障がい者DXリスキリング事業* [Disability DX Reskilling Project], 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ortal/pdf/r6/01_jusyou1.pdf.

[206]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FY2024 List of Corporate Hometown Tax (Furusato Nozei) Donation Results*; and City of Kitahiroshima, Hokkaido, "Corporate Version of Hometown Tax Donation: Initiatives and Donation Information," https://www.city.kitahiroshima.hokkaido.jp/hotnews/detail/00155368.html.

[207]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Revision of the Guide for Formulating and Evaluating Local Comprehensive Strategies*.

[208] Otsuka Corporation, Official Corporate Website, https://www.otsuka-shokai.co.jp/english/.

[209] Otsuka Corporation, "がんばる企業応援マガジン" [Ganbaru Kigyō Ōen Magazine], Otsuka Corporation Customer My Page, August 2, 2024, https://mypage.otsuka-shokai.co.jp/contents/business-oyakudachi/ganbaru-magazine/onestep/2024/08-02.html.

[210] Otsuka Corporation, *企業版ふるさと納税を活用した地域防災対策・官民連携スキームの構築* [Building a Region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 Scheme Using the Corporate Version of the Hometown Tax Donation System], 2024, 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ortal/pdf/r5/06_otsukasyoukai.pdf.

[211] Otsuka Corporation, "四国西南地域12市町村と大塚商会が災害連携協定を締結" [12 Municipalities in Southwest Shikoku and Otsuka Corporation Conclude Disaster Cooperation Agreement], *Ganbaru Kigyō Ōen Magazine*, August 20, 2024, https://mypage.otsuka-shokai.co.jp/contents/business-oyakudachi/ganbaru-magazine/onestep/2024/08-02.html.

[212] Otsuka Corporation, "「災害時相互応援に関する連携協定」を締結" [Concludes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Mutual Support in Times of Disaster], press release, August 17, 2023, https://www.otsuka-shokai.co.jp/corporate/release/2023/230817.html; Otsuka Corporation, "四国西南地域の防災資機材が能登で活躍" [Corporate Version of Hometown Tax Donation: Creating Regional Value Through Public–Private Co-Creation], *Ganbaru Kigyō Ōen Magazine*, September 10, 2024, https://mypage.otsuka-shokai.co.jp/contents/business-oyakudachi/ganbaru-magazine/onestep/2024/09-02.html; and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Case Study: Otsuka Corporation Initiatives Using the Corporate Version of Hometown Tax Donation System*, 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ortal/pdf/r5/06_otsukasyoukai.pdf.

[213] Otsuka Corporation, "地域全体での災害対策DXソリューション『みえーる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を販売開始" [Launch of 'Mieeru Platform', a Disaster Preparedness DX Solution for Entire Regions], press release, February 6, 2024, https://www.otsuka-shokai.co.jp/corporate/release/2024/240206.html; Otsuka Corporation, "「地方創生応援税制（企業版ふるさと納税）に係る大臣表彰」を受賞" [Received a Ministerial Commendation for th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Support Tax System (Corporate Hometown Tax Donation Programme)], press release, January 23, 2024, https://www.otsuka-shokai.co.jp/corporate/release/2024/240123.html.

[214]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地方創生2.0 基本構想*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2.0 Basic Concept], https://www.cas.go.jp/jp/seisaku/atarashii_chihousousei/pdf/20250613_honbun.pdf; and Shigeru Ishiba, "Work Together: A Policy Speech by PM Ishiba,"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Public Relations Office, December 20, 2024, **https://www.japan.go.jp/kizuna/2024/12/policy_speech_by_pm_ishiba.html**.

[215]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FY2025 Tax Reform: Extension of the Corporate Version of Hometown Tax Donation System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Support Tax System)*, 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ortal/pdf/R7zeikai.pdf.

[216]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Press Conference by Minister Ito," November 22, 2024, https://www.cao.go.jp/minister/2411_y_ito/kaiken/20241122kaiken.html;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FY2025 Tax Reform: Extension of the Corporate Version of Hometown Tax Donation System*; and Government of Japan, Cabinet Office, *Manual for Application for Certification of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Plans*, https://www.cao.go.jp/bunken-suishin/teianbosyu/doc/r07/tb_r7fu_02cao_037_a1.pdf.

[217] Hong Kong Institute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Research, *Beyond Wealth: Advancing Hong Kong's Family Office Ecosystem Through Philanthropy, Impact Investing, and Risk Management*, Applied Research Report No. 1/2026 (Hong Kong: Hong Kong Academy of Finance, 2026), https://www.aof.org.hk/docs/default-source/hkimr/applied-research-report/forep.pdf.

[218] Chin Soo Fang, "With Surge in Family Offices, Singapore Aims to Boost Charitable Giving," *The Straits Times*, September 2, 2025,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community/with-surge-in-family-offices-spore-aims-to-boost-charitable-giving.

[219] InvestHK, FamilyOfficeHK, *Setting Up a Family Office in Hong Kong*, https://www.familyofficehk.gov.hk/media/m3adslgx/family-office-booklet_english.pdf;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Wealth Management," https://www.mas.gov.sg/development/wealth-management#family-offices; and Singapore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Wealth of Family Office Services in Singapore," https://www.edb.gov.sg/en/business-insights/insights/wealth-of-family-office-services-in-singapore.html.

[220] Hong Kong Academy for Wealth Legacy, "Home," https://www.fsdc.org.hk/en/hkawl/home/; Wealth Management Institute, "Our Story," https://wmi.edu.sg/our-story/; and Wealth Management Institute, "GFO Circle," https://wmi.edu.sg/gfo-circle/.

[221]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Cap. 112), secs. 16D and 26C (Hong Kong); Hong Kong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Charitable Donations and Tax-Exempt Charities," https://www.ird.gov.hk/eng/tax/ach.htm; Chee Hong Tat, "Speech by Minister Chee Hong Tat at the Global-Asia Family Office Summit," September 16, 2024;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Ministry of Finance, "Personal Income Tax," https://www.mof.gov.sg/policies/taxes/personal-income-tax/.

[222] Hong Kong Institute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Research, *Beyond Wealth*.

[223] Chin Soo Fang, "With Surge in Family Offices, Singapore Aims to Boost Charitable Giving."

[224]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Philanthropy Tax Incentive Scheme for Family Offices," https://www.mas.gov.sg/schemes-and-initiatives/philanthropy-tax-incentive-scheme-for-family-offices.

[225]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Philanthropy Tax Incentive Scheme for Family Offices"; and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Ministry of Finance, "Corporate Income Tax—Singapore," https://www.mof.gov.sg/policies/taxes/corporate-income-tax/.

[226] Deloitte China, "New Procedures on Application for Tax Exemption Status as Charitable Bodies," *Hong Kong Tax Newsflash*, July 3, 2023, https://www.deloitte.com/content/dam/assets-zone1/cn/en/docs/services/tax/2024/deloitte-cn-tax-hktn-issue189-en-230703.pdf; Deloitte Tax at Hand, "New Application Procedure for Charitable Tax-Exempt Status Introduced," https://www.taxathand.com/article/30128/Hong-Kong-SAR/2023/New-application-procedure-for-charitable-tax-exempt-status-introduced;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land Revenue (Amendment) (Tax Concessions for Family-Owned Investment Holding Vehicles) Ordinance 2023,"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2023/8!en.

[227] Hong Kong Academy for Wealth Legacy, "Home," https://www.fsdc.org.hk/en/hkawl/hom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Secretary's Blog: Exploring the Key to Wealth Legacy," https://www.fstb.gov.hk/en/blog/blog141123.htm; Financial Services Development Council, "Establishment of Hong Kong Academy for Wealth Legacy: Building a Premier Global Community for Family Office Excellence," https://www.fsdc.org.hk/en/media/establishment-of-hong-kong-academy-for-wealth-legacy-building-a-premier-global-community-for-family-office-excellence/; *Tatler Asia*, "Adrian Cheng Talks About Asia's Wealth and Philanthropy," https://www.tatlerasia.com/power-purpose/wealth/adrian-cheng-hkawl; and Hong Kong Academy for Wealth Legacy, "HKAWL Legacy Summit," https://www.fsdc.org.hk/media/ckwbunkp/hkawl-legacy-summit-event-highlights_website-update_en.pdf.

[228] Financial Services Development Council, "Impact Link," Hong Kong Academy for Wealth Legacy, https://www.fsdc.org.hk/en/hkawl/hkawl-impact-link/; Hong Kong Academy for Wealth Legacy, "Hong Kong Academy for Wealth Legacy Launches Impact Link Online Portal (iLink Online) to Accelerate Strategic Philanthropy," https://www.fsdc.org.hk/en/media/hong-kong-academy-for-wealth-legacy-launches-impact-link-online-portal-ilink-online-to-accelerate-strategic-philanthropy; InvestHK, "2026 Wealth for Good in HK Summit Concludes, Showcasing City's Appeal as Global Family Office Hub," https://www.investhk.gov.hk/en/news/2026-wealth-for-good-in-hk-summit-concludes-showcasing-citys-appeal-as-global-family-office-hub; and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How Can Family Offices Overcome Due Diligence Challenges?," https://aplus.hkicpa.org.hk/jul-24-how-can-family-offices-overcome-due-diligence-challenges/.

[229] Dawn Chan, "CO-AXIS Launch and Amplifier Announcement Speech," Temasek Trust, April 15, 2024, https://www.temasektrust.org.sg/newsroom/co-axis-launch-and-amplifier-announcement-speech-by-dawn-chan--ceo--centre-for-impact-investing-and-practices--and-managing-director--investments--temasek-trust-capital--at-the-philanthropy-asia-summit-2024.

[230] Temasek Trust, "Launch of Philanthropy Asia Alliance: Priming Asia as a Force for Good," https://www.temasektrust.org.sg/what-we-do/impact-hub/article-details/launch-of-philanthropy-asia-alliance--priming-asia-as-a-force-for-good; Philanthropy Asia Alliance, *PAA Impact Report 2025*, https://philanthropyasiaalliance.org/docs/paalibraries/default-document-library/paa-impact-report-2025.pdf?sfvrsn=6dfb8f00_1; and Philanthropy Asia Alliance, "About Us," https://philanthropyasiaalliance.org/about-us.

[231] 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 *IRIS+*, https://iris.thegiin.org/; and Singapore Green Finance Centre, *Impact Measurement and Standards*, white paper (Singapore: Singapore Green Finance Centre, December 2021), https://skbi.smu.edu.sg/research/reports/SGFC-Impact-Measurement-Standards.

[232] McKinsey & Company, "Asia–Pacific's Family Office Boom: Opportunity Knocks," September 9, 2024,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financial-services/our-insights/asia-pacifics-family-office-boom-opportunity-knocks.

[233] PricewaterhouseCoopers, *NextGen Survey 2022*, (PwC Global, 2022), https://www.pwc.com/gx/en/next-gen-survey/downloads/pwc-next-gen-survey-2022.pdf.

[234]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26 Wealth for Good in HK Summit Concludes, Showcasing City's Appeal as Global Family Office Hub," press release, March 24, 2026,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603/24/P2026032400614.htm; and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Secretary's Blog: Wealth for Good in Hong Kong—Building Lasting Legacies," https://www.fstb.gov.hk/en/blog/blog120326.htm.

参考文献：附件2

1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易善数据，《中国慈善捐赠2025》，北京：清华大学，2025年，https://www.givingchina.org/ndbgcon_2024。

2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易善数据，《中国慈善捐赠2025》。

3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公众捐赠调研2025》，北京：北京大学，https://nsd.pku.edu.cn/docs/2025-12/221cbc295f204b6595aaf47c6911764e.pdf。

4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易善数据，《中国慈善捐赠2025》。

5 易善数据，“高净值人群年度捐赠额统计”，2024年社会组织捐赠收入未发表研究。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告2025年第8号》，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25年，https://zhs.mof.gov.cn/zhengcefabu/202508/t20250828_3970977.htm。

7 杨团、王春光，《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

8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公众捐赠调研2025》。

9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World Giving Report 2025. West Malling, Kent: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2025, 2026年2月访问，https://www.worldgivingreport.org/explore-the-data.

10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北京：国家统计局，2025年。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5》。北京：国家统计局，2025年。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5/indexch.htm 。

11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易善数据，《中国慈善捐赠2025》。

12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hina,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2024–25*, https://www.ird.gov.hk/dar/2024-25/table/en/ar_2425.pdf.

13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World Giving Report 2025*.

14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hina,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2024–25*.

15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30 June 2025*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2025),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ommon/annualreport/pdf/HKJC_AR2025_Full.pdf.

16 Anthony Shorrocks et al.,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3* (Zurich: UBS, 2023), https://rev01ution.red/wp-content/uploads/2024/03/global-wealth-databook-2023-ubs.pdf.

17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hina,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The Accounts of the Lotteries Fund 2024–25*, Hong Kong Financial Services, 2025,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english/counmtg/papers/cm20251022-sp098-e.pdf.

18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World Giving Report 2025*.

19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hina,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Table 110-01001: Population by Sex and Age Group,” *Hong Kong Statistics*. Last modified 2026, accessed June 2026, https://www.censtatd.gov.hk/en/web_table.html?id=110-01001.

20 Centre for Social Impact and Philanthropy (CSIP), Ashoka University, *How India Gives 2025–26* (Sonipat, Haryana: Ashoka University, 2026), accessed June 2026, https://csip.ashoka.edu.in/how-india-gives-2026/; Center for Open Science, “How India Gives 2025-26,” based on CSIP dataset (2026), OSF, https://osf.io/86f24/overview.

21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Health and Family Welfar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India and States 2011–2036: Report of the Technical Group on Population Projections* (New Delhi: Ministry of Health and Family Welfare, November 2019), https://nhm.gov.in/New_Updates_2018/Report_Population_Projection_2019.pdf.

22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Statistics and Programme Implementation,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Women and Men in India 2023*, chapter 1, “Population” (New Delhi: Ministry of Statistics and Programme Implementation, 2024), https://mospi.gov.in/sites/default/files/reports_and_publication/statistical_publication/Women_Men/mw23/Population.pdf.

23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Deendayal Antyodaya Yojana–*National Rural Livelihoods Mission (DAY-NRLM) “e-Governance Application”, accessed July 2025 (dashboard; specific link currently inactive).

24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Corporate Affairs, *Annual Report 2025–26*.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2026, accessed June 2026, https://www.mca.gov.in/content/mca/global/en/data-and-reports/reports/annual-reports/annual-report.html.

25 EdelGive Foundation and Hurun India, *Edel Give Hurun India Philanthropy List 2025* (Mumbai: EdelGive Foundation and Hurun India, 2025), accessed June 2026, https://hurunindia.com/reports/details?id=690ad82058f5b15e303c678e (login page).

26 National Bank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nual Report 2024–25* (Mumbai: National Bank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2025), https://www.nabard.org/auth/writereaddata/tender/0409250341NAR-FY2025.pdf?csrt=5986311385462206731.

27 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District Mineral Foundation (DMF),” press release, February 4, 2025, https://www.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2099731&reg=48&lang=1.

28 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District Mineral Foundation Funds Transforming Lives of Mining Affected Areas/People,” press release, October 9, 2023, https://www.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965989&reg=48&lang=1.

29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Labour and Employment, Rajya Sabha, “Financial Condition of Building and Other Construction Workers Welfare Boards” *Unstarred Question No. 1042, To be answered on 15.12.2022*, accessed June 2026, https://sansad.in/getFile/annex/258/AU1042.pdf?source=pqars.

30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Labour and Employment, Rajya Sabha, “Utilization of Labour Cess Funds,” *Unstarred Question No. 411, To Be Answered on 25.07.2024*, https://sabrangindia.in/wp-content/uploads/2024/08/RS_utilisation-of-labour-cess.pdf.

31 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 of India, “Report No. 3 of the Year 2025: State Finances Audit Report for the Year 2023–24, Government of Kerala”, Chapter II: Finances of the State (New Delhi: 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 of India, 2025), https://cag.gov.in/uploads/download_audit_report/2025/Chapter-2-06902e4e8358996.79256615.pdf.

32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Statistics and Programme Implementation,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Time Use in India, 2024: Time Use Survey* (New Delhi: Ministry of Statistics and Programme Implementation, 2025), https://www.mospi.gov.in/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_reports/TUS_Report_2024_28.03.2025F.pdf.

33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Health and Family Welfar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India and States 2011–2036: Report of the Technical Group on Population Projections* (New Delhi: Ministry of Health and Family Welfare, July 2020), https://www.nhm.gov.in/New_Updates_2018/Report_Population_Projection_2019.pdf.

34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Statistics and Programme Implementation,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Women and Men in India 2023*, chap. 1, “Population” (New Delhi: Ministry of Statistics and Programme Implementation, August 2024), https://mospi.gov.in/sites/default/files/reports_and_publication/statistical_publication/Women_Men/mw23/Population.pdf.

35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DAY-NRLM eGovernance Application*.

36 Government of Maharashtra, Office of the Charity Commissioner, *Income of Digitised Public Charitable Trust*, unpublished dataset compiled in 2025.

37 Republic of Indonesia’s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Commission on Asian Philanthropy, and Social Trust Fund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National Public Survey for Islamic Philanthropy*, unpublished dataset, data collected January–February 2026, covering 2025 data.

38 Koyfin, “My Screens”, (dashboard), accessed May 2026, https://app.koyfin.com/mys.

39 OECD, “Global Revenue Statistics – Comparative Tax Revenues: Indonesia,” OECD Data Explorer, accessed August 2026, https://data-explorer.oecd.org/vis?fs%5B0%5D=Topic%2C1%7CTaxation%23TAX%23%7CGlobal%20tax%20revenues%23TAX_GTR%23&pg=0&fc=Topic&bp=true&snb=150&df%5Bds%5D=dsDisseminateFinalDMZ&df%5Bid%5D=DSD_REV_COMP_GLOBAL%40DF_RSGLOBAL&df%5Bag%5D=OECD.CTP.TPS&dq=IDN..S13.T_1200%2BT_1210%2BT_1220%2B_T..XDC.A&to%5BTIME_PERIOD%5D=false&pd=2020%2C2024&vw=tb.

40 Shorrocks et al.,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3*.

41 *Palm Oil Magazine*, “Palm Oil Export Levies Hit Rp28 Trillion, Paving the Way for Sustainable Smallholder Empowerment,” June 25, 2025, accessed May 2026, https://www.palmoilmagazine.com/smallholders/2025/06/25/palm-oil-export-levies-hit-rp28-trillion-paving-the-way-for-sustainable-smallholder-empowerment/.

42 Republic of Indonesia’s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Commission on Asian Philanthropy, and Social Trust Fund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National Public Survey for Islamic Philanthropy*, unpublished dataset, data collected January–February 2026, covering 2025 data.

43 Republic of Indonesia,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Directorate General of Population and Civil Registration, “Satu Data Seribu Wajah, Kemendagri

Ungkap Keragaman Indonesia Lewat Data Kependudukan" [One Data, a Thousand Faces: Th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Reveals Indonesia's Diversity Through Population Data], March 13, 2026, https://dukcapil.kemendagri.go.id/blog/read/satu-data-seribu-wajah-kemendagri-ungkap-keragaman-indonesia-lewat-data-kependudukan.

44 Indonesian Waqf Board (Badan Wakaf Indonesia, BWI),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Reports: National Waqf Index, 2021–2024* (Jakarta: BWI, 2023–2025), accessed June 2026, https://www.bwi.go.id/category/laporan/.

45 Government of Japan,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Statistics of Japan, "＜品目分類＞第3表 1世帯当たり年間の品目別支出金額: 時系列（支出金額）－2017年～2024年" [<Commodity Classification> Table 3: Annual expenditure per household by item: Time series (expenditure amount)－2017–2024"],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urvey (FIES)*, "e-Stat", 2024, updated August 2025, accessed August 2026, https://www.e-stat.go.jp/stat-search/files?page=1&layout=datalist&toukei=00200561&tstat=000000330001&cycle=7&year=20240&month=0&tclass1=000000330001&tclass2=000000330019&tclass3=000000330021&result_back=1&cycle_facet=tclass1%3Atclass2%3Atclass3%3Acycle&tclass4val=0.

46 Government of Japan,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Statistics of Japan, "[Japanese Residents] Population and Households Registered in the Basic Resident Register, 2025; Population Dynamics (by Prefecture), 2024" (Tokyo: Government of Japan, 2025), e-Stat, accessed June 24, 2026, https://www.soumu.go.jp/main_sosiki/jichi_gyousei/daityo/jinkou_jinkoudoutai-setaisuu.html.

47 Japan Fundraising Association, "『寄付白書2025』インフォグラフィック" [Infographic for Giving Japan 2025], https://jfra.jp/pdf/gj2025_infographic.pdf.

48 Government of Japan, National Tax Agency, "第6表 寄附金、交際費等" [Table 6: Donations, Entertainment Expenses, etc.], Tokyo: National Tax Agency, Corporation Sample Survey Results, 2026, https://www.nta.go.jp/publication/statistics/kokuzeicho/kaishahyohon2024/pdf/R06_06.pdf.

49 Yoshitaka Ito, "＜ランキング＞政治献金の多い企業・団体の上位303社を掲載。1位は日本自動車工業会、10位には経営再建中のあの自動車会社がランクイン" [Ranking: Listing the Top 303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Making the Highest Political Donations: The Japa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Takes 1st Place, and a Certain Car Manufacturer Currently Undergoing Business Restructuring Ranks 10th], *Toyo Keizai Online*, May 15, 2025, 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876799?display=b.

50 Shorrocks et al.,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3*.

51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Japan, "令和6事業年度: 財 務 諸 表"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Fiscal Year 2024], (Tokyo: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Japan, 2025), https://www.dic.go.jp/kikotoha/content/R6zaimusyohyou.pdf.

52 The Nippon Foundation, "FY2024 Revenue and Expenditures (April 1, 2024–March 31, 2025)," https://en.nippon-foundation.or.jp/app/uploads/2025/06/en_who_abo_fin_110.pdf.

53 Government of Japan,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Statistics of Japan, *Survey on Time Use and Leisure Activities/2021 Survey on Time Use and Leisure Activities/ Questionnaire A Results on Leisure Activities/ Leisure Activities for Japan/Volunteer Activities*, accessed June 2026, Table number 45–11, 48–3, 48–4, and 48–6, https://www.e-stat.go.jp/en/stat-search/files?page=1&query=15%20years%20old%20and%20over&layout=dataset&toukei=00200533&tstat=000001158160&cycle=0&tclass1=000001158164&tclass2=000001158165&tclass3=000001158167&tclass4=000001158171&tclass5val=0&metadata=1&data=1.

54 Government of Japan,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Statistics of Japan, *Population Estimates / Annual Report 2024*, "e-Stat," April 14, 2025,accessed June 2026, https://www.e-stat.go.jp/en/stat-search/files?page=1&layout=datalist&toukei=00200524&tstat=000000090001&cycle=7&year=20240&month=0&tclass1=000001011679&statinfid=000040268910&tclass2val=0.

55 Government of Malaysia, Department of Awqaf, Zakat and Hajj (JAWHAR), "Statistik Kutipan Zakat Seluruh Malaysia" [Zakat Collection Statistics for All Malaysia], *Portal Baitulmal JAWHAR*, accessed May 2026, https://baitulmal.jawhar.gov.my/statistik-kutipan-zakat-seluruh-malaysia/.

56 Yayasan Waqaf Malaysia, "Laporan Tahunan 2024" [Annual Report 2024], Putrajaya: Yayasan Waqaf Malaysia, 2025, https://www.ywm.gov.my/storage/app/uploads/public/694/f94/f04/694f94f0455e7031234951.pdf.

57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World Giving Report 2025*.

58 Government of Malaysia, Ministry of Economy,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Laporan Survei Pendapatan Isi Rumah" [Household Income Survey Report: Malaysia 2024], Putrajaya: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25. https://storage.dosm.gov.my/hies/household_income_2024.pdf.

59 Koyfin, "My Screens".

60 Shorrocks et al.,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3*.

61 Anwar Ibrahim, "Belanjawan 2024 Speech: Introducing the Supply Bill (2024) in Dewan Rakyat," Government of Malaysia, Ministry of Finance, October 13, 2023, https://belanjawan.mof.gov.my/pdf/belanjawan2024/ucapan/ub24-BI.pdf.

62 Government of Malaysia, Ministry of Finance, *Budget 2024 Touchpoints* (Putrajaya: Ministry of Finance, 2023), https://belanjawan.mof.gov.my/pdf/belanjawan2024/ucapan/touchpoint-budget-en.pdf.

63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World Giving Report 2025*.

64 Government of Malaysia, Ministry of Economy,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Anggaran Penduduk Semasa" [Current Population Estimates, Malaysia, 2025] (Putrajaya: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25), accessed June 2026, https://www.dosm.gov.my/uploads/release-content/file_20250821151242.pdf.

65 King Khalid Foundation, "Saudi Non-profit Trends Report 2018" (Riyadh: King Khalid Foundation, 2018), https://www.kkf.org.sa/media/ctbb4fi5/4-saudi-nonprofit-trends-report-2018.pdf.

66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 "Population Estimates Publication 2024" (Riyadh: 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 2025), https://www.stats.gov.sa/documents/20117/1400941/Population+Estimates+Statistics+2024+EN.pdf/c4b02cf7-decf-d948-a5c1-c55f0a4376f3?t=1738828756797#:~:text=The%20population%20estimates%20indicated%20a,up%2044.4%25%20(Figure1)%20.&text=The%2-0data%20from%20the%20estimation,compared%20to%2062.7%25%20for%20Saudis%20.&text=The%202024%20population%20estimates%20revealed,to%202023%20(Figure%203-)%20.&text=The%20population%20pyramid%20for%20the,consistent%20shape%20(Figure%205).

67 King Khalid Foundation, *"Non-Profit Sector Outlook 2025: The Journey from 1 Riyal to 100 Billion"* (Riyadh: King Khalid Foundation, 2025), https://kkf.org.sa/media/yicdp0k0/nonprofittrends2025.pdf.

68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inister Al-Rajhi: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tributions Surpass 4 Billion Riyals," news release, September 16, 2025, https://www.hrsd.gov.sa/en/media-center/news/%D9%85%D8%B3%D8%A7%D9%87%D9%85%D8%A7%D8%AA-%D8%A7%D9%84%D9%8A%D8%A9-%D8%A7%D9%84%D8%A7%D8%AC%D8%AA%D9%85%D8%A7-%D8%B9%D9%8A%D8%A9-%D8%AA%D8%AA%D8%AC%D8%A7%D9%88%D8%B2-4-%D9%85%D9%84%D9%8A%D8%A7%D8%B1%D8%A7%D8%AA-%D8%B1%D9%8A%D8%A7%D9%84.

69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Ministry of Finance, "Year-End Budget Performance Report: Fiscal Year 2024" (Riyadh: Ministry of Finance), https://www.mof.gov.sa/en/financialreport/2024/Documents/END-Bud%202024%20Eng%20290625%20FINAL.pdf.

70 "اقتصادي / "برنامج سخاء" يُمكّن الباذلين من تنفيذ مشروعات تنموية في مناطق المملكة بتكلفة تجاوزت 14 مليار ريال بنهاية 2025م"
['Sakhaa Program' enables donors to implement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the Kingdom's regions at a cost exceeding 14 billion riyals by the end of 2025], Saudi Press Agency, January 26, 2026, https://www.spa.gov.sa/ar/w2497939.

71 Mohammed bin Salman Foundation (Misk), "The Mohammed bin Salman Foundation (Misk) Announces Completion of Strategic Investment in Japanese Gaming Company SNK," May 18, 2022, https://misk.org.sa/en/the-mohammed-bin-salman-foundation-misk-announces-completion-of-strategic-investment-in-japanese-gaming-company-snk-en/#:~:text=It%20has%20also%20launched%20more,over%20the%20past%20ten%20years.

72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 "Volunteer Work Statistics 2025" (Riyadh: General Authority of Statistics, 2026), https://stats.gov.sa/documents/20117/2435273/Volunteer+Work+Statistics+2025+EN.pdf/c723ec2d-bbd9-f873-7b11-839ddcc8ef5c?t=1773213896550;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 "GASTAT Volunteer rate in Saudi Arabia reaches 19.0% over a 12-month period in 2025," news release, https://www.stats.gov.sa/en/w/news/173.

73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 Voluntary Work Survey 2018 (Riyadh: General Authority of Statistics, 2019), https://stats.gov.sa/documents/20117/2435259/voluntary_work_survey_2018_en.pdf/c0f38083-2e67-f0aa-2405-c7ecaeb9209b?t=1734053127853.

74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 "Population Estimates Publication 2024" (Riyadh: General Authority of Statistics, 2025), https://www.stats.gov.sa/documents/20117/1400941/Population+Estimates+Statistics+2024+EN.pdf/c4b02cf7-decf-d948-a5c1-c55f0a4376f3?t=1738828756797#:~:text=The%20population%20estimates%20indicated%20a,up%2044.4%25%20(Figure1)%20.&text=The%2-0data%20from%20the%20estimation,compared%20to%2062.7%25%20for%20Saudis%20.&text=The%202024%20population%20estimates%20revealed,to%202023%20(Figure%203-)%20.&text=The%20population%20pyramid%20for%20the,consistent%20shape%20(Figure%205).

75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General Authority for Awqaf; and Jadwa Investment, "الاستثمار المستدام للقطاع الوقف تحديات وحلول"
[Sustainable Investments for the Endowment Sector: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Riyadh: Riyadh Center, 2024).

76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Commissioner of Charities, "Commissioner of Charities Annual Report 2024", Singapore: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of Charities, 2026, https://www.charities.gov.sg/PublishingImages/Resource-and-Training/Publications/COC-Annual-Reports/Documents/Commissioner%20of%20Charities%20Annual%20Report%202024.pdf.

77 National Volunteer and Philanthropy Centre, *National Giving Study 2023* (Singapore: NVPC, 2024), https://nvpc.org.sg/wp-content/uploads/2026/03/National-Giving-Study-2023.pdf.

78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Commissioner of Charities, "Commissioner of Charities Annual Report 2024."

[79] Shorrocks et al.,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3*.

[80] Singapore Totalisator Board and its subsidiaries, *Financial Statements Year Ended 31 March 2025* (Singapore: Singapore Totalisator Board, 2025), https://isomer-user-content.by.gov.sg/289/c1042b1d-63e7-46ae-8713-8d1d3587b3f6/financial_statement_2024.pdf.

[81]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MCCY COS 2024 Factsheet*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2024), https://isomer-user-content.by.gov.sg/98/75faec03-d223-43e0-8d42-a46eb22b4ec8/MCCY-COS-2024-Collated-Factsheet.pdf.

[82] National Volunteer and Philanthropy Centre, *National Giving Study 2025* (Singapore: NVPC, 2026), https://nvpc.org.sg/wp-content/uploads/2026/03/National-Giving-Study-2025-NVPC.pdf.

[83] National Volunteer and Philanthropy Centre, *National Giving Study 2023*.

[84]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Total Population by Broad Age Group and Sex, At End June," *SingStat Table Builder*, updated April 6, 2026, accessed June 2026, https://tablebuilder.singstat.gov.sg/table/TS/M810811.

[85]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Charity Portal," accessed June 2026, https://www.charities.gov.sg/.

[86] Majlis Ugama Islam Singapura, "Annual Report," 2020–24, accessed June 2026, https://www.muis.gov.sg/resources/annual-reports/.

[87] Kingdom of Thailand, Ministry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The Household Socio-Economic Survey 2024* (Bangkok: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2025), accessed June 2026, https://www.nso.go.th/nsoweb/storage/survey_detail/2026/20260128091234_49296.pdf; survey homepage "Excel File [19/06/2025]", Table C.1 Average Monthly Expenditure per Household by Type of Expenditure, https://www.nso.go.th/nsoweb/nso/survey_detail/qC?set_lang=en#gsc.tab=0.

[88] Thail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TDRI) (2024): "Understanding Social Investment: A Tool for Driving Sustainable Social Development" (unpublished research conducted in 2024).

[89] Kingdom of Thailand, Ministry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การสำรวจองค์การเอกชนที่ไม่แสวงหากำไร พ.ศ. 2561" [The 2018 Non-Profit Organization Survey], (Bangkok: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2018), https://www.nso.go.th/nsoweb/storage/survey_detail/2023/20230430171920_13079.pdf.

[90] Kasikorn Research Center, *The Potential Siz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Fund in Thailand* (unpublished research conducted in 2025).

[91] Shorrocks et al.,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3*.

[92] Viroj Tangcharoensathien et al., "The Thai Health Promotion Foundation: Two Decades of Joint Contributions to Addressing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and Creating Healthy Populations," *Global Health: Science and Practice* 12, no. 2 (2024),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1057797/.

[93] Thai Media Fund, "Annual Report 2024," (Bangkok: Thai Media Fund, 2025), accessed June 2026, https://www.thaimediafund.or.th/wp-content/uploads/2025/09/Annual-report-2024_cc.pdf.

[94]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World Giving Report 2025*.

[95] Kingdom of Thailand, Ministry of Interior, Department of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Statistics Registration System: Population Statistics by Age Group, Area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2024*, accessed July 2026, https://stat.bora.dopa.go.th/stat/statnew/statyear/#/.

[96] Kingdom of Thailand, Ministry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The 2018 Non-Profit Organization Survey]".

[97] Majra – National CSR Fund, "UAE Community Contributions Report 2024 and 2025" (unpublished research conducted in 2026).